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新序十卷（漢）劉向撰　宋刻本　〇〇一

說苑二十卷（漢）劉向撰
宋咸淳元年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卷八至十三配清道光三年黃氏士禮居鈔本）　〇六七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十卷
（漢）揚雄撰（晉）李軌（唐）柳宗元註（宋）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註　宋劉通判宅仰高堂刻本　二八六

徐幹中論二卷（漢）徐幹撰　明嘉靖四十四年杜思刻本　三六五

正蒙初義十七卷（清）王植撰　清雍正刻本　四一六

新序十卷

（漢）劉向撰

宋刻本

新序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劉向撰。向字子政，初名更生，以父任爲輦郎，歷官中壘校尉，事蹟具漢書本傳。案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隋書經籍志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其目亦同。曾鞏校書序則云今可見者十篇。鞏與歐陽修同時，而所言卷帙懸殊，蓋藝文志所載據唐時全本爲言，鞏所校錄則宋初殘闕之本也。晁公武謂曾子固綴緝散逸，新序始復全者，誤矣。此本雜事五卷，刺奢一卷，節士二卷，善謀二卷，即曾鞏校定之舊。崇文總目云所載皆戰國秦漢間事，以今考之，春秋時事尤多，漢事不過數條。大抵採百家傳記，以類相從，故頗與春秋內外傳、戰國策、太史公書互相出入。高似孫子略謂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採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固未免推崇已甚。要其推明古訓，以衷之於道德仁義，在諸子中猶不失爲儒者之言也。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昭奚恤對秦使者一條，所稱司馬子反在奚恤前二百二十年，葉公子高、令尹子西在奚恤前一百三十年，均非同時之人。又摘其誤以孟子論好色好勇爲對梁惠王，皆切中其失。至大慶謂黍離乃周詩，新序誤云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而作，則殊不然。向本學魯詩，而大慶以毛詩繩之，其不合也固宜，是則未考漢儒專門授受之學矣。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啟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知乎汝當志之

信陽王氏四部堂藏

新序

南豐曾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又周之末世先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為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絶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生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

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無作者遺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

目錄

卷第一　雜事
卷第二　雜事
卷第三　雜事
卷第四　雜事
卷第五　雜事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
卷第八　節士
卷第九　善謀
卷第十　善謀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爲司寇季孟隳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能與廢國家

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
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之亡
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
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
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
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
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
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
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
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
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
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尸諫

衛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
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遽伯玉而
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
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
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
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
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遽伯玉而進之
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鰌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奚舉仇舉子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
可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遂舉
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
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
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
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共王將以道退之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
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
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為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
者也

起諫魏武侯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
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

悼公問師曠衛人出

簡子問虎會不推車

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霆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乏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何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辯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簡子悅周舍之諤諤

座諫魏文侯

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

使觀楚寶器

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入拜爲上卿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

晏子折衝樽俎

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劒産于越珠産江漢玉産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絶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鴳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瓌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爲政也以苛爲察以欺爲明以刻爲忠以計多爲善以聚歛爲良譬之其猶鞟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旣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嬖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襄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鄢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數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徙其族

言之於王曰申公巫臣諫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廢
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從其族王曰申
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
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從

舊本新序既竟卷首闕列陽朔元年二月
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經進之體式
今本先將此行剷去古今人識見相越至鉅特
之性惡一闕而可稍若可也事且[illegible]五誤[illegible]

新序卷第一

是書開國家[illegible][illegible]

新序卷第二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内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洽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彊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録也然

龐恭以市虎喻魏王

茂以曾參殺人喻秦王

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衆口讒慝不行斯爲明也

魏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而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恭自邯鄲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爲左丞相樗里子爲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江乙荅楚王問

宓子賤掣肘單父

楚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毋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兵甲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

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囷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令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以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一獻餘魚而楚國賴之可謂仁智矣

鄒忌淳于髡等問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慚遁逃不復敢見

晉文公修德勝妖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

王問巫賢因妖　一君獵得善言

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爇不肥幣不厚罪
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
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赦罪人
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吏夢天帝
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
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柰
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
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駭梁君怒欲射
行者其御公孫龔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
而怒曰龔不與其君而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龔對曰
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
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
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
雨方千里者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
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譬無異於虎狼梁
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
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荅曰
吾國有妖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荅曰
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
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得漁者言　文公獵得長老言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
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
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
子之所欲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
保河海之中厭而欲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繒之憂
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
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
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爲君其尊天事地
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
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
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
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
以足指曰如是往公曰寡人問子以足指何也老古
振衣而起曰一不意人君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
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
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
將居之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
乎而有悅色文公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
悅色欒武子曰其人安在乎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
曰居上位而不恤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之
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載老古與俱歸

扁鵲知爲桓侯之疾

[illegible]襄王乃見用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莊辛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同軒淫衍侈靡而忘國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悖歟妄爲楚國妖歟莊辛對曰臣非敢爲楚妖誠見之也君王卒近此四子者則楚必亡矣辛請留於趙以觀之於是不出十月王果亡巫山江漢鄢郢之地於是王乃使召莊辛至於趙辛至王曰嘻先生來耶寡人以不用先生言至于此爲之奈何莊辛曰君王用辛言則可不用辛言又將甚乎此庶人有稱曰亡羊而固牢未爲遲見兔而呼狗未爲晚湯武以百里王桀紂以天下亡今楚雖小絕長繼短以千里數豈特百里哉且君王獨不見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間求蚊虻而食之時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五尺之童子膠絲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已青蛉猶其小者也夫爵俛啄白粒仰棲茂樹鼓其翼奮其身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公子王孫左把彈右攝丸定操持審參連故晝遊乎茂樹夕和乎酸鹹爵猶其小者也鴻鵠嬉遊乎江漢息留乎大沼俛啄鰋鯉仰嚙陵衡脩其六翮而陵清風飄搖高翔一舉千里自以爲無患與民無爭也不知弋者選其弓弩脩其防翳加繒繳其頸投乎百仞之上引纖繳揚微波折清風而殞故朝遊乎江河而暮調乎鼎俎鴻鵠猶其小者也蔡侯之事故是也蔡侯南遊乎高陵北徑乎巫山逐麋麐麛麑彈鷄子隨時鳥嬉遊乎高蔡之囿溢滿無涯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子發受令宣王厄以淮水填以巫山庚子之朝纓以朱絲臣而奏之乎宣王也蔡侯之事猶其小也今君王之事遂以左州侯右夏侯從新安君與壽陵君淫衍侈靡康樂遊娛馳騁乎雲夢之中不以天下與國家爲事不知穰侯方與秦王謀寘之以黽厄而投之乎黽塞之外霸襄王大懼形體悼栗曰謹受令乃封莊辛爲成陵君而用計焉與舉淮北之地十二諸侯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耶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

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以爲不合其取舍者爲非故致亡而不知莊王曰善哉願相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楚莊王莅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群臣曰王莅政事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態是鳥雖不蜚蜚必沖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問而拜之以爲令尹授之相印士慶晉出門顧左右笑曰吾王成王也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前爲豪矢而後爲藩蔽王賜士慶相印而不賜臣臣死將有日矣王曰寡人居泥塗中子所與寡人言者內不及國家外不及諸侯如子者可富而不可貴也於是乃出其國寶璧王以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也言語者士之道路也道路不脩治士無所行矣

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爲客通事於是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少進客曰否臣不敢以死戲靖郭君曰嘻寡人毋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不能牽碭而失水陸居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已有齊奚以薛爲君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民弗城薛也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臼頭深目長肚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弃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

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揜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衛之聲謳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干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

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强楚之難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謟諛彊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脩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謟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闢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新序卷第二

新序卷第三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聞古之道凡戰用兵之術在於一民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御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勝故善用兵者務在於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善用之者奄忽焉莫知所從出孫吴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言者王者之兵君人之事也君之所言者勢利也所上者變詐攻奪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落單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渙然有離德者也若以桀詐桀猶有幸焉若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若以指撓沸若羽蹈烈火入則焦沒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鋌則若莫邪之利刃嬰之者斷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隴種而退耳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之兵或將三軍同力上下一心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也若弟之事兄也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夫又何可詐也且夫暴亂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民之親我驩然如父母好我芳如椒蘭反顧其上如灼黥如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孫子自賊其父母也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孫卿曰將率者末事也臣請列王者之事君人之法

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

燕昭郭隗得賢士

謀遂約車而遣之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罔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是大王籌筴之臣失之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爲秦之彊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筴之臣失之矣秦王懼然而悟遽發兵救之馳驚而往齊楚聞之引兵而去魏氏復故唐且一說定彊秦之筴解魏國之患散齊楚之兵一舉而折衝消難辭之功也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故詩云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有辭魏國賴之故不可以已

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及燕國復太子立爲燕王是爲燕昭王昭王賢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醜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

燕惠樂毅遺書

馬且市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樂毅之燕得賢之功也

樂毅爲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爲即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既爲將軍田單大喜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盡復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王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爲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

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覆蓋之不虞君明弃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弃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爲理於魯三絀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季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絀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

而議寡人者天下譲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

樂毅使人獻書燕王（一有曰字）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有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能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徑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

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
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
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
至齊齊王遁逃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
昔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歷室齊器設於
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
而封臣使比小國諸侯臣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
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
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
庶孽[illegible]施及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
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鴟夷沉之江
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胥而不悔子
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化夫免身而
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
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
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臣雖
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說不察疏
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讒之於孝王孝王怒繫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見讒自冤乃從獄中上書其辭
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爾
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
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
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
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
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
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孰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
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
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
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知
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
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期
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
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
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
之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昔者司馬喜臏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拉脅折齒於

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
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
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
者豈藉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
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
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
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辯而不能自免何則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
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
偏之辭哉公聽并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
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仇讎朱象管蔡是
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
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能
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
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猒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
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
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
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
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
與之窮通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
使刺由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之
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
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
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
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
光之璧秖足以結怨而不見得故有人先游則以枯
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
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迹矣
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乎卑亂之言不惑乎
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荊軻
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
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
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
驥同皁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
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
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
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脇於勢位之

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中讒伏獄流之何流字更作疏字）

新序卷第三

新序卷第四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上

雜事

桓公能任賢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刱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彊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桓公用管仲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蓋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

文侯尊田子方

文侯知季成

文侯名過齊桓公

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之霸

至明主則不然所用大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之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故知人則哲進賢受上賞季成以知賢故文侯以為相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桓公不倍柯之盟

晉文公伐原而原降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摽劍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讎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讎而君不讎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鄄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彊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晉文公伐原與大夫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君曰得原失信吾不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若此不可不

[illegible]　從中牟聞義請降

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故曰伐原而溫降此之謂也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上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

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爲天下彊本由伐中牟也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盂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菑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彊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莊王自責卻晉師

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彊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舟走欲渡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莊王之謂也

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爲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也

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郄虎公召郄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郄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子曰子無辭郄不敢固辭乃受賞

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

梁疑獄[illegible]陶朱公

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己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惄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梁王以為信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既不善胡足効哉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惠[illegible][illegible]蛭而不[illegible]

子產不毀鄉校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

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然明謂子產曰何不毀鄉校子產曰胡為夫人朝夕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將行之其所惡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之吾聞為國忠信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譬之若防川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能救也不如小決之使導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乃今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材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桓公與二大夫飲酒

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時必不驕矣

桓公田得麥丘邑人

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哀公受孔子之言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辟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廷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哀公再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此語矣

桓公問郭氏之墟

昔者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桓公歸

以語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招野人而賞焉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田夫而問曰虢之為虢久矣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文公以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曰今其人安在君曰吾不與之來也趙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兵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人也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為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葉公曰疑未盡之矣對曰好學智也受規諫仁也江出汶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旦召問之曰何哉子之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也非在手也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人君苟能至誠動於內萬民必應而感移堯舜之誠感於萬國動於天地故荒外從風鳳麟翔舞下及微物咸得其所易曰中孚豚魚吉此之謂也

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況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齊有彗星齊侯使祝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

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仁言退熒惑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懼召子韋而問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身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也而移死焉不祥寡人請自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將誰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為人君欲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壽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曰延壽二十一年臣請伏於陛下以司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三徙舍如子韋言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也

有爵生鸇為亡國之禍

宋康王時有爵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之曰威嚴伏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以示有勇剖傴者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兒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臣向愚以鴻範傳推之宋史之占非也此黑祥傳所謂黑眚者也猶爵之有鸇鷂為黑祥也屬於不謀其咎急也鸇者黑色食爵大於爵害爵也攫擊之物貪叨之類爵而生鸇者是宋君且行急暴擊伐貪叨之行距諫以生大禍以自害也故爵生鸇於城陬者以亡國也明禍且害國也康王不悟遂以滅亡此其効也

新序卷第四

新序卷第五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眞顓頊學伯夷父帝嚳學伯招帝堯學州支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竺吳王闔閭學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人之所學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鳥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管仲傅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

里鳧須晉公子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為君里

鳧須造門願見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君意沐邪何悖也謁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何也鳧須曰然君反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弃國之半乎其寧有全晉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誠赦鳧須驂出以爲右如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況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翁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此之謂也

甯戚商歌干齊桓公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

桓公五往而得見小臣稷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文侯式段干木閭秦不兵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

昭王問儒於孫卿

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雖仁義亦遠矣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罟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對曰其為人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懽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謌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田贊衣儒衣見荊王

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如此何為其無益人之國乎昭王曰善

田贊衣儒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荊王曰可得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耶甲兵之事折人之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者為其貴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荊王無以應也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貴禮也夫儒服先王之服也而荊王惡之兵者國之凶器也而荊王喜之所以屈於田贊而危其國也故春秋曰善為國者不師此之謂也

哀公問東益五不祥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顏淵論東野畢馬

顏淵侍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

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有窮其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北之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飢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吝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眾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眾聽之聰也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曰欲進善言謁者不通罪當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於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人也主明臣賢左右

多忠臣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
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
也莊王曰善於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
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
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
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
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
是其苦邪丹又謂閔王曰古人有辭天下無憂色者
臣聞其聲於王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有天下去國
居衛容貌充盈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
知寡人自去國而居衛也帶三益矣遂以自賢驕盈
不止閔王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稱臣而供具閔王
不遜衛人侵之閔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不納遂
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齒擢閔王之
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而與之共分齊地悲夫
閔王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於諸侯地
奪於燕昭宗廟毀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身亡逃竄
甚於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以為賢豈
不哀哉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閔王不

覺道而善之以辱為榮以憂為樂其亡晚矣而卒見
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群臣國人將背
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齎食及亂作靖郭君出亡
至於野而飢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曰何以知
之而齎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矣靖郭君
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懼曰臣言
過也君實賢唯群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郭君悅然
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諭者也悲
夫
宋昭公出亡至於鄙喟然嘆曰吾知所以亡矣吾朝
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
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是以至此
由宋君觀之人主之所以離國家失社稷者諂諛者
衆也故宋昭亡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秦二世胡亥之為公子也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群臣
召諸子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堦視群臣陳履狀善
者因行踐敗而去諸子聞見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
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於趙高輕大臣
不顧下民是以陳勝奮臂於關東閻樂作亂於望夷
閻樂趙高之壻也為咸陽令詐為逐賊將吏卒入望
夷宮攻射二世就數二世欲加刃二世懼入將自殺
有一宦者從之二世謂曰何謂至於此也宦者曰如

此久矣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對曰臣以不言故得至於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後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殺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難

宋玉因其友以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㕙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緤則雖東郭㕙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緤與遥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顔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蝯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趑趄此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

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楚丘先生見孟嘗君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卭年十八干齊宣王

齊有閭丘卭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卭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此而觀之卭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角驂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閭丘卭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驊騮騄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貍鼬試於釜竈之閒其疾未必能過貍鼬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閒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剸石不銼使之與管槀決目出眯其便未必能過管槀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卭何以異哉宣王曰善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卭對曰夫雞豚讙嗷即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故孔子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此之謂也

和氏玉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獨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

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
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讎也
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讎於不合意之君
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
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興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戮也宜白玉之
璞未獻耳

新序卷第五

新序卷第六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illegible]劉向上

刺奢

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
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
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
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
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
而夏亡

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作
炮烙之刑戮無辜奪民力冤暴施於百姓慘毒加於
大臣天下叛之願臣文王及周師至令不行於左右
悲夫當是時求爲匹夫不可得也紂自取之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
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
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
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
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爲臺趾
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靈公聽宛春諫罷鑿池

宣王聽香居諫罷為大室

優莫諫趙襄子飲酒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臺趾村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齊宣王為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為淫樂敢問荆邦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敢問荆邦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居曰今主為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群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為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

晏子諫景公飲酒

文侯見箕季而得四

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吾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湯武今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

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曩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

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司城子罕忍荊使

士尹池為荊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南家之牆擁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鞔已食三世矣今徙是宋邦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不徙西家高吾宮卑潦之經吾宮也利為是故不禁也士尹池歸荊適興兵欲攻宋士尹池諫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得民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為天下笑楚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司城子罕之謂也

獻子以畜賢為富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穆公以粟易粃食鳧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新序卷第六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

桀殺關龍逢之諫

比干

新序卷第七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節士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爲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焉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未之念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大憮子慎無罪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子臧讓國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季札讓國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即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既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

札掛劍徐君墓樹

許止自責不嘗藥

伋壽兄弟俱死

叔肸不食宣公祿

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于身故遏也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還至則君事之遏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授爾國是吾與爾爲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

許悼公疾瘧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飦粥嗌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爲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爲魯侯公子肸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肸非之宣公與之

太子不拜蚍祥

申包胥乞救於秦

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兒之食爲哉纖儉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蚍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蚍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禨祥妖孽天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恭嚴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禨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僞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蚍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己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栢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包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爲無道行封豕長蚍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虎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也功成而受賞非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崔杼弒太史兄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弒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弒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氏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

柳下惠岑鼎

子罕以不貪為寶

鄭相不受餽魚

原憲貧非病

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有輗軏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玉人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觕其取彌觕子罕之所寶者至矣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列子辭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圍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非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飢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思義見利思害況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被讒見放逐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彊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邪說遂絕彊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爲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爲藍田之會屈原以爲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爲可會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亦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復放屈原屈原疾闇主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爲非以清爲濁不忍見汙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之嘿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奢以父犯法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

李離以過殺自責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藉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介子推不受爵而之介

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自沈於河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也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曰餓者不食嗟來之食
族目飢不食盜食
焦善飾之死

齊大飢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爰族目將有所適而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爰族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爰族目曰譆汝乃盜也何爲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爲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絜之至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嬰杵臼立趙武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爲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爲弒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爲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賊臣弒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子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褓匿山中嬰謂諸將曰

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祟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閭閻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恥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

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幷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紿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爲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第七

新序卷第八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義勇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吾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劒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劒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彊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

莊善死白公之難

陳不占死崔杼之難

長兒子魚死知伯之難

弘演盡死報君

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弒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新序八　四

知伯嚚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嚚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

芋尹文斷司馬子期旗

卞莊子死塞責

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芋尹文者荊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箙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拖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荊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新序八　五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没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曰[illegible]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新序卷第八

新序卷第九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也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會盟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人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君子閔之是後桓公信壞衰諸侯不附遂陵遲不能復興夫仁智之謀即事有獨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質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晉文公之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於鄭不得入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且大義也諸侯信之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温而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侑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開南陽之地其後三年文公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為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卒成霸道狐偃之謀也夫秦魯皆疑晉有狐偃之善謀以成霸功故謀得於帷幄則功施於天下狐偃之謂也

虞虢皆小國也虞有下陽之阻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也故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彼受吾璧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置之外府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宮之奇知固知矣雖然其為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之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之使者其幣重其辭卑必不便於虞語曰脣亡則齒寒矣故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

武一言存鄭棠秦

虢而明日亡虞矣公不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旋歸
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
公曰璧則猶是而吾馬之齒加長矣晉獻公用荀息
之謀而禽虞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
之佐戰國兼幷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謀
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
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
君從之召燭之武使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
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燭之武許諾
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
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
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
彊君之憂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資粮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
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
東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
晉願君圖之秦伯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
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
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
圍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

靈王欲霸求諸侯晉許

蚤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靈王即位欲為霸會諸侯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椒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
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
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晉君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
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修德以待
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
將棄之吾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嚮而不濟對曰恃
馬與險而虞鄰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
荊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足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開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
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
有里克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
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
於不暇有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
是以實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哉乃許楚靈王遂為
申之會與諸侯伐吳起章華之臺為乾谿之役百姓

吳任子胥而霸

罷勞怨懟於下群臣倍畔於上公子弃疾作亂靈王亡逃卒死於野故曰晉不頓一戟而楚人自亡司馬侯之謀也

楚平王殺伍子胥之父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闔閭夫之甚勇之爲是而欲興師伐楚子胥諫曰不可臣聞之君子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昭公濟漢水沈璧曰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於是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

孝公用商鞅變法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爲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使民之道君曰代位不亡社稷君之道也錯法務明主長臣之行也今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功成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更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者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王之王也不循古殷湯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是孝公違龍摯之善謀從衛鞅之過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

公當時取彊遂封鞅爲商君及孝公死國人怨商君
至於車裂之其患流漸至始皇赤衣塞路群盜滿山
卒以亂亡削刻無恩之所致也三代積德而王齊桓
繼絕而霸秦項嚴暴而亡漢王再仁而帝故仁恩誅
之本也

秦惠王時蜀亂國人相攻擊告急於秦惠王欲發兵
伐蜀以爲道險峽難至而韓人來侵秦秦惠王欲先
伐韓恐蜀亂先伐蜀恐韓襲秦之弊猶與未決司馬
錯與張子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以伐蜀張子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衛善楚下兵三川
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
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
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
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
之國而戎狄之倫也弊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
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
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
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者務廣其地欲彊
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
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
國而戎狄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以豺
狼逐群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

兵不傷衆而服焉服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
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又有禁
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有
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謁其故周天
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
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
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
止此臣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秦惠王曰善寡人請
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王更號爲侯
而使陳叔相蜀蜀既屬秦秦日益彊富厚而制諸侯
司馬錯之謀也

楚使黃歇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韓魏服事秦
昭王方今白起與韓魏共伐楚黃歇適至聞其計是
時秦已使白起攻楚取數縣楚頃襄王東徙黃歇上
書於秦昭王欲使秦遠交楚而攻韓魏以解楚其書
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也不如善楚臣請言
其說臣聞之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
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也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

酸棗虚桃仁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復之有取滿(史作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黄濟陽甄(史作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歷(史作磨)之北注之秦齊之要絶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相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挾戰功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乗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呉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設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呉之親越以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爲越人所禽於三渚之浦智伯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畔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呉之親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

宗廟隳刳腹絶腸折頸摺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潢洋無所食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韓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史記作南面攻楚)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保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出令韓魏歸帝重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爲一而以臨韓韓必拱手王施之以山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伐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

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入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桎（史作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然後危動燕趙直揺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也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黃歇受約歸楚解弱楚之禍全彊秦之兵黃歇之謀也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寡人將束甲而赴之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使而為構虞卿曰昌言構者以為不構軍必破也而制構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不耶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王之重寶必內吾使吾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如此則構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構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構秦秦已內鄭朱矣虞卿以為如何對曰王不得構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鄭朱貴人也而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構必不救王則構不可得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構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秦既解圍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構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郝曰虞卿能量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進此彈丸之地不與令秦來年復攻於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乎趙郝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者必不如韓魏也今臣之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弊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構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構乎今構郝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構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構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亦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疲我以五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坐而地盡來年秦復求割王將與之乎不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

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地與無與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亦聞夫公父文伯母乎公父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是爲賢母從妻言是必不免爲妬婦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恐王以臣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必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曰此飾說也王愼勿與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弊而瓜分之趙見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

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爲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而反構於王也從秦爲構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即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之謀行而趙霸此存亡之樞機樞機之發間不及旋踵是故虞卿一言而秦之震懼趨風馳指而請備故善謀之臣其於國豈不重哉微虞卿趙以亡矣

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耶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大國受福有敗小國受禍今魏以小請其禍而王以大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使虞卿久用於趙趙必霸會虞卿以魏齊之事弃捐相印

而歸不用趙旋亡

新序卷第九

新序卷第十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謀

沛公與項籍俱受令於楚懷王曰先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將從武關入至南陽守齮戰南陽守齮保宛城 堅守不下沛公引兵圍宛三匝南陽守欲自殺其舍人陳恢止之曰死未晚也於是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兵盡日圍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蓄積多其吏民自以爲降而死故皆堅守乘城足下攻之死傷者必多死者未收傷者未瘳足下曠日則事留引兵而去宛宛完繕弊甲砥礪獨兵而隨足下之後（史作斷）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竊爲足下危之爲足下計者莫如約宛守降封之因使止守引其甲兵與之西擊諸城未下者聞風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遂先入咸陽陳恢之謀也

漢王既用滕公蕭何之言擢拜韓信爲上將軍引信上坐王問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斷（史作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

嘗事楚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呴呴人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印刓綬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彊服耳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大王失職之蜀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東出秦民歸漢王遂誅三秦王定其地收諸侯兵討項王定帝業韓信之謀也

趙地亂武臣張耳陳餘定趙地立武臣爲趙王張耳爲相陳餘爲將軍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三分其地乃歸王使者至燕輒殺之以固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人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之曰使者往十輩死若何以能得王廝養卒曰非若所知乃洗沐往見張耳陳餘遣行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賤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賤人希見長者願復請一卮酒與之酒卒曰王知臣何欲燕王曰欲得而王爾卒曰君知張耳陳餘何人也燕王曰賢人也曰君知其意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策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爲卿相哉夫臣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始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兩賢王左提右挈執直轂而以責不直之弱燕滅無日矣燕王以爲然乃遣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遂得反國復立爲王趙卒之謀也

酈食其號酈生說漢王曰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過

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其後吳楚反將軍竇嬰周亞夫復據敖倉塞成皋如前以破吳楚皆酈生之謀也

酈生說漢王曰方今燕趙巳復唯齊未下今田横據千里之齊田閒據二十萬之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民多變詐陛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奉明詔說齊王令稱東藩於是使酈生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所歸則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歸漢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倍約不與而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與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其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乘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非人之力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横以爲然即聽酈生罷歷下兵戰守之備與酈生日縱酒此酈生之謀也及齊人蒯通說韓信曰足下受詔擊齊何故止將三軍之衆不如一豎儒之功可因齊無備擊之韓信從之酈生爲田横所害後信通亦不得其所由不仁也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生謀橈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酈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

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曰其於子房意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軾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人之閭軾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休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休牛於桃林（史作放牛桃林之陰示天下不復輸積）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休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雖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之計陛下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止不使遂并天下之兵誅項籍定海內張子房之謀也（[illegible]）

明張良計破項王軍

漢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奈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已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于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律二君之功子房之謀也（亦作張子房計謀也）

叙高祖定封功臣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子房未嘗有戰鬬之功高皇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齊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及蕭何等其餘功臣皆未封群臣自疑恐不得封咸不自安有搖動之心於是高皇帝在南陽南宮上臺見群臣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謀反耳

婁敬高祖都關中

上曰天下屬安何故而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陛下巳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將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漢書音義曰起時有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得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詔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還住畔之心銷邪道之謀使國家安寧累世無患者張子房之謀也

高帝五年齊人婁敬戍隴西過雒陽脫輅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巳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邠大王以狄伐去邠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爲天

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德以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周公之時臣竊以爲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而不搤其亢拊其背未全勝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肴黽倍河海嚮伊洛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狹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肴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由是國家安寧雖彭越陳豨盧綰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東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以爲

害者由保仁德之惠守關中之固也國以永安婁敬
張子房之謀也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也婁者乃
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卒爲建信
侯封之二千户

留侯張子房於漢已定性多疾即導引不食穀杜門
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氏夫人子趙王如意大
臣多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侯恐不知所爲人或謂
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
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
高枕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
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園公綺里季夏黃公
甪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
山中議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
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上見之即必
異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亦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
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
至十二年上從破黥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
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太傅叔孫通稱說引古以死
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

者從太子皆年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
而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乃驚曰吾
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
對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聞太
子爲人子孝仁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
者故來爾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
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
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下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蜚
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
雖有增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
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召四人之謀也

漢十一年九江黥布反高皇帝疾欲使太子往擊之
是時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已侍太子聞太
子將擊黥布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
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
益無功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
定天下梟將也乃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
皆不肯爲用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
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抱居上前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
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

故等倫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爾上雖疾臥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雖苦彊爲妻子計載輜車臥而行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故不足遣乃公自行爾於是上自將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諸侯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起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爲太子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遂誅黥布太子安寧國家晏然此四公子之謀也

齊悼惠王者孝惠皇帝兄也二年悼惠王入朝孝惠皇帝與悼惠王燕飲乃行家人禮同席呂太后怒乃進鴆酒孝惠皇帝知欲代飲之乃止悼惠王懼不得出城上東太息內史參乘怪問其故悼惠王具以狀語內史內史曰王寧亡十城耶將亡齊國也悼惠王曰得全身而已何敢愛城哉內史曰魯元公主太后之女大王之弟也大王封國七十餘城而魯元公主湯沐邑少大王誠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內有親親之恩外有順太后之意太后必大喜是亡十城而得六十城也悼惠王曰善至邸上奏獻十城爲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果大悅受邑厚賜悼惠王而歸之國遂安齊內史之謀也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絕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怒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效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

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末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逸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旁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

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彊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猋風解若收電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為便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塞匈奴不敢飲馬北

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矣（漢史有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畜衆深入伐國隳城（漢史作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接兵覆衆伐國隳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夫橫行則中絕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粮乏不至千里人馬絕飢勞以遇敵正遺

獲也（漢史不作至遺人獲[illegible]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為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其後交兵接刃結怨連禍相攻擊十年兵疲民勞百姓空虛道殣相望槥車相屬寇盜滿山天下

武帝用主父偃謀弱 次

搖動孝武皇帝後悔之御史大夫桑弘羊請佃輪臺
詔卻曰當今之務務在禁苛暴止擅賦今乃遠西佃
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聞封丞相號曰富民侯遂不
復言兵事國家以寧繼嗣以定從韓安國之本謀也
孝武皇帝時中大夫主父偃為策曰古諸侯不過百
里彊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之即逆節萌起前日晁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
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
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封其國而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因關馬及弩不得出
路重附益諸侯之法急註誤其君之罪諸侯一示
弱而合從之事絕矣主父偃之謀也

新序卷第十

余於乾隆乙卯閏月借顧澗蘋傳錄何校宋本
新序臨寫一過知宋本實有佳處義門所校得
其真矣繼於四月十四日書船友鄭輔義攜一宋
本來留閱信宿校首冊三卷開卷第二行有曾
鞏地與姓名一行何校未及增入未知何所校之宋
本云何也何校原本在澗蘋堂兄抱冲處係陽山
顧大有所藏顧之前藏於憩橋巷李氏余所見
宋本第一卷末有東澗跋何校未之及知非一本
每葉幾行每行幾字彼此相類而所校又與刻本
間有殊異未知何故余愛之甚惜需直八十金欲以
校本還之不及窺厥全豹大為恨事自後書友本、
必曰此書為物主攜往他處將不久留於江南境矣
孟如其真得之乎余遂究其所從來云是太倉王氏物渠
與畢秋帆制府相友善家刻善本亦嘗歸之故本地不
售將往楚中求售如售去家中宋本皆盡往矣余艷
其宋本之多屬書友更攜他書借閱書友允吾請
至冬季果以北宋小字本列子來需直六十金余喜
與書之皆至後更勝於前不復計錢物之多寡以白鏹
八十餘金并得之是時余方承被大災後為治家計最
急省他費購書寔人交徧謫我亦置若罔聞而已今届
移家月餘諸事稍定倩工裝池分為五冊書中有報刻
硃印温公訓子語一紙為信陽王氏四部堂識足見藏
書家珍重之意因裱托置諸卷端俾垂永久裝畢適
述得書顛末并著宋本或有異同校者不無沈誤是在

目見而又心知方盡讀書之能事爾時嘉慶元年六月
望日書於王洗馬巷新居之小千頃堂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辛酉秋九月望後一日觀書於東城蔣
氏見有宋刻今新序爲陽山顧大有所
藏方悟何校所据即此本矣初見時覺
板刻字形與余所收似不甚異及借歸
參閱乃知前所云所校又與刻本間有
殊異者皆顧本有以亂之也即如卷九
中是後栢公信壞德衰衍一德字殷夏
之滅也訛湯爲夏字張于房之諆也句
下脱楚雖無疆漢史作楚唯無疆小
注十一字（此在卷十中）其錯誤迭出他遇宗諱
如殷如竟如完如構皆未缺筆每葉
上填大小字數下注刻工姓名皆與余本
異雖行款悉同而字形譌變不能新
方彼以相較真如優孟衣冠矣始知
宋刻本一翻雕而神氣已失不必在異
代也則此本之可貴適勝於初得時
書友之索重直君有先知者耶
蕘圃氏又識

嘉慶庚午十一月偕居陶陶室蕘圃先生出眎宋
槧諸書皆見許兒而此本尤不易多得也曩借
蔣氏宋本新序悉之假以校讀之知蕘圃
先生曾兩番檢校矣此本爲初刻蔣本爲
覆刻審定之確無逾此其記異同曰衍曰脫
曰逸其實曰誤而以爲正不誤如唯陽易底高別
記不當誤本也而蕘圃更守初刻一也以
爲因初刻若有所誤今未能信錯石遷之陶陶之室
先後得二宋本陶集故名其室云爾
嘉興金錫鬯記

蔣本新序余定爲宋覆刻者前跋已詳之頃與存
重君從蔣氏購歸與余擁書對讀知兩書實
出兩刻如信壞德衰蔣本衍一德字又顧爲脫
拾然今所衍者在又適手勘及此兩本實有
本者作内此余本作者朱筆校改内字是又據
出之本改之也以余所見所聞如舊抄殘宋本
陽本與他處記劉向古本如偕同一宋本而皆各

有書無小一刹即大小一仍在吾齋其真可再國
策典地廣記今乃傳余實共之而無行藏于他所
者或得諸刻或得諸見不能為兩美之合而是編
有以使之然也樂府先後未見中司皆藏至精
之本以是為諳識寔為可喜許亦為樂之處謹
書又得一良友寒齋數日之叙百宋一廛中添段
佳話他日攜書對讀各以年華共長毋相忘毋
負此之觀并語于此以告後之讀是書者
接事
庚午年初冬五日宿雨初霽壽丕書

說苑二十卷

（漢）劉向撰

宋咸淳元年鎮江府學刻元明遞修本（卷八至十三配清道光三年黃氏士禮居鈔本）

說苑二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漢劉向撰。是書凡二十篇。隋唐志皆同。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曾鞏校書序云得十五篇於士大夫家。與舊爲二十篇。晁公武讀書志云。劉向說苑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恩政理尊賢正諫法誡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武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爲目。陽嘉四年上之。闕第二十卷。曾子固所得之二十篇。正是析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今本第十法誡篇作敬慎。而修文篇後有反質篇。陸游渭南集記李德芻之言。謂得高麗所進本補成完書。則宋時已有此本。晁公武偶未見也。其書皆錄遺聞佚事足爲法戒之資者。其例略如詩外傳。葉大慶考古質疑摘其趙襄子賞晉陽之功孔子稱之一條。諸御己諫楚莊王築臺引伍子胥一條。晏子使吳見夫差一條。晉太史屠餘與周桓公論晉平公一條。晉勝智氏後闔閭襲郢一條。楚左史倚相論越破吳一條。晏子送曾子一條。晉昭公時戰邲一條。孔子對趙襄子一條。皆時代先後迥不相及。又介子推舟之僑並載其龍蛇之歌。而之僑事尤舛。黃朝英緗素雜記亦摘其固桑對晉平公論養士一條。新序作舟人古乘對趙簡子。又楚文王爵筦饒一條。新序作楚共王爵筦蘇。二書同出向手。而自相矛盾。殆捃拾衆說。各據本文。偶爾失於參校也。然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志河間獻王八篇。隋志已不著錄。而此書所載四條。尚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其他亦多可採擇。雖間有傳聞異詞。固不以微瑕累全璧矣。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其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劉向說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臣向昧死

卷第一　君道　　卷第二　臣術
卷第三　建本　　卷第四　立節
卷第五　貴德　　卷第六　復恩
卷第七　政理　　卷第八　尊賢
卷第九　正諫　　卷第十　敬慎
卷第十一　善說　　卷第十二　奉使
卷第十三　權謀　　卷第十四　至公
卷第十五　指武　　卷第十六　談叢
卷第十七　雜言　　卷第十八　辨物
卷第十九　修文　　卷第二十　反質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蹲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

說苑卷第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既成感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
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
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
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
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
得直影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
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易曰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物變
化詩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
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
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弒於徵舒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

為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
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
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
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
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
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
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眾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
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
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
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
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爲其有二乘哀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也孔
子對曰爲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閒曰若是乎
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道不能
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
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
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
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也哉

河閒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
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
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
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
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
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
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
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
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
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者
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
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飢寒不得
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
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
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河閒獻王曰禹稱民
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
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
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
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
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
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
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
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
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
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
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
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
邇此之謂矣河間獻王曰禹稱民
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
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
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
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
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

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
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
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
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
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
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
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
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
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
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

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
有罪在予一人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
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
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
而不居矣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
以為閑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
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

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
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
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
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
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
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
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

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
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
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
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
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
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

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
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
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
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
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
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
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
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
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

大理益掌敺禽堯體力便巧不能
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
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
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
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
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
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

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
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
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白輔
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
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
賢設四佐以白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
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
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
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

治此使能之效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
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
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
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
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
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
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
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

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
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
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
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
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
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
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
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

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旣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踵門而宋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王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使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弃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足衣食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柰何甯戚封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之上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士踵門而宋見寡人者甯戚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來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

谿是故明主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
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
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
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
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
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
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

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
則寧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
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
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
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
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
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人游寡人請
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
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
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

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
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爲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輔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
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
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
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
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

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
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
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
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
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
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
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
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
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

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
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
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
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
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
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
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

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
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
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
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
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

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

勝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甯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甯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賛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天下之至言而忠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効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昬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蚤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
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
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
苟有志則無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
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
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

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
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
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
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
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
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
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秋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
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
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
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
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
而尊之也

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
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
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又
遺君憂拜命之辱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乎
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
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
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庶幾乎宋人聞之
死問疾戮力宇內三年
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
豐而國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
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
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
患之使人乘馹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
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
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
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
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
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
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
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
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
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
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

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之使人乘馹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州黎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也由身之有匈脅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股肱也匈脅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

邾文公卜徙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可長也君胡不爲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吉孰大焉遂徙於繹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予以明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

不志色故能終而成覇功焉

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
粢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
也藥言闟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
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
上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
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
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
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
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
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
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
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
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
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

殺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
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
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
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
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
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
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
止我過無日矣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
薨武子謂欒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
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獵而後弔乎懷子對
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
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
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

恐之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沉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爲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誠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卻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晉武子田獸三日見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歟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獲而後平乎懷子對曰范氏之士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畾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畾也武子曰盈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畾哉遂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馹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

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

符不補琴以爲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蔞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馹而驅之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爲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爲位也夫爲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齊人弑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

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人言乎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

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大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

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
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筦子曰權不兩
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
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
治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
姦人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
比周欺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
讓與者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

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
行其善吾知不為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
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
也大臣親之百姓附之居期年子罕逐其君而
專其政故曰無弱君而強大夫老子曰魚不可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借人此之謂也

說苑卷第一

說苑卷第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
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
子孫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
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
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

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
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
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
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
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
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
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
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

事辭祿讓賜不受賂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然而敢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爲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飢於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沉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

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抔國事以爲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

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六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

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里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

詳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名湯曰何謂臣而
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音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
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
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
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
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
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
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
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

詳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
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
而不名湯曰何謂臣而
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
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
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音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
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
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
宗不失外內若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孔子曰吾未
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
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徒知其
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
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
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

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
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
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
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
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苑二　王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置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
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疏不謀親臣者疏賤不
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
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
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
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

苑二　王

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
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
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
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
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
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王欲攻
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
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
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
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迮然而
慙曰觸失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
内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為歸成公
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
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
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鴟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
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
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方望
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
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
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
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

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開廐[illegible]
野王速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
對曰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吴起而西河之外寧
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
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
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
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
方曰可予勉之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
翟黃對曰君母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

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
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
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
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
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
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
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左右曰與
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

說成侯卿至上謁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
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成侯卿曰赦其死皐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
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
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
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
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
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
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
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
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
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
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
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
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

說成侯卿至上謁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
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盛也
成侯卿曰赦其死皐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
曰忌舉田居子爲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
爲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爲冥
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子爲即
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爲大士而九
族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
患國之貧哉

說苑二　八　三十一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
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
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
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
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爲
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
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
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
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

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逝公乃受之故百

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晏子對曰此安子之所爲後世稱之可謂內
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
厨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
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
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
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
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
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
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
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
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
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
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
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
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
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
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
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
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
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
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
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
浮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
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
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
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
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
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
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

得眾邦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得晏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進之曰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之爵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於景公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桓子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敢為顯
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不敢
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
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
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
鄙者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
亡在四方者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脩
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

罪也且臣以君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
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
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景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晏子方食景公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
使者返言之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
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
而辭曰嬰之家不貧
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

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
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
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
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
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
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
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
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
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
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
力率群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

賤也厚爵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
厚施之人代君爲君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
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爲也厚取之君而
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爲也嬰也聞爲
人臣進不事上以爲忠退不克下以爲廉八升
之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
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
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
[illegible]逆命利君謂之忠
[illegible]諫諍將危國殞社
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
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
力率群下相與强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
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
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

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
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
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
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
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
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
吾三年未甞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
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
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
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
其猶土乎

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
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
以亡也詩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
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愛
君之過而不愛君之
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面譽也

說苑二　十四

高繚仕於晏子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
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
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
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
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
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
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
其猶土乎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
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此
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
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
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
賤君親而近之致敬以遜貌而疏之則恭而無
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
而辭故能久也

說苑二　十五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
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
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子路爲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爲人煩苦
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
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
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有人貴而不能為人上賤而羞為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何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

貌而疏之則恭而無

怨色入與謀國家成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並以疑於衆者然也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

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
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
饑何不告於君發
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
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
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說苑卷第二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

說苑卷第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陭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農桑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財也無所推而不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
有隊矣而勇爲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爲本居國
有禮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置本
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
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
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莫貴乎人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
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誠爲其

曾子　二　孝

僞謹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爲之擇明
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
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
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
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財也無所推而不從命
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
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爲父以國
爲家以士人爲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
人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所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
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曾子　三　孝

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
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由家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
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
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爲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爲本臣以君爲本父以子爲本
子以父爲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illegible]時草木欲長霜露不
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由之事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illegible]見周公三見而三笞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曰吾二
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其說何也
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
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
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
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
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
子仆地有頃蘇蹶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
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屛鼓琴而歌
欲令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
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
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
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
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
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
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
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

說苑卷三　五

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
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
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執質有族以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
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
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
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

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
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
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未

說苑卷三　五

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
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
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
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童蒙之時非求
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
愚者妄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

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幻者必勤於學問以
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
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物外之境逍遙
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
絕世此上古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
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
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
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
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

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
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
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
書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
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
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
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
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

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幻者必勤於學問以
脩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
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物外之境逍遙
乎無方之內彷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
絕世此上古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
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
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
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
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
說苑卷三　六
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
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
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
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
書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
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
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
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
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

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

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穿也宜沒以象生送死鋭金石雜草藥以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内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

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遺於
情而行瞻於心者也如此人有骨肉不親也秀
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

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遺於
情而行瞻於心者也如此人有骨肉不親也秀
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
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

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污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甚眾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舍學聖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聽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爲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爲之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爲是用是爲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橛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學而行由之意可乎孔子曰不可昔者東夷慕諸夏之義有女其夫死為之內私婿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然非貞節之義也蒼梧之弟娶妻而美好請與兄易忠則忠矣然非禮也今子欲釋古之學而行子之意庸知子用非為是用是為非乎不順其初雖欲悔之難哉

豐牆墝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燋脣仰天而歎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傅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

韓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
之福也乃今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
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
多亂矣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
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
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
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
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
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
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
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
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
朝抱以見宣子曰君奚罪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
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韓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
之福也乃今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
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
多亂矣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
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
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
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絶其本矣本絶則撓亂
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
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
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爲援賈
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
翟翟足以爲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
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
朝抱以見宣子曰君奚罪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
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

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安于曰無恤不才今以爲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辱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爲飲器

說苑卷第三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義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

說苑卷第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己而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眾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門者人數眾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
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
遂辭而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
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
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
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
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
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
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
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
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
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
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
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
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

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
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
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
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
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
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
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
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
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
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
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
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
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之入困於宗出
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
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
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

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
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
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
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
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
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
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
曰狐突傅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爲夫人而國多
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
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傅一
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
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
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
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寐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生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生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爲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汙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阤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

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
子何事[illegible]有焉車右曰臣不見二師之乘而見
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
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
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
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
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
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
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
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
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
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
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
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

說苑四　九

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
有焉車右曰臣不見二師之乘而見
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
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
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
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
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
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
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
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
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爲利也而今誠
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
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効臣遁若是則楚國
終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
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
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

說苑四　九

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何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何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見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拂肸用中年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年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

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何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辯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期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何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期年不得見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苑四　十一

拂肸用中年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年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

入鼎拂肹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
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
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慚矣襁
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
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
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
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刑蒯聵曰善能言也然
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
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
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
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刑蒯聵可
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

蓋邑人王歜賢令於　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歜之故已而使人謂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
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
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縣其軀於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
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五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
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蓋邑人王歜賢令於　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歜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爲將封子萬家歜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
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歜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
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
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懸其軀於
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歜布
衣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

如莒求諸公子立爲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子五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
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
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蔆藕穆公以難死
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
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
我以爲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
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
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
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
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
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
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說苑卷第四

說苑卷第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說苑卷第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貴德

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

苑五

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執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惻隱於中悃愊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仁
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
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
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思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
之謂也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
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
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
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
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
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
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
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
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
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

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皆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
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
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
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者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眾何太公
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
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
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不樂也故聖人
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
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
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
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
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
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
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
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
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
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雖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
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
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
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
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
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公出邵公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
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
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
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
恕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辜雖以得高官大
位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
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
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
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
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
里鄧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
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牙毀體殺子以干利
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
刁主察焉宗廟大寧夫人臣猶貴
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

積德有海書足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
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
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
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
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
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
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積德有海書足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
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
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
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
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長獨樂者此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
道固出境桓公問管仲曰非

五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
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爲者也景公
曰我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
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探爵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
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塗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
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六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
仲曰令國大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建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

對曰君探爵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
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對曰君存可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
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六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
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入見曰
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
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
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史路溫舒上書言尚

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意天下幸甚臣聞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
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遏過
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
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
厚恩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七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
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
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

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

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

苑五　七

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

苑五　八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

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鷇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汚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

者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為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

之民役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爲人君於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臺爲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爲臺故

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産之與夫子也
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
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反者
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所甚惡
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奚以示
四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
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
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
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
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
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
無祭乎

鄭人宋人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疇昔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
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奚何莊辛對曰
爲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
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
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
曰善

于公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
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
冤郯中儒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
郯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
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
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
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
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
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illegible]吏太守竟殺孝婦

中於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仲曰今與幾何

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管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爲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爲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爲出之是以得三人來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爲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況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爲之

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

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鬬終身之禍然乃爲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爲之是忘其親也上之所致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爲之是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鬬者皆自以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爲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爲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爲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鬬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作夜言鬬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

乎則爭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比之狂惑疾病
惡多同人之鬭鍼惡
呼僤作夜言鬭行也

子路持劒孔子問曰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善之不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為質以仁為衛不出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圍何必持劒乎子路曰由也請攝齊以事先生矣

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

子示樂羊樂羊不為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讌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讌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太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臺智襄子戲韓康子
而悔毀規智伯國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
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
夫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
之訴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
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
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
無大患今主一謀而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

苑五　一五

興難毋乃不可乎嘻不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
害人況君相乎不聽自是五年而有晉陽之難
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智氏
智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
臣以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
不肥今土太勝人臣懼其不安
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說苑卷第五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　上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
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
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
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
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

苑六　十

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
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
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
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
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
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
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
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
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

說苑卷第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勤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

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
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
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
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
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
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
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
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
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
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譆我豈忘是
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
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
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蕃援我使我不得爲
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
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

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
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
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
固爲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文
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
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
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

何也其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
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
皆後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
無所取忠友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
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
者有如白水祝之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
之子九人唯君在耳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
祀者非君而何唯二三子者以爲己力不亦誣
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母曰盍亦求之推曰

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爲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爲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信施一人猶爲一塊上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旣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

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爲也今夫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爲一塊上下雨也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丙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

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爲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爲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爲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

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爲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爲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
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
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
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
鐘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
君何患無有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
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
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

苑六　六

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秦軍為却三
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
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
其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
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
人即以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
攻秦繆公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
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

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
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
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
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
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
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
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
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

苑六　七

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
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
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
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
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卧餓人不能動
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
能視宣孟問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居於絳歸

難勝□□□以□此德出而福反也

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也

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翳桑下有臥餓人不能動宣孟止車為之下餐自含而餔之餓人再咽而問爾何為饑若此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之壺餐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命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宣孟曰子名為誰反走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

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以故至若此宣孟與
之壺飡脯二朐再拜頓首受之不敢食問其故
對曰向者食之而美臣有老母將以貢之宣孟
曰子斯食之吾更與汝乃復為之簞食以脯二
束與錢百去之絳居三年晉靈公欲殺宣孟置
伏士於房中召宣孟而飲之酒宣孟知之中飲
而出靈公令房中士疾追殺之一人追疾先及
宣孟見宣孟之面曰吁固是君邪請為君反死
為誰及走且對曰何以名為臣是

說苑 八

夫桑下之餓人也還鬭而死宣孟得以活此所
謂德惠也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
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
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
於人哉利出者福反怨往者禍來刑於內者怨
於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詩
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
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孝景時吳楚反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

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為
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
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
兒賜之復為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為
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為者也司馬曰臣故
為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敬謝曰公有親吾
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
何患乃以刀決帳酹從卒道出分背去盎遂歸報

說苑 九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
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繕宮襄主動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

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盎爲
吳相時從史與盎侍兒私通盎知之不泄遇之
如故人有告從史從史懼亡歸盎自追遂以侍
兒賜之復爲從史及盎使吳見圍守從史適爲
守盎校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不信曰公何爲者也司馬曰臣故
爲君從史盜侍兒者也盎乃驚謝曰公有親吾
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
何患乃以刀決帳醉從卒道出分背去盎遂歸報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
讓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
吞炭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僞爲死人處於梁下
駟馬驚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
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爲抵罪被刑人赭衣入
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
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
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爲厲吞炭爲啞欲
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
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
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
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
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
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
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
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
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
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
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
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更易姓名
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爲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罝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女無得從敢

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爲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爲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爲知己者死而況爲之哀乎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爲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爲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爲晉將朔取成公姊爲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爲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弒靈公盾雖不知猶爲首賊臣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曰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曰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
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
君令幷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
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
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苑六 十三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
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
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
歸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
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
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
爲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
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

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
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
君令幷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
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臣之願也於是召
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返與程嬰趙武
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
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
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苑六 十三

蘧伯玉得罪於衛君走而之晉晉大夫有木門
子高者蘧伯玉舍其家居二年衛君赦其罪而
反之木門子高使其子送之至於境蘧伯玉曰
歸夫之子反矣木門子高後得罪於晉君歸蘧
伯玉伯玉言之衛君曰晉之賢大夫木門子高
得罪於晉君願君禮之於是衛君郊迎之竟以
爲卿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
受粟有閒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

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

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大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苑六 十四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

職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庭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職智伯聞之乃止

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鄰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洿邪得穀百車蟹堁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革車百乘立為上卿

苑六 十五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朝庭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爲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貴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

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死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吳起爲魏將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子自吮其膿其母泣之旁人曰將軍於而子如是尚何爲泣對曰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注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爲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爲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鞭抶織織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佽歔為偞奪衛偁織之妻而
午池二人浴於池歔以鞭
抉織織怒斵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抉女庸
何傷織曰孰與刖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
納之竹中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
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
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

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說苑卷第六

說苑卷第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
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
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
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
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恥而明
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修近理內政橛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
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
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
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
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
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

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
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
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賞
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
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
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
必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
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

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
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
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
之謂也

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
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
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
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
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

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
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
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
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
知反之己者也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
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
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

讎也若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
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
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
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辨物智士可
與辨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
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
吾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
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

毫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焉而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

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凌遲故也今是仁義之凌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義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

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
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
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
府治爲之柰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
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
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
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
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

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
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
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
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
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
子曰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
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
其君外鄣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
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
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
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
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
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
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

心矣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
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
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
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
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爲
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爲辭令
裨諶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諶

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
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大叔行之以應對賓客
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忠曰信
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
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子曰此
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
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

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
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
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
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
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
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
明明乃治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
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

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
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
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
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
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
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

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
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
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
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
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
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
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

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

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
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
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敬可以親上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
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盗子貢曰賜少而
事君子君子固有盗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
賢是謂奪也以賢代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
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吾以自爲己是謂盗也君
子之盗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
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
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
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
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
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
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
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牢車
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竽瑟鐘石之聲而安
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
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
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
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
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
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
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
所察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
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
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
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
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
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
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
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稾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稾之君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爲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孤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孤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惛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

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于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

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

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

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言之與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爲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王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

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說苑卷第七

說苑卷第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

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
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
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
寡强刼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
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
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
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强中
國敗强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

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鄭敗強晉
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蹇叔子王子廖
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
幷冀州揚威于鷄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
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
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
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
無强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
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

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宋襄公不用公子目
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
戎故共維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己而任賢
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案往而視
己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
慎也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
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
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
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衛公子遂
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
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
漸變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
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
用甚可疾痛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何矣何
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
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
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己必趨死而救之

邇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蚤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

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也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緜緜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猶緜緜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乎色聲音之風感而動乎心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嶕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是不違桀陰文王舉大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

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弒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

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雎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

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越王不隳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之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之賊也鮑叔以為賢於己而進之為相七十言而說乃聽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紂殺王子比

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兼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識矣

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善仁義也將
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
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内無可嫁者非清
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
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
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
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户一人之身榮
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吉佐急矣
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

皆至晏子所與同交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
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
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
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若太山少選之間
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
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
爲世無足爲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
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
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
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
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
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
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士
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
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
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
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陵

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主將殺之出亡走晉晉
人用之是爲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
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
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于
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
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
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
毋取拑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鋭者哀公曰何謂

也孔子曰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鋭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

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

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則堯舜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摭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

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内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孔子閒居喟然而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夫有道又誰下哉孔子曰由不知也吾聞之以衆攻寡而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旦制天下之政而下士七十人豈無道哉欲得士之故也夫有道而能下於天下之士君子乎哉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謌太子不說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

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父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君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不子方以行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

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忍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文侯曰何謂重死對曰身死妻子爲戮焉隨會曰君奚獨問爲人臣忍其君者而不問爲人君而忍其臣者邪文侯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其罪何如隨會對曰爲人君而忍其臣者智士不爲謀辯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援綏下車辭大夫曰寡人有腰髀之

病願諸大夫勿罪也
齊將軍田瞶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爲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爲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爲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

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愼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瞶曰今日諸君皆爲瞶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大道謹聞命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止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

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
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
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
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
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
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
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
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
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
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
司城子罕亡子韋不從子罕來復召子韋而貴
之左右曰君之善子韋也君亡不從來又復貴
之君獨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唯不能
用子韋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復也尚是子韋之
遺德餘教也吾故貴之且我之亡也吾臣之削
迹拔樹以從我者奚益於吾亡哉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 三逐事君五去聞君
好士故走來見簡 絶食而歎跽而行左
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
不忠上也今君有士見過八矣簡主曰子不知
也夫美女者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
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為
相而國大治由是觀之遠近之人不可以不察也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
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
悲耳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
而卑官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十三年諸侯舉兵以伐齊齊王聞之惕然而恐
召其群臣大夫告曰有智為寡人用之於是博
士淳于髠仰天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大笑
不應三問三笑不應王艴然作色不悅曰先生

以寡人語為戲乎對曰臣非敢以大王語為戲
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一奩飯一壺酒三鮒
魚祝曰蟹堁者宜禾洿邪者百車傳之後世洋
洋有餘臣笑其賜鬼薄而請之厚也於是王乃
立淳于髡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
侯之事諸侯聞之立罷其兵休其士卒遂不敢
攻齊此非淳于髡之力乎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
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

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
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
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
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而忌從相
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於
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
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
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
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

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
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
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
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
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
王僅得存耳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
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

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
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嚼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
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黶曰安
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臣以
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
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
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
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

之爲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回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前中行氏雖無一作不亡得乎

晉荆戰於邲晉師敗績荀林父將歸請死昭公將許之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于荆文公猶有憂色曰子玉猶存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荆殺子玉乃喜曰莫予毒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昭公曰善乃使復將

說苑卷第八

說苑卷第九

鴻嘉四年五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顔燭趨進諫曰君樂
治海上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顔燭趨進撫衣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
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
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
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
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
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
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
樂者多亡荊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
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日授
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
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
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
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
樂臣善隱平公曰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
顔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
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
公曰歸之咎犯則曰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
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
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
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
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聞曰請客入客曰臣
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爲耦人
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詘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于萯陽宮（一本作棫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鑊湯者以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

劒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臣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
之行陛下不自知郡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萯陽宮有不孝之行從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
秦者臣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爵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
行迎太后萯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
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
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

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
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
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釁咎
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
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
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
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
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
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
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

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
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
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
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
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
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
楚人歌之曰薪乎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
萊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齊桓公謂鮑
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
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
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
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
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
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
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
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

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
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
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荊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
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
國願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荊臺乃吾地也有地
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徑於殿下曰今日荊臺之游
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荊臺之遊與
子共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
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
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
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
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
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

時祭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崩阤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朞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黄之狗折箘簬之矰逐舟之姬務治乎荆兼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可

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

顧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入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疏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僞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愎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
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
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剄殺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
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顧君去　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荊至淮聞荊康王卒公欲還叔仲昭
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荊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遠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户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
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重卵
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
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
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為欲湯之泠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
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
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
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礲砥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

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目誠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也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謂之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九

說苑卷第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誡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宫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椄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曰

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

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

常摐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導者助之則安往
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
人臣剛則交友絶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
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
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愼
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
知地則不失財日元愼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顔
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
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
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
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
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
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亦不
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
二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三名必倍

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
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
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
政興滅國繼絶世擧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
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
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

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内失衆心足以亡外嫚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

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嫚大之行甚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丑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内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于饗國饗國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

内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衰義缺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内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衰滅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

蹇浸士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

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曰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

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湍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强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猛勇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
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車尚薄屋無哀吾喪
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
兵要之殽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
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
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不脩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
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
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
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
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
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綿
綿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
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
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
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
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

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疎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愼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愼五本哉

魯有恭士名曰机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氾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氾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

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氾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富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

說苑卷第十一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寶之珎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荊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況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荊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有入門而右不若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謂左右復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自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閭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

賤無以貴先生閭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
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桓司馬者朝
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
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
正轡銜使馬卒然驚妄轢道中行人必逢大敵
下車免劍步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
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吾安
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肉者已慮之矣藿食
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
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
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其憂深臣安
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三日與語

無復憂者乃立以爲師也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
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
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
知彈有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
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
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
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
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
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
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
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菟而
指屬則無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菟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
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

之崩城爲之阤君子誠能刑於内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燻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爲去陳侯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傅說衣褐帶劔而築於秕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三子之行未得爲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怠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怠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循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偞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鬋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闘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黿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端辯以犯王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爲勇悍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

醻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
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
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
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吾已設令令不行
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爲上客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舄立于
遊水之上大夫擁鐘錘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
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
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延沓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晳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𦫳
芘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袿衽會鐘鼓之音畢
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歌辭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
澤予昌州州䬳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
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
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
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
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晳乃揄脩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晳親楚王母弟也官爲
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枻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
今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晳臣獨何以不若榜枻
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
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
未嘗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
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
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
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
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
及四鄰詘折□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
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慼盈匈
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
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

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爲足下悲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既以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

君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

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蚡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蚡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旣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

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柰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
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
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
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
令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
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
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
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
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爲
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漑我汝
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
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
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
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
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
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
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赦之不
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
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

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
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其而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
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
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
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

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誡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約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及其

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亨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鄢陵鄢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鄢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鄢陵也夫鄢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千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 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頓地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庸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夫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搢厲於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

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時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閒奉晨鳧敬獻庖廚緤北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

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
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
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噦噦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
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
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
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
上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
如其言矣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
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
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
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
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
曰吾千乘主也身曰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
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
聞之乞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
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

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
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
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
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
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士國百姓發屋
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
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
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
周南門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

其罪若此刎羊矣臣之君固以刎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損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踦䠞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

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
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
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
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
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
乎請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
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
封也不得冀兗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

爲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
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
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
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
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意諸發令
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
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　子憱然者三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　之所不佞而
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　存然後吳
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　夷之鄉希
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　子憱然避位
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吾子容焉
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　事不逼慮
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illegible]者必貧大

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
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倮而訾高撅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荊荊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王曰齊人固盗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盗來之荆而盗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最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鍾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絶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椿宫使者曰大哉梧乎至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臣使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虚其右王歇絶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木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敎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

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材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 誅

伐者蔡也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鰌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玆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說苑卷第十二

說苑卷第十三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

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犨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犨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犨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以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絶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歖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儐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

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弃美利而偝約為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為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眾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荊伐

蔡而殘之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
去又之齊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
白圭曰二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
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
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
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
必亡中山與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
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
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
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
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
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
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
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
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
甚眾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
中問曰若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

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
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
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
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
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
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
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
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
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

桓公死六十日蟲出於尸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
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
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
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
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
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
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日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飢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知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爲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怨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

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堗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

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録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説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埃之策而使君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爲此嗇夫者君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

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智伯請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予任增曰何爲不予宣子曰彼無故而請地吾是以不予任增曰彼無故而請地者無故而與之是重欲無厭也彼喜必又請地於諸侯諸侯不與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與地智伯喜又請地於趙趙不與智伯怒圍晉陽韓魏合趙而反智氏智氏遂滅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己也乃築爲

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
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爲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
窅窅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栢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
戚之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
巳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
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巳故示我不病請
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
取東國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
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

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
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
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滋陽虎所欲傾覆也魯
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毋乃害乎齊君乃執之免
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
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
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

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
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
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
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
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
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漁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旣行之矣

城濮之戰文公謂咎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咎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越饑句踐懼四水進諫曰夫饑越之福也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君好名而不思後患若我卑辭重幣以請糴於吳吳必與我與我則吳可取也越王從之吳將與之子胥諫曰不可夫吳越接地鄰境道易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有越越必有吳矣夫齊晉不能越三江五湖以亡吳越不如因而攻之是吾先王闔廬之所以霸也且失饑何哉亦猶淵也敗伐之事誰國無有君若不攻而輸之糴則利去而凶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服仁人不以饑餓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鄟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挍靈公之手而撙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如姊妹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

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具若蜂蠆然不棄毒於人則不靜余恐棄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

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疎以色事人者

華落而愛弛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
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智於
先生江乙曰[illegible]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
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
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illegible]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
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
言未得王之間子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
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

之嗥若雷霆有狂兕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
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兕死車下王大
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
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遁而卻泣下沾衿抱
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
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泜
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

曰少卻吾涉而從子子上卻因令晉軍曰楚遁
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
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璧衛君大悅
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
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
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
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
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
亡之必有然故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
車過五乘愼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
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

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楚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除圍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舉也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圍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鄶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釁之以猳若盟狀鄶君以為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鄶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淅而戰之行日夜而至釐何與之徵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晉文公伐衛入郭坐士令食曰今日必傅大垣公子慮俛而笑之文公曰奚笑對曰臣之妻歸臣送之反見桑者而助之顧臣之妻則亦有送之者矣文公懼還師而歸至國而貉人攻其地

說苑卷第十三

說苑卷第十四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堯是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不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蹝於天下猶然況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首吉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刑之於彼萬姓之所戴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三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大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大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

大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
屬其群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
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
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
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安
民非特鬬兵罷殺士眾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
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
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
美人民不如營丘之眾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
固穆公心慚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
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
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
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為之博士七十人未
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
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
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

下行桀紂之道欲為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
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
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
之陛下築臺干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鐘萬石
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
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駮自
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
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闇然無以應之
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眾醜我遂罷

誹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餧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瘠環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雎與寺人瘠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癰雎與寺人瘠環何以為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二軍之士皆未息明日請復戰臾騈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將遁矣迫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迫人於險無勇也請待秦人夜遁

子胥將之吳辭其友申包胥曰後三年楚不亡吾不見子矣申包胥曰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廟也二子是以爲交雖然子亡之我存之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後三年吳師伐楚昭王出走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吳無道兵強人衆將征天下始於楚寡君出走居雲夢使下臣告急哀公曰諾固將圖之申包胥不罷朝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聲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興師救楚吳人聞之引兵而還昭王反復欲封申包胥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功成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群賢路尸祿素飡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於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國令行於絶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

又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進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為人臣不忠君
王又何以為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
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
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
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
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衆
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
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
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
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
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
謂不黨矣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
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咎犯

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也對曰君問
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讎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
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咎犯曰薦
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
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二子出
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
令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
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

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
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群臣恐君
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
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
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
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

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
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
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
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
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
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
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
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

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
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
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
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
上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
之太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
君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子胥
諫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其後曰
事而後復其父讎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
私矣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
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又曰
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
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
之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
辭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
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說苑卷第十四

說苑卷第十五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
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
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
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
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

秦昭王中朝而歎曰夫楚劍利倡優拙夫劍利
則士多慓悍倡優拙則思慮遠也吾恐楚之謀
秦也此謂當吉念凶而存不忘亡也卒以成
霸焉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
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
王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
伐弱猶大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
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

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
不知誘人之心以至於此矣古之王者其有備
乎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
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
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起問
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
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
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

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
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
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
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
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
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
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
天道至今無禍嘻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

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
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
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
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
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
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
不能戰不教之兵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
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
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
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
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
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
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
不料力權得失興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撙辱不
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

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
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
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
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
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
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
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
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
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
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
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
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
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插

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
將有死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
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間
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
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
心也士者將之枝體也心猶與則枝體不用田
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
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成

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
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
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畢其
眾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
其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
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
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
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為奸穿北門垣以為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昒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知影與響如尨之守戶如鶉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閭不及鞈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若是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翻下蟠於地由且將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二三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望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搆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鬭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僊僊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爲天子以周爲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周信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

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周公對曰臣聞之攻禮者爲賊攻義者爲殘失其民制爲匹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

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放牛桃林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為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楚莊王伐陳吳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吳必夜至甲列壘壞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

出待之吳師至楚見成陳而還左史倚相曰追之吳行六十里而無功王罷卒寢果擊之大敗吳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漅陵不能雨臣請攻之公曰善遂興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去之

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

吳王闔廬與荊人戰於柏舉大勝之至於郢郊五敗荊人闔廬之臣五人進諫曰夫深入遠報非王之利也王其返乎五將鍥頭闔廬未之應五人之頭墜於馬前闔廬懼召伍子胥而問焉子胥曰五臣者懼也夫五敗之人者其懼甚矣王姑少進遂入郢南至江北至方城方三千里

皆服於吳矣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請兵於魯魯不與兵桓公怒將攻之管仲曰不可我已刑北方諸侯矣今又攻魯無乃不可乎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失兩也桓公曰善乃輟攻魯矣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紱冕以尊

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不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阯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曰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

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

說苑卷第十五

說苑卷第十六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群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百方之事萬變鋒出或欲持虛或欲持實或好浮遊或好誠必或行安舒或為飄疾從此觀之天下不可一聖王臨天下而能一之

意不並銳事不兩降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不富無以為大不予無以合親親踈則害失衆則敗不教而誅謂之虐不戒責成謂之暴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
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
不可聚也
一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
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夫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苟心傷德大
政不險蛟龍雖神不能以白日去其倫飄風雖
疾不能以陰雨揚其塵

苑十六　二

邑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
聲也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
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
以爲全也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
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
將昌必有良子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
善者鮮矣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
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
愚者行間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
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
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以
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時不至不可強生也事不究不可強成也貞良
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權取重澤

苑十六　三

取長才賢任輕則有名不肖任大身死名廢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
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
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
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
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
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

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
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去之水淺
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
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脩頭雖
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為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
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為本必高以下為基天將與之必先
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
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
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飢渴得食
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
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
游絕江海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制
宅名子足以觀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
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長也
大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
無親常與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一壹

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不行心如天地
者明行如繩墨者章
位高道大者從事大道小者以言疑者無犯行
疑者無從蠹蝝仆柱梁蚊虻走牛羊
謁問析辭勿應怪言虛說勿稱謀先事則昌事
先謀則亡
無以淫泆棄業無以貧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
無以嗜欲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貴富驕盈
喜怒不當是謂不明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
不報禍生於福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馬不能及
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葭而翔以備矰弋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蓬生
枲中不扶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
不休亦將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
眾正之積福無不及也眾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

謗道己者心之罪也尊賢己者心之力也心之得萬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獨心不能守也子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為善者得道為惡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士不欺心廉士不

妄取以財為草以身為寶慈仁少小恭敬耆老犬吠不驚命曰金城常避危殆命曰不悔富必念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人日夜願一起賁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諧愚者始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心必務為慎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靜賢者之治故與衆異

好稱人惡人亦道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惟恐不卒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至倍風而馳易以遠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圜禍之門

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方而不能圜不可與

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脣亡而齒寒河水崩其懷在山毒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己於弱富在知足貴在求退先憂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illegible]所[illegible]敬[illegible]廉無謗慈仁愛人必[illegible]其[illegible]之不聽後無與爭舉事不當為百姓謗悔在於其忠在於先唱鳥且循繳危厲悲鳴逃竄[illegible]虎豹最嗥河以

委蛇故能遠山以凌遲故能高道以優遊故能
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
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
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德義在前用兵在後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
振衣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
坎井無黿鼉者隘也園中無脩林者小也小忠
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自請絕易請人

絕難水激則悍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毀為聲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
出非從天上墮己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
大義不困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
莫若勿為欲人勿聞莫如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
非所取勿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
明者視於冥冥謀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慮者

戒於未成世之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
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
之潰從蟻穴山以小陁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
為興水火金木轉相勝卑而正者可增高而倚
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者稱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
人以耳目導心
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

糞田莫知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士知存
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為仁因道
易以達人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貴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
高勢不如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
不軌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
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馬問善治者莫如民以卑
為尊以屈為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
以禮相强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已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
能仁佞而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毋及身言惡毋
及人上清而無欲則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
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說之辭
則不樂
善不可以偽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賈在田
無野善不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
患勝義則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其不
如遇世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
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冠履不同藏賢不肖不同位官尊者憂深祿多
者責大積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
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
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
節食不聽口目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黿鼉魚鼈
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
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
之狎足以交歡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
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
於己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不可止於遠夫言
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
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栝既離弦雖有所
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蠋欲類蠶鱓欲類蛇人見蛇蠋莫不身洒然女
工脩蠶漁者持鱓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

濡遜獸者獨非樂之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
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
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
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饑
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
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
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
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卻敵一言而
得可以保國響不能獨為聲影不能倍曲為直
物必以其類及故君子慎言出己負若疑溺行
之難者也然中暗狄為之君子不貴之也盜跖
凶貪名加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息而君子不貴
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議君子恥之居其位
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
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

之
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尊乱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
恥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君之制賞從重罰從輕食人以壯為量事人
老為程
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
入於耳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
微見終於不可及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
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君子實如虛有
無
子有其備則無事君子不以愧食不以辱得
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君子不以其所
愛及其所愛也
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
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可也
狗之吠盜狸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妄

爲勇者不以死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
爵不得行其義則辭其祿人以其所知爲之用也
不知與之爲取之政有招寇行有招恥弗爲而
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蜂蠆之致毒也
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
國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於行法不在於信同姓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

草傷於多陰也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
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
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
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時而生是謂
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復傾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
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
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
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
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
使能而勿賤爲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
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慤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
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
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
爲智曲辯難爲慧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離其居也猿
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
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騖處地
宜也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説苑卷第十六

説苑卷第十七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察乎治亂之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

句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絶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棄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縶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爲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干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吴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

注之累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貲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讒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

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祁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

過也

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舜耕之時不能利其鄰人及爲天子天下戴之
故君子窮則善其身達則利於天下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
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
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
餘智文公種米曾子架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
知轅在衡後務大者固忘小智伯廚人亡炙蹇
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
知之其亡也不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淳于髡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者也後名實
者自爲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
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
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
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
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子庚爲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
賢則士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
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
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爲
其事無其功髡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
必識之矣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用從祭膰肉
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爲爲肉也其善
者以爲爲禮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
去故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得識也

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
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
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
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子居艘楫之間則吾
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
未視之狗耳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
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
諸侯王船人掩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
能自救安能說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

能相傷爲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
然以之閑紡曾不如瓦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
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驥騄駬倚衡負軛而
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
之狸干將鏌鋣拂鐘不錚試物不知揚刃離金
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
錢之錐今子持楫乘偏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
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試與子東說諸
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

狗耳

甘戊使於齊渡大河船人曰河水間耳君不能
自渡能爲王者之說乎甘戊曰不然汝不知也
物各有短長謹愿敦厚可事主不施用兵騏驥
騄駬足及千里置之宮室使之捕鼠曾不如小
狸干將爲利名聞天下匠以治木不如斤斧今
持楫而上下隨流吾不如子說千乘之君萬乘
之主子亦不如戊矣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
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
風揔衆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
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
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
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
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觿不可爲固
結千人謗獄不可爲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爲
顯士

槃鹿成群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鷲不擊衆

人成聚聖人不犯騰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
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鰌鱣之穴所以
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蚯蚓內無筋骨之強
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墾晞土所以然
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
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
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
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伎
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楚昭王召孔子將使

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諫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爲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獨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援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

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爲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

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
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爲善者天報以福爲
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爲善久矣意
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
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爲無不知乎則王子比
干何爲剖心而死以諫者爲必聽耶伍子胥何
爲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爲必用乎伯夷叔
齊何爲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爲必用
乎則鮑莊何爲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

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
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
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
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
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爲天子則其遇
堯也傅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
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
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
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

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
車中起爲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
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爲卿大夫則其遇秦穆
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而讓孫叔敖則
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
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罷鹽車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行王良造父
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爲無人而不
香故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

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
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
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
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
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
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
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
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

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罷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何若曰師之莊賢於丘也於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先生曰坐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士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脩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昔者南瑕子過程太子太子爲烹鯢魚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不食鯢魚程太子曰乃君子否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爲君子哉志向之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環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過黿鼉不敢居有丈夫方將涉之孔子使人並涯而止之曰此懸水四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不敢過黿鼉不敢居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錯意遂渡而出孔子問子巧乎且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入先

以忠信吾之出也又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吾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水而尚可以忠信義久而身親之况於人乎

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有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唯下流衆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其自知也

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也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脩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孔子問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既已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既已得爲男是二樂也人生不免襁褓吾年已九十五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處常待終當何憂乎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强於行己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
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
曰商之為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
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子路行辭於仲尼曰敢問新交取親若何言寡
可行若何長為善士而無犯若何仲尼曰新交
取親其忠乎言寡可行其信乎長為善士而無
犯其禮乎子路將行辭於仲尼曰贈汝以車乎

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仲尼曰不強不遠不勞
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無禮慎此五者
可以長久矣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
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
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
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
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
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脩道也吾聞反常移

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
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
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
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
謀必成愚者反是夫處重擅寵專事妬賢愚者
之情也志驕傲而輕舊怨是以尊位則必危任
重則必崩擅寵則必辱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
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
為亂源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
遺己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
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孔子曰以富貴為人下者何人不與以富貴敬
愛人者何人不親衆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衆嚮
之可謂知時矣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

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則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趼斬而複行者何以輔足衆也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

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閒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将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㠑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

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
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
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
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
者君子比情焉

道吾聞之夫子多所知無所知其身孰善者乎
對曰無知者死人屬也雖不死累人者必衆甚
矣然多所知者好其用心也多所知者出於利
人即善矣出於害人即不善也道吾曰善哉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
皆莫能相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
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
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
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
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
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
者擇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
時必得祿矣天下失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

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
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
里一室之中必有王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
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
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所以然者生而善教
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人故君子居人
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
火不相能然也而鼎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
味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
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
唯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
矣

齊高廷問於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
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
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
小人則退之去爾惡心而忠與之敏其行脩其
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敏禮不合對門

不通矣

說苑卷第十七

說苑卷第十八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辨物

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旣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旣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勾陳樞星也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各以類爲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是故發於

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
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
星運氣於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
千五百二十所謂二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
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須女虛危營室東壁西
方曰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柳七
星張翼軫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
宿運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荄以表發於地而華
形於天所謂五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

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欃槍彗孛旬始枉矢
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星之所犯
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失
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
祥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
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
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
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
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

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
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
其動之時也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昔者高宗成王
感於雊雉暴風之變脩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
也逮秦皇帝即位彗星四見蝗蟲蔽天冬雷夏
凍石隕東郡大人出臨洮妖孽並見熒惑守心
星茀太角太角以亡終不能改二世立又重其

惡及即位日月薄蝕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
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
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天變動於上群
臣昏於朝百姓亂於下遂不察是以亡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
州而制八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
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
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青州山川汙
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

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
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
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

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
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
三川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溢而壯陰源
必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足也土無所演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河竭而

商亡今周德如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塞塞必竭
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
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天之所棄不過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
乃東遷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
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
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
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
視三公也

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
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
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

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
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
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矣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而不通焉柏常騫曰為
臺甚急臺成君何為不通焉公曰然梟昔者鳴

其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騫
曰臣請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
白茅焉公使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
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
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公曰子
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對曰能公
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
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
官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

前辭曰寡爲君禳梟而殺之君請寡曰子之道
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寡曰能今且大
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能
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惟以政與德順乎神
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名有
兆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寡昔吾見維星
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栢常寡俯有閒仰
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薄賦
斂無費民且令君知之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爲也大旱則雩祭而請
雨大水則鳴鼓而劫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
其在鳥則雄爲陽雌爲陰其在獸則牡爲陽而
牝爲陰其在民則夫爲陽而婦爲陰其在家則
父爲陽而子爲陰其在國則君爲陽而臣爲陰
故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春旱
者陽氣太盛以厭於陰陰厭陽固陽其填也惟
填厭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雩祭拜請而已
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

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
鼓而慴之朱絲縈而劫之由此觀之春秋乃正
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是
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
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蒯聵之命不爲不聽
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
耶其義之盡耶
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
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

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
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
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
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
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
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
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
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

而民盡得種穡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
乎其惟有德也
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
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
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曰無見不能食不能
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
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顋
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
陰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

說苑十八

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
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
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故反
施亂化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
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
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
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遙遙
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
稱日月也

度量權衡以黍生之為一分一分為一寸十寸
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六黍為一豆六豆為一
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
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
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
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麕身牛尾圓頂
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
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

說苑十八

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
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
平未見鳳凰維思影像夙夜晨興於是乃問天
老曰鳳像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頭魚
尾鸛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
雞噣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
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
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
昌翼挾義衷抱忠足正不倦案武小音合金大

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
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
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
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
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
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
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
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
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囿食

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
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
喈此之謂也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
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
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
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
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能爲高能爲下能爲
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
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

有一士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
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
燕幽間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鶬鶬鳳皇來儀此
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
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
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
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
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

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
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
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
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
是何故有之乎對曰有之國將興其君齋明中
正精絜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
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焉觀
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淫僻邪

佚荒怠無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
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意民神痛怨
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
以或見神而興亦有以亡昔夏之興也祝融降
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亭隧商之興也檮杌
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
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皆明神之
紀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
曰房后是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

生穆王焉是監燭周之子孫而福禍之夫一神
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耶王曰其誰受
之對曰在虢土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
得神是謂豐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
其亡也王曰吾其柰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率
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
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鬼神
之見也不失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
太宰己父率傅氏及祝奉犧牲玉觴往獻焉內

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
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
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
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
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
虢也

齊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闟然而
止瞠然而視有頃奉矢未敢發也喟然歎曰事
其不濟乎有人長尺冠冕大人物具焉左袪衣
走馬前者管仲曰事必濟此人知道之神也走
馬前者導也左袪衣者前有水也從左方渡行
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
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濟桓公拜管仲馬前曰
仲父之聖至如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吾
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
善承教非聖也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曰骨何
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臣會稽山防風氏後至

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使者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山川之祀爲諸侯皆屬於王者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其神爲釐姓在虞夏爲防風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氏今謂之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栝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於晉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館客問君疾對曰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無不遍諭也而無除今夢黃熊入於寢門

不知人鬼耶意厲鬼也子產曰君之明子爲政其何厲之有僑聞之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舉之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是故天子祠上帝公侯祠百神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其或者未舉夏郊也宣子以告祀夏郊董伯爲尸五日瘳公見子產賜之莒鼎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在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今日使晉襲于爾門公拜頓首覺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罰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諸侯曰虢不久矣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嘉大國之襲於己也何瘳聞之曰大國無道小國襲焉曰服小國傲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由於逆命今嘉其夢侈必展是天奪之鑑而益其疾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大國來誅出令而逆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外內無親其誰云救之吾不忍俟將行以其

族適晉三年虢乃亡

晉平公築虒祁之室石有言者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有神馮焉不然民聽之濫也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屈盡百姓疾怨莫安其性石言不亦可乎

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師曠曰臣聞之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君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臣已嘗

言之矣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烏爲孤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冉自誣乎平公不說異日置酒虒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至履而上堂平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別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今者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憂夫肉自生蟲而還自食也木自生蠹而還自刻也人自興妖而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生藜藿人主堂廟不

嘗生蒺藜平公曰今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無可奈何入來月八日脩百官立太子君將死矣至來月八日平旦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歸未幾而平公死乃知師曠神明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䖟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絕獵谷之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祀之公從之而疾去

扁鵲過趙趙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中庶子之好方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活太子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舉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爲醫也搦腦髓束肓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

爲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扁鵲曰不然物故有昧揥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尸厥者也以爲不然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聲然者皆可治也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跣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履地而長爲

人矣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塡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爲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容擣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遊矯摩太子遂得復生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孔子晨立堂上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而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而弟子有吒者問誰也曰回也孔子曰回何爲而吒回曰今者有哭者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又哭生離者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似完山之鳥孔子曰何如回曰完山之鳥生四子羽翼已成乃離四海哀鳴送之爲是往而不復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哭者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之將與其別也孔子曰善哉聖人也

景公畋於梧丘夜猶蚤公姑坐睡而夢有五丈

夫北面倖盧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夢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而誅無罪耶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故曰人君之爲善易矣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

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

說苑卷第十八

說苑卷第十九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上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文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

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
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
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
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傳曰觸情從欲謂之禽獸苟可而行謂之野人
安故重遷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
進賢達能謂之大夫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
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
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也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
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
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
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
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
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
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待公曰選射之禮寡
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
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
臣勇多則弒其君子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
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
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
善乃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

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
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
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
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
中和以親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
近於禮遠恥辱也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
耳也嗜慾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
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
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心
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忠心
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

爲也必有與也何其父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
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
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
規而承矩負繩而准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
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
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冠者所以別成人也脩德束躬以自申飭所以
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

冠以屬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
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脩業之志是
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心脩德外被禮文
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
旣以脩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
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
使能於此始成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

主卿爲賓饗之以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
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侯太子庶子冠
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
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
之通禮也
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
以纁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纁二兩加束
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
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

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
拜夫人受琮取一兩纁以履女正笄衣裳
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
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
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於大
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
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
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
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

執其幣之事敢不敬拜
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
也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
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
寢也二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
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
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
中路寢左右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傳曰
者何東周也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

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一作大）路寢
承明何曰承乎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
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
之德異矣
鬯爲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
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
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
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
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

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
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
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
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也
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
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
弓矢再賜以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
命諸侯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弑其宗雖不請
乎天子而征之可也已征而歸其地于天子諸

侯貢士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
謂之誣誣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
黜而地畢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不率正
者天子黜之一黜以爵再黜以地三黜而地畢
然後天子比年秩官之無文者而黜之以諸侯
之所貢士代之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
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
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厶

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天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東嶽柴而望祀山川見諸侯問百年者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僻者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黜以爵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削其地有功澤於民者然後加地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穢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

移之歲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歲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歲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于祖禰用特

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群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况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

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群天子殺則
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轝佐
轝止則百姓畋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鳩
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
虫不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夭妖不覆巢此
皆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
也是故皐陶為大理平民各服得其實伯夷主
禮上下皆讓倕為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
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

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
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
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
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長夷島夷四海
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部之樂致
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者能以
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此之謂也弧之為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

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
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
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生而相與交通故曰留賓自天子至士各有次
贈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
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賵及事之謂時時禮
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
之賵賵者何喪事有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輿馬
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口實曰唅玩好曰贈

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
賵所以佐生也輿馬束帛貨財衣被玩好其數
柰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
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
五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
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縵
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賵乘馬六匹
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
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

到踝士到髀天子哈寶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及親者賻賵哈襚之贊當亦有差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

春秋曰庚戌天王崩傳曰天王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在不必其時也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衰飾脩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於嬴博之閒因葬焉孔子聞之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使子貢往而觀之其穿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封墳掩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旋其封且號者三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於禮其合矣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制喪三年所以報父母之恩也期年之喪通乎諸侯三年之喪通乎天子禮之經也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曰君子也子貢問曰閔子哀不盡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子曰君子也賜也惑敢問何謂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故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固優者之所屈劣者之所勉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怒曰然則何爲去親而事君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王邑邑而無以應

古者有菑者謂之厲君一時素服使有司弔死問疾憂以巫醫匍匐以救之湯粥以方之善者必先乎鰥寡孤獨及病不能相養死無以葬埋則葬埋之有親喪者不呼其門有齊衰大功五月不服力役之征有小功之喪者未葬不服力之征其有重尸多死者急則有聚衆童子擊鼓苣火入官宮里用之各擊鼓苣火逐官宮里家之主人冠立于阼事畢出乎里門出乎邑門至野外此匍匐救厲之道也師大敗亦然

齊者思其居處也思其笑語也思其所爲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將入戶僾然若有見乎其容盤旋出戶喟然若有聞乎歎息之

聲先人之色不絶於目聲音咳唾不絶於耳嗜欲好惡不忘於心是則孝子之齊也

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蒸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主將祭必潔齋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偶偶憧憧專一想親之容皃仿佛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泱然行韓褐子曰詩云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鬼神
且不回況於人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憂也無聲之
樂懽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也鍾
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
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乎金石而
況人乎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
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
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
然逡巡曰大哉言乎夫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
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而容
不知聞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
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
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
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
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

之辭遠若夫置樽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吾
子雖勿能可也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
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
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
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
人不說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
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
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
牛馬故仲弓曰太簡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
天下爲無道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力能討之討
之可也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
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
者問子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
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
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

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內
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
又以正人矣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
黃帝詔泠倫作爲音律泠倫自大夏之西乃之
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
節間其長九寸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日含少
次制十二管以崑崙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
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
黃鍾之宮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黃鍾微

而均鮮全而不傷其爲宮獨尊象大聖之德可
以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于宗廟以歌迎功
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呂大
呂生夷則夷則生太蔟太蔟生南呂南呂生夾
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沽洗沽洗生應鍾應鍾
生蕤賓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
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太蔟夾鍾沽洗大
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爲下大
聖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

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仲冬短至則生黃鍾季冬
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沽洗
孟夏生仲呂仲夏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
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
地之風氣正十二律至也
聖人作爲鞉鼓椌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然
後鍾磬竽瑟以和之然後干戚旄狄以舞之此
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此所以獻酢醻酬也所以
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可以示後世有尊卑

長幼之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
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辯辯以致死君
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
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鞞之聲懽懽以立動動以
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感激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以康樂粗厲猛奮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

和道五常之行使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彩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漫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

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習於聽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

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唱和清濁代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意廣樂以成其教故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

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彩節奏聲之飾也君子之動本樂其象也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飭聽

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樂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可脩德故近之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調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凡音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音亂則無法無法之音宮亂則荒

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代相凌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愼其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

蓋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凡從
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
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
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內
須臾離樂則邪氣生矣外須臾離禮則慢行起
矣故古者天子諸侯聽鐘聲未嘗離於庭卿大
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正心而滅淫氣
也樂之動於內使人易道而好良樂之動於外
使人溫恭而文雅雅頌之聲動人而正氣應之

和成容好之聲動人而和氣應之粗厲猛賁之
聲動人而怒氣應之鄭衛之聲動人而淫氣應
之是以君子慎其所以動人也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
不才也毋有侍孔子曰求來爾奚不謂由夫先
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
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
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
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

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為
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
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
感不加乎心溫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
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
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而不釋紂為北鄙之聲
其廢也忽焉至今王公以為笑彼舜以匹夫積
正合仁履中行善而卒以興紂以天子好慢淫
荒剛厲暴賊而卒以滅今由也匹夫之徒布衣

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而又有亡國之聲
豈能保七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
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陷而入於斯宜矣夫子之
言也遂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焉孔子曰由之
改過矣

說苑卷第十九

歲壬申秋卿山翁吉重修校正

說苑卷第二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反質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彫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聖王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專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是以泰山終不享李氏之旅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爲之以救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鬥之患起爭鬥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由離誠就詐棄樸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衞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
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
橋終日溉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
機知之巧必有機知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
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
數十里顔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
恨我君請爲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
者也可令守國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

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
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
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
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
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
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
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
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
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

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
鹿臺糟丘酒池肉林宮墻文畫彫琢刻鏤錦繡
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
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
繡絺紵之用耶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
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
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
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
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

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
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
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

秦始皇旣兼天下大侈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
息治大馳道從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
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之間文武之處營
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
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
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爲闕爲複道自

阿房度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
室也又興驪山之役錮三泉之底關中離宮三
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鍾磬帷帳婦女倡優立
石闕東海上朐山界中以爲秦東門於是有方
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
以居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
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以慢欺而取容諫
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相
與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

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
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
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得
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
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
良誹謗而主乃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
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
欲何言言之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
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泆趨末宮室臺閣

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綵滿府
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
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
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
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喑上聾臣等
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聞古之
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
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
翦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

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脩理化
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方丹朱而千昆吾桀紂
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
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
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常下凌三
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
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
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
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

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嘆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久飢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生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秦穆公閑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

下飯於土簋啜於土鉶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銷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内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后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

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
開地千里穆公養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
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
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
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
寶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
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
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豫賈郄辛治

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
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
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愀然而起
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
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
於是經侯杜門不出傳死
晉平公爲馳逐之車龍旌象色挂之以犀象錯
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群臣

得觀爲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
田差爾三過而不一顧何爲也田差對曰臣聞
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
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
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
乃命左右曰去車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
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
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

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
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
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
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
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
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
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
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

之君寶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
必桂之燚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鄉臣之所
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
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
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它諫曰
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
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
衣麁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

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
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
仲孫它慙而退（它它本皆作忌）

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
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
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
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傳曰
周公位尊愈卑勝敵愈懼家富愈儉故周氏八
百餘年此之謂也

魯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安用其
速成也以虐其民其可乎無囿尚可乎惡聞嬉
戲之游罷其所治之民乎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
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
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
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
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

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
以聲樂妨政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
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
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是君子聞
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
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
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
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

曰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
豈過我哉吾託國於晏子也以其家貧善寡
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
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
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
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
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
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

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
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
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
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
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
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
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
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
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

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
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
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
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
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
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
也魯有儉者瓦鬲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
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
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

如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
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也語子
壯而視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
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
窮乎窮乎窮也
仲尼問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
道委質以當世之君而不我受也道之於今難
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聽言者亂於辭如此

二者則道不可委矣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也縞爲冠也而越人徒跣翦髮遊不用之國欲無窮可得乎

說苑卷第二十

鄉貢進士莊學胡　違之貯校

迪功郎鎮江府府學教授徐　沂

咸淳乙丑九月　迪功郎鎮江府府學教授李士忱重刊

此書爲余友顧抱冲所藏余于去冬借歸傳校因循半載未竟今始得竣事而抱冲已下世四十餘日矣書中缺卷八至卷十三余從周香嚴家借得錢遵王手校宋本補校于余所校本上惜抱冲不及見之也還書之日聊誌數語以記感慨云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夏五月二十三日黃丕烈識

家君得此書以乾隆甲寅除前數日予于乙卯夏始知日用拮据此書猶勤以時表發顧謂不識字人及今風流頓盡可勝浩歎耶因覓圍遂書重閱一過時有誤其校友沈君生所辨類得時見君道所引佛時作肩摸思所引未禮不越皆後改正遂本異訛共當與宋本存所見合故知不特末行子高一條及尾出句增多為勝也異日阿和見夢能讀吾書時當以之指而示之　嘉慶丁巳五月竟竹書于黃氏之士禮居

是書越二十五年而重得寓目焉，藏書物矣不讀書堆所藏書一經散出無土不盡入他人之室惟此以殘缺猶存余本歸之者蓋抱沖故後余又見海昌吳槎客藏本同此刻而彼所失者其第十四卷即可借顧本補顧本所失亦可借吳本補之時因顧本為閑不輕借人故未獲兩相鈔補茲以余可借鈔之于吳故複收于顧也

時隔廿餘年人与物之變幻不測如是余猶
得以一身周旋其間抑何幸邪然亦令人
感慨係之矣
道光紀元三月六日士禮居主人黃丕烈識
劉向所著新序說苑於次行必記作者
官銜如新序曰陽朔集年此說苑曰
鴻嘉集年是也除宋刻外無有如此
標題者新序見過兩宋刻一原刻一
覆刻行款多同稍有字句之異耳
說苑此本出武林閻重刊又見一宋
刻其行款与新序同書名上有重校
字樣而不載年月無從知刊在何時
其字句亦稍与此刻異亦有校勘在
程榮本上可得兩本之優劣矣是書
非宋刻皆有脫落雖在程榮本前
之舊刻更甚此雖殘帙真可寶也
六月二日午後檢此又識 蕘夫
道光癸未裝成其冊卷悉照是樣寫手孫彭
寫至缺葉亦然之足見其于不知而妄作矣若宋
刻廿二卷今則有校本在程榮本上 復校此 蕘夫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十卷

（漢）揚雄撰　（晉）李軌　（唐）柳宗元註

（宋）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註

宋劉通判宅仰高堂刻本

法言集註十卷通行本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註。雄有方言、光有易說、皆已著錄。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註曰法言十三。雄本傳具列其目、曰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第十二、孝至第十三。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程子始謂其曼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軾始謂其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至朱子作通鑑綱目、始書莽大夫揚雄死。雄之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若北宋之前、則大抵以爲孟荀之亞。故光作潛虛以擬太元、而又採諸儒之說以註此書。考自漢以來有侯芭註六卷、宋衷註十三卷、李軌解一卷、辛德源註二十三卷。又有柳宗元註、宋咸廣註、吳祕註。至光之時、惟李軌柳宗元宋咸吳祕之註尚存。故光裒合四家、增以己意。原序稱各以其姓別之。然今本獨李軌註不著名、餘則以宗元曰咸曰祕曰光曰爲辨。蓋傳刻者所改題也。舊本十三篇之序列於書後。蓋自書序詩序以來、體例如是。宋咸不知書序爲僞孔傳所移、詩序爲毛公所移。乃謂子雲親旨、反列卷末、甚非聖賢之旨。今升之章首、取合經義。其說殊謬。然光本因而不改、今亦仍之焉。

韓文公稱荀子以為在軻雄之間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如光之愚固不敢議其等差然揚子之生最後監於二子而折衷於聖人潛心以求道之極致至于白首然後著書故其所得為多後之立言者莫能加也雖未能無小疵然其所潛最深矣恐文公所云亦未可以為定論也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唯其簡而奧也故難知學者多以為諸子而忽之晉祠部郎中李軌始為之註唐柳州刺史柳宗元頗補其闕景祐四年

詔國子監校揚子法言嘉祐二年七月始校畢上之又

詔直祕閣呂夏卿校定治平元年上之又

詔內外制看詳二年上之然後命國子監鏤版印行故著作佐郎宋咸司封員外郎吳祕皆嘗註法言光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竊不自揆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曰集註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故相宋公庠家有李祠部註本及音義最為精詳音義多引天復本未知天復何謂也諸公校法言者皆據以為正宋著作吳司封亦據李本而其文多異同音義皆非之以為俗本今獨以國子監所行者為李本宋著作吳司封本各以其姓別之或參以漢書從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然此特愚心所安未必皆是與來者擇焉元豐四年十一月己丑涑水司馬光序

進重廣註揚子法言表

臣咸言臣聞魯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群儒多註書而顯氏拐遺會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顧歷典學之明廢補傳疑之闕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即淪並行者非先生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經盡弛民極都棼惟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群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牋荀旨大決宣與靡留同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辭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略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條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卑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註既釋經經由註顯若讀註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

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道冠先天業紙長世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而右文雖秘藏之多俾加於米正在小說之異因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

邦刑仰干

天聽終篇積善儻垂

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註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

東上閤門投進以

聞臣驥杷

宸嚴無任踊躍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秘書著作佐郎宋咸表

新增麗澤編次揚子事實品題
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鈎道致遠建之有
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illegible]極高之旨
右陸績之辭見述元
揚季有田一壥有宅一區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
子故雄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詁訓
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
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慾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
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
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顧嘗好辭賦先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洪麗溫雅
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為式 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悲其文以為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
書摭離騷文而反之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
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
名曰畔牢愁 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
郊祠甘泉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還奏甘泉賦以

風后土既祭陟西岳以望八荒迹商周之虛以思
唐虞之風雄 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
河東賦以勸雄從羽獵故因校獵賦以風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
雄以為賦者將以諷之必觸類而言極麗靡之辭
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
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
以諷帝反飄飄有凌雲之志由是言之賦勸而不
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
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覃
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
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觀元者數
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
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
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
太初歷相應亦有顓帝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關之
以休咎緐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
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

事文不虛生爲其太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

元文多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客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音妙旨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爐旁薄群生歷覽者兹年矣而殊不寤殆不可乎揚子曰俞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曠之調竢知音之在後也

雄見諸子各以其智舛馳大抵詆訾聖人雖小辯終破大道時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論語號曰法言

右班固之辭見西漢書本傳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談説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復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埶利迺如是實好古樂道其意欲求名於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曶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絶倫

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有詔勿問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音葩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天鳳五年卒

王邑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後世乎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誅絕之罪也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盛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右自序之辭見本傳贊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思草法纂元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以章厥身

右敘傳

揚子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用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

右秦宓之辭見蜀志本傳

李銓嘗著揚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

右范喬之辭見晉書本傳

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擒藻掞天庭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以爲美造物者以爲程

右左思之辭見文選蜀都賦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如何子曰靖矣

右文中子之辭見天地篇

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也善惡混敗始善而進惡敗始惡而進善敗始也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右韓愈之辭見文集原性篇 又讀荀篇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伸之以爲鑒遂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故若是耶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徊翔無間耶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興亡之理正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按籍高謝以明其節詎

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則是捻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謂著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哉雞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耶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爲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威子荒齊樂知其不可正也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亦不作焉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言者亦有所悔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耶且已不能信況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右陳顥之辭見文粹詰鳳篇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敘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爲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爲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以同也知時不同而固欲爲之同則是所謂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爲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於宗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於宗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白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通諸道

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人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箕子去之微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孟子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于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爲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右王安石之辭見文集

蒙示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當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又謂雄非有求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其患之恐皆不然方紂之亂箕子微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於囚奴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

陽虎非所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以伸道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

又云介甫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以謂無不可若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强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元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異於是執太元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智足以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爲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旣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右曾鞏之辭見南豐文集

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作太元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其非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哀平失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于此雖火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猶戴于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之功德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旣疾莽之篡位又懼來者蹈莽之迹復肆惡于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治之起于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之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兑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

各王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執比而言之也殊不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若執比以爲易則易道泥矣且太元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根于亘譚稱太元曰是書也與太易準班固謂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元使子雲破借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也

右孫明復之辭見文集辨太元篇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彫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彫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彫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比者甚衆可與智者道而難與俗人言也

右蘇軾之辭見文集答人書

易稱蒙以養正聖功也人之生也雖未有不蒙然而至明之理已具矣故善學者必先知其善然後可以學善教者必先知其善而後可以教仲虺言降衷詩言秉彛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言良知皆於衆人昏蒙未定之中指以告之庶幾其得所從而至也今揚雄乃言悾侗顓蒙恣于情性則是先以爲不善而後以理訓之不惟失聖賢之意而學者用力求端之本亦差別矣此與荀卿性惡異言而同失非所以爲教也玉必有璞金必有礦火必有煙鬱而未章雜而未純也然學者先自知其所爲善而善養之則得矣

異端之學並起而名家至漢猶數人孔子之道未明而孟子之書殆不傳於世非博道爾雅之士莫知好焉雄之自比蓋真有意於翊扶羣聖之書以罷黜百家之僞說者其用力勤而勞矣非利之也漢末異說稍息而六經盡出由東京以來皆專意一志以修明王道雖未足以知之而於向之異端則無習矣因雄書以求孟氏因孟氏以求孔子雄之功如此

右葉適之辭見文集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

永嘉先生[illegible]舉　編

○篇目

學行篇	吾子篇	脩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問明篇
寡見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騫篇	君子篇
孝至篇		

○門類

三才	天地	天 天文附
天人	聖人 大人附	聖道 聖德附
聖言	聖製	聖經
聖賢	君子	君人
太古	堯舜	舜禹
唐虞三代	周	古賢臣
列國名臣	漢名君	漢名臣
臣道	孔子	孔子弟子
孟子	揚子	道
道德	五常	心 氣附
性	學	聞見

師友　脩身　禮樂
法度　文武　治（無爲附）
教化（中和附）　政　號令
儒士　詞賦（吏附）　天下（中國附）
賢德（忠嘉附）　孝　明哲
拾遺　事要總類

三才
觀天地則見聖人（脩身篇）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君子篇）
聖人法天簡易（並五百篇）　通天地人曰儒

天地
天地交而萬物生（脩身篇）　天地神明而不測
神明照知四方　天地爲萬物郭（並問神篇）
天地裕於萬物　萬物裕於天地
天地之得斯民（並孝至篇）

天（天文附）
天高目下耳（問明篇）　天道勞功（孝至篇）
雷風鼓舞萬物（先知篇）　大聲非雷霆（問道篇）

天人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問神篇）
聖人繼天測靈　聖人以人占天（並五百篇）
天人因成如何（重黎篇）

聖人（大人附）
仰聖人知衆說之小　遷善聖人之徒（並學行篇）
聖人虎別其文炳　衆言淆亂折諸聖（並吾子篇）
有德者好問聖人　聖人樂天知命
聖人用天下撿　獨智入聖門（並脩身篇）
惟聖可以開明（問道篇）　聖人存神索至
聖人成天下大順　聖人致天下大利
聖人成順致利（並問神篇）　聖人聰明淵懿（五百篇）
聖人冠乎羣倫　聖人聰明冠羣倫
五百歲而聖人出　無事於小爲大人（並五百篇）
聖人樂天（先知篇）　聖人表裏如何（重黎篇）
聖人德之爲事（孝至篇）

聖道（聖德附）
聖人之道猶日中（先知篇）　聖人道若天（君子篇）
聖道羣心之用　德隆則晷星（並五百篇）
聖人德之爲事　聖德遠人咸慕（並孝至篇）

聖言
聖人之辭若川　言書心聲畫（並問神篇）
聖人之言遠如天（五百篇）　聖言炳若丹青（君子篇）

聖人之言似水火　聖人言之至（並問道篇）
假言周于天地（寡見篇）
聖製
聖人得書之體（問神篇）　聖人肆筆成書（五百篇）
聖經
事辭稱則經（吾子篇）　虞夏商周之書
詩書成於仲尼　聖經不可使易知
五經爲衆說郛　春秋成於仲尼（並問神篇）
五經不如老子之約　古者三年通一經
惟五經爲辯（並寡見篇）　書可觀而不可盡（五百）
聖賢
觀聖人則見賢人（脩身篇）　聖賢之言如天地（五百篇）
君子
君子貴遷善（學行篇）　君子之道有四易（並君子篇）
君子彊學而力行　君子不動動斯得（並脩身篇）
君子競辰　君子在治若鳳（問明篇）
君子盡心於聖人之道（寡見篇）
君子愛日（五百篇）　君子爲國張綱紀
君子爲國謹教化（先知篇）　君子絕德（重黎篇）
君子言動成文德　君子於仁義柔剛

君子避礙通于理　君子言則成文（並君子篇）
君人
君人致帝者之用　君人成天地之化
君人明道信義（並孝至篇）
太古
太古塗民耳目（問道篇）
堯舜
堯舜不戰屈人兵（問道篇）　堯舜之道延其光
堯父舜子（並孝至篇）　唐虞成有顯德
舜以堯作土（並重黎篇）　堯有天下舉大綱
堯舉大綱命舜禹　唐虞象刑惟明（並先知篇）
舜禹
虞夏行堯之道　行堯之道法度彰
虞夏襲堯之爵（並問道篇）　虞夏之書渾渾（問神篇）
舜禹孝功絕德（淵騫篇）　禹以舜作土（重黎篇）
舜禹受天下不爲泰　虞夏禮樂法度如何
唐虞三代
堯舜禹君臣而並（五百篇）　唐虞三代有顯德（重黎篇）
泰和在唐虞成周（孝至篇）
周

文武父子而處（五百篇） 文王淵懿（問明篇）
周康之時頌聲作（孝至篇）

古賢臣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 皐陶以智爲帝謨（並問明篇）
言合稷契謂之忠 謨合皐陶謂之嘉（並孝至篇）

列國名臣

子胥種蠡孰賢（重黎篇）

漢名君

漢屈羣策 文帝曷不用頗牧（並重黎篇）

漢名臣

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並吾子篇）
楚兩龔之絜（問明篇） 齊魯有大臣（五百篇）
羣策屈羣力（重黎篇） 張騫蘇武之奉使
張子房之智如何（並淵騫篇）

臣道

近世社稷之臣 社稷之臣終禮樂
近世名卿孰優 近世名卿名將孰優（並淵騫篇）

孔子

天道在仲尼 孔子習周公
立道仲尼 孔子鑄顏淵（並學行篇）

治己以仲尼（修身篇） 孔子之道較且易（吾子篇）
仲尼潛心於文王（問神篇） 孔子用齊人歸疆（寡見篇）
孔子愛日 仲尼神明（並五百篇）
仲尼之道猶四瀆（君子篇）

孔子弟子

七十子肖仲尼 顏淵習孔子
顏子苦卓如何 睎顏亦顏之徒
顏子樂內 顏苦孔之卓
術業顏淵（並學行篇） 顏淵潛心仲尼（問神篇）
淵騫攀龍附鳳 七十子聞見如何（並淵騫篇）
顏淵進退以禮義 顏淵以退爲進（並君子篇）

孟子

孟軻勇於義（淵騫篇） 孟子知言之要
孟子知德之奧（並君子篇）

揚子

揚雄自比孟子（吾子篇）

道

道者無不通 適堯舜文王爲正道
道若塗川（並問道篇） 先王之道滿門（寡見篇）
知其道者其如視（先知篇） 天下之通道如何（孝至篇）

道德

耕獵得道德（學行篇）　道德仁義譬諸身（問道篇）

老子之言道德（問道篇）

五常

仁義禮智信之用　仁宅

義路　禮服

智燭　信符

華實副則禮（並修身篇）　事得其宜之謂義（重黎篇）

自愛仁之至　自敬禮之至（並君子篇）

心（氣附）

神心經緯萬方　神心潛天地（並問神篇）

氣者適善惡之馬（脩身篇）

性

學者所以脩性（學行篇）　人之性善惡混（脩身篇）

學

學者審其是　學之爲王者事

大人之學爲道　學求爲君子（學行篇）

聞見

多聞守之以約　多見守之以卓

聞見卓約如何（吾子篇）

師友

務學不如務求師　師者人之模範

一卷之書必立師（並學行篇）

脩身

脩身以爲弓　立義以爲的（脩身篇）

禮樂

治天下擬以禮樂　聖人治天下以禮樂（並問道篇）

周之禮樂庶事備（問神篇）

法度

法始伏羲成乎堯　法者謂唐虞成周（並問道篇）

聖人之法關盛衰　什一天下之中正（並先知篇）

文武

文訓武克如何　事得其序之謂訓

勝己之私之謂克（並問神篇）

治（無爲附）

垂拱而視天民之阜（問道篇）

四海莫枕于京（寡見篇）　天下治之在道

四海治之在心（並孝至篇）

教化（中和附）

防範見禮教之至（五百篇）　動化莫尚中和

中和在哲民情　聖人陶成天下之化
使人有士君子之行　甄陶天下在和（並先知篇）

政
立政莫尚中和　從政審思斁
為政日新　真偽則政核（並先知篇）

號令
號令鼓舞萬民（先知篇）

儒士
士何如可以褆身（脩身篇）　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寡見篇）
周之士也貴　周之士也肆（並五百篇）

詞賦 史附
詩人之賦麗以則（吾子篇）　品藻寶錄如何（重黎篇）

天下 中國附
中於天地為中國　有天下者審其御（問道篇）
秉國如秉航（寡見篇）

賢德 忠嘉附
大器猶規矩準繩　大器先自治（並先知篇）
忠言嘉謨如何　知哲聖人之謂俊
秀穎德行之謂洪（並孝至篇）

孝
孝莫大於寧親　父母子之天地（並孝至篇）

明哲
明哲旁燭無疆　微何如其明（並問明篇）

拾遺
天常帝王之筆舌（問道篇）　豹變則虎（吾子篇）

事要總類
童子彫蟲篆刻　屈原如其智
公孫龍詭辭數萬　羊質虎皮
說鈴（並吾子篇）　合則渾離則散
老子搥提仁義　可則因否則革（並問道篇）
幽必驗明遠必驗近　童烏九齡與我玄文
鄭子真不屈其志（[illegible]）　堯將遜天下於許由（[illegible]）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魏武寶山河之固
大寒而後索衣裘　洪羊權利
秦有聖人之法度（[illegible]）　闢百聖而不慙
貴無敵富無倫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illegible]）
忽眇綿作昞　大作綱小作紀
天先春後秋（並先知篇）　姒氏治水土巫步多禹
始皇方斧將相方刃　秦罷侯置守
霍光[illegible]乎忠　文帝罪不孥宮不女

藺相如申秦屈廉頗　酈大夫不伐善　重黎篇

東方生滑稽之雄　蕭也規曹也隨　淵騫篇

㻞中彪外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荀卿同門異戶　子游子夏未得其所以書

聖人恥一物之不知　君子篇　石奮父子之美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　漢德可謂允懷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孝至篇

新刊揚子門類題目終

麻沙劉通判宅

刻梓于仰高堂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顏師古曰舛相背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顏曰大氐大歸也詆訾毀也迂遠也析分也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爲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咸曰撓音蒿宋曰音子吳曰火高反其字從手○光曰凡謂以下勝不字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大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顏曰譔與撰同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祕曰自誠而明聖人而已明誠以降何嘗不由乎學故此所以首衆篇○光曰曰讀如字凡書中惡長少惟易將用使令說辨之類兩音易辨者惟於始見音之後可以意求不復再出或可疑則更音之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祕曰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光曰倥侗未有所成顓固而蒙昧也○光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恣于情性恣意聰明不開閣塞之○咸曰不能性其情則聰明有所蔽祕曰於是聖人貴學乃訓以仁義禮智之正理非學則不能啓發故導道學以學爲先訓諸理宋曰訓導也○咸曰理謂道也言天以開明之也○譔學行祕曰譔撰述也言或通用夫人自有聰明天命

學行之上也祕曰夫學者所以爲道者也學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祕曰能辯醇疵發成謨訓學之次也○光曰言者徒能言而不行故又居其次○教人又其次也祕曰欲廣其業以行性而言誠可以爲師矣故又居其次也○光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覺後覺學之又其次也

學行

人為人故又為其大**咸無焉為衆人**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無此三者民斯為下矣○祕曰三若無一斯衆人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光曰好呼報切下可以意求者皆不音倣此**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祕曰學如不及豈俟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光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好學者修己之道無羨於彼有羨者皆非好學者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在也○咸曰天生五行其性仁義禮智信**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咸曰仲尼乘行而貫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金寶其口木質而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祕曰金口木舌鐸也後世如將復駕仲尼之說則莫如使諸儒此木鐸而宣揚之也語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孔安國曰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光曰復扶又切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咸曰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祕曰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或言學無益也其如人之質稟受已定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礲錯石也咸曰揚子善誘于人以為未之思爾苟思矣何無益乎猶夫刀玉非礲而琢之則安能成割圭璋之用○光曰礲盧紅切焉於虔切雖有良金以為刀不礲則不能斷割雖有美玉不錯則不能成器如是則何所用矣**礲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咸曰性雖否學則得之既得之則識性亦在其中矣○光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之謂矣○祕曰學而至道質性愈全○光曰金玉二物苟礲而錯之隨其質之美惡皆有所用譬之於人賢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過豈得謂之無益也**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咸曰揚子既誘之矣如其不從則任其止焉不欲以能驕人也○祕曰止焉則止也○光曰不學則盡其天資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

不亦深乎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與成蜂屬七十子之類仲尼又甚於是○咸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桑蟲子始生而蒲盧取之於木空中七日祝而化之以變為己子殪者謂其始生未有形性殪然如死故始可以祝而變之○咸曰詩草木疏云螟蛉桑上青蟲蜾蠃細腰之言螟蛉與蜾蠃異類殪而祝之以成其子猶仲尼之聖七十子之賢教而誨之豈不速哉○光曰螟音冥蛉音霝蜾音果蠃郎果切[illegible]之支切

學以治之祕曰治其性**思以精之**祕曰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切瑳琢磨○祕曰過則勿憚改**名譽以崇之**祕曰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祕曰自彊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咸曰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分弓良夫策般投斧而習之也雖曰我乎亡貫非也○祕曰羿與逢蒙業射者也王良業御者也公輸般業巧者也聖人有教無類使射御工巧各舍己業而時習之孰其非之○光曰音義曰逢薄江切般音班按它書逢蒙或作蓬蒙宜讀如字三子皆以其術名於世則其才必有過人者欲使捨其術而習聖人之道為有不可也**或曰此名也**咸曰周孔顏之名**彼名也**咸曰羿逢蒙良般之名**處一焉而已矣**咸曰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答以下文○祕曰或人謂有道之名有藐之名有名無二**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咸曰觀正文之意當云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脫其不字矣何以明之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揚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山周孔之道猶嶽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由是詳之揚之旨皆以嶽瀆比聖人明矣注不能辨但依誤文以為

之解度謂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且正文安有如天之說哉儻謂指此文以嶽瀆爲易踰不足方聖人則下文以仲尼比四瀆爲非矣揚豈首尾自相反如是耶○祕曰周孔顔子之道如山川之有嶽瀆豈曰㪅一而已非達蒙艮般之蘊如山川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光曰吳宋本作衆人所能踰音義曰俗本脱不字諸本皆有今從之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士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祕曰或人謂三品之金皆可鑄爲黃金歟

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祕曰揚子以或者非問之問故荅以鑄人○光曰覿見也

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顔淵矣鑄之令殆庶幾○光曰借問顔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物爲黃金何以異此

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旨美也言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祕曰或人悟旨商奴淑之隋金得其術之鑄人○光曰踧子六切

學者所以脩性也祕曰性仁義禮智信也

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祕曰其性禮者其事視其性智者其事聽其性義者其事言其性仁者其事貌其性信者其事思學焉則本性正不學則逐物移而天理滅○光曰五事人皆有之不學則情物而遷不得其正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侗也桐子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欲爲之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祕曰桐當爲侗字之誤也雍山序學行云僮侗顓蒙此曰侗子者取是義也不當作桐木之桐注依誤文訓爲洞無所據焉○祕曰此章言學爲王者之事須師道之訓以正幼主之命也對而言之重其事也桐子太甲也太甲太丁之子既立不用伊尹之訓伊尹放之桐二年悔過處仁遷義以聽其訓己歸亳復政百姓以寧書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是也伊尹指師故太甲言桐子名蓋當王莽輔孺子嬰之世其辭文其旨遠也學至帝曰勤勞則過於阿衡皆其類歟○光曰桐當爲侗音同又音通侗未成器之人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祕曰務學之先莫如得其人而師之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夫欲爲而不得其眞者多矣○祕曰有似是而非而學者不倍從而爲道者多矣○光曰師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

一閧之市不勝異意焉賈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咸曰閧鬭也孟子云鄒與魯閧言市聲如閧而閧然○光曰閧下降切勝音升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閧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祕曰一閧猶言一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必立質人以平之一卷書之少人說各異必立師氏以正之周禮質人中士二人鄭云質平也主平定物價者師氏中大夫一人鄭云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光曰平皮命切

習乎習數所玩習○光曰數習貫之移人也

以習非之勝是也咸曰非謂異端之術○光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爲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爲孝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況習是之勝非乎咸曰是謂正經之術○光曰聖人之道明則異端自息矣

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音義曰上音烏下音呼又許宜反

學者審其是而已矣祕曰習乎習誠愼其習也以習諸子之勝於五經也況習五經以勝於諸子乎學者詳審而已矣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爲於五經

或曰焉知是而習之咸曰道窮亦非儒

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光曰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祕曰衆說之小所見者小也○光曰人苟盡心於聖人之道則衆說之不足學易知矣

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咸曰儒學者本聖人之道聖人之道乃王者之事故二帝三王孔子汲汲皇皇焉其來久矣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新序子夏對哀公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乃王國湯學于成子伯文王學于鉸時子思武王學于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禮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紀官也樂記曰唯行之聞諸萇弘學樂也君疇君壽史或作尹壽一也○光曰仲尼雖不王乃所學則王道也

或問進祕曰進於道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光曰子

偽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咸曰盈科則漸進也○光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之學不務博而務精不務知而務行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祕曰鳥漸于陵流水就下其漸一也○光曰鴻避寒而就溫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夬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滿而後進也請問木漸咸曰易曰山上有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據道義為根本業貫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祕曰賢木上長木漸於上水流就下其漸亦一也○光曰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脩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一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後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祕曰栭謂之楶○光曰楶音節

斲削也藻文飾也鳥獸觸其情者也祕曰無別也眾人則異乎咸曰眾人有禮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光曰人為萬物之靈賢人則異眾人矣奉宣訓誨○咸曰賢人豈特但能奉宣教誨而已蓋言其有明誠之性而異眾人○祕曰賢者述之異於眾人○光曰能脩禮義聖人則異賢人矣制以禮教○咸曰聖人豈特但止制立禮教而已蓋言其生而知之又異賢人○祕曰聖人作之異於賢人○光曰極深研幾禮義之作有以矣夫言制物者其豈徒哉○咸曰聖賢以鳥獸唯雉無常觸情則動故作禮義使眾人自別誠有自焉○祕曰聖人制作禮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哉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是以聖人作經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祕曰人而不學禮義之經雖實曠而無憂奈如禽何○光曰不學則不知禮義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光曰言非獨習其文而已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志而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安能立其

業○咸曰求而不得蓋有所未至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咸曰睎睎慕也光曰睎絕謚切○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咸曰顏子庶幾其難至○光曰易以豉切曰昔顏常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慕正考甫作魯頌○祕曰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教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咸曰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光曰揚子以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咸曰書謂諸傳記之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宗眞與經所同也而世不尚祕曰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

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末也故于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咸曰揚以為皆本者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祕曰凡諸書與五經同而時世不尚未列于學官者治之可乎書謂若左氏傳古文尚書毛詩禮記之類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祕曰漢之明經以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曰須以發策決科而同經無所施焉是以笑之其當時五經列于學科者易則施孟梁丘京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禮則大小戴慶氏春秋則公穀王莽置司官博士餘不在焉○光曰啞乃華切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咸曰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祕曰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獲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

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咸曰生事之以禮不必豐也死葬之以禮不必厚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光曰音皆余亮切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咸曰猗頓用盬鹽起魯之富者以猗頓之富是謂能養顏子簞瓢是為餒矣○光曰音猗於離切或人以為顏氏之親恐不免於餒也○曰彼以其粗吳曰以侈餓顏以其精咸曰奉以承順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祕曰彼以犬豕之食回而不正顏以承順顏色正而不回顏豈劣哉○光曰音粗千胡切以養體為粗養志為精驕亂爭疾為邪屢空不改其樂為正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吳曰紆朱之美服懷金之重寶以為樂○光曰音樂音洛下可以意求朱衣金印貴者之服上章言富不足羨此章言貴不足樂皆不如學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

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敗於全矣外物兩乃能樂也○曰顏子樂道故曰內或人樂紆朱懷金故曰外祕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意也○祕曰顏子屢空何為樂乎言顏子貧賤屢空其內何樂之有光曰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祕曰此顏與孔子而殊于道所以樂也非此雖與天下豈顏子之樂哉然亦有苦乎光曰言顏淵師孔子之道豈能不以貧賤為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咸曰言顏之所苦無它唯苦孔子之道卓遠故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祕曰顏子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光曰李本作顏苦孔之卓之至也今從宋吳本或人瞿然咸曰瞿然驚貌也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咸曰瞿然驚視貌也或本作懼祕曰以為樂也或人懼然曰茲苦孔之卓也何適其所以為樂哉禮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光曰瞿音句祇音支孔子之道至高顏子況

樂之所以為樂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祕曰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者仲尼是也有學術業此外無心者顏淵是也○光曰音義曰天復本心作之今從李宋吳本言教立道者當以仲尼為心學術業者當以顏淵為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咸曰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曰孔子所立卓爾顏淵聞一知十祕曰未之思也孰禦焉曰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祕曰習孔者孔之徒睎顏者顏之徒雖止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一

卷第一原十葉今闕第八葉記抄補　癸亥二月六日記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晉李軌 唐柳宗元 註　宋宋咸 吳祕 司馬光 重添註

吾子篇 咸曰人能裕乎學也則吾道有歸焉故次之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光曰宋本迄作訖今從李吳本迄訖切顏曰周周公至孔子也迄至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說大也章明也○光曰漢書及李宋吳本作誕今從宋吳本誕章大明之章仲尼之後誕章乖離諸子乃乖離一句言自仲尼之後諸子乖離也○吳曰異端各乖離二字於道今註於章文下句甚失其義

諸子圖微咸曰此聖人垣崖之外路賤之技百家之說也 祕曰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 光曰微謂吾道之大習諸子之言也○光曰漢書作圖微今從宋吳本諸子謂百家者異端而諫其微美之戒 諸言謂之文人各有所尚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 咸曰好賦○柳曰子雲好辭賦嘗作賦 曰然童子彫蟲篆刻 咸曰童子之事 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咸曰壯大不為○光曰少年時詩賦之流 切不可以說詩賦 宋咸曰何有彫蟲篆刻 大大不為 柳曰壯夫不為之言也 宋咸曰詩人之賦 彫琢其文以為麗而不復為法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 光曰驢數之正○祕曰謂若上林言賦將以諷之類

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咸曰此言正文正宜有曰字諸本無蓋脫之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 光曰吳本無曰字今從李本 言不可好也

曰女工之蠹矣 霧縠雖好害於女工 祕曰時人以為賦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為典○光曰霧縠雖巧害女工靡麗之辭惑害聖典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 言劍可以衛身 祕曰劍客論言擊劍可以防人愛身也○祕曰諫人以撃劍之害謂劍之可以衛身

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咸曰言擊劍使人狴犴多禮乎 吳曰狴犴獄也言劍可以衛身則人皆好擊劍矣而害生焉 狴犴使人多禮乎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枚乘漢都尉善為賦其辭亦有益於事乎

曰必也淫 言無益○光曰宋本淫下有也字

淫則奈何 祕曰曷謂淫也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 陳威儀布法則○咸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

辭人之賦麗以淫 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咸曰辭人謂景唐之流 祕曰淫者其文皆主於靡麗而詐偽誕過實不可為法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入室以聖人之法喻賦二十九篇 光曰藝文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以升堂入室

如其不用何 咸曰言其無益

或問蒼蠅紅紫 咸曰言欲辨蒼蠅白黑紅紫之義也 光曰蒼蠅間白黑紅紫紅紫亂朱色

曰明視 祕曰明視則辨白黑紅紫矣

問鄭衛之似 祕曰似雅樂

曰聰聽 光曰若師曠之聰聽則辨鄭衛雅樂之音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 祕曰離朱師曠不世出如之何

曰亦精之而已矣 祕曰以精察則雖不必如朱曠之才亦可以辨之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 宮商角徵羽也

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也○咸曰凡樂交用五聲十二律分雅外鄭何也○光曰交俱也言俱用聲律而有雅有鄭俱談道德而有是有非何也

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也○咸曰其音中正者大雅之章也多而哇者淫鄭之聲也謂之宮商溫雅陜之矣○祕曰哇淫聲也五聲聲也聲成文謂之音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生焉雅也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生焉鄭也○光曰哇烏瓜反哇以喻奇併之論

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本業正則雅識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伎不能謬也○祕曰黃鍾爲音律之本以生之中正之聲以平和之若是鄭衛澆辭之音不能入也推揚雄大意也○光曰宋吳本確作□今從李本確堅貌黃鍾爲律本聖人爲道體諸子猶鄭衛也寧遵倚諸聖人抱以中正確然堅固奇辭之論何僻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咸曰淈亂也○祕曰淈亂也淫辭之淈亂正法亂實曰虛其說而樂其波○光曰淈古忽切亂也諸子以淫靡之辭是其巧辯汨亂道真人多從而惑之以惛於非辭

或問屈原智乎

光曰屈九勿切

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藏如玉之瑩磨而不磷今屈放逐感歟文變雜有文彩丹青之倫賦○咸曰作也言原事其王入則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方正盡忠義有瑕汙如玉之瑩矣然爲上官大夫子蘭之譖卒以放逐是爲丹青所變矣後不能計窮達之命自沈而死是智不足矣所青喻讒○祕曰原負明正之資本爲楚之忠臣如玉如瑩也被上官大夫子蘭之毀不能捨之則藏遂著文華流于後世延爲莽之辭臣矣變丹青也遇不遇命也何必甚身如何其智如何其智者智也○光曰音義曰瑩音營又音榮又爲定切石次玉者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屈原雖有行能如此之美而不能樂天知命悲憤橫潰至於自沈不足言其智也

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

貴事實賤華辭○祕曰尚事實

事勝辭則伉

咸曰事有餘而辭不足則質矣○祕曰質勝文則伉直若當作伉古或通用史記曰子路志伉直○光曰伉口浪切伉謂伉直伉直者質之謂也音義曰伉健也一音苦杏切

辭勝事則賦

咸曰揚子前云辭人之賦麗以淫此謂事不足而辭有餘是傷之淫華如辭人賦頌之下註謂賦頌者盛過非也○祕曰賦當時賦之賦

事辭稱則經

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直也事功省而辭美多則賦頌者虛爲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祕曰文質彬彬○光曰稱尺證切

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足言李賦之辭足容成施之面言皆藻飾之爲非篤實之真○咸曰足當爲足恭之足法言律論語故有足言足容也者以充足呼之則未可爲李賦成施之義也○祕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足言也容止可觀足容也言也容也○爲有德之文藻矣○光曰足子預切如字凡言善辭令足容藻威儀有德則爲文章無德則爲澆僞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

祕曰公孫龍趙人爲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爲法是法就往子曰公孫龍詭辭之徒

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

光曰言棊鞠雖有法也公孫龍之法類此○咸曰梡當爲梡完刮摩也棊鞠戲具器用之末者尚有制度詭辭無法而爲法哉○光曰斷音短梡苦本切又音緩又音款○宋曰梡當作梡胡官切從木誤也梡刮摩也言刮摩皮革以爲鞠○光曰梡當作梡□呼穎切所以塞髮也以毛搯革而爲鞠言圍棊蹴鞠亦皆有法以取勝

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祕曰言書不合乎禹湯文武之法者君子不以爲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況介丘乎

祕曰邐迤猶卑貼也介小也○光曰宋吳本峛崺作邐迤今從李本峛力紙切崺移爾切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

咸曰惡沱猶淺末也○祕曰介大也惡讀如川澤納汙之汙言升東嶽而觀則知衆山之邐迤已卑矣況大丘乎浮海而觀則知江河之獨小矣況竭澤乎猶習五經而觀則諸子已小矣況詭辭以之爲法乎爾雅謂河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郭云潛流地中汨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黃濁詩云江有沱喻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光曰惡音烏下同沱徒河切

捨舟航而濟乎瀆者

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無末字亦通）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秘曰：惡，安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秘曰：諸子若老、莊、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

山峌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音義曰：峌，音經。谷也。○秘曰：峌，山中絕也。蹊，徑也。言山中絕之徑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由也。○光曰：[illegible]戶經切。又口耕切。如諸子之言，不可以入於道也。）

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秘曰：門也。）

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人之道。○秘曰：或曰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斯戶也，豈它也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光曰：[illegible]）

或欲學蒼頡、史篇。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秘曰：蒼頡一篇，史籀十五篇，皆字書。再言史乎者，言史書之也，猶愈於不知而妄闕之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秘曰：言猶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猶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秘曰：戰，懼也。○秘曰：羊假虎皮，見豺則戰。人假名考書，[illegible]音義曰：天復本草作羊。今從諸家本。○光曰：[illegible]）

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小人之臨利害，然後見其真。○秘曰：有文章而大別，炳別也。如虎之別百獸，聖人之於下民也。○光曰：別，彼列切。之大者，其文炳煥也。君子次之，其文蔚盛也。秘曰：辯人次之，其文萃聚也。）

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咸曰：貍變為豹，豹變為虎，以喻辯人亦可為君子，君子亦可為聖人也。秘曰：君子勝聖人，亦聖之徒。○光曰：[illegible]）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文章頌其[illegible]不同耳。若非要[illegible]取，不如勿學。其書去取，不[illegible]。秘曰：若賣書之肆，非求義也。○光曰：[illegible]書肆，鬻書之肆。說鈴，如小說[illegible]。秘曰：說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道，不足以為法言也。）

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秘曰：言可法，不可擇也。聽可法，不可淫也。○光曰：有可擇則是非相亂，聽有淫則不正入乎邪僻。○音義曰：辟，音僻。）

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咸曰：述，曾子、子夏之徒；邪哆者，其辭邪哆，入於邪也。○秘曰：[illegible]○光曰：[illegible]）

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秘曰：較，明也。孔子之道明而易知。○光曰：[illegible]）

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光曰：已試之於孔子之道，而猶紛如，何其較且易也。○秘曰：白首紛亂而不[illegible]理也。言人童而習之，至於白首而猶紛如。○音義曰：紛，芳云切。）

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秘曰：以孔子之道正人，不受人之姦詐，故姦不能姦，詐不能詐。○光曰：[illegible]）

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咸曰：以其姦姦而詐詐，若以其姦詐之人而勝孔子之道，雖有耳目，何由得而正之也？○秘曰：[illegible]）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光曰：[illegible]所聞貴要，所見貴卓。○秘曰：[illegible]）

則無卓也少聞無約要之守少見無卓絕之照○祕曰不聞說詩何以表經旨之約不見小說何以明聖道之卓○光曰約謂擇其精要卓謂取其高遠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雜色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然單薄不可以禦冬文賦雜子不可以埤聖典○祕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錦雖多不益於常用猶諸評小說不益於正理○光曰如習非者錯博而典要也

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祕曰居敬而行簡○光曰簡則易從要而易守也祕曰以一貫之炳而易見也祕曰世以明白法而易言也祕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光曰有制度可言也震風陵雨陵暴也○宋曰暴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夏大也謂帡幪蓋覆也○光曰吳本帡作荓音荒今從李宋本帡薄經書耕二切又音并又音萍幪莫紅切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郛郭限內外衛寇聖人崇仁義正紀違○祕曰聖人之道能違暴虐○光曰聖人之道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君亦宜爲亦宜知郛郭可以自衛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咸曰墨翟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為之是兼愛也然無親疏之別楊朱之道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之是為己也外為己乃獨善其身兼愛獨善俱偏於道而教之其度以亂天下是塞聖人之路者也然為己備得不毀傷之義與親疏之別大為不可故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此孟子闢之之辭也○祕曰楊朱墨翟之儒書充塞聖人之正路孟子辭而闢之廓然無壅塞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祕曰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

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光曰淆之設切丁同萬物名狀雖殊其性欲皆稟於天衆言理亂雖殊其極終歸於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光曰惡音烏曰在則人亡則書祕曰五經其統一也

脩身篇咸曰吾道之學先諸身者脩則克矣故次之吾子

事有本真祕曰凡事有本有本真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咸曰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慮何布行之則物亦備於人故以不克咸本諸身自守之義○祕曰言陳施之動成萬法而不能咸一其本在脩身○宋曰咸感也人欲陳施其意合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浮偽內無本真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也

譔脩身祕曰內充至理而行止出處皆成律度

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祕曰矯思猶正思也說文云矯揉箭箝也○光曰思斯奈切箝巨淹切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於天下○祕曰事得其宜之謂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發俱中道之宜奠定也○光曰中丁仲切

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而揚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剝闕敦義扶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克念作聖揚子之言該兩家之論反覆於是俱暢○祕曰天命之謂性性命之初善惡兼全故赤子之生七情未著而先有號矣喜怒哀懼者善惡之端也發正性與善惡相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所謂混也○咸曰孔子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又曰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上焉者善下焉者惡中焉者可上可下善惡混也故賈誼新書亦於人主分三等曰有上主有中主有下主夫上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不可以引之而下下主者可以引之而下不可以引之而上中主者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也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也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貂易子則亂今揚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又曰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數其次是也言中品之性明矣非謂人皆然也得非夫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

不可以語上者邪得非賈誼所謂可以引之而上亦可以引之而下者邪故三子言性各舉其品數亦備矣○[祕曰]習與性成○[光曰]孟子以為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至多而惡至少則為聖人惡至多而善至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惡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不勝則從而亡矣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雖然不學則善日消而惡日滋學焉則惡日消而善日滋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必曰聖人無惡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無善則安用教矣譬之於田稻粱與莠稗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耘其莠稗而養其稻粱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而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孟子以為仁義禮智皆出乎性者也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不知暴慢貪惑亦出乎性也是知稻粱之生於田而不知莠稗之亦生於田也荀子以為爭奪殘賊之心人之所生而有也不以師法禮義正之則悖亂而不治是豈可謂之不然乎然殊不知慈愛羞惡之心亦生於性也是知莠稗之生於田而不知稻粱之亦生於田也故揚子以為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頗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為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利適惡路則驚寡○[祕曰]人馭氣而行猶乘馬也法道由通若則御馬○[光曰]夢得曰志之所往則氣隨之言不可不慎惟其所適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義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祕曰]古王之法

不用則亦勤且憂乎

[光曰]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其事多矣然終不見用於世則徒勤且憂乎孟子曰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又曰孔子聖人之時者也此所謂不勤矣

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

[咸曰]子謂孔

知命則不憂

[咸曰]匡人圍之乃援琴而歌又曰托難其如予何茲所謂不憂矣

或問銘

[祕曰]易之解告正考父之鼎皆有銘之類

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對實戒之王

聖人之辭可為也

所謂文章可得而聞

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

[祕曰]聖人之辭先王之法故可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語曰未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光曰]旨哉曰天復本信作[?]今從諸家本以其有至誠全德故人信其言

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

貴令信敬素著○[祕曰]強學以多識力行以安道善者導之以仁惡者導之以義雖蠻貊之邦亦可行矣

珍其貨而後市

珍貨[?]以貴

脩其身而後交

脩身必固交

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

無所不通○[祕曰]貨珍者貴必臨禮如身脩者交以賢謀善者動必得所以成道也○

[光曰]先成己道然後接物過接禮無失言禮[?]慎[?]書○紫屏之王惟禮有則安無則危慎書習是勝非

君子之所慎言禮書

[祕曰]慎言無口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

[光曰]宋吳本有為作[?]今從李本

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

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祕曰]易曰各從其類然之理也君子之交謂之朋友非朋也書也小人之交謂之朋黨孫朋友也

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

[祕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祕曰]仰聖人之道則高而知止於異習者居卑也哉好高而德常小行常卑若仰觀聖人之道則知己所守之下○[光曰]人情莫不好大安

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

邵高也公儀休為魯相婦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為美○[光曰]董仲舒曰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此所以為高

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

[咸曰]儔誰也休紀明而且剛故能行爾謂明哲剛謂剛正○○[光曰]誰能如此皆利而取義也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

祕曰可以安處義路也祕曰可以遵行禮服也祕曰可以飾身智燭也祕曰可以照物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祕曰可以合契○光曰符契使人可憑以爲驗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祕曰發而皆中道有意哉祕曰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祕曰恐弁自畫○宋曰按孟子無此語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咸曰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咸曰言世無仲尼○祕曰生民已來一人而已○光曰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祕曰治己以道當以仲尼之道率馬以材當以騏驥之材可也○光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鮮有喬喬之莠其穢不可得鋤耰忉忉之怨遠人不可見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強學○咸曰喬喬當爲驕驕甫大也齊風甫田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蓋大夫刺襄公無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之功遠不能獲今揚子上言當率循有如仲尼之道者而取之或人不能故引詩言居今之世而思遠人仲尼猶大田莠驕驕而欲至其獲不可得矣故使人心忉忉者之遠遠人指仲尼足○祕曰圃讀如甫喬讀如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德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莠無思遠人而不見彼使心忉忉○相相而莠詩曰無田甫田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光曰李本甫作圃今從宋吳本音上驕音句曰日有光月有明咸曰此言仲尼雖沒而其道存焉猶日月雖遠而光明在焉○祕曰日月在此方明甚邇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盲矇以喻不學闇人○咸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惑矣日月亢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視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夢枯莩沈冥行而已矣○祕曰三者用數之終數終而

不視仲尼之道其猶盲矇矣○光曰矇音蒙熒魂曠枯糟莩曠沉○莩乾也○光曰莩芳與切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言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亞燭之論也○宋元曰熒明也魂可目之用者也祕曰當爲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魄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沉不日目月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矣○祕曰熒光也熒魂神光精之久白也故本精作糟柳宗元云糟當爲精言目精之魄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沉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妄云莩者葭之白皮也埴也○光曰擿它歷切批也埴常職切宋山齊切人學於聖人然後能立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爲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爲棄日矣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光曰宋吳本作言重行重貌重好重好從李本音下孟切下可以意求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必有可觀○祕曰非禮不好光曰觀古玩切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咸曰犯人必無故憂及矣行輕則招辜咸曰冒其必多故罪至矣貌輕則招辱咸曰人必易之所辱亦多好輕則招淫咸曰嗜其邪也不亦淫乎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史音古或作賈○咸曰論語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此義同之宜如史字音古非也○祕曰野謂樸野史謂文勝其質○光曰李本史作賈音古音義曰賈人衛驚過賓今從宋吳本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理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咸曰山雌之肥由其無憂適意之然君子之樂由其守道遇時之貴○光曰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或曰田之簞瓢臞如之何咸曰

雕瘠也上識顏回之一簞一瓢已其瘠矣何自得之有○【祕曰】臞瘠也簞瓢之臞何以不改真樂○【光曰】【臞】其俱切○

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咸曰】捽謂以手捽菹茹也○【祕曰】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貧且賤樂也顏何臞哉○【光曰】【捽】任忽切百官牛羊若堯之所以養舜也

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祕曰】烏獲秦之力士千鈞之輕簞瓢之樂他人之所不能

或問：犁牛之鞹與玄騂之鞹有以異乎？【咸曰】犁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鞹皮亦猶色也或問犁牛有不純之色與黑亦之色皆牛也豈有異乎○【祕曰】犁雜色玄黑也騂赤也皮去毛曰鞹○【光曰】【鞹】苦郭切【騂】息營切

曰：同。【咸曰】言其爲牛一也故曰同○【祕曰】毛附則異

然則何以不犁也？【咸曰】言既爲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犁也○【祕曰】祭祀之牲取騂而何不用犁也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光曰】或者言凡人顧其中心何如耳何必外貌之禮文

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祕曰】致孝乎宗廟山川貴純色而不敢用犁也

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刲羊義見易○【咸曰】罷當爲饗字之誤也夫賓饗之牛羊不毛雖雜色可矣故犁與不犁皆用之○【祕曰】如爲賓客之餉旅之牲安問色之雜不雜也罷以禮罷之犒餉之鄉飲酒義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夕鄭康成云罷朝乃斂先夕則罷○【光曰】【刲】苦圭切【犒】苦到切音義曰【罷】音疲勞也揚子以爲若欲爲君子則不可無禮又若欲爲衆人則何必禮文也

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咸曰】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祕曰】若哀公問儒服儒行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之類○【光曰】【鮮】息淺切○

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咸曰】夫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祕曰】今魯不用其言非好問之也

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謂咸曰自平王東遷周衰亂矣哉仲尼降王黍離詩於國風明其不能復雅

政而齊於邦君也而揚子謂魯人好問仲尼則但能支魯作東居不亦異乎曰不如也孔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言當復興西周之盛於東周之地也豈仲尼但能於平王之道哉今揚子之意謂使魯能好問仲尼則魯亦何尊樹王室復興周之盛於東周之地豈止使魯如平王之衰邪學者宜斟之○【光曰】興周道於東方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祕曰】韓非莊周本俱學於老子者也今人相知韓非言法而不知其本韓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故曰韓莊之書門謂孔子之門○【光曰】宋本門作【問】今從李吳本

曰：在夷貉則引之，【祕曰】韓莊之書使人不知禮鄭衛之音使人不知樂禮樂之不存在夷猶則引之也

倚門牆則麾之。【咸曰】皇王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或者甚衆或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諭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識精情以言治而險薄隃化效耶局之吞也其利遠緩非之損也其書安急何鼓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統斯以住何嫌乎又問自此只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學莊生則何也曰妙指非見聚而不及之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道其妙寄而去其歸適一以貫之難必而已○【光曰】【貉】毋百切夷貉之人生而未嘗見禮義猶愈於在門牆者也

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上爲下捨本逐末者是可惜也○【祕曰】上曰衣下曰裳惜乎習聖道未成而轉爲諸子之門者本欲學聖人之正道也今○【光曰】乃鼓鄭衛誦韓莊聖道未成而更於邪似矣安用之

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肄乎善。性與天質發言成章不肄習○【祕曰】無不是無言不善肄習也言不慎習○【光曰】【肄】羊至切

賢者耳擇口擇，耳擇所聽口擇所言【曰】可聽則聽可言則言○【祕曰】衆人無擇焉。縱情任苟

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祕曰】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

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義也者所以宜仁而適道者也【祕曰】惟義所在

聖人。曰：神。神德行也○【咸曰】天神聰乎萬變聖人如之豈止畫一德行而已○【祕曰】神納道也荀子曰道出乎一曷謂一執神而固易謂之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

觀乎賢人則見

衆人（光曰賢人能爲人所不能必有以殊於衆）觀乎聖人則見賢人（祕曰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祕曰天地之道聖人管之聖人之道賢人宗之賢人之道衆人日用之○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祕曰欲觕其道○光曰己師爲己之師也）天下有三檢（光曰檢猶限度也）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光曰所安利者不出其家）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光曰安利徧於天下）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縱情○祕曰不恤其情○光曰如禽獸）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祕曰禮者仁之所履義者仁之所宜○光曰宋吳本人作仁今從李本）由於獨智入自聖門（祕曰上智也○光曰生而知之獨通明智極乎研幾非常人所能建）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提從手○祕曰提福也福者百福之名○光曰提是支杜奚二切又音題）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祕曰心志廣深而儀形肅括斯主之福也括猶檢括也○光曰弘深不淺露肅括不放肆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祕曰悔吝生乎分元憞大惡也○光曰憞徒對切恨之於微則過而不大）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己（考欲令人順己○祕曰上士好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己聞而誠之訓誠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也○祕曰言焉而不慙於言行焉而不恥於行雖聖人猶畏憚之○光曰人之言行無可慙恥者是全德之人也故雖聖人猶敬憚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二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問道篇（咸曰身乎克脩道乃可請故次之脩身）

芒芒大道（洪荒混茫之初○咸曰大道統言聖人之道芒芒者大之貌也註以混茫之初釋之可乎○光曰漢書及李本大作天今從宋吳本）昔在聖考（聖人作万物覩伏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咸曰昔在聖考者言此大道並古先聖人考制之攝周公作礼樂仲尼刪詩書之義故篇中皆統論堯舜文王仲尼之事復有非老莊之說註獨指伏羲畫卦以解之不亦謬乎）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咸曰言趣聖人之道罕有得諸正者如門人之衆其殆庶幾者惟顏子而已今言失中不及者猶師也過商也不及之義爾故礼著中庸書貴皇極此之謂也註以二五解之甚非類矣彼二五者言一時居位安危之象此統講中庸之理相去異焉李著辨之○祕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河出圖也大易明二五之中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回之爲人仁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不可姦罔（咸曰中而正者非姦罔所及○光曰姦謂侵壞罔謂誣罔言聖人大中之道天下莫能易也）譔問道（祕曰世以虛无寂寞爲道之本而求乎洪荒爽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光曰尊道德孔樂黜老莊申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咸曰无不通者言道之施也无所不通注謂万物由之以通邪正丈相反矣○祕曰道貫三才合仁與義而言之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言道既可以適中國而適夷狄李亦可以錯王典而貴諸子也○咸曰它猶邪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无不適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祕曰它異端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光曰宋吳本无遠字今從李本）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咸曰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上荅以正而不他或人以爲川塗）

之道皆曲而不正何車軏之行晝夜不息言諸子雖說亦可適於聖理也今下无荅文者蓋鄙其不論教故不對之也法言諸如此類者數類問荅皆出於子雲然其五事垂制理當爲之然也李者辨之注殊不明其旨何以識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 塗川皆形曲也此因因形以取譬○咸曰非也或人知揚罪以曲道而不荅故曰而後諸之以爲安得直道而從之也○溫曰譬如塗川皆曲而車軏不捨晝夜何所擇得直道而由乎

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溫曰塗雖曲而通夏川雖曲而通海由之可也猶諸子之異端若能自通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揚墨歸儒受之而已莊周申韓蔽諸篇則頌閔其如台

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大解曲道歸正之義○咸曰上既止荅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海而或人不諭復請曲士可通聖道乎今下无荅文者亦鄙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无不正也安有曲士而能通之哉注揩其旨以謂大解曲道通歸正義踈失之矣○溫曰或人論其旨也事謂異端之事○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焉得直道及事雖曲上皆无或曰二字今從宋本吴本揚子設爲或人意竊以結上意耳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不可無之於一○溫曰合譬一身

夫道以導之 咸曰導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

德以得之 咸曰有德則動斯得矣

仁以人之 ○咸曰有仁則人以歸之光曰仁者人道之常

義以宜之 咸曰有義則事得其宜

禮以體之 咸曰有礼則時保其躰

天也 五者人之天性○溫曰五者之備天命全也○光曰天性自然不可增損

合則渾離則散 光曰渾戶昆反五者合而言之則渾而爲一離事言之則散而爲五

一人而兼統四躰者其身全乎 四躰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溫曰眞統仁義礼德故謂之道人統四躰故謂之人可合而不離其身乃全也韓吏部曰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其不全哉○光曰闕一則不成人

或問德表 溫曰問德之的然爲天下表者○光曰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

曰莫知作上作下 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咸曰非也作修也君聖而修之於上

臣忠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爲德之標準也○溫曰德足乎己加乎民天下有道比屋可封豈有的然作之於上作之於下而何知也

請問莫知 言己有礼制則有尊卑○咸曰言民日由礼而不知其制也○溫曰德既然矣請問礼○光曰李宋吳本皆作請問礼莫知音義曰天復本作請問莫知今從之或者以爲治化既出於上豈得人莫之知

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 君自行礼於上而民承化於下○咸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威儀三千不可尽詳哉故礼不下庶人盡上既行而下能效則民得之矣何制之知焉○溫曰礼亦然○光曰德者得也有德者行礼於上而民各得其所於下人自爲善豈知治化之所自邪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 溫曰何如去礼而專任德○光曰或者以爲曷若事修德安用繁文之礼

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 礼如躰无躰何得爲人无礼何能立德○溫曰譬人无躰非人也何由爲德○光曰言礼者德之躰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 咸曰謂不言而四時行万物生○溫曰天何爲哉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山止澤說而万物生焉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 咸曰莊子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

曰以其不彫刻也如刻物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咸曰言万衆紛錯得之自然一一而刻之何力能給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 可以止奔競訓饕餮○溫曰老子以道道其所道德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光曰虛靜謙柔

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 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无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異哉夫能探遠旨然後可与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棄方崇經世之訓是故无取焉耳者不得已之爲教也○溫曰聖人以仁義礼俱道也老子以仁義礼別爲一端以至崇道德亦仁義非礼李故无取焉耳揚子言老子昔皆擯虛无二篇而言也其談論之家語藉孔子問礼於老耼是与聖人之道同也故曾子問有記孔子聞諸老耼藏羣朝之主取羣廟之主以從迎四朝之主出入必踵之頹老耼云又稱老耼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遠日而舍莫大夫使見日而行遠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耼云此曾誠李礼之效也觀此二章

老子深於礼者也與虛无二篇不倖矣豈非道家爲之名勢昔崔浩嘗讀莊老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礼仲尼所師豈以設法之言以乱先王之教也○光曰音義曰搥都回切舊本皆從手提丁計切擲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

吾焉開明哉咸曰言捉仁義滅礼學則吾道瞽矣

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咸曰苓當爲蒙字之誤也言爲闇吾道之瞽以爲之明者惟聖人尒佗則愈蒙闇矣它指莊列之類○祕曰吾道可以開明哉惟闡聖人之言爲可闡明之法諸子它道无所闡焉苓苓耳也苓耳徒有其名而无所闡之實郭璞云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光曰開啓明白言通達可行苓昔聆闢

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祕曰聖人言之極至吾道九所昏壞開之廓然見四海○光曰无所不通閉

之閛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蕭无所見○祕曰自背其道不見數仞之內○光曰宋吳本閛作閉今從李本音義曰閛匹庚切閉門聲光謂不學牆面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

問水火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祕曰宿安也安而久之則彌壯左氏傳曰官宿其業○光曰宿蓄火也以灰藏之於身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咸曰五礼五教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信乎天下而澹异辭謹帝堯舜之聖亦外物尒疣贅辭之物者也○祕曰黃帝堯舜但以孔文五常之數爲治若信天下不俟礼教則黃帝堯舜其爲外物耶○光曰疣羽求切贅之瑞切疣贅言冗長无用也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咸曰或以大古无法闇然自化疑今之制无益於道○祕曰伏犧以前无聞焉疑其无法制而自治曰

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咸曰惡其與禽獸同祕曰近禽獸而无別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叙上下至於堯舜君民大成也○祕曰伏犧大明天地之撰畢天下之能事而唐堯順考古道以天下讓是法制始於伏犧而成乎堯○光曰伏犧始畫八卦造書契至于唐堯而然

煥乎其有文章

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咸曰哨哨多言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知多言尒故聖人獨取羲而下○祕曰哨哨不正貌由伏由堯者正道也非伏非堯者它道也礼曰狂矣哨壹○光曰哨七笑反

或問八荒之禮禮者樂也孰是祕曰八荒之礼曰燕曰沃礼學孰是○光曰言八方之俗各有礼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爲是曰

殷之以中國殷正也中國之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其叙爲天之齊也俱偏御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帝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影景寬均也○咸曰古者言天者有三其一曰周髀言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今上注引是義此注引土圭測影夫土圭者周公之法也宜爲是○祕曰五常之政之所加五穀桑麻之政之所養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之中則爲中國矣

過此而往人也哉譬八荒之於中國如狄諸子之於聖人如是咸曰正丈但論華夷之礼樂尒主引諸子非其自焉○祕曰八荒之外聖王以禽獸畜之○光曰言夷狄无異禽獸其所謂不學者安足取哉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祕曰礙止也止以爲準無則禽異則貉咸曰左衽髮蠻與諸夏殊祕曰無礼樂則禽異礼樂則貉

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祕曰五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礼樂也○祕曰帝王之道著于五常猶書言之意著而筆舌○光曰天常即礼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礼樂猶无筆而書汚舌而言也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咸曰用謂任用之益謂尊益之夫智者无不知也用之若之則推變所適出奇无窮故姜牙興於周而退於齊少伯霸於越而歸於陶皆有餘者也何虧之云哉弗用與益之則櫜括而祕退藏於密故顏守一默而道孫光孟著七篇

而名愈彰，皆有餘者也。何彰之云哉？所以用與不用，益與不益，不能彰其一，贅多也。○【注】曰：智者見用不見用，受益不受益於智，乃一贅之彰矣。○【光】曰：不贅不盡，衍字。有餘曰贅，不假曰彰。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彊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耳。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注】曰：知制度之所爲，則禮無不在己。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光】曰：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己。

或問大聲。【光】曰：問聲孰爲大。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光】曰：宋、吳本耾作宏，今從李本。耾耾皆音宏，大聲也。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光】曰：黃老之道貴因循。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適其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注】曰：隨時則宜。○【光】曰：前人所爲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效也。而已。○【光】曰：所以有爲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爲哉？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注】曰：阜，盛也，富阜也。溫公本作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注】曰：阜，厚也。垂衣拱手，視天民之厚盛，何爲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注】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爲之時。○【溫公本】作天下民之死。

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或人以爲太古不如紹桀纂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吳）太古未作禮樂以塗塞民之耳目，使其純一也。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吳）天之始生人，即使其目見耳聞，是以愛人敬長往來，以養其視聽，天性惟以養其德。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宋）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吳）視聽無禮樂則大亂，雖有民，焉得而塞之。（宋）所貴乎聖人之言者，以其能明其視聽之理，使之來由也矣。民之視聽也，理人之以禮樂所以養民之視聽也。或以太古塗民之耳目而不若其見聞之爲蔽塞，此不知所以明民視聽之術也。揚子曰：天之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人之性也。之學至所以養民視聽之道也。夫目所以見也，視之以禮；耳所以聞也，聽之以樂，則民之耳目亦安得而塗塞哉？

或問新敝。（吳）問政教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宋）損益之時。新謂功業命之始也，敝謂久廢之際也。夫事命之始，則襲而行之；久廢則損益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吳）政教之修則因而襲之，弊則損益之。（朱）言有所可行，聖人不得以少變；有所不宜，聖人不得以相循。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宋）太古之民，淳樸無文，懷德而不懷禮。（吳）言太古之人淳德，人懷之，不懷禮也。曰：嬰犢乎！（吳）言嬰兒之未有知，猶犢之從母。嬰犢母懷不父懷。（宋）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吳）言今之未有知也。（宋）言今或者太古之人，如嬰犢之未知，其知母而不知父，惟知愛而不知敬。（吳）懷父母乃實敬之道，當以德而不以禮。（朱）禮所以愛也，禮所以敬也。夫道德仁義禮，一而已。未若父母之懿也。

狙詐之家。

之頻○光曰□七令切又千預反
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
也咸曰言我用巧詐之計可以不戰而使人兵屈服雖堯舜亦然矜之之辭也○光曰言狙詐之術雖不用仁義
亦能不戰而服人與堯舜之道何異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
襟堯舜乎咸曰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霑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豈堯舜之爲乎○祕曰權謀之家不戰
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丹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光曰漸子廉切衒玉而賈石
者其狙詐乎咸曰衒言其玉而賈售以石此巧詐之爲也可乎○祕曰衒堯舜而實以詐者也○
光曰衒音縣賈音古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无○咸曰言有詐與无詐誰優愈者優
也○光曰言不用狙詐則亡國如陳餘曰亡愈祕曰无愈於有○光曰言與其用狙詐不若亡國猶勝也
深疾狙詐之辭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咸曰子指揚子也言无詐爲愈則子將六
軍无狙詐之人將使誰也以軍疑其无權謀之計武哉師必尚奇勝○祕曰或者
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咸曰得其道猶言七德合軍志之類○全
光曰若漢高祖用韓信彭越黥布之徒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
失其御則反覆背叛○光曰若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故有天下者審其御
而已矣咸曰修德任賢則舜干兩階而三苗格故仁者无敵於天下何狙詐之有○祕曰駕御權謀亦須有
道○光曰當以識度恩威爲本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
力也如其亡咸曰言將征伐諸侯以爲威必資狙詐其可亡乎○光曰言立威必須征伐征伐必
須狙詐奈何云寧亡國而不爲狙詐乎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
多也○祕曰如五霸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咸曰當以
德威之○祕曰若三王○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咸曰言征伐必須此
乃可○祕曰若三王者亦皆有征伐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

何必狙詐乎咸曰言不得已須征之自有周禮司馬之法何必詐哉○祕曰周官司馬以九伐之
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用是法何必狙詐哉○光曰司馬法齊人所述古兵法近正道者申韓之術
不仁之至矣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
何牛羊之用人也峻刑教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刃蹈殺曰不仁之至也○祕曰不教而
殺視人如牛羊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入膢
月旦也今何東俗季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腊也見禮記○咸曰猵獺也冬則獺取百鳥故狐狸至是死矣螻天螻也
螾蚯蚓云恤蝎也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盤虫入穴故螻螾乎是絕矣夫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
夕乎其趨牙替狐狸螻螾不爲乎膢臘之分矣○光曰□皆落反切□鈴忍切或曰刀不利筆
不銛而獨加諸砥咸曰砥磨石也精曰砥礱司礪不亦可乎刀銛礪之
以砥筆无銛之以刀申韓行法以救亂如刀砥亦所以利之也○祕曰民不遵禮數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銛當爲銛砥
所以礪鋒者也筆之有鋒故銛云○光曰宋本銛作□教唐巨淹二切今從李吳本光曰息廉切古以木爲筆或者亦可砥
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之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
○祕曰秦尚刑法而加諸人○光曰言用法以刑以如用砥以礪刀則莫若秦爲尚矣其如不仁何或曰刑
名非道邪何自然矣咸曰言若以刑名爲不直則其入民也何亦化之自然○祕曰
刑名非正道邪何事世自然有之不可雖也○光曰者以刑名爲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止曰何必
刑名圍棊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咸曰言鄙技
皆可自外而非正道之爲君子恥之○光曰李本自作曰今從宋吳本若自外者皆謂之道則圍棊欲以智巧惑人有時
而自惑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有時而自制是亦自外也由其大者作正
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咸曰非也言刑名猶圍棊擊
劍雖亦自然然非正道之法故此文以王道示之大者大道也謂仁德之化小者小道也謂刑名之姦註乃別爲一段以

聖人諸子雜之非矣○祕曰大者禮樂也小者刑名也夫刑者所以助合者也禮之所法刑之所弭未有捨禮樂而專刑名臻乎至治者也○光曰禮樂可以安固萬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輸劫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為蓋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光曰以上言太上無法而治揚子以為不可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祕曰唐虞成周之道德仁義詩書禮樂為之法如申韓如申韓咸曰再言者疾之甚也○祕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仁義禮樂之法豈知申韓之法光曰如申韓者何足為法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乖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李軌則顏閔不能勝之○咸曰台我也○光曰鄭子康反○台音貽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蒲資之益焉○咸曰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耳○祕曰周之書十餘萬言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而老子以觧人觀妙為理至周不顧擧嘗之迹是少欲可取耳

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從疎之風焉○咸曰言鄒衍之術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言然其率以有國者淫侈不能尚德如大雅整之於身以施及黎庶故有自持之意進可取耳○祕曰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禮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

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祕曰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絕禮棄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衍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鄰隣亦不欲見之矣○光曰罔誣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李軌 柳宗元 註 宋咸 吳祕 司馬光 重添註

問神篇咸曰既習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光曰惚恍無形方道也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常以經緯於萬方而並有歸趣事業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請問神祕曰天有全神為造化之主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乎心而已○祕曰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光曰物之神者莫若心請問之咸曰未諭心之義故請之○光曰李宋吳本作請問之音義曰天復本作請聞之今從之曰潛天而天光曰潛深也潛心於天而知天潛地而地○咸曰作其閑心者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光曰潛心於地而知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祕曰言甚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之義耳然一著其心可盡見之況人道之近事聖之淺安能藏於倫理也

敢問潛心於聖咸曰問可以潛心于聖人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咸曰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讀之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達也○祕曰文王作易繫辭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易而作十翼無不通也達以誦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庶幾○咸曰同當作問字之誤也孟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足辭未達一間閒際也言法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本皆作一間非也孟子曰賢肖其明不能分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分寸言近之也易係辭仲尼稱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注以安貧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淵矣○祕曰知幾其神乎幾所未通者一間耳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祕曰潛則速至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照幽冥無不矚四方人以心洞深窮遠探賾索隱○祕曰至神以達日月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以潛心者狡同異使攝精義○祕曰天之精粹流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光曰人亦以神明精粹經緯萬方人心其

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人心如神變化无常操而存之則義存捨而亡之則道亡
操而不捨則道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為神在人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能常操而存者
其惟聖人乎光曰聖人操心有常不離於道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
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无不至○光曰索小賾切至者事之極致成天下
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无逆利物而无害和同天人之際
使之無間者也化渙然歸於一也○祕曰惟神也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而无
間然也○光曰大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大利謂万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後成和同其際使之无間
者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
知龍聖賢未覩衆愚玩矣龍蟠一升知其肆矣○咸曰蚖蜴也似龍而无角如蜥而有足一云毒蛇也肆屬也言龍未
飛天則与蚖同區也○祕曰与蚖蛇同肆○光曰蚖音元肆者肆志以變之也或曰肆當作肄肄習也曰習見而狎玩之
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歎之甚也○咸曰重人狂蒙与衆人同例
衆人豈知聖人之志哉○光曰惡音烏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得而知也或曰龍必欲
飛天乎咸曰疑其長為蚖同肆不能飛天○光曰言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
時潛則潛時可而飛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也出處食其不妄形
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咸曰言龍之且將然飲食之間不
敢志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難飲食之間不敢志於道思所以行其道也故暫為蚖所肆愚所侮然終不能制
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推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妄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
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祕曰
文王聖人也向以制乎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
手為聖人手者拯括之屬○咸曰手當為干字之誤也言龍雖為蚖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

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無手者拄括之屬原謂文王雖囚而不安於拯之也其貫詁
許書云紂作拮數十騶諸侯之不詣已者扶而拮之文王謂拮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見是文王常拯其拮拮矣安可謂
之不手哉○祕曰手拮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辨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劍而叱
之○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謂為人所擬攜指使拄已之道而隨人左右也或曰經可
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
祕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嘗可謂益矣今云文王六十四緣
司馬遷而言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
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如春秋○祕曰因舊文作序刪定之筆削皆成於仲尼○光曰宋
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
可知也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而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明治道者其益亦可知也
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者損益可
知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惷知
闕焉咸曰易損其一者謂大衍之數虛其一世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也○光曰惷書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
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十九故曰過半
○咸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漢存者二十九篇捐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
習者莫知其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与然弟安因書序今李本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
宿謂予然也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雜存編不如易之可推尋○咸
曰易之云一者非損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秦火讀筮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
不能知故揚子答之以下文○祕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第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即可推
而知之其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謂篇之次序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

損一者蓋蓍數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數存則雖遇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咸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无如之何言不敢徧詐而補之○祕曰伏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策數不知為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制誥之事不可以乘補故孔子亦未如之何也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求撰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缺而空之今漸亡○祕曰秦皇燒書漢興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字而亡之也據酒誥今无亡脫蓋古文獨存○否頁切音義曰空缺也光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渾渾猶厚厚也言虞夏尚有唐風去道未遠淳渾然○祕曰渾渾猶晨晨也謂其淳雅也商書灝灝爾○咸曰灝灝猶憂憂也言忠質之化尚大也器旻旻然○祕曰灝灝猶浩浩也謂其遠大也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咸曰噩噩猶察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礼察察然○祕曰噩噩猶言諤諤

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咸曰秦書譙乎不合典訓○光曰李本譙作今從宋吳本胡本反卻老切五各切渾渾深署雖知之貌灝灝浩大之貌噩噩正直之貌譙乎言不足以為書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五經之難解也○祕曰五經文而奧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光曰數又切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祕曰俄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眾說郛言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祕曰不能出其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咸曰闇闇當作訔訔之誤也闇闇中正也訔訔犬聲也言聖人猶為後世非其道者之所吠也若謂闇闇中正之義則理不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訔者犹闇闇貌從之而不能達其心也闇闇和也知悅之貌○光曰宋吳本訔作闇今從李本音語巾切訔訔

爭訟之貌謂李者爭論是非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審於樂喊物聲也○祕曰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之喊者而必有之者必直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者之人不能齊不齊之心也師曠也知樂者也晉平公云曠也太師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孔曰失管仲任豎刁狄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味○光曰音呼覽呼鑑下斬三切狄牙造酒者易牙也聲曠能當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辟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咸曰見乎行事○祕曰猶易擬之而言自神受職驗在孔樂遠必有驗乎近咸曰猶大雅之德及黎民本之於己○祕曰猶言可知驗在損益大必有驗乎小○咸曰猶二南獲瑞而由祕曰猶言天地之動也

幾微必有驗乎著咸曰猶春秋之推至隱而顯祕曰猶言履霜堅冰至而驗之也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曰言必有中言舞幽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无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祕曰難乎為君子也光曰難以明道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躰祕曰典○光曰發言成教肆筆成音胡買切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咸曰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滌除如江河所滌浩浩洪盛无能當之者○祕曰照之如白日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面相之辭相適咸曰面相猶面對也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反也○光曰之亦適也捈中心之所欲咸曰捈引也○光曰音同盧忙胡二切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也○祕曰嚍嚍猶聲閻也通衆人憤惡之聲○光曰宋吳本嚍作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音晉彌綸天下

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昏，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昏昏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咸曰：書書畫之書，昏昏猶昏昏，忞忞猶勉勉，言書者所以著古人昏昏之言，傳千里勉勉之懷也。○祕曰：昏昏所以記不可知也，忞忞自彊勉也，古昔難知之迹，書以著焉，所以久也；千里自勉之行，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昔君子勉為君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呼昆切。○宋曰：忞，武巾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祕曰：言察似之。○光曰：書猶圖畫。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曰：心有之，言焉書焉，是以闕書斷可識也。○光曰：賢遍反。○咸曰：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祕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聲書。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光曰：順之則便易，逆之則否。或曰：仲尼聖者

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成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雎、蔡澤哉。○光曰：范雎，魏人也。說秦昭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雎而代雎為相。言孔子不如。○祕曰：范雎、蔡澤之為人也，能偶合世俗以取富貴。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成曰：范雎，魏人；蔡澤，燕人。說應侯，卒代其位為相。○光曰：言范、蔡之術，豈聖人乎？若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蔡二子，皆以詭術居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范、蔡之行，則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祕曰：淮南王安著書二十餘萬言，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八公、司馬遷之父也，著書五十餘萬言，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之術，而淮南尤雜。內書、外書，又作中篇。太史公述《史記》，其不純所以為雜也。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惟其雜也。○光曰：言二書雜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聖人雖多知，皆歸于正。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動而愈偽。○成曰：贅，疣也。以身之贅，喻書者也。夫書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多矣。○光曰：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而無用也。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成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之陰陽參以一生三，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八十一家，八十一首，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為一日，七百二十九贊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當周天之度，一紀之數，太玄不當作。故問之。○祕曰：述之○成曰：著書、歌鐘律星斗五行，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為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言昔孔子老彭之好述古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乎？孔子何嘗作書乎？○成曰：無一而正者，故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約史記而修春秋，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後世諸侯復盛，門人更議，與所制以述而不作其所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嘗作書哉？故非不當作之也。當子史作書，故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雲之時，古事可述，而王莽朝自非作，書與已久，一家為諸儒，詩正故如古事可述，而且身莽朝自非作書興已成一家則諸何

以明其道哉。祕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至辰，辰至申，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與泰初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曆相應，亦有顓頊之曆焉。此其書則述也，其事則作也，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事，也，言揚子所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且。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祕曰：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童烏年九歲，與揚子論玄。○光曰：育，余六切；與，與知之與。或曰：玄何為？○祕曰：言玄者何為而作？○光曰：為，于偽切。曰：為仁義。○成曰：言玄者仁義而作。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祕曰：賢者而言不為仁義，何必玄哉？○咸曰：言如三鄒田、戶呂、申、韓之徒，雖以巧偽則姦邪生。○成曰：名實虛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雖巫祝機祥則玄之專仁義也，安在？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辰五行之用，然其旨應休咎之占，是易之道，而時數辭從則為休也，星曰：勿雜也而已矣。

陰而時數辭違則爲咎也使人知吉凶之來善惡之終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祕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爲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據玄道也玄之准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准易之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爲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歷數所以爲准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曰則象天地以爲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或問經之艱易光曰易以豉切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詁益可了故易也祕曰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按其義亡則艱咸曰師益各異故艱○祕曰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祕曰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祕曰春秋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光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存亡可謂知樂矣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光曰末無也若其聲詩皆已亡雖札亦不能知也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祕曰嘗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光曰監於代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季者習之固無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祕曰秦燒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光曰秦訕笑三代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爲苟簡之制接之季者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可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祕曰君在位而無輔○光曰秦取諸侯之禮籍獨取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是衣而不裳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下不知有君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恒篡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見物也○祕曰上衣下裳大順之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或問文曰訓訓順也○咸曰言如五經可以訓者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克定禍亂者○光曰克勝也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

理也○祕曰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亮也○祕曰弔民伐罪與天下公共武之克也○光曰勝人易勝己難勝己之私以從於道則人無不勝矣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咸曰所爲無敢導者故曰行所動無敢專者故曰光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祕曰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光曰鮮息淺切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咸曰所以顯潛不改其樂也○祕曰爲而不自其光愈大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咸曰君子之不欺闇室而慎其獨何必知之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孰親也名爲親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執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祕曰幾近也言何不附執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光曰幾音機下同幾冀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祕曰以德近名○光

曰君子所與者德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咸曰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四王者非無執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番乎自得而已矣彼夫遜物以喪眞而不能求己以媿偶○祕曰子眞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眞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眞○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光曰李本難作艱今從宋吳本曰焉難未諭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光曰蟻魚綺切垤徒結反垤蟻塚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出莫

詳辯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号於東家者也夫大鼓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祕曰若周公忠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敵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咸曰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祕曰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王參以珉見珉參以王則真偽易知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為過愆可采取也○祕曰衍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經是德也莊則否是愆也○宋曰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蹈浮躁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否則皆過言也愆欲聞其義○祕曰問莊何以愆語君子不出諸口咸曰耻言之也○祕曰未嘗言君子之道光曰鄒莊迂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四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晉李軌 柳宗元註 宋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達見微隱故能照無窮遜于不虞咸曰遜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也以保天命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受之辰遜可揚子之居身莽庭亦以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譔問明咸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憂患之虞○光曰論聖賢之明者或問明曰微咸曰微研幾極深視於未兆者也○宋曰見之於著何足為明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宋曰未彰微義故不為明也○光曰嫌其明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祕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誖亂也○光曰誖布內切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祕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闢之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敢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夫天聽之卑而及于民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弃市井商賈之言者蓋此也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育切眩眩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声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

問明

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曆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秘曰小事甚多每人知之豈皆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秘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數○光曰知天地人之大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弈棊蹋鞠雖妙何足師乎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古禾反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咸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尔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撰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識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摭音隻拾也皆謂小知淺賤之人不能窮微探本

或問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秘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窮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不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行一周喻一爱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曰所以運行無窮聖樂聖咸曰所以歷聘不暇○秘曰天聖非所病則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役之自樂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夫不可強通聖人之道○秘曰疑夫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常人不可為聖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秘曰形殊性別豈群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秘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跂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

庸行盍去諸秘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光曰去丘呂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咸曰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法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本阬作阬五官反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無於上也何若無實而遠夫之則與秦之阬儒何異哉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咸曰阬聖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非推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餼秘曰阬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光曰斯比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阬於秦者亦以聖諸爾行好稱議以非世故秦人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遠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秘曰仁義禮信非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咸曰謨謀也皋陶為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光曰謨莫胡切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飾智為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且悖從言何害之有

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秘曰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窮如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李本於音烏戲火吳許宜二切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盛屬下章今從宋吳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

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七十里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丕大也華夏以天不亦承乎咸曰順天應人○祕曰華夏命以順乎天書曰天命殛之承奉也淵懿祕曰問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或問命祕曰世稱脩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祕曰天命壽夭人爲不爲命咸曰夫何爲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爲咸曰問何以謂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咸曰是以爲也○咸曰因善而生存因惡而死亡暴虎馮河之類非命也人爲之○祕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踐之則死釋之則生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祕曰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世以祈禳之術修煉之要徼望延永蓋弱於貪生者爲之也○光曰人事可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

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祕曰顏淵冉耕皆早亡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曰以其無避也咸曰言顏淵冉有皆早亡者非其爲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徼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自詒伊戚○咸曰言若立大巖牆之下以徼病招死此自爲之豈所謂命乎故牆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祕曰免乎危險動爲病之當行爲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報危欲崩之端也吉人凶其吉祕曰吉人以吉爲凶故能常吉誠愼之至也○光曰兢兢王以無咎爲懼曰天豈棄亡寡人乎是用吉綱以爲凶也凶人吉其凶祕曰凶人以凶爲吉故至大凶不辟不勸之至也○光曰紂虐唐蚌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發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爲吉也辰乎辰數時澌也○咸曰日月所會謂之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祕曰言時之難會也郭璞云辰亦時也君

子競諸進德脩業欲及時也○祕曰君子無所競必也爲道亟於時也讒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譖皆作讒女藉反字書譖小声也○咸曰讒邪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譖音亍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作變亂陵生故敗俗也讒好敗則光曰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祕曰讒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韓本傳曰維小辯終破大道曾子曰凡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曰姑且息休也宴安鴆毒故敗德君子謹於言祕曰非法不言愼於好祕曰上好之則民爲之亟於時祕曰至慧也不可苟妄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瞶也震風非不烈不能動聾瞶聖教非不明只能化頑囂○祕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曰瞶五怪切言妄怠之人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台見亂哭周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蓋本未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衍字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祕曰鴻聖高翥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篡俗篡亏藐口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慕宋衷註云篡取也言高飛冥冥雖弋人執增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爲纂誤也光謂逆取曰篡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聚群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咸曰遴行難也猶擇也明當爲鵷鶵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鷦明中手而去擇集於世蓋其食絜之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與鷦絜以爲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又以遴集爲類聚群遊皆非矣夫鷦明爲神禽當中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此之謂也類聚群萃而集者常鳥耳安可謂食其絜哉○祕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數於翔集蓋非絜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遴行難也○光曰鷦音焦遴良刃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鷫鷞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䳭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䳭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

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趨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祕曰治則見非堯之庭乎○光曰蹌七羊反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和○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光曰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亨之會○祕曰隨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

或問活身咸曰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祕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光曰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周論櫟社支離疏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祕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如庸行翳路衝衡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翳蔽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祕曰翳路言多也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祕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美哀帝時俱以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光曰其絜中清矣

蜀莊沉冥祕曰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遁不仕故曰沉冥○光曰三輔決錄曰君平名遵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沉冥也○光曰見賢遍切諸內而晦諸外不苟名而求利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祕曰久幽也雖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豈加於才珍哉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舉此諸德以旃言之莊亦寶也何隋和之有

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非難知何○咸曰言居其之道為難也○祕曰莊遁歷數以才自居也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

不慕由即夷矣何覬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天可害亦不可利○咸曰言莊君乎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光曰宋吳本覬作冀今從李本覬几利切貪也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祕曰莊周列禦寇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祕曰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

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祕曰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由其所止此耳

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此言之堯豈能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子許由也○祕曰詢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光曰儃與禪同時戰切光謂信哲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好大累克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

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祕曰累剋積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以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遂士皆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此之巢父聞而洗耳於可寶○光曰宋吳本克作剋今從李本灑音洗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為威可宜夜不可經白日○祕曰施以莫夜則見悚虛誕累久之欺施於常則見信靈場鬼神之壇也○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欺智

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肆海肆也○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屬亦隨來時往何獨燕哉肆非獨海盡其南北所止之區肆也○祕曰朱鳥鳳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飛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翾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故肆自遂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之否可求則求時之亂可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與不疑寒暑之宜能審夫就之分○咸曰夫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

之若哉○【祕曰】君子在今在則若鳳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 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狀鈎死於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干秦王伕翻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

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說難故所以死也○【光曰】宋吳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遂足取死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咸曰】猶孔孟方枘圜鑿豈所以憂不合哉○【祕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何憂之有○【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

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主之顏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諂諛無所不至宜其死也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咸曰】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祕曰】或曰非謂韓非○【光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邪】余遮切

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

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蠢不含抉篩情以說秦○【咸曰】言說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捨齊何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祕曰】說以道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己則何憂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要見也言凡所思專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明作哲○【光曰】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其思

問行曰旁通厥德 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祕曰】旁通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光曰】欲行聖人之道宜旁其德

寡見篇【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誨次之問明

假言周乎天地 遐遠周備○【光曰】李宋吳本假作遐今從漢書光謂【假】當作徧假

贊于神明【咸曰】五經之言皆若是

幽弘橫度絕于邇言【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纖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言如得諸正○【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紀其弘纖橫制度絕去近言○【光曰】橫者言其實度猶度絕言其高絕于近言夫之遠邈也

譔寡見【祕曰】述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光曰】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祕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惟邇文則從近言則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偭背也離騷曰偭規矩而改錯○【光曰】【偭】彌箭彌兗二切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言此滿爾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祕曰】時有策試選補若李者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內至此文近言○【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王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 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己也為己之學也乃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爲之與頗比相去甚遠是以憾其少也○【祕曰】不為補試而不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

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祕曰】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楊墨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光曰】一察諸聖

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祕曰】卑作而博

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夫萊夷之繆從盟好之會○【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

如小人謀之不美

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祕曰詘爲國君諂也或
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推變所適應四時之宜○祕曰天有五行六子十數三才備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
可論政事○祕曰二帝之德三王之業政事備殺備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咸曰禮之
辭也○祕曰經三百儀三千各正其上下之辭說志者莫辯乎詩射者備乎化公光曰不正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祕曰四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咸曰
比事之義○祕曰傳射有三例情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光曰明事理之是非捨斯辯亦小
矣咸曰捨五經皆小說也○光曰宋吳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光曰春木之芚兮援我
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乎而進○咸曰芚猶盛也鶉猶美也○祕曰天氣
之春使羣木芚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乎相與游處之鶉乎而安之鶉猶言鳥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
鷇食尸子曰堯鶉居○光曰李本芚作苍今從宋吳本芚徒渾切音夫去之五百歲其人
若存兮咸曰言去仲尼雖遠而其人如在○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
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
數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咸曰今之學者譊譊然爭
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聲也○光曰李本訟作說今從宋吳本譊女交切曰曼是爲也
天下之亡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
无也久猶遠也不是爲猶徒是爲也言譊譊者徒是爲天下雖去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祕曰曼無也今之學
者無如是爲之也以其去聖益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光曰音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爲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
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咸曰他知○亟
光曰呱音孤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祕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則爭訟曰安其所
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曰刺子雖識
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末學雖習師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
秦儀荀孟或然自殊○祕曰精是者是精之情非者非精之各存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
在方冊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博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辯其中矣或曰良
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
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光曰璵以諸切璠附袁切言
不文典謨不作經祕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或問司馬
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
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咸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
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書道家以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
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
祕曰果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無謝
解故○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
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
書有繹傳訓解也文繡之末服以明易象訓解之言於易
賾○祕曰鞶大帶也帨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爲飾也言古之
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之
鞶帨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也古
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
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
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
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
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
光曰鞶音盤帨音稅繡音秀鞶帨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

命華多實少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言說事繁多詩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今約省所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咸曰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光曰解科閑不邪亦殿尔但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

學也李記曰其求之也佛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光曰宋晉洛

或問侍君子以博乎吳曰博弈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工礼侍之者得藝而觀焉何事於博弈○光曰咸曰式處切

或曰不有博弈者乎弈之事乎○咸曰言礼之外豈無博咸曰謂君子○咸曰撰論語有之曰爲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蕭註語大與正文不顯頗失揚旨弗敢刪去解之於下

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吳曰勝也言爲博弈者但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尔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外也○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盛爲常不爭之人以小道論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弈者哉○咸曰已者止而不爲

或曰君子不可得而侍也達人也師難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窒塞咸曰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之有此諸益豈特賢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咸曰宋吳本有作○咸曰今從李本幕○光曰翩翼之勁羽

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解咸曰鷦明見附明晰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明之鷦拔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通足爲累耳翰拔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弈小說不能成大儒○咸曰尸鳩謂鶴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之適足以自累耳○光曰小人儒竊聖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爲其身之累耳雷

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礼樂也○咸曰此言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所以無爲無事爲自身不知有爲有事必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咸曰天猶不能無事況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咸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也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爲主則大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兵今從宋吳本皆起之用兵多尚詐不能充其言也故爲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諸之光曰鼎即禹貢金九牧所鑄遂成王定于郟鄏不亡則器存不亡道存○咸曰周寶

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咸曰人君有德則鼎足爲寶○咸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咸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咸曰言齊晉皆尚詐力至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秦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

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所可觀則有天下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以德不以力秦以詐力兼天下何以德之有如

觀兵開關以來未有秦也亦秦其德以力而不道言以上論兵之盛也其無可觀則兵之由而庄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正文以道夫秦之以詐嘗不聞一兵豈有以息甚人哉甚非謂焉○咸曰貫論曰秦有力而制其弊息亡矣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

○光曰儒以言爲國齊楚所侵故問之○咸曰削土也而賤兵穢曾多儒而日削弱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

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 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曰]皇皇美也奠定也安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于京師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曰][□曰]宜為煒煒蓋古通用也煒煒權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 魯不用眞儒故也 [□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粟用孔子故也 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萬物將自賓○[□曰]孔子使魯安行王道而諸侯彊者霸矣而已是無敵於天下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 濟渡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曰]廣謂所以得濟 航人無楫如航何 [□曰]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櫂之利以濟之其如航何何猶函大國眾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曰]海以喻難難航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位 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 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救之○[□曰]車之奔敗沈之見弱○[□曰]奔壘需焉驚遑抵敵壘者可謂可救乎 曰否 [□曰]言用奔沈之車航則不可○[□曰]不可也 或曰焉用智 矣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沈 言奔沈猶人也必吾也使無奔沈○[□曰]智者用於未然之前○[□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曰]言不足以為智 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 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曰]航安則其流安矣國安則其人安矣 惠以厚下民忘其死 [□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下則民忘其死以報之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 [□曰]言臣以忠勞衛翼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及之○[□曰]言遠報之效也 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 誠哉是言也 [□曰]謙之尊也

○[□曰]言貴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 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取 [□曰]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足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 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 有若謂十二之稅揚子疑榷利之例○[□曰]子足父孰與不足 卜式之云不亦匡乎 [□曰]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乎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 [□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脩秦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憯刑罰暴酷夔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曰]俾弔反言必寒更張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 [□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貪乎○[□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潤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 貂狐之裘於鮮温燠○[□曰]言貂狐一裘於鮮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曰]舉世才寒服貂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廻燠猶秦世之酷暴禮義之教亦可以漸廻正治○[□曰]天下無舊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 言秦焚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比謂或人啟朝揚子許○[□曰]何必貂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 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 數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亦其身不燠秦之湯火○[□曰]數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然致乖亂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

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咸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祕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穰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能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咸曰：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為文巧以亂之。**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咸曰：聖人以禮義為法度，是負之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違天地。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光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為開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此。故五百之義，失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不當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則濟萬靈著也。○祕曰：神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咸曰：倫，品也。範，猶常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則。○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淳粹之德，繼成上天之功，則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譔五百**咸曰：聖興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緒與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咸曰：請岐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清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祕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閉，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尓注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躰解之，其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躰者，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各有所法，雖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李者宜非之。○光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礼

五百

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爲聖人無蹤跡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事○咸曰問有所詘身之事○音義詘與屈同

曰有曰焉詘乎 祕曰焉安也言安所詘

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 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

於陽虎所不欲敬也 祕曰陽虎陽貨也爲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 祕曰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 祕曰不詘謂不順從靈公不對以俎豆之事○音義俎側呂切

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 咸曰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棲哉諸如此例李者宜諱其旨○光曰音義詘如屈伸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富爲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斷之謂乎○光曰詘道伸身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爲詘道伸身之事

揚子六

二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祿殖歟 聖人以行道爲務眾人以祿殖爲先○光曰殖豐多也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

曰如何其大也

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推時之制不通古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爲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罷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魯曾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生謂腐儒

曰若是則仲尼開跡諸侯也非邪 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爲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從開闢說其君臣之義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亦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爲是則仲尼之歷聘爲非邪

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咸曰欲行其道則孝去也○祕曰欲行己之道合於聖人之法

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咸曰規矩準繩偭背度也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光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許此二生者蓋善其避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踰莽政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富貴己不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 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 光曰習謂故常所安

逆其所順 光曰順謂情之所欲

彊其所劣 光曰劣謂彼所難能○音義彊其兩切

捐其所能 祕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彊之夫子所順者逆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也彼所能者不能故當捐之○咸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擇若違之久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爲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音義與專切能謂心所素有

衝衝如也 光曰心相違謂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咸曰衝衝猶豫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祕曰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本吳本皆無德字音義德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

揚子六

三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 咸曰欲知載道術何所之適○光曰何所之乎○音義惡音烏

曰之後世君子 祕曰許求哲○祕曰與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從有能用其道者

曰賈如是不亦鈍乎 咸曰以

五百

還後蜀道後將來是遲鈍。祕曰譬如賈人之不售。音古言行道者貴於沒身乃顯以遺後世譬諸爲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

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咸曰益非。吳曰邪道苟合一切而利正德不偶合久而益光之利不可經世

聖人愈鈍而後利。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

關百聖而不慙。祕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揭惇曰管樞要也。吳曰聖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

蔽天地而不恥。祕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弊終也

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夫子也。宋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

貴無敵富無倫。祕曰棄所不能論

利孰大焉。咸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富以教與倫敵矣利及万世非大而何。宋曰範圍天地曲成万物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持不能見用

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

曰若是則何爲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己何去魯去衛之爲乎

曰愛日。祕曰急於行道欲及時

曰愛日而去何也。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以去父母之邦。咸曰祕曰言欲及時若道則止當可矣何去之。去魯之。光曰留當留而化之則教敘遠

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宋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孔子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雖嘻噫哥歎之聲而樂溺五德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噫然歎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屬邪之樂故愛日汲汲於行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厭觀噫者今從李本無邪字王與改同。吳曰一點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放去之佗國觀屬關

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如已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

或曰君子愛日乎。祕曰夫子愛日君子必如

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光曰居則欲道之著居處不仕則欲

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一日不暇給。咸曰言不暇安得餘日而愛之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者秦徒環而繼周者宜後用夏禮孔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亦故能相因而相益

曰聖人之言天也。祕曰聖人之言天音也聖言不驗豈

天妄乎。宋曰天或妄乎无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

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咸曰秦忘也天以未欲天下之平而定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孔子之維周王莽之篡漢

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泰平必捨秦之邪道正文之由而用聖人矣用聖人之道則泰平可冀但引王莽比秦與王莽非正文之道秦暴則同矣至矣今平則捨秦而不從其可謂篡而用之天下泰平奪秦與王莽之所取異焉○祕曰夫王莽篡也而奉其天下也如秦之奇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祕曰衆目非日光無以見心非聖道無以通其以

人之道羣心之用也。胡本二切日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然後能知渾渾大通之貌。光曰渾渾大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咸曰支離猶支離散也。祕曰支離

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

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踈繁多之貌**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明然事得簡易○祕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闔闢舒慘是亦先變曲經營而後到於無五經之文浩博祕奧亦先變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祕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道既明則經不繁矣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祕曰庸用也老子有絕聖弃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孫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以或人問聖人無益與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享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故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之歸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事以知天者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無寄者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晷現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規星無不順軌星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晷景也景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拜星崇則德從而隱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大之謂○祕曰小外道**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向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治禮義則無不治者所以為大

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時象著明而人不能窮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原田之形可得而覽○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

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玲其聲亦鏘君子瓏玲其德音祕曰窮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瓏玲宋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瓏盧紅切玲音零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光曰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從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

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是統言眾人矣而注為仁人得行其道況眾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崇網疏闊商賈之人皆得諮議於市故眾人習無諱忌所行皆可爾**秦之人多病**道虐況為病也○咸曰以道臣況為病又非矣良人安有道可況哉此言秦法家室偶語者棄市所忌甚多眾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義但云周有德秦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耶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行者天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祕曰曼與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癃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

視之如蝨也。形，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音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之，故多疾病。

周之士也貴，

道泰尊隆，故尊貴。○咸曰：言周棄邪用賢，故貴。○秘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以貴。○光曰：閑於禮義，故可貴。

秦之士也賤，

畢故窮人，殘之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咸曰：言秦棄賢用邪，故賤。○秘曰：秦之士以習於刑名，故可賤。

周之士也肆，

肆，放任意而道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于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曰肆。○秘曰：肆，縱之也。優游仁義之間，縱行公道。○○

秦之士也拘。

不拘肆，制正曲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為妖言，或皆族之，故曰下無敢諫，章而拘忌。○光曰：拘拘東於法。○光曰：動為文，周刑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於西者，光始生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普伯切。光盡於東也。明始於西，以朔與魄明。○咸曰：尚書周書召誥曰：惟二月既望。又云：惟三月哉生魄。傳云：魄生明死，謂月十六日。明盡，而魄生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其遡於日乎。

遡，迎也。言月之明，迎日而生也。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載明於西，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月載魄于西，終魄于東。光曰：魄字之誤也，而注文皆從而為之解，以終魄為光盡，在於東成魄之終。今來望方言魄盡，恐失其義。○咸曰：人目如一月迎日始盛，向衰向也，天理然也。迎日向迎日而向未盛也。夫月之行，近日之所以終始，皆向日行，遠日如一月，月之行周天故速，月行一日而周天一度，遲而後日之所以光，近日行遠近而明也，盛反非夫月十五日，月與日相對，望所以奉其君也。月之君，月近君則虧，遠君則盈，臣之道，當如君而奉之，上言周以奉之士也，故因論之。口月一分，以明君臣之道，盡其有光者，則順正勢而奉事君而不然也。

不為有矣。

以諭君臣而順臣，以正伐。故咸曰：周之臣，明君而奉之道則其君有功。

彤弓盧矢，

彤，赤弓也。一彤弓，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所以賜有功也。文侯之命曰：用賚爾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是時晉文侯有功，故賜之。○咸曰：周之衰也，晉文公得以彤弓盧矢賜，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以自謂己功，故咸曰君之不建上文失之也。光曰：臣不可自謂己功。○咸曰：諸侯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故曰：公問齊桓公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胡切，弓矢注謂以諭有君臣之道則可也。

仲尼晉斷割，賢明著前欺，寶齊九善聲和，美已就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雖能彊之，亦其必之力也。學未被中山，反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

以古則鑒不遠，今以聞古，今則近世之事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

鑒莫近於斯矣。

○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之行，今明視臣下之跡，○光曰：李本聆作聆。

也。言後之為君者，鑒周秦之道，近於此矣。○光曰：拘肆則為鑒，從不只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可見，故云視。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

或問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

○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祕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言以德服人，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侮慢於人，則人亦侮慢之。

夫見畏與見侮，

無不由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禮難以彊世，

言以禮事世，至難也。○祕曰：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

曰：難故彊世。

○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古禮之拘難，以彊之使民者，由其難，故彊以其難故彊之。又之者，知難而不為，及者，殺而已。

如夷俟倨肆，

○音俱。夷，傳也。曰：貴不以倨肆其難也。

羈角之哺果而啗之，

○光曰：羈角，童子也。羈角之童，哺其果，亦易之。言夷俟倨肆之人，所易也。然彊易則其易之道不難，彊果不難而能啗其果，言夷俟倨肆不待教而能，猶之嬰兒羈角之童哺果，此蓋言禮之所以彊也，人之所樂者，凡若皆情也。彊之，人之所以彊，何也？以其所欲，心所彊也。

其彊，

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生知之彊，性者以至習者，禮也，非禮，所學以至於禮而好禮，皆由禮是其孔也。小者言之，其性也。

○光曰：功既成，其一也，人之所謂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諸之，禮人或性或彊，及其成名，一也。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

○光曰：良，善也。或曰：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善，此謂弓矢

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

撒，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撒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

○光曰：撒，居影切。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

川防以禁水器範以檢形以喻礼教人之防範也以禮防為无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禮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曰：川无防則水為害，器无範則人廢業，礼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宇朝立社稷然後知礼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揚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揚朱之道放蕩而非法。墨晏儉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礼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是皆不中礼也。申韓險而無化，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以无教化。鄒衍迂而不信。迂遠不可承信。咸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与天地合其德。祕曰：不可測也。光曰：无不覆載。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偏佐天地以育物。次鳥獸草木也。品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為三等真而成九品揚亦以

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歷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爭以數為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有識揚子之言小。祕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李當以文。光曰：法於山川泉以自生所得於小。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近微。先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謂鼓舞。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无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光曰：哲當作晳晳明也言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譔先知。祕曰：聖人達于事幾吉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光曰：論為政之道。

敢問先知。曰：不知。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祕曰：知之其神乎。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忽眇綿作昞。眇綿遠視。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綿遠也昞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綿遠之物皆昞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為一句復以眇綿為一事緣之頗失其義。光曰：宋吳本昞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巡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有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干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知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雖闕。或問何

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為政者之要。祕曰：請問其目。曰：思斁。斁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斁之。祕曰：思斁二義而已。光曰：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臣。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作匡。詩傳云：皇，匡也。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奄之四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于小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芾寶韶切，翦非貴切，夫音扶，下同。光曰：齊桓公欲徑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咸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之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

（……何不還師循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濤塗公曰……不見晉師循海而東大臨于沛澤之中顧而執轅濤塗古……君居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假塗于陳而執轅濤塗其自勞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也○光曰內……首納）

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

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以致之）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咸曰使人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汙人老（汙漫○咸曰汙辱也○宋曰汙哀都切）屈人孤（咸曰屈強窮屈○）病者獨（咸曰無養）死者逋（宋曰逋葬○光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民厭苦也○咸曰各失其所則見厭矣）

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其利弥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形○光曰博愛為仁）厲之以名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勸勵之以美善而引導之）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息非日新……義者宜榮故樂之導之則喜……光曰陶陶喜善之貌○）

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光曰不能宣布）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政吏駢惡三勤也（咸曰駢並也○宋曰駢步田切）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錦繡故絲人竭力於夜也……）

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而為之文○咸曰聖人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

（政之六……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車服以彰之（咸曰車服等差辨彰貴賤……五車十二衣以彰之○）藻色以明之（咸曰藻五色也以明尊卑○藻色謂文物……）聲音以揚之（咸曰和以五聲六律以揚其德……）詩書以光之（咸曰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耾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

或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

所出。【咸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腆者早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有於公正也。○【宋曰】子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左傳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賁與者，謂孔子刪書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絕也。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網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咸曰】猶契而已。各有司存。

或苦亂。苦更反。○【咸曰】或人以問任有司苦患其多亂。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illegible]【音】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祕曰】綱類網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則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化。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網無綱紀，臣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覆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大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大器者以寵皆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豈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閑，三歸反坫，然後獲安。○【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

或曰：正國

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然乃責察其人，考其勳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常先正其身，然後正人。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曰：嗚呼！嗚呼，驚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氣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祕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彊為之，益順於物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故之而已。譬如蟻之莊行，雉之晨雊，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以然者，大道自然先化之，自斯為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案崔古今注云：蟻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今從李本。蟲出蟄而行，雉之朝雊，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

民可使覯德，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不可使覯刑。是以桀紂之民，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為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則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覯德則純，覯刑則亂。【祕曰】覯德則民歸厚故純，覯刑則民生偽故亂。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或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雖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工，真龍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審實，不可以文飾致治。

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之實。○【音】核，下革反。謂精確得其實。【光】曰：真偽。用真人，遠佞偽。真偽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偽息，真偽當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真偽真偽當作真真偽偽，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北面之偽，南面之賊也。○【祕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實。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

哉舜万物君以号令制御万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雷發則蟄皆起祕曰雷收則蟄蟄坏户不主於一若也春風至則万物皆生秋風至則万物皆落不俟乎再若也猶王者号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曰一再言其小存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

聖人樂天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君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宋吳本樂下有天字從李本故不遁于世不離乎羣宋曰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祕曰所謂樂天。光曰雖力智切遁離者是聖人乎祕曰儒隱行怪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与雖之不才其如猳矣曰猳敗。光曰猳音段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猳謂壞而不化野謂朴而无礼祕曰

或曰載使子草律。祕曰載設也草刱也。載則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与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號辦以中尚人。光曰恭習律令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山庚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以也使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光曰剡以冉切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知謂剛柔得所剛則甈柔則坯甈坼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則言柔失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甈者破也坯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成。又破一甈也坯坏也。光曰宋吳李坯作坏今從李本甈丘例切坯鋪回切能成一嚃不毀也言甄者知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壞土嚃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祕曰以中為明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九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亢被泯表○宋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以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不及則未盛明過則昃昃日昃時也明尽言

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光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咸曰示均而無寡貴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而無枉濫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咸曰無限制則僭亂。光曰衆皆音向宋曰衆人人亦多不足矣民多僭亂與濫為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管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法譬如无尉而運算終无益於富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天降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於北貝矣故次之先知 言志業不同也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 一以聖人之道 又云惠曰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撿身事上賢愚逆順曾不齊一○光曰經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論其要以聖人之道槩之 ○咸曰君事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聞其君臣行其 [illegible]

重黎 咸曰道者不侯終日以保万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主也言官也 祕曰昔少皡氏衰九黎亂德帝嚳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出何官也曰 [illegible] 頭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 即火正黎也 [illegible] 之官王莽 [illegible]

曰近羲近和 堯有羲和之官 [illegible] 羲和耳 [illegible] 故 [illegible] 矣揭 [illegible] 本而 [illegible] ○光曰 [illegible] 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與古羲和 [illegible]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陽羲子知 [illegible] ○祕曰 [illegible] 重黎羲和 [illegible] 史名大司農 [illegible]

或問黃帝終始 曰有黃帝之書 [illegible] 陰故云 [illegible] 伊和 [illegible] 論終始之 [illegible] 詩殊不明 [illegible] 百家或言 [illegible] 史記皆有言 [illegible] 咸曰或言黃帝三百年 [illegible] 天地一周也○ [illegible] 宜自思之 [illegible]

曰託也 假黃帝也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 犬 [illegible] 山 [illegible] 曰扁鵲名秦越人於

夫欲讎偽者必假真 讎類○祕曰欲以偽售必假真以使人信之○光曰讎售同詩書切

禹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深矣 [illegible]

或問渾天 光曰 [illegible] 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言之以誤 [illegible] 之謂而此句明言羲和之分也

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 光曰 胡 [illegible] 落下閎為漢武帝造 [illegible] 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鑄象之 [illegible] 閎 [illegible]

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幾近也言 [illegible] 帝經營之 [illegible] 天有與能違也○ [illegible] 曰漢落下閎 [illegible] 於妄人言近 [illegible] 名渾天 [illegible]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 [illegible] 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 [illegible] 今 [illegible] 天官用 [illegible] 取 [illegible] 故此明渾天之 [illegible] 光曰 [illegible] 宋 [illegible]

請問蓋天 曰蓋哉蓋哉 [illegible] 即周 [illegible] 也本庖羲氏立 [illegible] 周人志之故

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illegible] 蓋天 [illegible] 其 [illegible] 近其理也○光曰 [illegible]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illegible] 成公 [illegible] 光曰 [illegible]

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 光曰 [illegible] 神怪 [illegible] 聖人 [illegible] 古之 [illegible]

或問 子胥種蠡孰賢 咸曰 [illegible] 此二人 [illegible] 賢

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 光曰 [illegible] 郢楚都 ○ [illegible] 子胥 [illegible]

鞭尸藉館 [illegible]

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名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茲夜切

皆不由德報父兄之讎於斯具無禮○祕曰自俾吳作亂至藉館皆志在自報其讎非用德者也

謀越諫齊不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

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與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掛其眼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種蠡不彊諫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戰王使勾踐棲於會稽

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閒吳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吳王欲先吳未至覺伐之范蠡諫之爲未可而公戰不勝逆與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爲臣妾吳王聽大宰嚭之言遂許之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未彊諫而免此敗

又終弊吳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爲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

賢皆不足邵也邵美○祕曰二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殆不足高也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善○祕曰大范蠡既去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乃遺種於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美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光曰肥遯之使去賢比上一節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但害其之人耳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執用其身而由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禍先用過足以爲禍始○祕曰言爲權首者先亡也范睢曰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歸秦也○祕曰韓趙魏齊楚六國並立其已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爲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幷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二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爲一今云三載闕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蓋當作曾言其可取之時

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光曰

曰具咸曰言三事具備有也

請問事祕曰問三事之目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定賞罰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皆人事之功也

保祕曰問地保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食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是故雍州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太河爲溝南以商山爲險阻以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西以雍梁二州爲供秦北以涇水之垠爲固地勢便則申勢否則蟠此地保也

激祕曰問時激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比方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始皇以斧刀之勢伐木肉此亦易也此云方六國與將相方斧刀方木肉則將相諸侯如木肉而始皇如斧刀也時諸侯弱方如斧刀以能兼天下而秦所以利於功如刀斧之將相故相之也○光曰始皇欲以斧刀諸侯如斧刀肉將相故秦道之也

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秦伯謂秦襄公也列爲侯衛者公在外諸侯望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爲諸侯周赧王始皇六世孝公以來自襄公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幷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光曰赧奴版切侯衛謂甸服侯服衛服也赧王曾無以制之乎○祕曰

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

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 節莫差於僭 成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也

之差失者莫失於僭 僭莫僭於祭 成曰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 祭莫重於地

地莫重於天 陳曰既言土地又言於天天子得祭天地。則襄文宣靈其

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陳曰僭兆已見 昔者襄公始僭

西畤以祭白帝 光曰畤音止 文宣靈宗與鄜密上下

用事四帝 光曰鄜芳無切 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陳曰

也文公起鄜畤宣公起密畤靈公起上下畤。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東獵所謂

之陽一名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畤至宣公作密畤於渭

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

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膰胙於秦也故大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

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臚音... 宋吳李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本 是以

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 成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

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逼削而至於近矣之人 赧獨以制秦乎 成曰

述也其日出已久矣數出之外非一人之所支也。所謂大樹周

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梁至始皇卒滅周平王東遷秦然

拚頭非一繩所維當王之時制乎。陳曰周平王東遷諸侯皆爲秦王

天子之壽至赧王四十四年秦惠王薨子立其後諸侯皆爲秦王

四十八年韓王崩子赧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王五十

工五十一年遣王崩子噴即位昭王即位攻西周赧王自歸盡獻其邑三十

六成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赧王崩入 或問

秦周遂亡豈赧之世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辛政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

收上郡上郡以東河東大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

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赧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 始皇秦莊襄王子也姓嬴氏名政始 成曰

秦十五載

而楚 楚項羽。成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

西楚霸王故云三年爲趙高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

十五載而楚 楚五載而漢 成曰項羽爲西楚霸王主

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

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耶人耶 成曰

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

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大命耶人事耶擅專也 曰具

事。陳曰天數人相符對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 備有之也

當時雖欲漢得乎 成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幽王之時

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 陳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

之國當其時雖欲擅漢不可得也。周末諸侯流爲五十二姬

之附庸其可得乎高皇無尺土 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

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至也。成曰

知此六國蚩蚩無知也言六國

曰皆苟弱於周反爲秦所并天下也。陳曰韓魏

歸燕趙齊楚爲十二合爲六七秦併吞六國之與嬴皆爲秦而弱

周以欽定爲欽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

韓曰奔營知性也。光曰音義曰嵩音并營謂營也。李周

失據之說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更爲秦奪得擅營

并之於是自夫掠爲秦所滅使秦得專天下 秦失其

獻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成曰言秦之失

道罷諸侯之封分爲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無防微之

擾天下求至於秦而見其爲秦置守尉起於諸侯

侯力爭以弱致強見秦失其專任刑法無維持之制分以爲三十六

郡而置郡以守守失其道心微削以爲天下孤睽也。陳曰秦

書曰道心惟微因其所習自任其私智之驕其勢又焉得敵

山東一切取勝因曰秦操勢之勢故孤騁之也

法切自号爲皇帝而子弟爲四夫內亡骨肉之輔外無

尺土之封爲之嗣。光曰許切奈無置守丈夫根本之代 姓

務弱其黨聚于權猶孤立於上不能自安根株之古

賦役故相乘雜守而爲由守素枝叛弱民苦其悔監郡

彊毀竿侯王故天下擅楚 成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

王也。兵以盛故專命改制諸侯 項氏

曰宰割也。光曰 擅楚之月有漢翔業山南發跡於秦

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幷之計遂東歸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觀事驗之亦天也○咸曰祕與劉同言周秦攻廣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

人問人事者何也○咸曰謂人事也

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美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音數皆詐力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上一興此乃人事也○祕曰人事亦須由多時然後動也○光曰兼才英材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則無所成天命天救皆天也書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數曰天亡我非戰之罪諒乎信如羽之言否

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屈盡也○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群臣之策群臣能屈己以悅率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群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群策群力爲群策所制故曰群策屈群力

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憞惡也○咸曰一言憎不能用忌惡群策而自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憞與對反既惡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

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亦何預天事○光曰治何預天事

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典主也○光曰爲天主號令

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也○咸曰言秦雖取天下然暴虐立但爲天所廢故見其秦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若謂沛公十月至霸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割東以與兵卒歸於項一以江東古之故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隕之所致○光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顯之忒惡也光德謂昭著之明德忒謂惡者天隕越之○祕曰胙與祚同忒謂惡也光德謂昭著之德

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陽黃帝之曾孫帝顓頊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

故天胙之爲神明主神明主祀○咸曰天福胙之爲天地神明之主

且著在天庭咸曰庭猶星階帝籍天庭謂天帝之庭○祕曰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光曰宋吳本顯懿作懿今從李本

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庭○古字作祚○光曰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著在天庭猶云在帝左右

若秦楚彊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爲始○祕曰閱很也震撲謂震動撲擊也胎始也藉狼藉也三正天地人也三正謂亂也布其虐於九黎之人乃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閱許激切

子弟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其喪不可自恤也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咸曰不謂其不仁而無德不祚也其爲神主○祕曰當作蹈蹋陵來刼黎苗民也

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祕曰天不胙者以無土宜乎

曰無土土地可因○祕曰言無土也然則舜禹有土乎本可無土

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祕曰舜禹道貴虛理動必常因故以行此易文之所以爲易也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一明而不得或

問義帝初矯劉龕南陽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咸曰義帝懷王之孫心也項梁立爲楚懷王至漢高帝以故謂之義帝一年而不用其命矣初矯詐也○光曰項羽至河北項劉龕南陽高祖也○祕曰龕與戡同音堪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諸閒中說分為二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祕曰龍且讀如字歟充也二假若義帝如初嬪立而使劉漢哉○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也方爭戰一辭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階中待之如何黃下始都南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時之如何漢下始都南剗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身以其勢郡言娛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也人以其勢言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秦非一朝一久也○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祕曰天下叛秦之心久矣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盡其銳如劒之立而韓信為漢滅楚既其功非一窮以是也韓信為楚王封時黥布乃不可乎勿為之不也言不兩起而為不忠於可也○咸曰王皆無功者是而無乃勿為王乎使劉右昭右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當誡故肅何勉之以上戮其愈也○光曰布立南面稱孤終陷於夫被勑自立終復貴而禍辱隨之不者始信者勿以為匹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為秦曰已者無功名如何

揚子七 九

祕曰夫貴名也者善名也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也言安所也謂名者當立善名此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秦王自中不終而身已見害為不善矣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中不忍而躬為逆名也或問淳于越曰佞曲咸曰淳于越齊人博士謂始皇曰臣聞之臣自為技輔何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佞曲言有佞有曲也請問曲咸曰問佞曲之目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佞矣有才佞也○咸曰虎挒貪暴也言越當是時噬士猶腊肉○光曰宋吳本作亢宋吳本其義與舉不相吳字以言封建之事其從本從舉○光曰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犯而亢其眉以言封建之事與今相背越為佞也○光曰宋吳本其眉作咸舉作言語封建之事其與今從李本無撓可謂有才佞也○祕曰撓曲也其無撓屈之辭可謂佞矣仕無妄之國祕曰佞之秦世歸之妄矣其道無妄國謂旄文教叢物關隔物作者之國食無妄之

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行於世天下當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撓時祿也咸曰撓亂也不能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自令與始皇使爲無道而越自使令之事亦曲矣○祕曰高漢夫也言秦皇作無道如是而越能強其衆受其封建之事自始皇下令之間○秘曰又不能違去遂分行之其乱其衆受其祿而其國強且不能去之其爲撓言文李斯請燔書百家語有撓亂也或本作燔除去之辭也○光曰言秦皇虐也其曲已去而不越爲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光曰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諫始皇即駕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歟欲東還下說生說項羽去咸陽不能移○咸曰蔡生揚子才知既見項羽不能移又為所亨未當作言蔡生說項羽不能移咸陽又為所亨宋漢書作韓生○光曰韓音韓又烹者羽作以其都咸陽以其無羽○光曰韓音縝切未也

揚子七

與亨同音義同史記作蔡生咒羽漢書作韓生人也如井幹之羽○光曰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以茅焦之言移瞿也蔡生未能移項羽故亨之謂始皇以其怨之意者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生謂韓生捨其宮室收貨寶婦女而東項羽見秦宮室皆以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羽聞之即烹韓生此謂自引其木侯之都咸陽不能移羽乃烹之也○祕曰生既不知項羽如沐猴冠而為羽所恃乃謂人明見其木侯不亦宜乎蓋不能捨危行言遜之可也○光曰言蔡生自知項羽之暴不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不從而說之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諫逆意而順義見而守可謂訐矣○祕曰其言甚危而茅焦所陳皆其母后之大義如至順之理則辯矣當虎牙也言無比而廷諫之權以孝入之道○光曰劘音靡摩也摩其虎牙以直諫觸其暴怒也○光曰訐居謁切諫之以孝入之道

以忠是幗乎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咸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詰張唐惟及先謀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光曰】才子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豈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光曰】言肖【音義】食其音異基音紀

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守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疑食其賣己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知後暴之其女使虜之不韙哉今揚之言君子之所謂辯者嘗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哀公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說人則稱商君歷代樂之所矣不亦危哉蓋恥之也○【祕曰】幾近也人夫辯者辯其脂韋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詐以辯於人不乃幾乎○【光曰】[illegible]【音義】擴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特其辯以欺說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祕曰】詐韓信蒯通使宅人事也三分天下鼎足之勢也謂其不忍背漢違謝通之○【光曰】通說不聽信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抵排使之○言其策又不用陽狂為巫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光曰】信盡忠於高祖若不用乃戶之閉無隙也門

曰巇可抵乎【祕曰】以巇喻之言其可抵乎○【光曰】【咸曰】巇險也言巇險之時可抵否【音義】許宜切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咸曰】司伺也拍拊動也小云賢者伺見禮制則拊動也【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禮而閑人何見巇隙則作兇指去閒鍵人事使人諸禮是視不為小人巇嶮之謀況司主鍵而中言不可為也拊拊也鍵籥○【光曰】小人見巇隙則抵之【音】抵丁禮切【音義】拊音撫鍵其輦切不可拊鍵而強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光曰】太史公語上

忠乎【光曰】謂斯盡忠可乎

曰斯以留客秦宗室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

至作相【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事秦以留客至丞相言其二世夷其三族比梁[illegible]所知始用信重○【光曰】因上書以至為丞相

用狂人之言【光曰】曰吾以忠死宜矣

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始皇信妖言求神仙從行海上及始皇崩沙丘斯與趙高為計立胡亥二世既立嚴刑斯不能諫止而又阿意督責之書以求容不忠莫大焉

焉用忠【祕曰】此數事皆非忠之所以為忠也○或問

霍【祕曰】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

曰始元之初【祕曰】武帝崩昭帝立始元六年詔下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鹽鐵輔少主昭帝既立於是流於內廷欲以周公之事輔少主用其忠行冠[illegible]

擁少帝之微【祕曰】一決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摧燕上官之鋒【祕曰】燕王旦及上官桀等謀反皆誅

之分【祕曰】昭帝立十三年崩二十七日立昌邑王賀而立宣帝大節堂堂乎人之所不可奪者光之為臣也

處興廢之分

堂堂乎忠難矣哉【祕曰】堂堂盛貌此本作[illegible]

至顯不終矣【祕曰】光夫人顯欲使其女成君為后乃毒殺許后光知之而不舉故終以不終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祕曰】馮唐為郎中署長對文帝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乎○【光曰】諒信也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

用哉咸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級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伸同面謂面折德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問文帝之德曰罪不孥止非其身不及入妻孥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今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咸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所以立義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始無終○咸曰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結交不勝相助非編田蚡亭言羅謂○光曰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所憚陷於大戮力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為○咸曰曰食盡其言偽不實請人曰晉荀息咸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曰咸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匿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疾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信之人蓋司馬遷言也案左氏成八年傳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由程嬰杵臼所謂之言也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咸曰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光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卒之時許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以殉之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也左傳謂之讒之者穆公也至三良則入食其言者也問義既問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爭死皆不義也秦晉大夫此問綱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則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或問季布忍焉可為咸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於鉗為奴安能忍恥如此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咸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似有所待如管仲季布者可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暴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邪○咸曰不終項仕猶言熱不壯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智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與雖○光曰明哲以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項羽羽戰當死之復安所避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成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成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數人必然其倫類乎至賢其殆游幾乎四皓既非其濟所以卑主不亦甚哉○咸曰顏淵之賢備於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謂一家於是胡貫耳亦牆之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本宋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黔婁四皓輕祿仕而重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齊相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之也朱家以季布賢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者告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盜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任梁王大懼安國稱疾去何陰使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使亦謂塗當作渝變或問臣得咸曰忠而正乃

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

曰[咸曰]揚恐不諭衆其人以明之

石大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承相

石慶爲太僕時上問車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舉對曰六匹金將軍日磾爲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擁護又養視有恩然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

請問臣自失

[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

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誅句奴祈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句奴不利節度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與御史大夫蕭望之愬蕭議爲嘉而焚其槀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匿捕之而無罪反謾其罪也

或問持滿。曰扼欹

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比宮戒之。[咸曰]扼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欹隱也。[光曰]李本無宮字今從宋吳本扼於革反

揚王孫倮葬以矯世

矯厚葬也。[祕曰]揚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也。[光曰]倮郎果切

曰矯世以禮

[祕曰]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

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古有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猶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以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事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厚乎君欲爲尸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隋厲者爲上安何以葬爲

或問周官。曰立事

[咸曰]周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

左氏。曰品藻

[咸曰]左氏適事緝君子曰以論其是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其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亦飾其事

太史遷。曰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讓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咸曰]本

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叙事而已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李軌 柳宗元 註 宋咸 吳秘 司馬光 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今從李本迄至也宋吳本迄作訖 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冠篇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故亦以篇與事繫其序然孝書有之歸非揚辭而班固賓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 譔淵騫 祕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名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也 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 曰寢 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淵騫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祕曰寢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衆而道愈降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淵騫之才今方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 騫二子奚不然○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有文章著也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咸曰夫入室則見奧向可冥而絕者也其可棄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焉如顏閔之人不可及也○祕曰淵騫得聖人而與之輕退皆以揚之勃勃然興後之人雖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其寢之言猶云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揚雄之意以勃勃然不寢言其道愈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猶如何其寢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 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之也言淵騫為其純粹得其奧七十子亦彼其道術文章未嘗發何難為哉○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書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子今從李本言遊孔門者務孝道德不事文章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邪 祕曰是皆德之殊絕冠乎上世○

力 祕曰絕力者何○問絕力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邪 咸曰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抃牛亦謂多力呂氏春秋曰遂獵推移大犧以為號○光曰抃牛謂以力兩手相擊如抃手狀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 祕曰荊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咸曰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無勇○祕曰養浩然之氣勇之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魯仲連傷而不制 咸曰以高談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也○光曰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帝秦仲連說辭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趙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賈之事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於是乎原君欲封仲連仲連不受也去是猶傷也制猶檢束也○光曰宋吳本作偽字今從李本作傷 介甫曰傷古蕩字

藺相如制而不傷 咸曰藺相如趙人仕為上卿好義崇禮屈身伸節○光曰宋吳本從李本作傷 咸曰藺相如以秦昭王與趙惠文王會於澠池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亦使秦王擊缻相如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每朝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此言相如自制而不溺於富貴利祿也○光曰音義曰蕩與蕩同

謂逸其身心宗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或

問鄒陽祕曰鄒陽去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抗辭免罿幾

矣哉鳥罟謂之罿猶人之縲紲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鄒陽事漢景帝弟梁

孝王爲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

梁王所信方爲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困亦危矣○光曰慷苦兩反罿昌鍾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

己也陽私仕梁未爲孝王所信而原言以編攄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孟嘗春申益乎祕曰信陵君魏無忌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

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

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謂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之○

祕曰進賢言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

竊國命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

蓍龜祕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

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周

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之

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上都是謂成周○亦王城也秦都咸陽在西而拔王城爲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

本作周之順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靚王索隱作慎靚王或是

慎轉爲順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

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併

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優○祕曰或者以子奚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爲優曰周也羊

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勝於弱乎曰

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

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者何愈之有或問

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

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

節而輕百姓之命不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

東延袤萬里又始皇令蒙恬爲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爲趙高所害

吾適北邊司馬遷謂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

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

首尾意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本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音明貝切或問呂不

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

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見子楚質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指千金不得子楚曰

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illegible]族滅○祕

曰不韋仕秦直用貨財不使於華陽夫人以宗[illegible]接嫪毐而死其宗族以易其宗

而亡其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寶道何盜如何穿窬也

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雖[illegible]不韋何封國之[illegible]天下豈[illegible]

石乎○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爲一擔一石不韋何人顏色而竊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之長爲莊襄王

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俞擔都濫切秦將白起不仁

奚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

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

用爲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爲武安君前後伐韓魏鄭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于趙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

下䢵秋左括括軍敗卒四十万人降起起乃挾詐盡坑殺之故揚以爲不仁光曰用將以救亂誅暴不 問王翦

翦東鄉○人也 祕曰 王翦頻陽人也問其翦容 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欻 咀

用牙言其噬也對者總語欻声○ 咸曰 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牙欻 謂切齒而怒也欻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爲秦將夷六國 宋曰 翦爲闕切勇也爲之牙以噬物○ 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

疑其有義○ 祕曰 要離吳人 弃家而爲國 宋曰 要一遙切 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義者臣子死節乎君 觀之雖也雖白平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仇 祕曰 吳王闔閭欲求殺王子慶忌以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 咸曰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以詐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殺之 己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刺之譬如蜘蛛之蠹毒於人而兼死也焉可爲義哉 宋曰 音義曰 宋吳本作蛛今從李本 吳 音誅 蝥 音 牟 音 與 靡 同 音 義 曰 賈 誼 新 書 曰 蛛 蝥 作 網 光 謂 靡 也 政也 里人也 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 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

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俠累韓相名 咸曰 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聞聶政勇敢乃之深井里交政 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嫈聞之曰其是吾弟歟乃之韓之市伏尸哭極哀曰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政之旁 言政知姊之烈乃皮其面使他人無所識且欲全其姊也 軻也爲丹

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曰著也小爾雅曰曼無也○ 光曰 音義曰曼莫官切塗面 軻荊軻也○ 祕曰 爲丹 問荊軻也義乎

靡也 咸曰 燕太子丹以荊軻爲上卿欲以報秦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荊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期乃自刎軻乃奉於期首函封之乃見秦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至秦王前圖窮而匕首見軻乃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 光曰 亢音剛 焉可謂之義也 所三死士知

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

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 祕曰 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東周鬼谷先生亭也扶長嗣曰按鳳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横家於是張儀蘇秦相六國乃按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是以當時尊尚之 曰詐人也聖人惡諸

咸曰 詐謂謀爲閟有言之不能大 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

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術 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

咸曰 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張儀蘇秦行也○ 宋曰 鷙音至 鳥名一切鳥之猛也鷙羽翼也 曰然則子貢不爲歟

游說以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言儀秦非道 祕曰 胡安作行也 咸曰 齊欲伐魯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子貢之爲非子貢之說之士詐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核因而記之 宋曰 子貢存魯乃齊之事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時說士詐爲之辭太史公據孔子言事 公子書亦發此語 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

亂而不解其義爲恥於說而不富貴其志在於阿私 祕曰 子貢之志在恥者孔儀秦之志在富貴 儀秦恥諸

伾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

之才不可至也言○ 祕曰 蘇秦張儀起則六國不合以和秦 咸曰 儀秦入秦而後其所說也言儀秦之術不踰於人○ 祕曰 儀秦之術豈非才乎 曰昔在任

則張儀擅之人之所者各不相踰 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韓非之不以才矣○ 祕曰 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 咸曰 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曰難之 宋曰 音壬

揚子言其才亦不在人才其才亦不非元凱之能 或聖人其才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也○ 光曰 儀秦之口才也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

公甪里先生

咸曰 或作甪 音 禄 鬼谷也 言辭婁敬陸賈

[illegible]

執正：王陵、申屠嘉。光曰：[illegible]

折節：周昌、汲黯。[illegible]

守儒：轅固、申公。[illegible]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災異。[illegible]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光曰：[illegible]

滕灌樊酈。曰：俠介。[illegible]

叔孫通。曰：槧人也。[illegible]

爰益。曰：忠不足而談有餘。[illegible]

晁錯。曰：愚。[illegible]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illegible]

貨殖。曰：蚊。[illegible]

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illegible]

或問循吏。曰：吏也。[illegible]

游俠。曰：竊國靈也。[illegible]

佞幸。曰：不料而已。[illegible]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悟，絳侯勃之果[illegible]

誅諸呂立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擢燕上官之難顧興廢之分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以數公遭漢初定卒之際則權應當時會禮樂○祕曰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秩先王之禮樂○光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乃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誰用公誰近聖人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弘容而已矣之利事用而安武身帝○外祕曰之仲故舒不欲可施得禮也樂而文術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咸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其所譏平矣○祕曰張釋之爲廷尉不族盜宗朝斷物者執法之平也其責同張釋之之奇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叱而收之乃成方遂也○光曰雋徂兗切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陂於汙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戒常時人治任公正詳勑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問名卿以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咸曰周亞夫之細柳守以禦兵故自鄣書而不敢犯○光曰昌邑不救亦以禦兵長平冠軍之征伐祕曰長平安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以成武功博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受遺詔輔少主臨大節而不可奪安國家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兵○祕曰王者之兵皆仁義○咸曰舉而有勝者王帝之兵也○祕曰謂古帝王之所以服遠國○咸曰以德懷者帝以仁義服人者王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爲也無敵於天下者一孫子五校曰道曰拒交武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

猶劣諸廣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蘇武帝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又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臥起持漢節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言身者久留匈奴然不虧其節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子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故所以自發論也夫言則也謂朔之計數方言又自有太史公書和氏今之所謂者誠自射覆隱語之類也朔之聖人之風言之書非其正也不可以爲師表○光曰朔言行駁雜所師未著不純其書皆類虛然無其流風遺烈或曰隱者也咸曰問以爲世稱朔滑稽之短朔蓋隱者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光曰宋吳本或作今從李本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光曰固當也祕曰或問隱道多端吾聞其語而又聞其行矣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祕曰孔子之言行也言行之至而不逢其時者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祕曰孟軻之言行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咸曰仁者其言行之素有聖賢也以其不逢其時故隱○光曰朔言不合聖賢故曰談者之時故休深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

……以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爲行道在敖不干於時如羿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孔子曰微……（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爲之奴孔子……[illegible]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遇實……[illegible]

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宋曰）此四事得名……

應諧似優（咸曰）……[illegible]

不窮似哲（咸曰）……[illegible]

正諫似直（咸曰）……[illegible]

穢德似隱（祕曰）……[illegible]

請問名曰詼達惡比（祕曰）……朔之名也詼達宋本作……[illegible]

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咸曰）言朔非夷齊而是柳下惠……[illegible]

或問柳下惠非朔隱者歟（光曰）……[illegible]

曰君子謂之不恭（咸曰）……[illegible]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咸曰）……[illegible]

妄譽仁之賊也（光曰）……[illegible]

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光曰）……[illegible]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咸曰）……

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宋曰）蜀有嚴君平李仲元……[illegible]

其爲人也奈何（光曰）……

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光曰）……[illegible]

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光曰）……清和之美而无隘與不恭之失……[illegible]

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臣惡乎聞（咸曰）……[illegible]

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光曰）……[illegible]

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光曰）……[illegible]

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光曰）……[illegible]

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illegible]

子

欲自高邪君子行禮俟命而已。祕曰仲元之不見綵舉備如或人豈能自運哉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見者肅然敬聞其言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愀在小九二切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咸曰詘人者挾人而從己使也。光曰李本但依鄭音義曰古鄭但通用今從宋吳本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己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詘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人使人畏。祕曰夏育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祕曰賁音奔下同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畏請條問其目也。祕曰條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八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九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始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咸曰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蠢迪撿押咸曰迪蠢動也迪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撿押。當詞為亂動之路撿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踐於法度。光曰撿押當作撿押押戶夾反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謨

君子咸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爲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𥃩中而彪外也𥃩蘊也彪文也積行內蘊文辭外發。光曰𥃩普[illegible]瀾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輸子揮斤如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得於內發中繩準。光曰激古歷切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

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曰柔其心皆義人或失則罷其志。咸曰木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

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航舟不於漿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才者不能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各滯不通。咸曰君子之道性變所遇航衝之器未一而用注謂航衝無所不通反矣。光曰器械局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

君子

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

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倪也彈駁數家悅合於教。光曰宋吳本倪作悅今從李本音義曰倪五結切可也

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讀此則乖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然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師也。祕曰荀卿非十一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詭異聖人之道已至于子思孟軻畏者也是荀卿之詭說也

不曰吾於荀卿與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述一聖而有乖詭。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

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主合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

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粹。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果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騂史記曰大牢小牢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騂白作牛騂白睟作粹今從李本睟與粹同

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祕曰音隨溫也和柔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味其准以德不可形狀。光曰說當作刋音字謂廉而不劌音直類反隊與墜同謂乖之知際

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比而無閒奢

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反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

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去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瘤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

淮南鮮取焉爾淳辨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錄猶如曾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家貽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與少有可採傳。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而乖近誕可取者少

必也儒乎光曰聖道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也以儒爲名乎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許昔也

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祕曰相如文雜麗而寡於用

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游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不取不忍棄之。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敘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祕曰仲尼稱管仲爲仁史記爲直事因王爲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駁之而爲門也言甚矣校傳記之書不果純以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皆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

曰不果則不果矣皆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之人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向可尊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識焉不已純矣。祕曰竹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

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譸矣徒不果而已乃援奇說以自大假不一至爲高通故謝子既吐觸情之說又發不經之義。咸曰夫巫左道皆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享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如淮南遊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光

曰音義曰天祐本人作又並闕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歎嘆之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方事紛紜。秘曰大有一宗之高有常也聖人无可无不可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光曰聖人志道事常嗜時應變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窮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秘曰通之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

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雅無方也。咸曰此論六子獨孟軻所謂子張

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秘曰夫天之為也乃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序不失其常也。光曰宜乎之變化宜多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秘曰或人聞多方之言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不言故云多端。光曰謂聞同谷異理或相違

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秘曰時有可否礙也

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勝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秘曰隨時而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人之好嘉其善也不識物物吾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秘曰與何等人。光曰與許也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光曰…秘曰進則進禮退而退秘曰義則退曰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而進雖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

或曰進進則閔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秘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光曰…

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秘曰何故小之。光曰若然則必退於進者揚子謂者

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進必退易儷也聖人不適于世不以退則君子群居小人是以進則貪祿利者退則慕僞名

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咸曰…秘曰進之則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惟儒所在義比此言有似莊子所稱齊物者也

曰作此者其有懼乎秘曰非聖人者無志於道家者流…光曰…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光曰…

通天地人曰儒

通天地而

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秘曰如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君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秘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爲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之自愛仁之至也秘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自敬禮之至也秘曰曲禮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秘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親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龜鴻

鵠性自壽耳人則爲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秘曰秦皇漢武惑於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咸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焉。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秘曰彙類也仙者皆有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蓋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咸曰名冥也實壽實也言今之爲仙者亞名存也蓋實亡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爲天下笑非惡而善邪者乎。秘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爲有咸曰仙本無也而虛生之徒以爲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秘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爲有也。曰多言之人喜妄說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咸曰言無以爲其實。光曰無可問焉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秘曰天地之間今無此理無所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秘曰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咸曰忠臣蹇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身乎。秘曰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偟音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脩積德可以益壽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生爲壽

顏以不朽爲壽顏冉有德故不朽爾如田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秘曰言假令顏行之殘牛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歲。光曰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關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若乃斯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爲壽揚對以不朽爲壽。秘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爲殘賊而冀得長壽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曰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秘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必有其實然後可以動物況乃其身之不喻又安能喻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卷終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大於終故啓之手足沒月誦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可知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言寧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神來享動也夫孝始於事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有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公然 譔孝至 祕曰夫孝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報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重於孝也○光曰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 將欲言其義所以對其至○祕曰先王之至德 一言而該 光曰至德要道无所不該

聖人不加焉 一言孝攝百行聖人无以加之是至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

父母子之天地與 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 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引裕於天地乎疑脫其乎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望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

裕父母之裕不裕矣 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為子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以性育之裕不能令孝養之裕則不至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不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為裕矣其父母施於子也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自知不足則見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惟大舜所以孝養之裕也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 祕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孝子愛日 無須臾離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唯日不足

孝子有祭乎有齋乎 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 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 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齋之狀切謂齋之日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 光曰見其居處祕曰語笑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

是以祭不賓 大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 而發斯須者自暇十時也○祕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存夫操何暇于賓之接也○祕曰祭事子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

人而不祭豺獺乎 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由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 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荅不類疑下有脫文

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

或曰必也兩乎 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善方為美乎

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不必得賢人斷二老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遵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直輕孝至之禮乎曰子夫之心盡所以重孝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故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其證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則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之至而謹君之號乃明矣有是哉子雲也孝者推之○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亦善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

子有含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 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自含食其粗縕被絮不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惡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光曰縕於粉切含菽菲食縕絮惡衣

曰假儒衣書服

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咸曰】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爲儒也如彼之自專而學於親儒乎不輟亦可爲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己不學是可爲常矣○【祕曰】己欲孝斯孝矣己欲儒斯儒矣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或曰何以處偽【祕曰】【光曰】問何以見其偽者爲之則真何以居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也所以戒乎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恥之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爲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其非至而何○【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己乎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咸曰】務不蓄名而行爲大也○【祕曰】[illegible]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借紹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邵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皐陶道爲不可及奈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紹稷契皐陶者當勗勉而已庳則秦儀趆斯亦忠嘉矣【祕曰】庳下也言人欲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卑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趆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台足也○【光曰】庳音婢若嫌大高而卑之則陷入於佞諂矣堯舜之道皇兮【祕曰】皇大夏殷周之道將兮【祕曰】將大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咸曰】延其光於萬世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上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蓋時之義一也此又客問以明其旨焉五君應乎天順乎人天下恭之○【光曰】堯舜人也是乎天下之公○【咸曰】以是爲美大之矣或曰食如蟻言精細也○【光曰】蟻聚以衣如華彩也朱輪駟馬【光曰】未異本於此有受天

子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徵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備爲泰矣况過於天乎○【祕曰】綸青絲綬也諸本皆作青綸編蓋傳之誤也○【光曰】【音】綸古頑切又音倫李朱本通關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得之矣○【咸曰】能勉而勝則五【祕曰】非勉則不復其五性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音】揭渠列切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使能敵之德諧頑嚚讓萬國頑嚚舜父母也以禪禹也知情天地形不測【咸曰】知情天地者言其德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光曰】【音】知與智同形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之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祕曰】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乎【咸曰】此子雲自比力而尚德者也○【光曰】則苟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咸曰】禔宜音如媞尔雅曰媞媞安也○【光曰】【音】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咸曰】明而光其下則堯之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爲臣也王莽之事儀則傾覆其上簒位居攝則亂其下也○【咸曰】明而光此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良安謂能順承故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異爲事乎【祕曰】曰聖人德之爲事則無異【祕曰】使盛異亞之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宗元曰】猶堯舜常修其德何異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大戊武丁見異而後修德故爲之末焉○【祕曰】失於常德見異乃見修而復之事在末後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祕曰】非上德感此之其君必

亡矣○祕曰猶蘇紂本末不脩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歷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災異為末。天地之得斯民也祕曰得善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蒼生之本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以御治之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吳曰言人之貴在得民心而使歡安久也故安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主安○祕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所以得其民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吾聞諸傳祕曰傳謂論語○光曰傳直恐切語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咸曰卲美也○祕曰卲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是孔子之徒歟王莽小則得譽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戲寇焉

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終而有終而無始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為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甚之後故有先瘳之喻○祕曰德寧有終也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祕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祕曰一人之得心矣

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咸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秀穎德行之謂洪未之秀其穎猶人之有道也未秀則實結人者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踰於異端智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

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求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祕曰擬或作疑非也擬擬也言君子不妄其動乃擬事而後動不以其事乃擬禮而後事○咸曰擬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成於事事則成於禮擬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為是為非

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乃為群言之長群行之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為群行之宗

或問泰和咸曰問太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祕曰二帝之書典謨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咸曰百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溫溫然和樂如生其世矣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成王承積習為治○祕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縕亦亂也○咸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禮楚也○祕曰縕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予宗據公羊而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之民生長於平治之世○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之始亂習見亂世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為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關雎作諷諭子以為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也○咸曰久亂之後和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觀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言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其實也世之所致而致一三行所以致之○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以所以明漢興中天之本也黃支南夷去合浦日南三万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焉

言北蠻東女匈奴謂虜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為孝
慕之故皆為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上書願
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
國○【光曰】【釋】鄯奚切【音】慕渡反鞮盖東夷國名女國也

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荒荒大也○【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

【宋吳】今從宋吳本【音】謨皇切

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宗周之北○【陳曰】

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四夷者得也○【光曰】【音】音黃

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

喪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諸夷也○【咸曰】猾亂也蠢動也迪猾夏王人王室之官言五伯六霸然也○

【祕曰】宗夷猾言夷狄也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放猾亂中夏動蹈我邊鄙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吹也○

【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尊國喪師無次言最下也此凡論王者御戎狄之道然也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鳳儀而翔鳳師

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君和之召官皆如麟然有義斷斷然衆蓋其至也○【光曰】儀儀師師

之貌以喻德服四夷

螭虎桓桓仁者威多○【咸曰】桓桓于出以武戢亂言不出

鷹隼職職擭攫之疾也○【咸曰】職職暴也言彊伯之世專以兵計暴而欲殘

未至也

【曰】言桓桓職職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之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職職鷙鳥貌

直未至也○【光曰】【釋】職音職又音式鷙貌以喻武臣之貌切桓桓武貌以喻兵威于斯二柏柏武貌職職

淇切又音式鷙貌以喻兵威于服方

或曰詠詠北夷【光曰】

被我純繢【光曰】【釋】純繢纂書○

帶我金犀【咸曰】金犀金印犀印

【祕曰】詠詠鳥語貌比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繢之衣帶我金犀之

珍膳寧餬【咸曰】寧安也餬其口也○【釋】珍饌

不亦享乎此夫盛德之享也

○【祕曰】詠詠夷狄語貌長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繢之衣宗帶也

我金犀飾之餬常珍之膳以安然餬其口不亦休寧乎以

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須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

大官御食之類○【光曰】【音】黃節首膏猶寿也謂宣帝以後單

于朝服衣以繪

犂衣食寫撫之

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

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

乎 [illegible]

龍堆以西 [illegible] 大漠以北鳥夷獸夷 [illegible] 郡勞王

師漢家不為也 [illegible]

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否則介鱗易我衣裳 [illegible] 君

人者每在殷民阜財 [illegible] 明道信義 [illegible] 致帝者之

用 [illegible] 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 [illegible] 粲也晏

也 [illegible] 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illegible]

[illegible]

天道勞功 [illegible] 或問勞功曰日

一日勞考載 [illegible] 曰功 [illegible]

[illegible] 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 [illegible] 曰於

事則逸於道則勞 [illegible]

[illegible]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

勞則過於阿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illegible]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illegible]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徐幹中論二卷

（漢）徐幹撰

明嘉靖四十四年杜思刻本

中論二卷（通行本）

漢徐幹撰。幹字偉長，北海劇人。建安中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故相沿稱爲魏人。然幹歿後三四年，魏乃受禪，不得遽以帝統予魏。陳壽作史，託始曹操，稱爲太祖。遂併其僚屬均入魏志，非其實也。是書隋唐志皆作六卷。隋志又註云：梁目一卷。崇文總目亦作六卷。而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作二卷，與今本合。則宋人所併矣。書凡二十篇，大都闡發義理，原本經訓，而歸之於聖賢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曾鞏校書序云：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今書獨闕。又考之魏志，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乃知館閣本非全書。而晁公武又稱李獻民所見別本，實有復三年、制役二篇。李獻民者，李淑之字。嘗撰邯鄲書目者也。是其書在宋仁宗時尚未盡殘闕。鞏特據館閣不全本著之於錄，相沿既久，所謂別本者不可復見。於是二篇遂佚不存。又書前有原序一篇，不題名字，陳振孫以爲幹同時人所作。今驗其文頗類漢人體格，知振孫所言爲不誣。惟魏志稱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而序乃作於二十三年二月，與史頗異。傳寫必有一誤，今亦莫考其孰是矣。

刻徐幹中論序

宋南豐曾氏起于五代絶學之後程學未顯之前文章本原六經世稱江漢星斗矣編校館閣羣書取中論二十篇序而傳之何哉漢自桓靈以後姦雄濁亂海內俗儒鶩於曲說黨權營利求其究觀道妙而不汙於世者蓋寡矣偉長獨能恬淡體道不耽榮祿逡廵濁世而去就顯晦之節皦然不汙曾氏讀其書而論其世彼有取爾也余刪訂青志繡梓竣事　兵憲懷庭秦公謂曰青郡文獻名天下藝文不下百數十種未能盡傳若管子書晏子春秋仲尼之徒羞稱焉文心雕龍詭藻勝矣徐幹中論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曾子固所取也盍壽諸梓以廣其傳余曰唯唯謹識之而刻于郡之資深堂

嘉靖乙丑冬青州府知府四明杜思書

徐幹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錄豈况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胃然感嘆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淸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

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
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
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
名競相尚爵號君病（一作疾）俗迷昏遂閉戶
自守不與之群以六籍娛心而已君子之
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
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
過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

之微耻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
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
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
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
暇譁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
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
根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
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辯之者

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
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
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己也
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于
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
主聖人之道息邪偽之事興營利之士得
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
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

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君避地
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蹴踖連武
欲致之君以爲縱橫之世乃先聖之所厄
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
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顏淵荀卿之行故
絕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疚
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
應命從戍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

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眞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墻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美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眞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

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已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redacted]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

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頹豈不痛哉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沈冥幽微深奧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

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

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繆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云編校書

籍臣曾鞏上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清明日假朱丞本校于博古堂石邦哲識

中論二卷漢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北海徐幹偉長譔有序而無名氏幹鄴下七子之一人也建安之間疾辭人美麗之文不能敷散道教故著中論辭義典雅當世嘉之按唐志六卷今本二卷二十篇宋大理正山陰石邦哲手校題識邦哲字熈明冊世藏書至治二年得之錢塘仇遠氏明年夏五月己酉平原陸友友仁父記

徐幹中論目錄

卷上

治學　法象

脩本　虛道

貴驗　貴言

藝紀　覈辨

智行　爵祿

卷下

考僞　譴交

曆數　論夭壽

務本　審大臣

慎所從　亡國

賞罰　民數

目錄終

徐幹中論卷之上

治學第一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没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寳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

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黄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

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

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黄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

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没而後巳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巳心群言

一乎巳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巳効故詩曰學有緝熈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

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

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内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

子必擇師焉

法象第二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為法

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

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redacted]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

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媟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

弑於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絶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

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端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其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昭亂蘧罷以既醉保

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脩本第三

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則異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用乎己者謂之務本用乎人者謂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先務其本故德建而怨寡小人之理也先近其末故功廢而讐多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内而略外急己而寛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瞶慮人而不自慮

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下之重行甚邇之路以窮天下之遠故德彌高而基彌固勝彌衆而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斯之謂歟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

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違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行異乎言言之

錯也無周於智言異乎行行之錯也有傷於仁是故君子務以行前言也人之過在於哀死而不在於愛生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喜語乎已然好爭乎遂事墮於今日而懈於後旬如斯以及於老故野人之事不勝其悔君子之悔不勝其事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改此雖聞何益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

也春秋書衛北宮括伐秦善攝也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既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故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

基昇正之寒黄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修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

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蓋人有大惑而不能自知者舍有而思無也舍易而求難也身之與家我之有也治之誠易而不肎爲也人之與國我所無也治之誠難而願之也雖曰吾有術吾有術誰信之歟故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

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仞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道之於人也其簡且易耳其修之也非若採金攻玉之涉歷艱難也非若求盈司利之競逐囂煩也不要而遘不徵而盛四時嘿而成不言而信德配乎天地功侔乎四時名參乎日月此虞舜大禹之所以由匹夫登帝位解布衣被文采者也故古語

曰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後之君子雖不及行亦將至之云耳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絶而宫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强其所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

所輕以取禍或曰斯道豈信哉曰何爲其不信也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然行善而不獲福猶多爲惡而不

得禍猶少總夫二者豈可舍多而從少也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

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虚道第四

人之爲德其猶虚器歟器虚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

以虛受人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之於善道也大則大識之小則小識之善無大小咸載於心然後舉而行之我之所有既不可奪而我之所無又取於人是以功常前人而人後之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

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興自然之道也易曰比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陰長陽消之謂也先民有言人之所難者二樂攻其惡者難以惡告人者難夫惟君子然後能為已之所難能到人之所難致既能其所難也猶

恐舉人惡之輕而舍已惡之重君子患其如此也故反之復之鑽之核之然後彼之所懷者竭始盡知已惡之重矣既知已惡之重者而不能取彼又將舍已況拒之者乎夫酒食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目也者能遠察而不能近見其心亦如之（一本作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以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闑槷（門南旁木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因人也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人塞之我通之故知其高不可為員其廣不可為方先王之

禮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師瞽誦詩庶僚箴誨器用載銘筵席書戒月考其爲歲會其行所以自供正也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其群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且曰睿聖凡興國之君未有不然者也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下愚反此道也以爲己既仁矣

智矣神矣明矣兼此四者何求乎衆人是以辜罪昭著腥德發聞百姓傷心鬼神怨痛曾不自聞愈休如也若有告之者則曰斯事也徒生乎子心出乎子口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則曰與我異德故也未達我道故也又安足責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蓋

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

止謗莫如修身療暑莫如親氷信矣哉

貴驗第五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

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哉故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

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謗言也皆緣類而作倚事而興加其似者也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故求已而不求諸人非自強也見其所存之富耳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已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已之謂通

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遂所誤也親戚離之知所悔也疏遠附之疏遠附也常安樂親戚離也常危懼自生民以來未有不然者也殷紂為天子而稱獨夫仲尼為匹夫而稱素王盡此類也故善鈞者不易淵而殉魚君子不降席而追道治乎八尺之中而德化光矣古之人謂曰相彼玄鳥止于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人情也莫不

惡謗而卒不免乎謗其故何也非愛致力而不已之也已之之術反也謗之為名也逃之而愈至距之而愈來訟之而愈多明乎此則君子不足為也闇乎此則小人不足得也帝舜屢省禹拜昌言明乎此者也厲王蒙戮吳起刺之闇乎此者也皆書名前策著形列圖或為世法或為世戒可不慎之曾子曰或言予之善予惟恐其聞或

言乎之不善惟恐過而見乎之鄙色焉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周書有言人毋鑒

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已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已者須已而

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之僨也亦無日矣故僨[redacted]則縱多友邪則已僻也是以君子慎取友也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奬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為不善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

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貴言第六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

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

強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瞀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為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

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為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已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redacted]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闡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

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争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

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辯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

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蹈膝踐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肎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脣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

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非惟言也行亦如之得其所則尊榮失其所則賤辱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爲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爲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爲潔也則

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爲往鑒焉

藝紀第七

藝之興也其由民心之有智乎造藝者將以有理乎民生而心知物知物而欲作欲作而事繁事繁而莫之能理也故聖人因

智以造藝因藝以立事二者近在乎身而遠在乎物藝者所以旌智飾能統事御群也聖人之所不能已也（一本作聖人無所不能也）藝者所以事成德者也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之

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民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illegible]

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孔子曰君子

恥有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行故寳玉之山土木必潤盛德之士文藝必衆昔在周公嘗猶豫於斯矣孔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存乎六藝者著其末節也謂夫陳籩豆置尊俎執羽籥擊鐘磬升降趨翔屈伸俯仰之數也非禮樂之本也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

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故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斂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群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群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故禮以考敬樂以敦愛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敬考則民不慢愛敦則群生悅志平則怨尤亡心和則離德睦事綴則法戒明煩理則物不悖六者雖殊其致一也其道則君子專之其事則有司共之此藝之大體也

覈辯第八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

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諭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

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已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已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悅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悅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說何異乎鴂之

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說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

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為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智行第九

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人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

哲之為用也乃能殷民阜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伏羲作八卦文王增其辭斯皆窮神知化豈徒特行善而已乎易離象稱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且大人聖人也其餘象皆稱君子蓋君子通於賢者也聰明惟聖人能盡之大才通人有而不能盡也書美唐堯欽明為先驩兠之舉共工四嶽之薦鯀

堯知其行衆尚未知信也若非堯則裔土
多凶族兆民長愁苦矣明哲之功也如是
子將何從或曰俱謂賢者耳何乃以聖人
論之對曰賢者亦然人之行莫大於孝莫
顯於清曾參之孝有虞不能易原憲之清
伯夷不能間然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
科以其才不如也仲尼問子貢曰汝與回
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之行不若顏
淵遠矣然而不服其行服其聞一知十由
此觀之盛才所以服人也仲尼亦奇顏淵
之有盛才也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
言無所不說顏淵達於聖人之情故無窮
難之辭是以能獨獲亹亹之譽為七十子
之冠曾參雖質孝原憲雖體清仲尼未甚
嘆也或曰苟有才智而行不善則可取乎

對曰何子之難喻也水能勝火豈一升之
水灌一林之火哉柴也愚何嘗自投於井
夫君子仁以博愛義以除惡信以立情禮
以自節聰以自察明以觀色謀以行權智
以辨物豈可無一哉謂夫多少之間耳且
管仲背君事讐奢而失禮使桓公有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稱之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

美義也仲尼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矣是
故聖人貴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益於世
矣如愆過多才智少作亂有餘而立功不
足仲尼所以避陽貨而誅少正卯也何謂
可取乎漢高祖數賴張子房權謀以建帝
業四皓雖美行而何益夫倒懸此固不可
同日而論矣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
仁乃高仁耶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

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昔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啓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成王非不仁厚於骨肉也徒以不聰叡之故助畔亂之人幾喪周公之功而墜文武之業召公見周公之旣反政而猶不知

疑其貪位周公爲之作君奭然後悅夫以召公懷聖之資而猶若此乎末業之士苟失一行而智略褊短亦可懼矣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於權智之實者也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爲上箕子次之比干爲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

物居方禳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

爵祿第十

或問古之君子貴爵祿歟曰然諸子之書稱爵祿非貴也資財非富也何謂乎曰彼遭世之亂見小人富貴而有是言非古也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
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
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
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
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
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
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
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

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之有乎
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
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
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
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
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
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
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

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
其位矣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
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
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
也而民弗美也位亦如之昔周公相王室
以君天下聖德昭聞王勛弘大成王封以
少昊之墟地方七百里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備物典策官司彝器龍旗九旒祀帝於

郊太公亮武王克商寧亂王封之爽鳩氏
之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
至於無棣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世祚太師
撫寧東夏當此之時孰謂富貴不為榮寵
者乎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
諸侯僭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
以功竊國而貴者有之竊地而富者有之
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

病矣故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然則富貴美惡存乎其世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内各竟其願其爲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

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也故舜爲匹夫猶民也及其受終於文祖稱曰予一人則西王母來獻白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易曰豐亨無咎王假之勿憂宜日中身尊居高之謂也斯事也聖人之所務也雖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舜禹孔子可謂求之有道矣舜禹得之孔子不得之可謂有命矣非惟聖人賢者亦然稷契伯益伊尹傅說得之者也顏淵閔子騫冉耕仲弓不得者也

故良農不患壃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徐幹中論卷之上

徐幹中論卷之下

考僞第十一

仲尼之沒于今數百年矣其間聖人不作唐虞之法微三代之教息大道陵遲人倫之中不定於是惑世盜名之徒因夫民之離聖教日久也生邪端造異術假先王之遺訓以緣飾之文同而實違貌合而情遠自謂得聖人之眞也各兼說特論誣謠一世之人誘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惙惙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業而寵狎之斯術之於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痛癢煩苛於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日既至則血氣暴竭故內關之疾疾之中夭而扁鵲之所甚惡也以盧醫不能別而遘之者不能攻也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汩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己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

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不遠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者雖語我曰吾為善吾不信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涌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王稱詩書將何益哉

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事以偽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昔衛公孟多行無禮取憎於國人齊豹殺之以為名春秋書之曰盜其傳曰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問者曰齊豹

之殺人以爲己名故仲尼惡而盜之今爲名者豈有殺之罪耶曰春秋之中其殺人者不爲少然而不盜不已聖人之善惡也必權輕重數衆寡以定之夫爲名者使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於殺人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人之罪也而

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愼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

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怪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故長形立而名之曰長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長短之形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夫名之繫於實也猶物之繫於時也物者春也吐華夏也布葉秋也凋零冬也成實斯無爲而自成者

也若強爲之則傷其性矣名亦如之故僞名者皆欲傷之者也人徒知名之爲善不知僞善者爲不善也惑甚矣求名有三少而求多遲而求速無而求有此三者不僻爲幽昧離乎正道則不獲也固非君子之所能也君子者能成其心心成則內定內定則物不能亂物不能亂則獨樂其道獨樂其道則不聞爲聞不顯爲顯故禮稱君

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如是者豈將反側於亂世而化庸人之未稱哉

譴交第十二

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昔聖王之治其民也任之以九職糾之以八刑導之以五禮訓之以六樂教之以三物習之以六容使民勞而不至於困逸而不至於荒當此之時四海之内進德脩業勤事而不暇詎敢淫心舍力作爲非務以害休功者乎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自逸故春秋外傳曰天子大采朝日

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其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正歲使有司令於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法備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邦有大刑由此觀之不務交游者非政之惡也心存於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擧賢是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問者曰吾子著書稱君子之有交求賢交也

今稱交非古也然則古之君子無賢交歟
曰異哉子之不通於大倫也若夫不出戶
庭坐於空室之中雖魑魅魍魎將不吾覿
而況乎賢人乎今子不察吾所謂交游之
實而難其名名有同而實異者矣名有異
而實同者矣故君子於是倫也務於其實
而無譏其名吾稱古之不交游者不謂嚮
屋漏而居也今之好交游者非謂長沐雨

乎中路者也古之君子因王事之閒則奉
贄以見其同僚及國中之賢者其於宴樂
也言仁義而不及名利君子未命者亦因
農事之隙奉贄以見其鄉黨同志及夫古
之賢者亦然則何爲其不獲賢交哉非有
釋王事廢交業遊遠邦曠年歲者也故古
之交也近今之交也遠古之交也寡今之
交也衆古之交也爲求賢今之交也爲名

利而已矣古之立國也有四民焉執契脩
版圖奉聖王之法治禮義之中謂之士竭
力以盡地利謂之農夫審曲直形勢飭五
材以別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各世其事毋遷其業少而
習之其心安之則若性然而功不休也故
其處之也各從其族不使相奪所以一其
耳目也不勤乎四職者謂之窮民役諸圜

土凡民出入行止會聚飲食皆有其節不
得怠荒以妨生務以麗罪罰然則安有群
行方外而專治交游者乎是故五家爲比
使之相保比有長五比爲閭使之相憂閭
有胥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有師五族爲
黨使之相救黨有正五黨爲州使之相賙
州有長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鄉有大夫必
有聰明慈惠之人使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州黨族閭比之群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之民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大夫察其衆寡凡民之有德行道藝者比以告閭閭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鄉以告民有罪奇衺者比以告亦如之有善而不以告謂之蔽賢蔽賢有罰有惡而不以告謂之黨逆黨逆亦有罰故民

不得有遺善亦不得有隱惡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故書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慎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於人也故無交游之事無請託之端心澄

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相厲以誠愨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於鄉黨考行不本於閥閱多助者爲賢才寡助者爲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爲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脩道藝不

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爲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塡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

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爲之

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於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

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况無君命而自爲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曆數第十三

昔者聖王之造曆數也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

布筭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夫曆數者先王以憲殺生之期而詔作事之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昔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毋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教

之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於是陰陽調和災厲不作休徵時至嘉生蕃育民人樂康鬼神降福舜禹受之循而勿失也及夏德之衰而羲和湎淫廢時亂日湯武革命始作曆明時敬順天數故周禮太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於是分至啓閉之日人君親登觀臺以望氣

而書雲物爲備者也故周德既衰百度墮替而曆數失紀故魯文公元年閏三月春秋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又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也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言火未伏明非

立冬之日自是之後戰國搆兵更相吞滅專以爭強攻取爲務是以曆數廢而莫脩浸用乖繆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爲歲首曆用顓頊孝武皇帝恢復王度率由舊章招五經之儒徵術數之士使議定漢曆及更用鄧平所治元起太初然後分至啓閉不失其節弦望晦朔可得而驗成哀之

間劉歆用平術而廣之以爲三統曆比之衆家最爲備悉至孝章皇帝年曆疎闊不及天時及更用四分曆舊法元起庚辰至靈帝四分曆猶復後天[redacted]半日於是會稽都尉劉洪更造乾象曆以追日月星辰之行考之天文於今爲密會宮車宴駕京師大亂事不施行惜哉上觀前化下迄於今帝王興作未有奉贊天時以經人事者

也故孔子制春秋書人事而因以天時以明二物相須而成也故人君不在分至啓閉則不書其時月蓋刺怠慢也夫曆數者聖人之所以測靈耀之賾而窮玄妙之情也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致思焉今粗論數家舊法綴之於篇庶為後之達者存損益之數云耳

夭壽第十四

或問孔子稱仁者壽而顏淵早夭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比干子胥身陷大禍豈聖人之言不信而欺後人耶故司空潁川荀爽論之以為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身殁矣其道猶存故謂之不朽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壽豈不信哉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比干子胥皆重義輕死者也以其所輕獲其所重求仁得仁可謂慶矣槌

鍾擊磬所以發其聲也煮鬯燒薰所以揚其芬也賢者之窮厄戮辱此槌擊之意也其死亡陷溺此燒煮之類也北海孫翱以為死生有命非他人之所致也若積善有慶行仁得壽乃教化之義誘人而納於善之理也若曰積善不得報行仁者凶則愚惑之民將走千惡（一作移其性）以反天常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若夫求名之徒殘疾厥體冒厄危戮以徇其名則曾參不爲也子胥違君而適讎國以雪其恥與父報讎悖人臣之禮長畔弒之原又不深見二主之異量至於懸首不化斯乃凶之大者何慶之爲幹以爲二論皆非其理也故作辨夭壽云幹聞先民稱所惡於知者爲鑿也不其然乎是以君子之爲論也必原事類之宜而循理焉故曰說成而不可間也義立而不可亂也若無二難者苟既違本而死又不以其實夫聖人之言廣矣大矣變化云爲固不可以一槩齊也今將妄舉其目以明其非夫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壽此行仁

之壽也孔子云爾者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氏以死而不朽爲壽則書何故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寔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惟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者周公不知夭壽之意乎故言聲聞之壽者不可同於聲聞是以達人必參之也孫氏

專以至殺之義也惡愚惑之民將反天常孔子何故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欲使知去食而必死也昔者仲尼乃欲民不仁不信乎夫聖人之教乃為明允君子豈徒為愚惑之民哉愚惑之民威以斧鉞之戮懲以刀墨之刑遷之他邑而流於裔土猶或不悛況以言乎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然則荀孫之義皆失其情亦可知也昔者帝嚳已前尚矣唐虞三代厥事可得略乎聞自堯至於武王自稷至於周召皆仁人也君臣之數不為少矣考其年壽不為夭矣斯非仁者壽之驗耶又七十子豈殘酷者哉顧其仁有優劣耳其夭者惟顏回據一顏回而多疑其餘無異以一鉤之金權於一車之羽云金輕於羽也天道迂濶闇昧難明聖人取大略以為成法亦安能委曲不失毫芒無差跌乎且夫信無過於四時而春或不華夏或隕霜秋或雨雪冬或無氷豈復以為難哉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子胥已知其必然而樂為焉天何罪焉天雖欲福仁一作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亡之非所謂無慶也苟令以此設難而解以槌擊燒薰於事無施

孫氏譏比干子胥亦非其理也殷有三仁比干居一何必啓手然後為德子胥雖有讐君之過猶有觀心知仁懸首不化固臣之節也且夫賢人之道者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或見危而授命或望善而遐舉或被髮而狂歌或三黜而不去或辭聘而山棲或忍辱而俯就豈得責以聖人也哉於戲通節之士實關斯事其審之云耳

務本第十五

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其近物而闇於遠圖故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也未有如此而不亡也夫詳於小事而察於近物者謂耳聽乎絲竹歌謠之和目視乎琱琢采色之章口給乎辯慧切對之辭心通乎短言小說之文手習乎射御書數之巧體鶩乎俯仰折旋

之容凡此者觀之足以盡人之心學之足以動人之志且先王之末教也非有小才小智則亦不能為也是故能為之者莫不自悅乎其事而無取於人以人皆不能故也夫居南面之尊秉生殺之權者其勢固足以勝人也而加以勝人之能懷是已之心誰敢犯之者乎以匹夫行之猶莫之敢規也而況人君哉故罪惡若山而已不見

也謗聲若雷而已不聞也豈不甚矣乎夫小事者味甘而大道者醇淡近物者易驗而遠數者難效非大明君子則不能兼通者也故皆惑於所甘而不能至乎所淡眩於所易而不能反於所難是以治君世寡而亂君世多也故人君之所務者其在大道遠數乎大道遠數者為仁足以覆幬群生惠足以撫養百姓明足以照見四方智

足以統理萬物權足以變應無端義足以阜生財用威足以禁遏姦非武足以平定禍亂詳於聽受而審於官人達於興廢之原通於安危之分如此則君道畢矣夫人君非無治為也失所先後故也道有本末事有輕重聖人之異乎人者無他焉蓋如此而已矣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

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下及昭公亦善有容儀之習以亟其朝晉也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然而不恤國政政在大夫弗能取也子家羈賢而不能用也好大國之明禁凌虐小國利人之難而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其他思莫在於公不圖其終卒有

出奔之禍春秋書而絕之曰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故春秋外傳曰國君者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又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如此則為九德之美何技藝之尚哉今使人君視如離婁聰如師曠御如王良射如夷羿書如史籀計如隸首走追駟馬力折門鍵有此六者可謂善於有司之職矣何益於治乎無此六者可謂乏於有司之職矣何增於亂乎必以廢仁義妨道德何則小器

弗能兼容治亂既不繫於此而中才之人好也昔路豐舒晉知其亡也皆怙其三才恃其五賢而以不仁之故也故人君多技藝好小智而不通於大倫者適足以距諫者之說而鉗忠直之口也秪足以追亡國之迹而背安家之軌也不其然耶不其然耶

審大臣第十六

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爲之豈非群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先王知其如是也故博求聰明睿哲君子措諸上位執邦之政令焉執政則其事舉其事舉則百僚任其職百僚任其職則庶事莫不致其治庶事致其治則九牧之民莫不得其所故書

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大臣者治萬邦之重器也不可以衆譽著也人主所宜親察也衆譽者可以聞斯人而已故堯之聞舜也以衆譽及其任之者則以心之所自見又有不因衆譽而獲大賢其文王乎畋於渭水邊道遇姜太公皤然皓首方秉竿而釣文王召而與之言則帝王之佐也乃載之歸以爲太師姜太公當此

時貧且賤矣年又老矣非有貴顯之舉也其言誠當乎賢君之心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文王之識也灼然若披雲而見日霍然若開霧而觀天斯豈假之於衆人哉非惟聖然也霸者亦有之昔齊桓公夙出甯戚方爲旅人宿乎大車之下擊牛角而歌歌聲悲激其辭有疾於世桓公知其非常人也召而與之言乃立功之士也於是舉

而用之使知國政凡明君之用人也未有不悟乎已心而徒因衆譽也用人而因衆譽焉斯不欲爲治也將以爲名也然則見之不自知而以衆譽爲驗也此所謂效衆譽也非所謂效得賢能也苟以衆譽爲賢能則伯鯀無羽山之難而唐虞無九載之費矣聖人知衆譽之或是或非故其用人也則亦或因或獨不以一驗爲也況乎舉

非四嶽也世非有唐虞也大道寢矣邪說行矣臣已詐矣民已惑矣非有獨見之明專任衆人之譽不以己察不以事考亦何由獲大賢哉且大賢在陋巷也固非流俗之所識也何則大賢爲行也裒然不自[redacted]儡然若無能不與時争是非不與俗辯曲直不矜名不辭謗不求譽其味至淡其觀至拙夫如是則何以異乎人哉其異乎人

者謂心統乎群理而不繆智周乎萬物而不過變故暴至而不惑真僞叢萃而不迷故其得志則邦家治以和社稷安以固兆民受其慶群生賴其澤八極之内同爲一斯誠非流俗之所豫知也不然安得赫赫之譽哉其赫赫之譽者皆形乎流俗之觀而曲同乎流俗之聽也君子固不然矣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争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謠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黑裘素韠求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況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

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説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灾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躓矣故書曰肱股惰哉

萬事廢哉此之謂也然則君子不爲時俗之所稱曰孝悌忠信之稱也則有之矣治國致平之稱則未之有也其稱也無以加乎習訓詁之儒也夫治國致平之術不兩得其人則不能相通也其人又寡矣寡不稱衆將誰使辨之故君子不遇其時則不如流俗之士聲名章徹也非徒如此又爲流俗之士所裁制焉高下之分貴賤之賈

一由彼口是以沒齒窮年不免於匹夫昔荀卿生乎戰國之際而有叡哲之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明撥亂之道然而列國之君以爲迂濶不達時變終莫之肯用也至於游說之士謂其邪術（一作講其邪僻）率其徒黨而名震乎諸侯所如之國靡不盡禮郊迎擁篲先驅受爵賞爲上客者不可勝數也故名實之不相當也其所從來尚久（一作矣）夫何世無之天下有道然後斯物廢矣

慎所從第十七

夫人之所常稱曰明君舍己而從人故其國治以安闇君違人而專己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說也非大道之至論也凡安危之勢治亂之分在乎知所從不在乎必從人也人君莫不有從人然或危而不

安者失所從也莫不有違人然或治而不亂者得所違也若夫明君之所親任也皆貞良聰智其言也皆德義忠信故從之則安不從則危闇君之所親任也皆佞邪愚惑其言也皆姦回諂諛從之安得治不從之安得亂乎昔齊桓公從管仲而安二世從趙高而危帝舜違四凶而治殷紂違三仁而亂故不知所從而好從人不知所違

而好違人其敗一也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夫言或似是而非實或似美而敗事或似順而違道此三者非至明之君不能察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取七十餘城莒與即墨未拔昭王卒惠王為太子時與毅不平即墨守者田單縱反間於燕使宣言曰王巳死城之不拔者三耳樂毅與新王有隙懼誅而不敢歸外以伐齊為名

實欲因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惠王以為然使騎劫代之大為田單所破此則似是而非實者也燕相子之有寵於王欲專國政人為之言於燕王噲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也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堯與王同行也

燕噲從之其國大亂此則似美而敗事者也齊景公欲廢太子陽生而立庶子荼謂大夫陳乞曰吾欲立荼如何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於是立荼此則似順而違道者也且夫言畫施於當時事效在於後日後日遲至而當時速決也故令巧者常勝拙者常負其勢然也此謂中主之聽

也至於闇君則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redacted]巳之欲者明君不察辭之巧拙也二策並陳而從其致巳之福者故高祖光武能收群策之所長棄群策之所短以得四海之內而立皇帝之號也吳王夫差楚懷王襄棄伍員屈平之良謀收宰嚭上官之諛言以失江漢之地而喪宗廟之主此二帝三王者亦有從人亦有違人然

而成敗殊馳興廢異門者見策與不見策耳不知從人甚易而見策甚難矣考其驗斯爲甚矣問曰夫人莫不好生而惡死好樂而惡憂然觀其舉措也或去生而就死或去樂而就憂將好惡與人異乎曰非好惡與人異也乃所以求生與求樂者失其道也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今略舉一驗以言之昔項羽既敗爲漢兵所追乃謂

其餘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身經七十餘戰所擊者服遂霸天下今而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斯皆存亡所由欲南反北者也夫攻戰王者之末事也非所以取天下也王者之取天下也有大本有仁智之謂也仁則萬國懷之智則英雄歸之御萬國揔英雄以臨四海其誰與爭若夫攻城必拔野戰必克將帥之事也羽以小人

之器闇於帝王之教謂取天下一由攻戰矜勇有力詐虐無親貪嗇專利功勸不賞有一范增既不能用又從而疑之至令憤氣傷心疽發而死豪傑背叛謀士違離以至困窮身爲之虜然猶不知所以失之反瞋目潰圍斬將刈旗以明非戰之罪何其謬之甚歟高祖數其十罪蓋其大略耳若夫纖介之失世所不聞其可數哉且亂君

之未亡也人不敢諫及其亡也人莫能窮是以至死而不寤亦何足怪哉

亡國第十八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

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羈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

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黄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為物

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

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為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賢者稱於人也非以力也力者必須多而知者不待衆也故王[illegible]七萬而輔佐六卿也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而四海服此非用寡之驗歟且六國之君雖不用賢及其致人也猶脩禮盡意不敢侮慢也至於王莽既不能用及其致

也尚不能言莽之爲人也內實姦邪外慕古義亦聘求名儒徵命術士政煩教虐無以致之於是脅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因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

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以一作印綬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

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

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愼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導滯

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媚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鐘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釆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

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有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第十九

政之大綱有二二者何也賞罰之謂也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夫賞罰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redacted]不行則雖重而民怠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生烝民其性一也刻肌虧體所同惡也被文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存而民不治其身有

由然也當賞者不賞當罰者不罰夫當賞者不賞則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當罰者不罰則為惡者輕其國法而怙其所守苟如是也雖日用斧鉞於市而民不去惡矣日錫爵祿於朝而民不興善矣是以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讐之忿而廢慶賞夫何故哉將以有救也故司馬法曰賞罰不踰時欲使民速

見善惡之報也踰時且猶不可而況廢之者乎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儌倖罰重則民無聊一作不聊生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民數第二十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一作泉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有良農安所措其彊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順逆可得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一作逋逃者有之弃

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僞端並作矣小則盜竊大則攻刼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罷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家以之立度五禮用脩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徐幹中論卷之下

書新刻中論後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為近古其次則及於東漢余以為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歎其篇章之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雖讀徐氏中論其篇氣論議視桓氏蓋大相遠而余之重之與鹽鐵同蓋鹽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於世然傳錄之鮮人不易見往歲同年徐君刻鹽鐵於江陰俾余識之近黃蕃柳氏刻中論於平上何一三余謂好古之士學未嘗篤第阿帖者不得逸竟其人之業作而數法之而切律以市求易財利之計文采從二書以恙不可得而今乃易

之室私學者之本乎余也舊學甚嗜獲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爲識若至末乎爲李文何也華卿名紋今爲吳郡學生觀是書可以知其爲人矣弘治壬戌六月之望前進士姑蘇都穆書

正蒙初義十七卷

（清）王植撰

清雍正刻本

正蒙初義十七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參註，已著錄。是編詮釋正蒙，於性理大全所收集釋、補註、集解外，取明高攀龍、徐必達

國朝冉覲祖、李光地、張伯行之註，列程朱諸說之後，並採張子經學理窟、語錄、性理拾遺三書相發明者附錄之，而各以己見參訂於後。其大旨謂張子見道原從儒釋異同處入，故其言太虛皆與釋氏對照。又謂太虛有三義，又謂程朱多不滿此書太虛二字，然斷其本旨，殊塗同歸，正不必執程朱諸論以詆之。又謂詩、箋、書序、禮疏舊說張子所用爲多，今人習見習聞，皆程朱遺譯，遂咤而怪之。但當分別讀之，不必橫生訾議，論皆持平，頗能破門戶之見。其謂張子自註，惟見於參兩、神化、至當三十、樂器者各一，見於王廓者五，乾稱者四，諸本或以集釋誤爲自註。又謂十七篇爲蘇昞所傳，張子手定，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爲不苟。至所稱張伯行註出於他人之假名，非所自著，云得諸伯行而言，亦足資考訂也。

叙

從來書理漆闇緣註疏家勦襲陳
言不由心悟又或妄參己說扣槃
捫燭使古人精意晦蝕故遇白家
娉所共曉輒累牘不休至疑義所
積仍如峋嶁碑文絕少註脚如此

著書唐荆川所謂大地作架子安
頓不下者也余幼讀性理一書謂
正蒙十七篇多文不屬義不貫字
句佶屈聱牙不耐人口後反復翫
味始漸得其意旨脉絡所在莊生
云每至於族吾知其難爲正蒙之

爲族也夥矣但晬盤示兒百物具
在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
通貫爲一張子一生苦心極力之
所考索淺夫鹵莽之胸詎應探討
至此耶王子槐三乃余辛丑分校
所得士其學淵邃淹博而說理必

根據六經濂洛關閩之學原原本
本探喉而出葢宋儒一燈至今未
閣也今年春過余署中以所得正
蒙初義相質皆其手所編錄簡別
去留每節中先詳横渠所徵引以
攷其緣流次錄先儒所論辨以見

其意指次乃彙輯諸家之說而融會貫穿以折衷之其各篇中或立義以詮經或藉經以闡道或與漢注唐疏相表裏或與河南新安相發明莫不虛心熟復務求旨趣所歸宿而不肯傅會轇轕以徇人亦不肯爲穿鑿繆盭之譚驅人而就我其於首末二篇分太虛三層神道性命之旨微乎渺乎葢直空舊說自闢蠶叢尋見廬山眞面目即起予厚子於今日亦當莞爾笑也昔之讀是書者如觀武侯陳圖迷

離其中莫得其龍虎鳥蛇布置所在王子是書璧合珠聯犀分鑑朗力研於人之所難而精思冥契於數百年之上爲功吾道詎不偉哉近有謂原本篇目爲關中諸子之妄作者欲以詮釋經傳之文分門彙集一更其舊余詢之王子王子曰是僅以傳注視此書也先生釋經之文固多然往往藉經以傳己意如此分彙將不無牽合割裂強爲之屬是陽護濂而陰操戈非植所敢出也余韙其言因併紀之以

俟後之君子

昔

雍正元年秋七月通家生盧齋鄭

其儲書

原起

余家世讀書未嘗就外傅幼時從家君授讀繼
從先大父館於外先大父爲學非聖之書不讀
歲九經性理誦必周年八十餘猶彊記不忘諸
從遊問典故必舉某經篇目分剖辭義示之或
取先儒之說相發明余讀四子書成誦即授孝
經繼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日註疏僅詮
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實禪

身心學不可後然余苦正蒙難讀且以少註說
爲憾偶得一家言皆質問大畧藏諸篋中書不
可得者必借錄成帙如是者積之久乙酉鄉薦
後游歷四方獲與十五國賢士遊輙時時以此
爲志盍閱二十餘載一再易藁而後敢彙而次
之當其曉披夜誦朝信暮疑舊說之存者什五
六而已其直空舊說自出心悟者亦往往而有
也先是同邑宋子銳臣晉州趙子彤元皆嘗有

志於是互相往復者歲餘辛丑春謬叨南宮薦所業於京邸同年生莪英陳君見而嗜之攜之去次第手寫成冊隻字片語皆惜若拱璧然余曰是書萃諸家成言頗踵訓詁餘習聊備初學之一義耳方欲芟其蕪冗祛其岐二以易今藁君何嗜之篤乎陳君曰說書欲瑩白如話此帙詳明曉暢人人如意所欲出況橫渠得自苦思力索之餘方晦澀是懼何必若郭象註莊又以

聱牙詰屈與橫渠較奇耶精理久蝕請就我錄本速成之何如余曰諾哉遂與家弟膺如寧文慎加覆校大義則決之家君三閱月而告竣既爲臆說十有七條總其綱要復識所由於書首以歸陳君是正焉深澤王植自序

正蒙目次

太和第一
參兩第二
天道第三
神化第四
動物第五
誠明第六
大心第七
中正第八
至當第九

作者第十
三十第十一
有德十二
有司十三
大易十四
樂器十五
王禘十六
乾稱十七

序論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論大槪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意○答楊中立書云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明天道是以語言非形而上者○横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龜山楊氏曰正蒙之言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耳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

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

朱子曰横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自有所得然後以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復雜博都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横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舉而言中箇譬之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微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心銖之

而較之至於銖而必合寸之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
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
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
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
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
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
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
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
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雖

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
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
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玆
言矣
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
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
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力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
何如耳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
類相從爲十七篇
元儒黃氏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

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朱
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爲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
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爲一書當述語春
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
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
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

臆說十有七條

正蒙一書二萬五百餘言其中窮理格物之事多而工夫入手處亦未嘗不詳蓋微而天人理氣神化性命之精顯而脩齊治平禮樂政教之纖細而一名一物由文繁節之數罔不研精探微著厥要蘊故自謂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又如枯株之根枝悉具克榮在人蓋其規模大取精多用力宏矣無長雖而自阻無多疑而橫議勿助勿忘方可卒業

正蒙十七篇以首末二篇為經中十五篇為緯其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及而皆以首末為之經領考其所言有與周程同者有與周程異者不同不足見本原之合若盡同又何以見各得之妙

學者但當以張子之說逆張子若執程周緒論以合之反多轇轕溢為攖耳

張子言太虛不若周子言太極之妙故程朱皆有所不滿蓋太極理也太虛氣也言太極則太虛在其中而太虛固不足以包太極也然張子必以太虛立言者蓋有故焉藍田呂氏稱張子早識嘗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竊意其早歲時已於二氏虛無之旨制其底蘊熟於胸中反後求之六經仍從無處思量因以見吾道之精與虛無之膠學者不究其由來而妄詆其失焉乎可也

太虛二字是看正蒙入手關頭於此得解以下迎刃而解矣揚意

太虛一而已矣而各節所舉為言者不同宜以三層彙之太虛無形塊然太虛此以渾然未形者言之為天地萬物之大母在造化則本此以生天地在天地則本此以生人物乃氣之本體先儒謂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者此也此第一層也清通不可象之神太虛為清無礙故神與夫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以流行偏滿者言之周乎天地人物之先而貫乎其內乃氣之發用即太和之謂也言其清通則曰太虛言其流行則曰太和異名而同實者也此第二層也於此層中析而言之有屬之天地者乾坤清濁是也以理則言易簡以氣則言浮降有屬之萬物者品物流形是也以氣則言散殊可象以形則言風雨霜露萬品山川要之皆在第二層中但說言濤即合下有一滴字作對先儒謂不知形上還他是理形下還他是氣者此也至萬物散而為太虛散亦吾體此又從說生人物之後而要其終先儒謂其流乃是大輪迴者此也此第三層也而此則各節所言之太虛言雖殊而意有貫串遂源而各盡其致矣竊將太和乾稱二篇逐節思索嘗頭腦在此絲絲不亂於此未徵而但隨文立訓以求可通恐不免散錢一屋之誚耳

首末二篇或言太虛或言性性即指太虛之本體而言與程朱所謂性即理者亦微別其言神言化言命皆即太虛之流行者而分別言之蓋寂然不動則一而已感而遂通乃有三者之異名

性乃太虛第一層神化命皆太虛之第二層也然性雖屬第一層實貫乎第二三層之中蓋太虛三層總以未發已發々本要歸不容無辨非判然有三事也如首篇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々已帶在第三層言凡此皆須善會

張子見道原從儒釋異同處入手故其言太虛皆與釋氏對照太虛第一層無形之本體所謂天者道所從出也釋氏即以虛為道故以心法起滅天地所謂不知道者此也第二層太虛之清通而神正於氣上見功用而釋氏以天地人事為幻妄疣贅所謂不知天人者此也第三層人物之散仍歸太虛而釋氏以為輪廻復生所謂不知鬼者此也竊謂張子闢二氏處不但妄意天性數節其言虛言氣有無之辨照到底原其以此立說者正欲使吾道明而異說自息謂正蒙為張子闢邪之書可也

太虛是張子主見其言天言性處觸著便提起首末二篇外如參兩篇一神兩化太虛無体神化篇虛靈照鑒神之明也誠明篇未嘗無之謂體々之謂性天性在人猶水性在冰大心篇釋氏不知天性以心法起滅天地皆是此旨蓋張子以太虛為性命之原萬物之本故觸處皆見此意朱子於太極二五謂周子此子語討盡在裏許竊於橫渠亦云

張子言天道言人性大意有二其謂太虛而神不滯于氣者對膚人之拘於形器者言也如無礙故神性通極於無之類是也其謂以虛為体不離乎氣者對二氏之淪於虛無者言也如虛空即氣有無虛實通為一物之類是也合看方無弊故每於一篇之中二義並見云

張子言人性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與程朱大同惟其言命處則小異程朱所謂命者兼窮通得失而言張子則以當得而得者為命故曰通極于性遇不足以併之又曰命天理皆於氣數中認取理字而以此為正命至當得而不得者則以為遇之適然而非命也雖似過高亦前此所未發

正蒙原本篇節蘇氏所請定也竊意原書係張子所手著篇分十七則因蘇氏之請而為之所謂輒就其編會歸義例以類相從為十七篇者是也李注於難解之處割裂最多雖詮注易明恐失橫渠本意不若大全原本為善矣

正蒙之有自注也見於參兩神化至當三十樂器者各一見於王禘者五乾稱者四有意旨未盡自為小注以發之者有錄經文成語而為之注明其意者當與大文參讀以盡其義諸家本或有以舊注誤作自注者如大心篇成心者私意也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而言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皆雜以集釋之說是也有以說承說而強為之解者如乾稱篇舍氣有象否二語誤附次節是也

正蒙所援引不出四書五經用字間出老莊諸子遂鄉下邑及

學之士或寡陋莫知其由來者有之今為詳列篇章間錄原出
庶源流可考折衷有歸焉至詩箋書敘禮疏舊說張子所用為
多令人習見習聞皆程朱遺澤遂咤而怪之不知於時正學初
明義未大暢但當分別讀之不宜橫肆訾議而學者於此亦可
想見程朱之虛心精力多少甘苦也

按張集正蒙而外有經學理窟一卷語錄一卷性理拾遺一卷其
中與正蒙相發明者俱足見先生意旨而諸家正蒙說多考據
未詳遂涉彷彿影響之間今為附錄各節之下庶得相參以得
其真又先儒說關正蒙者大全多為錄入非惟一書之折衷定
窮理之準的也今仍之至諸為朱子所採取者亦附詳於後用
備考焉

濂洛關閩並垂百世而正蒙之傳未若程朱之書之盛者蓋宏
深復故句聱牙故也訓釋之家或未晰本旨但執程朱緒餘以
雜之反是又或食耳信目但執程朱緒餘以詆之士或瞽守一
師罔知別釋其貽誤豈細故哉考正蒙註大全所收集釋補註
集解外嘗得數家焉集註明季無錫高忠憲公攀龍云從甫著
發明季嘉興徐某德夫甫著補訓本朝詞林牟陽冉覲祖永
光甫著李注大學士安溪李光地厚菴甫著張注大宗伯儀封
張伯行孝先甫著然余嘗面質之宗伯曰非我所為他人假我
之名者耳華注康熙庚子舉人無錫華希閔豫原甫著集釋三

書未詳纂述姓氏或曰集解明正德間四明余本子華甫著補
註明正統間副都御史常熟吳訥思菴甫著合諸家之說互參
異同刪煩訂謬正蒙一書亦庶幾可得其大凡乎

太和至至當九篇及末之乾稱一篇皆通篇一意血脈貫通雖文
多不相蒙而大意可會作者至有司四篇皆節各一義隨見屬
書與前之血脈貫通者微異大易樂器王禘三篇則訓釋之體
不竊謂血脈貫通者宜于文不相蒙之中會其大意相屬之處
發明補訓因意之相貫並欲其文之相承反致聯傾失旨迷理
無序其失也蓋前十餘篇稱引詩書之文雖体若訓釋而意在
發明本篇與大易三篇不同補注槩以注釋之体律之而未盡
意言聯注之妙其失也隣至其節次相屬或一節一意或數節
同意或前後節各一意而埤薜以相足宜先求本節之義以達
其指然後參相屬之故以盡其理而諸家又或失之雜或失之
固也

諸家之說大抵前者疏而後者密前者畧而後者詳今于前說未
確而後說為之駁正者或偶存前說或專錄後說俱以後說為
主若一節大意立說語意雖訓詁之細亦初學所必需今于諸
家節旨明確者皆摘一存之或有未確則僭補愚見之內順辭
有可存者即列節旨後間于諸家之說有刪繁去複或增減數
字而存之者亦竊致朱子所謂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

鄉之意而未敢云有似也經書之有注釋期于發明義理而止囫圇固襲依口學舌者固非好學深思之士若偏執己見而是我非人亦好異之過也涵泳白文玩其意趣合觀前後求其指歸書之精理自出而又宜以平寬為主無蹈新奇纖巧之徑庶得紫陽家法若人採一說以詮注為築室以異同成聚訟能必人之信我如我之自信乎愚見附入諸家後者特千慮之一得自知孤陋寡聞謬戾孔多先生長者不以為不足教而辱進之使獲聞所未聞敬當虛懷以跋

深澤後學王植識

性理大全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深澤王植輯錄

太和篇第一

大全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愚按此篇凡二十二節前十一節發明太虛之妙兼體用言之後十一節明一神兩化之義皆太虛之用也其謂虛空即氣不可以有無言者見虛與氣未嘗相離其以清屬神濁屬形而對舉之者亦見虛與氣不可相無皆所以紕二氏虛無之謬而備人之徇形者亦可以悟矣○篇中言太虛有以未發之體言者有以流行之用言者有以究極之歸言者竊嘗以三層槩之其說已見總論矣而或者狃於舊說皆以太虛為理且謂與周子言太極同義不知太虛與太極雖有不可得而強同者蓋太極一圖本易易有太極數語建圖屬書以發所見其說由理而氣而形從原頭說下因端竟委以極其蘊所謂太極云者雖云不離乎氣而實以其不雜乎氣者而言故形而上下之分劃然不淆而意之周匝言之簡盡皆純粹以精而無之可議太虛之云則因二氏崇虛之見而為之說以訂其蒙其說由虛而氣而形蓋氣有清濁濁者滯於形象而不能通清者則虛空洞達神妙莫測足以超乎形象之外而為天地人物之本故名以命之曰太虛太虛一而已而

以為有三層可言者蓋上而推之天地人物之先則萬物之
形皆本於無形其湛然無形而足以形形者是太虛之本體
所以主宰於上而為生生之原者也造化所以生天地者以
此故曰太虛無形氣之本体天地所以生人物者亦以此故
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所謂性之中涵而為感之体者也中而
推之萬物有生之初凡二氣之絪縕天地之對待陰陽之流
行皆太虛之妙用所以為生生之具也而及其有形之後則
凡散殊可象之迹莫非太虛之所流貫而其虛空無物之處
雖至幾微與渺容光以凝之際亦莫非太虛之流行而充塞
焉所謂太和之道清通無礙而神者也極而推之人物既生

以後生既盡矣又不能不化有形而無形是復還於太虛也
所謂形潰反原而散亦吾体者也是其深思實會於未有天
地之先凝心妙契於既有人物之後豁然一貫左右逢原而
後著為一書以闡性命之精以闢異端之謬夫豈苟然而已
哉但其所見至太虛而止而最上一層之宰乎此氣之中統
乎人物之終始所以貫清濁該有無寓於氣而仍不雜乎氣
者尚未之及焉則是終說太虛便已落第二義即云無聲無
臭足以與理為体而究未若太極一言為得理之本体也其
言及人物既生以後亦止言其為太虛之所流行而充塞而
於人物之各具一理不離乎氣而仍不雜乎氣者亦未嘗顯

白軒翁以言之故程朱謂其所言是形而下者非形而上者
如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較之
周子則言太極者如言性而直言心之理言太虛者如言性
而但言心之虛靈心之虛靈雖亦所以具是性者卻直作性
字不得即謂其見到而說不到亦不得也且不言理而但言
虛將展轉說去終無準紀其流必有所𢾛故先儒謂其說乃
是箇大輪廻而張子亦恐不善會者之或至是也故其言虛
又必兼言氣故曰惟盡性者能一之又曰兼体而不累者存
神其至矣又曰虛空為性本天道為用又曰語性與天道之
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則其意之周匝言之精密足以

自救其說而與釋老之說天淵也由此以思二子所見蓋有
不得而強合者豈但其詞之偶異已乎○篇內坱然太虛一
節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一句游氣紛擾一節朱子俱入近
思錄道體條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
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
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
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微引易乾卦彖傳合太和本義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繫

辭下傳之五章天地絪縕本義絪縕交密之狀繫辭上傳之一章八卦相盪又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知猶主也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〇莊子逍遙遊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注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遊氣也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中庸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補註太和即太虛陰陽沖和之氣也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言其體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是言其用其初來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堅固此以其流行者言也起知於上便能始物而無所難為乾效法於下皆從乎陽而不自作為坤此以其生物者言也散為萬殊有象可見為氣即所謂生物者也清明通達無象可見為神即所謂流行者也易謂周易所以論天道者也

蒙訓此節全於二氣絪縕處見太和故兩提絪縕字而溯原於性是上一層中庸以鳶飛魚躍言道之費是即氣化上見道張子以太和謂道亦此意太和句是冒語浮沉升降總是動靜相感宜總承上六字絪縕是氣之凝結鼓盪處相盪則有勝負屈伸幾微言其細易簡言其妙廣大橫說堅固豎說起知二句補注與上分流行生物此生物即從上流行處見非截然兩項有形者氣無形者神上在氣中重神邊補注以氣承生物神承流行未確流行生物總是散殊之氣而皆有清通之神在其中不如云云反言以繳上文

華注中涵句是就已發中指其未發之体而言是生二字從中涵來絪縕相盪勝負屈伸總不外浮沉升降動靜惟中涵其性是以為生之始

愚按此節大意本易太和字以氣化明道也太和即太虛之第二層中涵之性落第一層言之〇語意云人之言道者亦知所謂道乎吾謂太和之氣即所謂道也所謂太和者蓋中涵夫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以為之体於是生夫二氣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端以為之用就其用之流行者言之其初來也幾微易簡而不可見其究極也廣大堅固而不可窺就其流行者之功用言之則始之有感必通而無限難者即乾道乎呈造化之法而不煩力者即坤道乎總而言之凡兩間之內散為萬殊而有象可見者為氣清明通達無象可見者為神神即太和太和即道也倘不如野馬而絪縕相盪不足謂之太和而道於何見乎凡語道者知此太和謂之能知道學易者見此太和謂之能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之美其智不足稱矣信乎語道者不可不深体乎太和也〇先儒言氣之詳莫如張子如此節以太和言氣而一氣字中又層層分析言之首句總提起以下詳其義中涵句是太和上

一層未有此氣先有此理也是生句方說到太和既有此理即有此氣之機也然尚未及其流行處其求二句乃就流行處言乾坤易簡又即流行者之功用言之乾坤者陽健陰順之氣而天地之形與天地生物之理皆在其中此四句乃太和正位蓋其求其究是竪說其流行者起知效法是於流行中橫分其對待者當分兩層串說而非二事散殊二句總上四句意仍說到太和蓋物之渾而有迹者皆氣之中之清而無迹者為神神即太和之謂也此雖非截然有許多層次可分塞確然有數層道理可言而總之見太和之無不在也故曰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絪縕內該得浮沉升降

負屈伸意在末言道應上所謂道並及易者以太和字出於易也與太極圖說篇末大哉易也義同○太和謂道與一陰一陽之謂道大意相似亦猶於狀道之詞但只就氣言而亦及理之不離乎氣者故朱子謂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玩語意正以太和為道補注謂太和是氣所以然者乃是道未定多作斡旋矣中涵與是生作對補訓承上句謂道中所涵非是其求二句猶周子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意幾微易簡者氣之始動如復之一陽初生是也廣大堅固則以其究滿盛大者言也凡氣之凝形成象為天地為人物者皆是也起知於易二句以太易篇所謂無体感速不煩施普者觀之

則狀乎看知字與本義微異諸家多泥舊義未是散殊可象所包甚廣凡天地之化風雨露雷幽明寒暑之類天地間山川人物之類有迹可見者皆是即後所謂反清為濁者也不可象亦有二意幾微易簡時固不可見即廣大堅固時而不可見者自在即後所謂清則無礙無礙故神者也知此則幾微易簡廣大堅固與起知於易效法於簡原非二事補注以散殊二句分承流行生物固未確矣然補訓知以流行生物兼氣與神而亦未能確見神之即太和也大抵諸家各有短長故節錄其說而為辨之如此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發明此節論氣而合之人○氣有無形客形人有無感客感程子所謂体用一原顯微無間者有二也人知体虛空為性又知本天道為用斯一之矣

補訓夫太和不離太虛太虛之始無有形狀乃氣之本体然也及氣之具聚則有形矣然其聚其散不過此變化之客形耳非常形也其在人則至靜而無所感觸乃性之淵源也及性之發

動則有感矣然其有識有知不過物交之客感耳非常感也此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原非有二人自溺於客感客形而昧之惟盡性之聖人乃能以無感無形御夫客感客形而合一無間也○本來無形即是本体猶云氣之起根原無形也有聚有散即是變化客對主言無形是主有形是客靜是主感是客雖分客主不可相無盡性者一視之盡性即能体道故以盡性兼結氣一邊識淺知深交自外來感自內動

李註周子謂之太極而張子謂之太虛者太極如性字太虛如靜字太極如中字太虛如未發字人生而靜天性具焉非以靜為性也喜怒哀樂未發而中存焉非以未發為中也太虛無形而無極之真在焉非以太虛為太極也

張注有無皆道寂感皆性無所謂客也言体用可耳下客字太虛

愚按此節首句即太虛第一層正義也聚散變化又言及第二層○無形即上中涵之性變化客形即上所謂浮沉升降動靜絪緼勝負屈伸也至靜無感即人心之太虛無形物交客感即人心之變化客形也然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故曰盡性者一之蓋虛靜之中萬物之理無不具必事物各盡其道而後無形無感者克全其体此能一之義也○諸家以太虛太和分体用蓋以第一層與第二層對言也無形處即是氣之本体李注謂太虛無形之中氣之本体存焉即太極也無形本体說作兩層不免混入程朱甲裏非張子本志又張子言性與神處俱以性屬第一層神屬第二層觀末篇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等語可見補注皆以為氣之体亦未確○太虛之義分三層足以貫之而其立言不一皆當隨文体認細玩篇中之意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此若必以理言之方可通然亦張子所見止至太虛而止若遂以為生物之理之盡乎此也者而寔未盡也故朱子雖亦以理字釋之而亦謂其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蓋非理字不足為言而直以理字代之則不可也若太虛不能無氣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氣之聚散於太虛太虛為清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者類如以理字訓之則將謂萬物散而為理氣之聚散于理萬象為理中所見之物於說通乎又如太虛無形虛空即氣虛能生氣氣块然太虛太虛妙應之目氣本之虛則湛此等直以氣言似未盡而亦何可直以理字代之也皆當得其言殊而意不悖處大抵張子所論與程朱宜各為一說朱子稱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明與周程小有不同正蒙論氣處亦宜如此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

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
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狥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
則均焉
徵引易繫辭下傳之十二章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
悔吝生
華注此明体用之一原也因上章無形容形似說作兩層故中
言之
補訓夫天地者積氣之區也天地之氣雖其爲聚散爲攻取塗
轍有百然其爲理也皆順其自然而無僞妄所以然者氣之爲

太和　二十

物散則入於無形而非滅也遂得吾之本体本体固如是其無
形耳聚則彰於有象而非增也亦不失乎吾之常然吾常固不
嫌於有象耳始之太虛非真虛也不能無氣以充之既有氣不
能不聚而爲萬物所以聚爲有象也萬物不能不散爲太虛所
以復散入無形也循是二者一出一入出則有象入則無形是
皆理之自然不得已而然所謂順而不妄者也聖人盡道于天
地之間能以寂然不動体其無形而怙如以感而遂通体其有
象而秩如兼体二者而一無所累所存於中而神妙不測者蓋
極其至矣即所謂盡性者能一之也彼異端專語寂滅者但云
一往而不復返是知散而不知聚若狥其生而執所有者又狥

於物而不知變也是知聚而不知散二者雖有間而皆昧於自
然之理其爲失道則均焉信乎惟聖人爲盡道也○前四句提
起氣之爲物以下至而然也是中明前四句之意因言聖人盡
道並及異端失道聚散乎言聚爲萬物散爲太虛攻則散取則
聚攻取只貼聚散說順字與不得已相照應順其自然便無妄
遂得猶言恰合也出屬聚入屬散道字應理字其間應天地字
存神借用孟子所存者神而意不同謂所存於己者神妙不測
合聚散爲一致也有間只是有分別不必辨其優劣
李注上言盡性者能一之此言盡道者兼体之盡性則能体道
意互相發寂滅者異端之蔽狥生者百姓之愚

太和　三

愚按此節太虛不能無氣即太虛之第一二層物不能不散
而爲太虛即太虛之第三層也○順者行其自然不妄者寔
然而無僞也氣之爲物五句聚散對言太虛以下遍言之總
見虛氣之未嘗相離也故以兼体不累歸之聖人寂滅執有
李注分異端百姓爲允本篇亦多以異端俗學並言而其所
謂牿於聞見引取於耳目者正狥生執有之寔耳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李注又申遂得吾体不失吾常之意
補訓夫氣之有聚散在人不可二視也聚亦吾本体之不失其
常也散亦吾本体之遂相得也夫散則幾於亡矣然散亦吾体

是聚而不亡也能知死之不亡者乃可與言性矣吾體即謂
氣体不謂身体氣散於人身仍在天地之間即死而不亡
集解性即太虛之道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死猶有精靈不
亡如佛氏所云也此等處皆須精別蓋以其強探力索所得故
言有此未瑩者耳
愚按散亦吾體乃太虛第三層正義也說以太虛立言其歸
結必至於此正其立論不能無獘處然所謂死之不亡即末
篇形潰反原游魂為變意正以此明輪迴之妄非反拾其殘
瀋也宜善會之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

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
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
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
道不明正由懵者畧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
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
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
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
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
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微引老子去用篇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果元篇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虛心篇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後漢書
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易繫辭上傳之五章一陰一陽
之謂道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又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本義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二章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本義三極天地人之理三才各一太極也○釋氏金
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補訓此節意在合虛與氣見人不可專認虛空為性而以形氣
為粗也○夫虛空與氣不容二視也知虛空之即氣則凡為有
無為隱顯與夫神化性命皆通一而無二矣但其聚而出則有

形散而入則無形人遂二視之能推本其所從來而知虛空即
氣則深明于易學者也若謂虛空能生出氣來則虛無窮盡氣
有限量是体用不齊相去殊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
而不識所謂有與無混合為一之常道矣若謂萬象森然皆為
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分為二不相資籍形自為形性自
為性形而為人性本於天而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氏以山河
大地為見病之說矣蓋此虛空即氣之道不明正由昏惰之人
畧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陰陽以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
緣以論天地之大其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從其於
幽而虛明而氣不能舉其至要遂躐等妄意而為此一偏之論

耳豈知也邪乾坤皆有定理而物幻化耶愚之人惟不悟一陰
一陽之道足以範圍天地通乎晝夜而為三極大中之矩遂使
吾儒與釋氏老莊混然出於一途凡語天道性命者不詆同於
釋氏之恍惚夢幻則定以老氏之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
其於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之多見其蔽於二氏之詖辭而
陷於二氏之淫辭也豈不惜哉○知所從來虛空即氣則易理
盡於是故曰深於易下文一陰一陽數句應此易字浮屠者佛
氏之號浮屠以山河大地有可見而為病患須寂滅無形方無
係累也
華注此虛空即氣四字為一章之主有無隱顯以氣言神化性

命以理言推本所從來意重在推本聚所從來欲人識虛空即
氣也老佛皆歧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而二之而老氏之旨則崇
無黜有佛氏之旨則視有皆無大同小異總是尋知性而不知
用也儒者知得用處但是定理故於日用倫常間一一理會用
功此正入德之途而二氏一切去之所以為詖淫也
發明太虛不能不聚〻〻不能不散聚即散之從來散即聚之從
來即氣即虛更無別處從來虛能生氣生字與周子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之生不同周子只言有此次第老氏之生則是以此
一物生彼一物截然分作兩件佛氏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
物則是太虛反被萬象累了所以遂為見病此皆詖謬所從來

愚按此總太虛三層之意而言虛與氣之非二並為虛無之
學者發也首八句為一節之冒下二段分舉言性道者之蔽
其道不明以下雙承上二段而申所以陷入佛老之故不悟
以下又承上段而申言不知天道為用之意現道篇語意皆
指人之語性道者諸家謂直闢二氏尚体貼未細補訓發以
備者數句專歸釋氏亦於文勢未合○虛空即太虛〻〻空無
形者皆氣之充塞故曰虛空即氣也隱與無貼虛屬第一層
顯與有貼氣屬第二層性以太虛之体言即上節可與言性
之性神以太虛流行之妙言即首節清通之神性與命對神

與化對命是性之流行化是神之發用以性與神對則性屬
第一層神與命與化皆在第二層內觀末篇各節自見体上
貼本推本也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即後大心篇所謂以心
法起滅天地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者也一陰一陽氣也而
天地之道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皆不外此故曰三才大中之
矩曰天地晝夜又曰三極上分下合只是一意○友人宋研
銳且曰蔽了亦是以虛空為性而其在以天道為用 江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
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
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徵引易絪縕見首句又乾卦彖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莊子野馬以息相吹見首節又天道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注糟酒滓也糟爛為粕○禮孔子閒居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聖人與天地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鍊底語須熟念細看○或問此一段是造化之初否曰即今便是如此

補訓此節極言氣末無非教結到理上○坱王氏云彌漫貌說文塵埃也霧塵皆是借形只是氣充滿意陽升陰降陰升陽降皆有飛揚意集釋上下曰升降行間方曰飛揚亦非確解息即負息吹猶呼吸也凡天地闔虛實動靜陰陽剛柔皆氣之為以其所由發謂之機以其所由成謂之始隨遇而有聚有散風雨雪霜內皆有聚散集釋散為風雨聚為雪霜亦未確融合也結聚也並言山川不必謂川融山結釀者有糟粕變者有煨燼皆謂渣滓至小者也教無所主當屬之天氣本非教氣有至理即為教也

集解氣坱然太虛言氣之坱然者即太虛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時也雖未有虛實動靜陰陽剛柔之形而其機其始實在於此付其未有天地萬物之前以明其所以為天地萬物者之理已具所謂體用一原也浮而上者陽之清天以闢也降而下者陰之濁地以闔也天闢地闔又由是而陰陽二氣感遇聚散為風雨雪霜萬品山川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自其既有天地萬物之後以明太虛之理又無不因物而寓所謂顯微無間也

補注坱然太虛語其體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其用也

華注虛實動靜之機是氣之妙用其理即所謂繼之者善也陰陽剛柔之始是氣之所成就其理即所謂成之者性也

愚按此當與首二節參看坱然太虛即無形之本體也為第一層坱然即指太虛而言氣之坱然者本太虛無形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即太和之清通不可象者也為第二層浮

清降濁以下以屬於天地人者言即所謂虛實動靜陰陽
剛柔者也皆在第二層內一節此節兼第一層意氣坱然太
虛三句皆屬第二層謂坱然於太虛中也竊謂朱子於通節
分三層補注又以首三句自分体用所論更細似得張子本
意竊嘗論之曰夫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理即乘之故理
為体而氣為用此諸儒所共言也由張子之言則氣自有氣
之体氣自有氣之用而氣之体用又各自有体用之可分焉
此非諸儒所共言而張子所以發前人之未發者也可得聞
乎曰陰陽兩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者氣之体也游氣
紛擾合而成質生人物之萬殊者氣之用也然則何以言体

之体上之用曰坱然太虛者渾然無朕之本体乎升降飛揚
者相摩相盪之大用乎此在未有天地人物之先悉然而無
形者也無形者皆体也然則何以言用之体用之用曰浮而
清降而濁者其對待之本体乎感遇聚散為風雨雪霜者其
流行之妙用乎此在既有天地人物之後繁然而有象者也
有象者皆用也然則理於何附曰氣之順而不妄不得已而
然者即理之所以即氣而存而不離乎氣者也然則由是而
之焉何也曰塞吾其体帥吾其性故得天地之氣為周身之
氣而形生焉得天地之理為浩然之氣而性成焉此人之所
以可達於天也然則由是而之焉又何也曰理以氣異氣以

形殊故理之所得遂如氣之所發而賢與愚分人與物判焉
形所各異即為氣所由分而人與物分偏全物與物分靈蠢
焉此人之所以獨貴於物也然則何以体之曰聖人踐形君
子養氣若是者能体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
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
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
之察非離不相睹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

微引易說卦之九章離為目上傳之四章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十一章法象莫大乎天地上傳之
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朱子曰象是未成形之意法是
一成已定之物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
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謂離為目
是也〇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
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補訓此以幽明字換有無字闢老氏有生於無之說也雖明字
不重只是說可見不可見離明〃目之明所能見也聚將復散
暫見故為客此便伏幽之因散將復聚而有形故不可謂之無

此便伏明之故文理即天文地理與天象地法是一非二
華注盈天地四句申氣聚則離明得施四句意方其形也四句
申方其聚也四句意
補注二察字不同下察著也天文地理上下昭著也
張注謂之幽明則顯仁藏用其理具在謂之有無則截然彼此
竟分二見矣
愚按此與下節大意皆明虛空即氣之意而此以幽明發有
無之說也曰客曰無本上太虛無形一節而言○語意云世
所以有有無之見者以目之所見論之耳不知氣聚則目可
見而有形氣不聚則目不可見而無形其有形也特暫聚焉

即去耳非真有也安得不謂之空其無形也形散而氣自在
特離明不得施耳安得遽謂之無易言聖人之仰觀俯察而
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由此故也夫氣之聚散
何以必用離明蓋盈天地之間者地之法天之象而已其說
理之彰著固非離不相覩也然方其形而為明也有以知其
幽之因已在此方其不形而為幽也有以知其明之故已在
此而謂可以有無言乎哉○宜作兩截看上八句即有無隱
顯通一無二意聖人三句引易成語以證之盈天地之間以
下且申明上半節意知幽之因知明之故亦大概論理如此
非論聖人之事也補訓謂上截言幽明之故下截言聖人知

幽明之故文義未合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
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
非窮理之學也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本義參者三數之也
伍者五數之也謂揲蓍求卦之事
集解此只是明虛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為則
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
虛之理也氣之往來升降為參伍其理則兩在而不可測所謂
神也神即在參伍之閒故曰參伍之神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

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致不過盡
於參伍之神所流行變易者而已未嘗於陰陽參伍變易之外
別求一端虛無懸空不著於氣者以為性與天道也安得有有
無之分哉
愚按此節大意以聚散發有無之說也○語意云夫氣與虛
豈二物乎氣之聚而有形散而無形皆太虛所為虛與氣非
有二也猶冰之凝而為氷釋而為水皆不外於水水與冰非
有二也知太虛即氣而非二則不可以虛為無矣故聖人語
性與天道之極致亦不過即陰陽參伍之神變易不測者盡

其理而無餘已老釋諸子識見淺妄乃以虛與氣謬分有無蓋不能窮聚散變易之理而陷於詖淫者也焉足信乎○參伍之神謂陰陽也變易即謂參伍之神蓋陰陽二氣陰變為陽〻變為陰往來變化不可窮詰故曰參伍之神耳無〻下無字指太虛言與下有無〻字相應以闢二氏有生於無等語也聚散字止就氣言即前節其聚其散之云乃客形變化之小聚散非萬物復聚為太虛之大聚散也諸家謂氣散歸虛與下參伍變易之義不合而理亦未瑩又此性字指太虛之体言亦與論語異旨

太虛為清〻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〻則礙〻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〻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都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〻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高注此言清濁形神之別欲人存神而不囿於形也

補注太虛為清〻則無礙是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也反清為濁〻則礙是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蓋反清為氣之渣滓神化之精粹故濁

愚按此與下節皆太虛之第二層也前謂之太和者以其氣之流行而統言之此謂之太虛者以其氣之清通而析言之其實一也此篇首節以氣與神對次節以本体與客形對天地之氣節以聚與散對而此節尤為著明蓋神無不在而必屬之清者猶性無不在而於喜怒哀樂未發時尤易見也張子又自謂虛可該實清可該濁者自人物未生之始以致之物既生之後而太虛皆統貫而行乎其中故言雖對而意皆串如言喜怒哀樂未發而喜怒哀樂之情寔無不具乎其中也然以神字截斷在清一邊說終是偏處蓋纔言太虛便已不能不與實對纔言清便已不能不與濁對以形下之氣而况形上之理固宜其不能盡也若程朱所言則天地之間清濁皆氣而理寔其中故鳶飛魚躍花落鳥啼處〻皆道即處〻皆神何嘗離而二之乎○語意云夫人亦知神與形所由分乎湛然太虛者為氣之至清〻則虛明通達而無所滯礙無所滯礙故神妙而不可測若清之反為氣之濁〻則凝聚而有所滯礙有所滯礙則局於形是二者不可相無也然則該於形而不能存神與遺形以求神者皆可以返矣○篇內

清濁聚散皆太虛為清之清濁以太虛與萬有對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之聚散以萬物與太虛對此氣之大清濁大聚散也浮而上者陽之清之清濁以天地自相對其聚其散氣之聚散於太虛之聚散以客形之變化者自相對舉一事之清濁聚散而言也亦皆須知其不同處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數聞其達清之驗歟不行而至通之極歟

集釋此發明太虛為清以下之意

補訓更即氣推言之凡氣合太虛而清則通反太虛而昏則壅塞而不通者清極則不但通而且神妙不測矣故氣之聚而有間隙以通之則風行而其散聞其達非清則通之驗歟且不其行之迹而無所不至豈非通之極而神歟即風而凡氣可知矣〇有散可聞故曰散聞其達者無所不達也不行而至仍以風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体而不雜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卻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人物各具

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道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〇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寔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〇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當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當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當此一句

補訓此擧天道性心之名不外乎理氣二者而已〇太虛屬理氣化屬氣氣即陰陽之氣變變化化者也性雖合虛與氣而以太虛之理為主氣在心則有知覺故合性之理與知覺之氣而謂之心心者氣之靈而理所寓者也

李注太虛無形氣之本体此天之所以為天也中涵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之始此太和所以為道也虛者性之体氣者性之質此天所以命人之性也性者真精之合知覺者神智之發此人之所以為心也

愚按此節首句即太虛之第一層而以為有天之名者蓋造

化之初此太虛在造化上者既生天地則天地亦如此以生人物其理一耳次句則太虛之第二層所以生人物之具也心性以下則以人之得於天者言從虛說到氣從虛與氣說到人之性與人之心雖天人分言寔相叠而下○此節孟子盡其心者章朱註採入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

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徹引糟粕見趺然太虛節法象見繼明得疏節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補訓此以下言陰陽二氣之妙用而此節兼言鬼神聖神當重二氣良能與太虛妙應聖者是襯貼語二氣良能中即有太虛妙應之神太虛妙應即是神化○世所謂鬼神者非他也即二氣之良能二氣之外無鬼神也所謂聖者非他也即至誠得乎天道之謂天道之外無聖也所謂神者非他也即太虛妙應無窮之目太虛之外無神也夫神化超乎法象之外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其粗迹可見者耳○鬼神對言陰陽屈伸之分也屈伸往來皆自然而然故曰良能神者非鬼神之神只是神

妙意猶易言鬼神之情狀而又言神無方也聖人至誠无妄得天之道與時消息亦自然而然也上言鬼神而以至誠得天言聖亦見聖之契合鬼神處大地間之有法有象皆神化之糟粕當於糟粕認神化無徒見糟粕而遺神化也

張注二氣之良能此語極精蓋鬼神不專屬氣比二氣又精是理氣接續之際也朱子謂伊川不如橫渠說得好蓋伊川只說得鬼神後半截事只在天地功用上見之橫渠則直究其性情合理與氣而為言也

集解得天者與天為一也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所不為故謂之妙應

愚按妙應太虛之第二層也就用處言故言妙應補訓謂神者非即鬼神之神因是然言神化則神在其中言神則鬼神在其中矣曰二氣良能曰太虛妙應非即神化而何○友人宋子鉉臣曰鬼神兩而化也神者一而神也糟粕即体物之物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李注中上條二氣良能之說

集解天道之所以不窮寒暑推遷而已衆動之所以不窮屈伸相禪而已寒也屈也鬼也暑也伸也神也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不越此寒暑屈伸二者而已非謂別有一鬼神如佛老所云也

張注此段言鬼神之功效即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者也

愚按此節雖申上條之說而其義較粗蓋言良能則二氣在其中而二氣不足該良能之義故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矣

補訓此承上而言二端之本一也諸家多以太極陰陽爲說其理固是但張子是論二氣非周子太極陰陽之謂所謂一者言二氣本一耳○有兩必有一爲之体有一必有兩以爲之用如兩不立則一之体無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亦息所謂兩体者何也如虛與實也動與靜也聚與散也清與濁也皆兩也兩不雜一其究歸於一而已蓋二氣實一氣之消長也○陽虛陰實陽動陰靜陽聚陰散陽清陰濁集釋以散屬陽聚屬陰非也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豈有者爲陰無者爲陽乎

愚按此節上虛下實兩体以下數語正明兩與一之實皆言氣也與太極無涉下節感而後通亦然補訓得之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無以見易

徵引易下傳之一章剛柔者本立者也上傳之十二章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本義乾坤毁謂卦畫不立

補注此又申明上章之意

補訓夫氣必兩者相感而後有其流通之妙如不有兩者相感則無以見一之通矣故聖人作易以剛柔立其本剛者乾也柔者坤也若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必有乾坤者所謂兩也有乾坤而变易於是出所謂一也即感而後通之理也○剛柔即陰陽聖人以陽陰爲作易之本故曰以剛柔立本剛柔立本是正言乾坤毁是反言乾坤毁則無所謂剛柔

李注兩者相對之感感而能通非一而何故非兩無以立感之体非一無以致通之用所謂兩不立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兩之用息者此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渣滓麄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块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予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

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磑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麄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

太和　四二

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卻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補訓陰陽只管循環不已自有游氣紛擾生人生物游氣紛擾不礙陰陽之循環不已游訓游散只是動出蕩天地之大義以氣化言非以形体言大義猶言天地之道易所謂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是也

裴注此段是倒裝文法陰陽循環不已而後有游氣紛擾散出而生人物要看這道理明白無如太極圖所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等語尤詳細

愚按此節大意以氣之立天地生人物者分体用而言之也游氣成質即所謂感遇聚散流形融結者也陰陽循環即所謂升降飛揚浮清降濁者也皆在太虛第二層內然游氣無時不成質陰陽亦無時不流行有体用而非二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体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体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

補訓日陽也月陰也日月相推遷而明生不窮焉寒陰也暑陽也寒暑相推遷而歲功以成焉其神妙無方所変易無形体一陰繼以一陽一陽繼以一陰陰〻陽〻変化不測總而言之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推者推去彼而此方來也明生明之相繼生〻不窮也神無方易無体不但日月寒暑上見而即日月寒暑亦可以見矣故接云神無方易無体陰陽不測云云也

愚按此節大意即日月寒暑見二氣循環之妙也雖全以易辭成文非注釋之体○當分三層首二句舉日月寒暑言之中三句見其神妙不測末句總斷神易之理陰陽変化之妙

太和　四三

無時無處不然而即日月寒暑之相推可見故曰此皆通乎
晝夜之道也日與暑即晝之道月與寒即夜之道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
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
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
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
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徵引莊子齊物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注司馬云魂交精
神交錯也

太和　四三

華注承上通乎晝夜之道以明天道人道總不外此天道春秋
分至天之晝夜也正明寒暑者天之晝夜意氣本之虛以下又
明天地間恩仇愛惡總是陰陽聚散之所為是亦一晝夜也由
張子之意推之則人身之一呼一吸一喜一怒以至古今氣運
之剝復人事之治亂倏生忽成亦一晝夜也無大無小無久無
暫晝夜二字可以畢該而其本皆出乎虛其用則著乎物欲此
物欲字未便是不好字跟神字從循環不已上看出二氣本一
一故神也
補訓春秋分只是說分春分秋非曆之春分秋分也補註太泥
夏暑冬寒而以春秋者由春至夏而暑由秋至冬而寒是分春

秋而寒暑之氣因以易也魂交交字對易字看當為交接之交
以寐言則是魂交成夢以寤言亦是魂交成寤百感紛紜是夢
境氣交亦是交接之交猶氣易也春因氣交秋亦氣交萬物雜
然並生故曰糅錯氣本之虛二句又推上一層本之虛者以太
虛為根本也有對而反而仇而和解只照寒暑之氣言較明集
解以日月薄蝕男女反目言殊不合相反則惡相合則愛集釋
云春生可愛秋殺可惡愛之惡之人心之私愛惡全以人言與
上文不聯倏生忽成承上感而生生字來生成須說集釋分春
生秋成亦可但不宜以生成跟愛惡說即此可見寒暑循環無
毫髮之間猶晝夜也

太和　四四

愚按此節大意皆明天道之神也虛是第一層反仇愛惡以
下皆在第二層內重一神字前神字俱以妙應不測者言此
重神速意○語意云夫天道之神又有可得而言者晝夜者
其天之一息乎一晝一夜猶一呼吸之速也寒暑者其天之
晝夜乎一寒一暑猶一昏旦之暫也蓋天道分春秋而寒暑
之氣變如人之一寤寐而魂以交易人之寐時魂交成夢百
感紛紜變幻不一以之對寤而言寐則夜寤則晝是一身之
晝夜也天之氣交為春萬物糅錯而生以之對秋而言春則
晝秋則夜是天之晝夜也夫氣之本体是為太虛其初亦湛
然至清本無形象耳及氣之相感而生則聚而有可見之象

既有象斯有對如寒與暑對也有對必反其所爲如寒暑相
反也有反斯有仇如寒暑之不相容也仇必有以和而解如
寒由溫而暑至暑由涼而寒至也和解則愛反仇則惡是天
道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之一本而其後卒歸於物欲之萬
殊故其二氣紛擾化育不窮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間斷豈不神妙莫測矣乎故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也首句
形起次句天道春秋分以下皆明次句意只以人之寤寐形
容天道不以天人並重一寒一暑歷四時而成歲在天道則
如一晝夜然便有倏生忽成而極其神意氣本之虛以下又
提起一筆而詳推其理言其始本太虛而無形也一至聚而

有象則遂有反仇和解愛惡之情紛紜參錯不可窮紀同出
於太虛之無形而卒歸於物欲之有迹此數句即見一氣循
環神速不測之妙故接云倏生忽成無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正應詳天之晝夜句反仇和解愛惡物欲等字皆以人事形
容天道愛皆相生相合之意惡者相制相克之意物欲云者
天道之變化客形如人之有感而動隨物而遷千狀萬態無
復本一之体即上象對反仇和解數句意非私欲之謂也倏
生忽成又即氣化之生人生物而言生生不息成成相繼神
速不測何間之有舊說皆以物欲屬人言故語氣不能一貫
李註遂分氣本之虛以下另爲一節於倏生忽成句反難安

頗矣惟華注畧得其意而以天道人道並言亦誤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
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矣
張子語錄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
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
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
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
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
無一同者
李注以造化成物之各異知物之各具陰陽以物之各具陰陽

知天地變化之不出於陰陽也
華注陰陽雖只兩端其感遇凝聚却萬有不齊所以形質各不
相肖就其不相肖而益可悟天地之化不外於陰陽也
愚按上四句因形之不相肖而知無物無陰陽此在萬殊處
說陰陽下二句因物之各具一陰陽而知天地之變化以生
物者總不外陰陽二端此方見萬殊之一本意兩以是知字
相疊而下舊說於無一物句即謂萬殊一本語氣未合不相
肖不但人與物異飛與走異即人之各具一面目肢体飛走
之族各三百有六十皆足見其不同蓋就形体言之集釋並
及聖愚之異亦非是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
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李注。易者変化也。神者変化之妙也。性與天道在其中矣。
張注。心所以萬殊二句。此就無主宰之心言之。非論心之本体
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不一之有。絪縕二端而已。
須知絪縕中便有許多不測道理在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天道之神也。○語意云。夫天道之妙。豈
有外於神乎。萬物之形色。氣也。而即神之糟粕。非能離神以
爲形也。即理之微者。莫過於性與天道。亦不外陰陽変易之
神而已。豈有他哉。彼人心所以有萬殊而不一者。特以物之

所感者不同。故不能一。而神也若天之大而無外。其所感者。
不外陰陽二端絪縕交密而已。而有不極其神者乎。○形色
所該者廣。凡散殊可象者。皆是。不專指人言。心有萬殊者。以
人之有心。襯起天道之自然也。此節舊說。皆不得其解。惟吾
友宋子鋭臣之說得之。宋云首二句見氣。皆神之所爲。性與
天道二句見理。亦不外乎神。言神又言易者。神無方易無体。
其寔一也。惟一故神。心不能一。故不能行感而遂通之神。絪
縕則所謂清通不可象而神者也。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徵引。易上傳之十一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之六

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華注。此節發明神之爲妙。
集解。如日月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終始。山川之流峙。皆物之相
感。氣也。而其所以相感者。理也。利用出入。往來無礙。無所不在。
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一萬物之妙。一者貫通之意。言其統貫乎
萬物而極其妙也。
補訓。引來三句。一串下。皆是證一神字。利用妙萬物。同是神。莫
知其鄉。亦只說神。不說心。物相感而生。是生生不窮意。來謂此
感彼應也。利用出入。用以出。用以入。無不利。利即神處。神無形
故。莫知其鄉。

愚按此以首句作一呼。下三句作一應。神理自明。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
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徵引。書堯典。洪水滔天。下民其咨。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華注。此節重在志能勝氣。人能勝天上。上文屢言陰陽交感萬
事萬物。皆由之以出入。則似聖人無權。而不知補救調燮乎陰
陽者。在人。裁成輔相乎天地。皆在人。故以志壹動氣。明人定可
以勝天也。下民咨。鳳凰儀。舉一以見端。
補訓。氣與志交勝。天與人交勝。下文只証氣志。而天人自見。蓋
以天配氣。以人配志。氣壹動志。即天定之勝人。志一動氣。即人

定之勝天也動志動氣是借用孟子大槩說集釋以動志爲先之志動氣爲鳥獸之氣覺物蓋水與尚可言氣而作樂雖以貼志也

愚按氣謂氣數志謂人事物本當則難解矣

參兩篇第二

大全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愚按此篇凡二十二節首七節皆論天地之道日質本陰以下七節皆言日月之行陽之德四節皆言陰陽之理火日外光四節言五行與水火之質性篇中推論天道皆與渾天說合惟地氣乘機之說與先儒所論稍異天道難測姑備一說可耳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上傳之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十一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補注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也

高注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爲二故天數三男女兼人物言

補訓形質爲法理氣爲性

李注此張子之學微與周程間隔處也蓋太極雖不雜乎陰陽而實不雜乎陰陽安得與之對而爲三哉其後胡氏之學有所

謂無對之善及與惡對之善無對之靜及與動對之靜朱子以為如此則是三角底太極者意其源流於此也

愚按參天兩地易本言蓍策起數之事言參天之三奇而立三之數兩地之二耦而立兩之數其餘如九六七八之數皆倚此而起張子則謂地所以立兩之數者蓋以地有質故因剛柔男女之有質者以見地而以其質之對待成兩者效地之法也天所以立三之數者蓋以天無形故因太極陰陽之為氣者以見天而以其氣之一物兩體者象天之性也本義就天地方圓圍徑取義意甚直捷張子又借剛柔男女太極兩儀以見天地不免添出一層而分配處亦未確又分一與

兹象皆有力字當以聖人之立教者言玩此節及有德篇象生法必效似皆以效字作做字學字之義不訓為呈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思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補訓此承上參天兩地而申言其義一與兩皆氣而理寓其中非一為理兩為氣○一物兩体氣也謂陰陽之氣本是一物而分陰陽之兩体也一合兩故神妙不測兩運一故變化無窮合一與兩謂之參○此節甚分明而上文以太極與兩儀為參似與此氣字不合蓋張子之意以太極即兼理氣與周子稍不同耳

愚按一神兩化以首篇之義推之俱在太虛第二層內蓋兩而化者固二氣之運一而神亦止就發用處言也太極兩儀之云濂閩所論有不可強同者大抵一神兩化之義非不精微然如周子所言則此義固存乎其中矣○一物兩体窮其譬之人之兩手惟是一氣運動故動止相應不言而喻若各為一物則頑而不靈矣然雖是一物却分兩体若非有兩則運動者亦安能相應不窮乎太極兩儀太極只在兩儀上見補注陽動則一在動之中陰靜則一在靜之中似太極另為一物者其說已入太極圖說甲裏非張子本意蓋自注兩在即兩体之意補注太泥在字耳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体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遲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〻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徵引左傳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書舜典以齊七政蔡傳日月五星七者運行於天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淮南子東方木其神為歲星南方火其神為熒惑中央土其神為鎮星西方金其神為太白北方水其神為辰星○晉書天文志金星水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度二月移一宮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歲一周天

張子語錄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又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算○天無体二十八宿便是天体隨天而定日月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補訓此節推論天地日月星辰運轉之理也首言天地常体次

言恆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逆天右旋次言水火土星在行有緩速不齊末帶稱辰宇○朱子詩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謂之長庚蓋証金太白即啟明水辰星即長庚其說誤也五行以土為根本土性遲故行緩火內陰外陽故火星亦陰為質而陽萃於陰之外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於日　一歲周天火二歲周天也日月每月一會其交會之次謂之辰十二辰正月亥二月戌逆十二宮為一周亥為娵訾戌為降婁酉為大梁申為實沈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辰為壽星卯為大火寅為析木丑為星紀子為玄枵一歲而周故有歲之象

補注恆星二十八宿經星也日月五星緯星也地在氣中以下釋言日月五星所以逆行之意月陰精以下又詳言七政所以性殊之實金水二星金大水小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俱在日後常附日而行陽感乎陰也

李注此條之意當合下二條觀之乃明自古言天者皆謂天動而地靜天左旋而日月五星右轉張子則謂地雖凝聚不動然其氣實與天左旋無少停息日月五星雖見為逆天而其實乃順天而行但比天稍遲而已蓋地氣既順天左旋中間辰象無獨自右行之理特以稍遲於天故見為稍後而右又各以七政性情分緩速焉月陰精右行最速實乃其左行最緩日雖陽精

然本陰故右行雖緩左行雖速亦不能如恆星之純繫乎天也金水進退不離日乃陰精感召於陽之理其象甚顯其理則微矣土星者地類也地氣與天左旋宜鎮星亦若是然根本五行則不能與純陽純陰之氣並運而同流也言不純繫乎地即其不純繫乎天因日陽精而土地類故異其文耳火為日類而微正猶金水之為日類而微也故月受日光而金水附陽金水法月也火之行倍于日火法日也木星歷一辰則木一盛衰周天而符歲數故木曰歲星

愚按此節大槩皆用渾天說惟地在氣中二語似參用先儒四遊之說蓋張子實見地有左旋之理如下節所云者但地之左旋亦畧有運動非同於天運之旋轉故天上所繫之辰象隨天稍遲人於地上望之則反見為右行耳蓋地雖有運動而未足以推辰象右行之迹也或有謂順天左旋只是氣動非形動者多作周旋反覺蛇足又李注分并包乎地以上為古說地在氣中以下為新以己意竊謂通節皆融會舊說而裁以己意亦截分不得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恆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恆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恆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

動於外也

大全因一作回

李注此節即申明地氣順天左旋之意而益知七政之為左旋也

補訓夫謂地在氣中順天左旋者可類推也大凡圜轉之物其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必由內非自外為之也即凡物可知天地矣古今人皆謂天左旋此直是影響至粗之論耳不知考究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故但知天左旋而不知所以左旋也愚謂在天而自為運行者惟日月五星而已若恒星則不然在恒星所以分昏曉而為晝夜者直以地在氣中乘機而左旋故使恒星河漢因之而轉北為南及日月之因天隱見其出沒亦有永短不同皆地氣乘機為之耳若太虛本無體舍却日月恒星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但曰天左旋豈非得其粗不得其精者乎○直猶但也七曜即七政以其有光曜謂之七曜晝夜即昏曉隱見即出沒意上不及河漢以恒星因北為南帶出因南作回南為是集釋謂地左旋之說有疵固是然以黃氏瑞節所論潮汐証之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浮水而動合觀四時是左旋之意非真如磨之圜轉也蓋東西南北方向不易而春夏秋冬乘氣機而自動恒星日月又因地遷而改觀理固有之也

發明圜轉之物如輪磑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磑之臍也恒星斗在天上半在地下一星入即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因北為南者恒星當午謂之中星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

華注天左旋為粗論非謂天是右旋直謂太虛無體無以驗其動耳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乃其旋者其所以旋乃緣地氣乘機左旋而恒星河漢隨之也在天而運者惟七曜以日月五星係自為運轉之物非恒星之比而于七曜中又抽出日月與恒星並言者想因日月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恒星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即以光掩不可見故前後俱合言之

愚按上節地在氣中二語尚是帶說此則專主以立言首四句虛提不考日月四句因太虛無體故以日月恒星[illegible]之下言恒星言河漢即是言天而因以見左旋之機未嘗不因乎地也不知地為天之機而但謂天左旋豈非至粗之論乎太虛無體正張子註明所以言恒星之故太虛即謂天無深意○太虛無體以二十八宿為体蓋天所以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東方蒼龍七宿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七宿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七宿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七宿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二十八宿今一百八十二星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體[illegible]此以爲不然蒼蒼者何以見其行度乎日月亦以天度

為行度者也故並言之然意不重在日月恒星只是即日月恒星以明天而其意總重在即地之左旋見天之所以左旋應轉首兩句意張乎此說始亦如邵子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之意歟○集釋謂地動則不能載物理固然矣然竊意天地相涵止是一氣天体圓故動然動者未嘗不與靜者相通地体方故靜然靜者未嘗不隨動皆和運但天之運行則有度數次舍可推而地之大體乘氣而行但微有運動非天行遲速專因地而見亦非地竟塊然於中成一毫無運動之物也補訓引黃氏之說頗為得之但未必如先儒圓遊三萬里之說耳○節首機字即九物之樞機以見地為天之

機是指實語地氣乘機機字謂地乘氣機而左旋各是一義須分別者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補注即上隨之少遲則反移徙而右之意

集釋愚按朱子前章之意謂日行天上頗遠五星與月行頗遲月如蟻行磨上頗慢於磨日如蟻與蜂子同行磨間蜂子又疾于蟻也

地物也天神之物無踰神之理顯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補訓此見天之獨尊也○有地在下斯有天在上譬如婦與夫對其實婦統於夫以家言之婦亦家人之一耳

李注形神之相配如身心之對待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黃氏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証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

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

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終三十一度而卯
此晝夜長短乃天地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然也潮汐
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
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晝夜之運日行
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
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
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
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稍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
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
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

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蠡子精
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補訓此論地之升降而並及潮汐也因地之升降帶言晝之脩
短地雖凝聚至寒暑之候正言地之升降而寒暑帶脩短意下
又言晝夜之盈虛升降而及潮汐夫地者乘氣機而為升降
者也因地之有升降而日乃有長短晷刻之不齊以為寒暑之
分所以然者何也地以陰質雖為凝聚不散之物然陰陽二氣
升降於地之中循環相隨而不已也當其陽氣日上則地日降
而下者以陽氣虛於下故地沉而降也當其陽氣日降則地日
進而上者以陽氣盈於下故地浮而升也陽自子月而生日漸

長而為暑陽自午月而降日漸短而為寒此一歲寒暑之氣候
如是也至於一晝夜之間亦有盈虛升降旦而陽生則地以虛
而降潮於是生夕而陽降則地以盈而升汐於是至則以海水
之潮汐驗之而可信也然其間潮有大小之差者則又繫日月
朔望月之精與水相感月疾則潮大月遲則潮小而潮汐實則
繫於地之升降也地有升降故日有脩短重上句脩短照下
寒暑看地本陰陰之氣在地中而天之陽氣實升降其間故云
二氣相從不已晝夜微升降寒暑大升降潮汐應月圓朔望帶
言日月與水皆陰類故其精相感按地有動有陷則非死物
其升降亦或有之但不得有五千里之懸殊耳舟大而穩乘者

不覺其動況若是大地其升降誰能知之哉若論寒暑脩短則
天行可據地運無憑姑存其理可耳
集釋朔則月與日合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生望則月與日對得
乎陽而陰之氣方盛故潮水大春秋陰陽之和潮亦大月行弦
上而覆近故似遲月行中天而稍高故似疾非月實有遲疾也
月有遲疾則一日行十三度者不足憑以算曆矣
愚按此節公用圖遊舊說惟朔望小大三句参用潮汐應月
之義蓋天行地運其實渺非可執一以盡其故張子自是
於渾天術外添存新說未可多議也海濤朝曰潮夕曰汐汐
亦潮也一日一潮一汐黃氏海錯為汐潮汐皆屏等語未是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員匣
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
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
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著
望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
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故日食望時
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
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
相差月為闇虛所射故食○黃氏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度

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
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
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
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
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
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
唐一行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過交則有薄蝕
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
食者必以日飛月逆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
近交則日月有蝕然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

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
與黃道而九月不行黃道止行八道但此八道斜出入於黃道
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
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
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
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
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
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
盈縮遲從遲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
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
雖交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含日月
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補訓此推日月交食之理
補注吳臨川曰由北直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
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
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縱雖同度橫不同道若
横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對望之時縱雖對度橫不對道若
横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
多寡

發明日質本陰故其精闇虛月質本陽故其晃能受日光朔而日月相會則日被月掩故日食是魄反交乎日也望而日月相對月爲闇虛所射故月食是精反交乎月也

愚按反交補訓作反覆相交竊謂反者自下而上之詞如杜詩反照入江之反日食則月在下上掩日光月食則日在下上奪月光又日外陽而内陰月外陰而内陽質言其内也精日之内陰即質也魄則月之外陰也書康誥哉生明武成旁死魄皆以月本黑之體爲魄非言其内之質也日以其外陽之光交於月内陽之質故内外相映而光生若以其内陰之精對其本黑之體則月無光而食矣月質本陽故受日之光若以其本黑之陰體上掩乎日則日食矣集解以月之魄爲陽補訓以月質爲魄皆誤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日沈括之言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旣死而後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色畧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氏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是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爲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補訓此節論月之盈虧全繫於日也如鉤之曲如壁之半皆虧

缺時也惟望則正負而盈○按日食為月掩則月近日遠可據
但未必大相隔絕耳
補注董氏發微曰終謂晦朔以前初謂晦朔以後終如鈎最見
東方初如鈎昏見西方上弦則昏見中央下弦則晨見中央至
望則日月相對而光滿晦朔則日月同會而月光減矣
愚按補訓以日為月掩為遠今曆家謂日徑七百五十里月
徑六百里日道依天月下於日一萬一千五百里是以月徑
六百里之廣猶日徑七百里之大每過同道同度則月掩日
光而無餘分其說與補訓相合雖日月圓徑及相去里數雖
以意測然其理大抵如此又據今說月在日之下則沈存中

所謂或從上過或從下過者亦微異矣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
之不可以二也
李注後申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一節之意
集解月所位陽也日之光亦陽也陽與陽合故受日之精陰也
陰陽相反故不受受日之光故光遇之則明不受日之精故正
與相對而精射之則食蓋光者用精者體用可兼乎外而体則
貞一而不可以二也
馬注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望日也
補訓日食易明故專言月質陽故受日光若本非陽質以黑寧

之物日雖照之不能明也
愚按上不受以月言陰陽相反故不受也下不可二以日言
體一而已故不可旁及也亦上下互發之文發明補訓謂日
精強加之而月不能敵故食竊意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
正對闇虛則日不能為月之光故月食耳恐日無強加之理
亦非月本有光而日奪之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
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補訓此節推論陰受陽施之理上只言月月下並言星又推金
水火皆是陪說日光無及星月金水火但能照金水不及星月

○日月雖以形相並而為物考究其道則日健而月順日施而
月受有不同者焉豈獨日月為然凡星與月金與水受光於火
日皆陰主受而陽主施也○物與道對以形則各為一物以道
則一施一受不同也星月為陰日為陽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金
證疑同為陰尤易明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
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
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
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

何者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重
離之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爲離月爲坎
其形萬古不變而日常滿月多虧也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
其春秋聚散者相爲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爲求合絪縕交密克
動者相爲揉錯非相生合以兼之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
而已欲一升之而不降欲一降之而不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而合于鬼神無有使之而然是不曰性命
之理神妙之道而然哉
補訓此推論陰陽之精氣而結於性命之理精爲體氣爲用分
言之爲精爲氣合言之精亦氣之爲也但以其結爲形質者言

耳故性命之理而氣說下而精可見
補注陰陽有以質言者有以氣言者以質言則陽中有陰陰中
有陽若日月之形是也以氣言則循環迭至若四時晝夜之類
聚散相盪升降相求若風雲雨雷之類絪縕相揉若溫涼寒暑
之類是也
集解陽之精而無陰則失其所藏陰之精而無陽則失其所依
如是則散而不成物矣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藏而不洩陰得主
而不散故各得所安相兼者相資也相制者相克也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生者倡其成成者成其生不相兼乎陰長陽消陽長
陰消反復循環不相制乎

愚按日以陰精而藏於陽之宅者也月以陽精而藏於陰之
宅者也與地純陰節日爲陽精月爲陰精不同此所謂精即
前所謂質也循環句流行意多聚散二句對待意多聚散橫
說升降豎說絪縕又以交密旋言相兼相制總承上四句一
之不能謂或生或克不能於之使一也程子專言升降亦舉
一以該其餘耳性命之理謂其爲天道之自然也尚未及賦
予人物之性命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徵引易恆卦彖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莊子逍遙遊篇天之蒼
蒼其正色耶

補訓上文從日月說到性命之理此又借易辭而發揮之
高注自然之理往來屈伸莫或使之而然者也
愚按正蒙中文相屬者多數節同義脈絡貫通其引經語非
但註釋之體此節大旨云釋易恆卦彖辭以明日月之行
亦自然之理也後倣此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圖異術蓋有不知
而作者耳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
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

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一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〇黃氏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二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行月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過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運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二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令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補訓此因上文言日月而推及於閏法筆帶言交食法以閏法為主閏餘者有餘日方置閏月也望閏而朔望定然後日食

於朔月食於望可據而推其法相因
補注周天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則與日牝二十九日半有奇則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餘十日半有奇為閏與日對時則月為之食與日會時則日為之食此交食法即與閏同術也
愚按補注謂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極是考尚書解新安陳氏云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一月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不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此與補注說同蓋朔者月與日會之名氣者二十四氣也朔虛之數不係盡氣盈之數故二者參合而置閏也補訓謂二十四氣僅三百六十日不能盡天行之度而朔又不能盡氣之三百六十日皆未是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補訓此又言陰陽之德德者陰陽之所以為陰陽也當兼理氣言○即陰陽而分觀之陽之德主於遂凡發生者皆陽之為也陰之德主於閉凡收藏者皆陰之為也
補注沈毅齋曰自動靜而言之則主乎陰所謂乾不專靜則不直遂坤不翕合則不發散是也自小大而言之則陽常兼陰不兼陽又豈可以並言哉論其分則陽一而陰二陽尊而陰卑也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分也論其氣則陽始而陰成陽唱而陰和也在人則子弟臣妾之類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蔵引周禮宗伯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詩邶風終風篇終風且霾又曰終風且曀集傳霾雨土蒙霧也陰而風曰曀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華注此明風雨雲雷之屬總不外乎陰陽之相感
補訓陰主閉其性凝聚陽主遂其性發散然陰之凝聚陽必為

之發散其勢均歸於發散焉陰陽相為用也陽方來而為陰所
累陰壓陽則相挾持為雨而降雨者陽之為也陰方升而為陽
所得陽助陰則飄揚為雲而升雲者陰之為也故凡雲物分布
於太虛之中者陰氣為風所驅斂聚而未散則為雲也即此可
知雨雲所由然矣凡陰氣凝聚束陽在內而不得出則陽奮發
有散而為雷霆陽在陰外不得入則周迴旋繞不舍而為風其
凝聚有遠有近有虛有實故雷風有小有大有暴有緩即此可
知雷風所由然矣陰聚而陽散同一散也有和不和之分和而
散則為霜為雪為雨為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為曀霾即此可
知霜雪雨露戾氣曀霾所由然矣大抵陰雖凝聚而常散緩以

受交於陽則風雨得調而寒暑得正矣陰聚陽散其相資為用
有如此○均散句截上是冒語次言雨雲次言風雷次言霜雪
雨露戾氣曀霾總承陰陽聚散來雲物物色也班分也疾雷為
霆陰常散緩對凝聚言凝聚其性然也凝聚之中能因陽以為
散緩則受交於陽矣非謂其不凝聚而散緩也
集釋氣之聚遠而實故風雷大且暴近而虛故風雷小且緩
愚按此太虛與前篇太虛無體同義皆以蒼蒼之天言即首
篇第二層內之陽於天地者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補訓此推陰陽交互之理而以天象風霆明之

集釋天象日月星辰是也
集解陽者氣而已矣天象則稍有象故為陽中陰風交於雷霆
起於地本陰之類然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為陰中陽
補注天象陽中陰所以聚而不散風霆陰中陽所以聚散無常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耳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
歟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李注雷霆者鬱積之久而發者也凡天地之化皆以漸成非精
義利用體神化於身者孰能知之
補訓雷霆必積久而後動如十一月一陽生至四陽二月之時

乃發聲非漸乎即偶然雷霆亦必氣積而後動無遽動之理
神化俱承漸不承速徐氏發明分速為神漸為化未確以其兩
反在前一反在後也德之盛以人言
愚按此節大意即雷霆以明神化之理也○兩而化即一而
神者為之神與化不可分先後補訓發明是矣但徐氏又
謂一而神兩而化為所從來而補訓亦謂神化承漸不承速
竊玩張子之意蓋雷之震動即神化之一端所從來即所由
來之變文也即雷之所從來以漸知天地之化皆以漸而成
即此是窮神知化之盛德非以漸為神化而所從來又推本
一層也神化中有速字意所從來即漸字意亦非承漸不承

遠也雖李洊得之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内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
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徵引易上傳之六章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晉書紀瞻傳陽動而外以含容為質陰靜而内以
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内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
陰伏
朱子曰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内明而外暗火内暗而外
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内景本淮南子之説道家謂
日火陽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内故無窮以此

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耀
集解直者照臨無礙之謂也受者隨材各得妍媸美惡未嘗有
隱而必由於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礙地不偶也
施者所應無窮隨在光皆至焉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體天
所以偶也
集釋水之明鏡之光隨材各得也
愚按集釋諸家皆以金水火日相施受言即前金水受光於
火日之意集解則以金水火日之施受於物言即此見天地
形神之道以諸家則施即施光於金水受即受光於火日材
即金水之材也以集解則施乃普照萬物受乃受他物之形

材亦他物妍媸之材也二説皆通玩金水亦言光不言質則
集解似勝○友人趙子彤元云諸家謂施光於金水然既曰
無窮則施及者不惟金水矣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
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
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
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
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正蒙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
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徵引書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蔡傳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
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易説卦之五章艮東北之
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攷朱子語錄中宮土寄王之説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
時土則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旋錯見金木水火分主
四時獨不見土之所王是以有寄王之説然於土亦在季夏之
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
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朱子曰五行之説正蒙一段説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

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

補注水濡之水當作土

補訓更即五行而推論之木曰曲直不既能曲反伸而直也金曰從革金一從改革而不能自反其本質也此木金之純乎質者然也水火雖有質而以氣為用故火炎上水潤下下與陰同降上與陽同升上不得而制其氣焉此水火之主乎氣者然也然而木金與水火有相資也木金者土之華實木為華而金為實其性有水火相雜於其間故木之為物雖生於土然以水滋之則生以火然之而火附木不相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相交而成者也金之為物亦生于土然因土性之燥而得火之精因土性之濡而得水之精故水火相待有成而不相害以火燥之反流為水而不耗折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相合而成也此木金之質生於土而必資水火之氣有然也若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乃地之質也五行生成變化之終也水火之氣所以升降不外於上萬物皆蒸体而無一之或遺者也○此詳言五行先提木金以質言次及水火以氣言次言木金為土之華實而帶言水火次言土而以水火升降應萬物無體亦包金木在內○書蔡傳曲而又直從而又革皆分兩義與此不同木不能無曲而究竟長大故為曲而反伸金軟而從革不能自反其本質火氣炎上陽之升也水氣潤下陰之降也蔡傳潤而又下炎而又上此則謂潤於下炎於上也木金生於土中故為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謂木金兼有水火之性此並言木金下分木金言之萬物生於土歸於土故為物之成始成終土之浮華土之精實即應上金木者土之華實浮華謂木精實謂金

愚按此節大意釋書洪範之文以明五行之理也○木金者以下舊解多雜竊意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二語為下二段之經蓋水火之氣與陰陽升降交際於地之中無處而不在者也木生地上則為土之華而得水火之氣於土中此木性有水火之雜也故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木生木木生火之理本如是也金生地中則為土之實而得水火之氣於土中此金性有水火之雜也故水火與金相資而不相害以火燥之反流為水而不耗火克金金生水之理本如是也得水火之精於土之燥濡與得土之實於水火之際同是一意流而不耗正相資而不相害處亦非兩層蓋土有燥有濡濡者即水之性燥者即火之性而金皆具之也火克金若雖言相待然相克乃以成之金以成器為貴不以應用為才正見其相待也木得浮華於水火之交金得水火之精於

土之燥濕皆以木金本然所具之性言至水資火然而不耗又是木金成質後與水火相資為用處惟其性如是故其用如是補訓以火煉金為得火之精金煉為水為得水之精泥作一層未確李注以得金則水火相需而成烹飪為不相害亦落後一層土為化之終者蓋陰陽五行皆天地化生人物之具至天五生土則天地之化已全而人物由是以生也○語錄一段前蓋取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之說而謂其均施錯見無時不有後引易卦又明土所以居季夏之故也其理可參故附錄之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受光者其氣陽也

補注冰字恐當作水

高注或謂人為水之誤

集解水生於天一其體質本陽也至冬則凝而成冰陰之凝聚而中之微陽不勝陰也火則陽麗於陰之外故有光而中之陰猶伏藏而未盡也故中暗火氣曰蒸薰也散猶施也指其光之燭物氣之蒸人而言言火之烈然炎熱人之觸之而薰蒸者有影而已非有形也能散而已不能受也

補訓高注謂陰未盡故火猶然盡則滅殊難解豈以陰為火所然之物乎張子是論水火非欲陽勝陰盡

愚按此節可疑者頗多補注疑冰當作水高注疑人為水之誤諸家以不能受為句李注以不能受光者為句以令考之前後多言水火陰凝陽麗又與外光內光陷陰附陰前後言水火之言相符冰之當為水似可據也上言水火而下專言火於文理固為偏承人之蒸解為火之蒸人於文義亦為踈解人之當為水亦似可從也能散而不能受為句光者其氣陽也為句句法頗未穩以前節受光於火日句例之受光字連讀又非無謂也宗以此三說之解解之冰之為體陰之所凝結也陰以陽為質其外暗而內明始陽之伏於中而未勝也火之為物陽之麗於陰也陽以陰為質其外明而內暗始陰之伏於中而未盡也此陰陽互藏之理然也金水能受日月之光以照物若火之有炎水之有蒸則但有影而無形能散而為氣而不能受日月之光以鑑物者其氣已屬於陽故也如此則陽未勝陰未盡亦指其內明與內暗而言非欲其勝與盡也水之內明即陽火之內暗即陰亦非以所然之物為陰也然水有涸時即是陽勝火有滅時即是陰盡方言水火故言未勝未盡耳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補注此承上章而言陽陷於陰所謂陰凝而陽未勝也陽附於陰所謂陽麗而陰未盡也

補訓入其中為陷麗於外為附
李注說者皆謂一陽陷於二陰之間為坎一陰麗於二陽之間
為離非也凡能出入上下動靜發歛者皆陽也顛非陰則陽之
出入上下動靜發歛不可得而見耳是故震陽動也坎陽陷也
艮亦陽止也巽陽入也離陽麗也兌亦陽說也易卦所以分陰
陽者蓋以陽為主而遇陰則為陽卦以陰為主而遇陽則為陰
卦也陽在下而遇陰壓之則動矣陽在中而遇陰錮之則陷矣
陽在上而遇陰承之則止矣陰在內則陽必入以散之矣陰在
中則陽必附之以為明矣陰在外則陽必數之以為說矣今謂
巽陰入於二陽之下離陰麗於二陽之中是以入與麗屬陰故

曰其說非也張子前文云陰在內陽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
風蓋不舍者所以入之也此條又以火為陽附於陰比之觀物
言八卦處理獨精矣
張注此觀坎離二卦自見又以河圖考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陽居內者微而陰在外者盛是陽陷陰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
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外者盛是陽麗陰外也故周子太極圖
以水陰盛身右火陽盛居左均是一義不可易之至理也

參兩巻之終

天道篇第三
補訓此以天道名篇而其中以天道聖人並言見聖人與天
同亦惟聖人能言天道也前四節言聖人與天道相形天不言
四節言天道不見而章三節言聖人[illegible]萬物節又言天道蓋
天命亦天道之一端也化而裁之四節又言聖人形而上者四
節言惟聖人能言天道
愚按此篇凡二十節大意明天道聖人之合然血脈貫通而
文不相蒙玩各節之意惟天不言而信二節不見而章二節
化而裁之二節谷之神也二節皆意義相承餘俱節各一義
舊說逐節聯貫忽言此又遠遲承接[illegible]及別章轉[illegible]無窮恐

先儒不應有此拖沓無頭緒之文也○補訓謂天不言四節
言天道不見而章三節言聖人竊謂天不言三節言天道並
萬物節亦天聖並言不見而章三節則以天道明聖人也○
內天體物不遺一節朱子入近思錄道體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微引禮經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補注合禮記論語之意而言
補訓禮云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之四時
自行飛潛動植之百物自生無非至教之所寓也以聖人言之
聖人之動皆中禮無非至德之所形也夫何待於言哉善學者

不必以言求之也○天道聖人並言夫何言哉要承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
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
微引詩大雅板篇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集
傳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為
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体便是做他那骨子本
是言物以天為体事以仁為体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illegible]

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
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
集釋熊氏曰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
仁體之而無不在也禮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見者是
仁體事無不在也凡人往來消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是天
體物而不遺也
愚按此節大意見天仁之無不體也首二句提起下申明之
○上節言時行物生皆天道此言人之出往游衍皆天理[illegible]
節言聖人動皆至德此言禮之大小皆本於仁二節本不相
謀諸家多牽合上節而本文之意反有不暢竊謂此明天仁

之無不體是正意天即天道仁非聖人不能只可作餘意餘
意者特說書之一義而未可牽合以亂正也後倣此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微引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上傳之十章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
集釋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也
補註童氏發微曰有感必通上天之神得為而為聖人之神
張註天之感物以氣聖人之感人以理得為而為順理之自然
而無所容私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

道歟
大全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微引易觀卦彖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矣
集解天不言天之神道也神道設教聖亦不言也誠於此動於
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也是之謂無為而無不為發微不可見
而充周不可窮故曰神之道
高注聖人穆穆在位而天下自然化之於此有神焉故曰神道
設教云爾
補訓天不言而四時行句中便含神字聖人亦是神道設教故

以神之道總收神只是微妙意所以神處只在乎誠
愚按此節大意明天與聖皆以誠而神也重在神神道設教
即過化存神之意與易彖本意不同語意云天之生物也
運以時然不言而四時自行聖人之治天下也施以教然神
道設教而天下自服所以然者由其誠於此自動於彼而天
與聖俱無所容心也其斯為神妙之道歟總本一段與此
節不相貫按易辭上傳之九章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
以河圖奇耦之數言此釋其義與本旨不同謂易言成變化
行鬼神所以成行者陰陽之氣為之也與神化篇首節意相
似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微引禮樂記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補訓此專以天言神謂天之神妙也信是天自信來信天自
以天之神妙者言之天不待言而自極其信其神不待怒而自
然有威蓋天本誠故無偽妄而信其神本無私故無可韓雜而
威也
高注四時運而不易天之信也禍福響應而無常神之威也
愚按上二句衆成語下以誠與無私明之亦不必與上節牽
連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李注申上節意
集解天與神一而已矣以天之無聲無臭兩在而不可測言即
謂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而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兩名非二
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微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補訓易道字泥言道理此合上下文觀之當以天道言
集解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於無形非外形而
別有一理運於無也
李注運於無形者太虛之性太和之道形而下者散殊而可象

神化之糟粕也
愚按此節大意本易之言形上者以明天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
所及也
微引易上傳之五章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華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無心也聖不可知之謂神
聖之無心也正以明聖與天合德非庸人有心者可及高注以
能字易可字恐非張子之意若是使聖人有不及天地處要
之天無心聖人有心而無為天人之分固如此其實有心無為
即與上天無心合德不得云聖不及天觀下三節可見

愚按此節訓釋頗雜竊謂鼓萬物句與聖不可知皆舉成語
而下以無心之妙合斷之蓋以聖不可知為不知天與即以
聖不可知為言天既屬牽強又篇中大意皆言聖與天合德
不應於此獨言聖人有心不能及天也○語意云易言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道然也孟子言神則曰聖不可知
也是皆自然而然無所容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然則天與
聖有不合一者乎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高注此即中庸語而言聖人之事
補訓此與中庸本文全異錯綜其說出張子獨見以成已言明

即章也誠所以不待見也以成物言化即變也神所以不待動
也為物不二總歸一誠一誠無不成不待有為也
愚按已宜讀如字為物不二即指聖人之心言方與上誠明
神化意合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補注此申明上章之意
補訓此又以誠明一句貫三項以見誠明之為要也誠明可該
神化不二二句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微引易上傳之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六章以言

乎遠則不禦
補注本易大傳之意而言蓋富有即廣大不禦之盛日新即悠
久無疆之道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愚按廣大不禦悠久無疆者天道然也聖人之德業亦若是
而已矣此與上二節皆以言天道者明聖人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
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微引書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泰傳
威畏二字古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泰誓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
足盡至於眾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
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又曰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
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為人心至公也民雖
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
公明大抵眾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理存焉故欲知天者占
之於人可也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
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集釋此見天從乎民民心即天心也

愚按上四句虛下四句正明其意惟其視聽明威以民故不
以耳目心思爲知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
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
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微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本義因其自
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
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知化之事存字就心上言之蓋存四時之
變於心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存晝夜之變於心則百

刻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意能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
通於心此釋易推而行之存乎通意
高注吾心之神即天地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
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於是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辭以見聖人之合天也解易二語語氣
各異謂化而裁之以其能存乎變也推而行之自然能存乎
通也 以推行與存變對存通與化裁對存變推行雖未明言
聖人然非聖人不能 ○語意云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何謂
也以四時晝夜言之天道周歲有四時晝夜有百刻人能與

時消息而存四時之變於心則在天周歲之化可自我而裁
成之矣人能至誠無息而存晝夜之變於心則在天百刻之
化可自我而裁成之矣易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亦
以四時晝夜言之凡人存之心者必見之於行人能與時合
序推四時之運而行之則在天周歲之通能存之於我矣人
能日進無疆推晝夜之運而行之則在天百刻之通能存之
於我矣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合德也 ○聖心存四時晝夜之
變則天道周歲百刻之化不能外也猶中庸知天地之化育
意此重存變存字有力聖德合乎四時晝夜之運則天道周
歲百刻之通皆存於其心矣猶中庸上律天時意此重推行

存字無力高注槩言存之尚未明徹以四時晝夜立言者亦
從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及變通莫大乎四
時數語取義然此節化爲化育之化非變化之化裁爲裁成
之裁非裁截之裁舊說多非張子之意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
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
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微引易辭見上節○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窮神之事存字亦就心上言之蓋不知上
天之載當存文王於心此釋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學者常

存德性於心則自然默成而信此解易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意
補訓易神明即神明乎變通默成則默成其神明之妙是通說
總以用易言張子作兩邊說一云存文王云天載從其深者言
之也一云存衆人云物性從其淺者言之也然天載與物性非
二存衆人亦可以存文王存文王有二說集解云存文王之心
補注云存文王於心於字較勝易言德行張子言德性德原於
性也存字皆作有力字看物性即德性物物各有故曰物性兩
神字應神而明之之神
高注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載也故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
德性者衆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
物性之神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辭以勉學者之希聖也語意云易言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謂也蓋上天之載最為神妙而人則
有合于天載者學者不能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之人於心
以求其純亦不已又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
也蓋德行必有以存之而後成也為學者能常存德性而不
失則自然默而成之信有于己矣蓋文王即與天合德之人
也能存文王於心則于天載之神無聲無臭者自無不知德
行乃萬物各正之性也能存衆人之恒性則于物性之神有
物有則者自無不知學者當勉盡希聖之功可也○後三十

篇云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型文王當寔契天載而
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與此相發明其必
以天載立說者竊謂張子之意神明字是折開讀以天載實
神之義而以知為明之解神不可知而欲明之但當求之與
天合德之人必言文王者文王之詩有上天之載二語正能
合天者也天載之神物性之神即神而明之之神知即明也
如此則與易旨及常辭大異而與張子語意權合舊說皆未
及此故於言天載言文王之故終未了了神明默成補訓謂
張子作兩邊說然其後四語皆歸於神則仍有通說意在物
性以在己者言即德性之變文成謂成己之德發明華注皆
參兼成己成物殊不必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
而知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蘇子由註云谷至虛而猶有形谷
神則虛而無形者也○易上傳之四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
下
補訓此贊聖人之神能周知萬物而以谷神形起○夫谷之神
能應聲而其神有限不能盡通天下之故聖人之神與天同故
能周乎萬物而知之無遺也
愚按張子引用谷神者因惟此以谷神與天分看神化篇谷

神不死。即以谷神明神也。至當篇谷神象發而應。則謂谷神
自然之妙也。乾稱篇老氏況諸谷。又以谷神明天之神也。皆
與此異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李注。申上節意。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無隱。

集釋。遇父子之感則仁顯。君臣之感則義著。此聖人有感無隱
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
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
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

集解。形而上之理。如天地鬼神之與性命道德之微。象猶言情
狀。性之類。非謂理有象也。

高注。如實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
收藏之象。苟恍惚不可為象。豈復有可名者哉。

愚按。此節大意。見語道者貴得名。得象而得名。尤要。名之
猶言也。首以得意引起。中叠二語。見得名之要。末言不能象。
仍是不得名耳。觀後篇言得辭斯得象矣。可悟此節意旨。歸
宿所在。○語意云。道形而上者也。語道者果能真知道之意。
即能得其所以名。果能得其名。即能得其可見之象。若不得
其所以名。非能得其象者也。語道而至於不能象。則雖有所
名言。亦妄而不足信。只如無有而已矣。道何由以顯乎。甚矣。
語道之非易也。○中庸即鳶飛魚躍以明費隱。易即陰陽以
見道。孟子即情以狀性。所謂名與象者可見。

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耳。

李注。欲識自然之為體者。莫如求之吾性分之間。故卲子曰性
者道之形體。

愚按。此節大意。見知道之難也。言道非有真知。所言皆彷彿
影響間耳。自然者無為之意。體猶言形體也。如二氏言道。崇
無然有雖知道之自然。卒歸于空寂而無實。非知道體者也。

若見瞽者辨色。言日紅似火。火似花。玉白似雪。雪似鹽。人孰
能窮其辨。及細究其形質。則茫然不能得也。言道者亦然。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補注。此本中庸之意而言。

李注。誠者天德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誠而已矣。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徵引。易下傳之一章。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本義。貞正也。觀官換反。示也。

補訓。易言日月之貞明。天地之貞觀。此深一層說明以所見言
觀示。意當以立論為言。有洞見聖人之正明也。有確論聖人之

正覩也不遷謂天地之覩有遷移而聖人之正覩不因之遷移
集解以天地變異言恐與日月之明不類
張注可眩者於理必未明可遷者於理必未定正明正覩不外
乎理之至正者也理爲至正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縱欲眩之遷
之不可得而況於人乎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以言聖人見其有得於天地日月而能
與之並也就言道上見

神化篇第四

補訓此以神化名篇首言天道之神化至氣有陰陽節乃合在
人者言之以下多言人之神化雜引易中庸論語孟子之說以
暢發其旨
愚按此篇凡三十節自首節以下九節皆明神化之理神化
者天之良能以下六節多言大與化見幾則義明以下五節
多言窮神知化惟神爲能變化以下五節多言神與易徇物
喪心以下四節多言存神過化末節作總結細分之則其曰
窮神知化曰神無方易無體曰過化存神皆神化合言者也
曰鼓舞盡神曰知數其神曰精義入神曰聖不可知謂神與
谷神不死皆言神也曰化而裁之曰變則化至誠爲能化曰
大而化之皆言化也引用多與本旨弗類而經傳所言神化
之理大都具是矣觀其言經正言無我而篇末以反經敎化
結之故理雖極微妙用功仍以平實爲主○內精義入神事
豫吾內一節朱子入近思錄論學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首節提出神化爲一篇之綱意重神化不重氣即氣以見
神化也○易云窮神知化神與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神者天
德也化者天道也德其體也道其用也總之一於氣而已化不

雖氣神不離化皆不外於陰陽也
集解 神所以主張萬化而運於無形者自其微而言故曰天德
又曰體化即此理之發而流行升降變化群動而不已者就造
化之迹上言故曰天道又曰用用所以發其體而體即寓於用
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生死皆氣之化
而道之所在也道因氣矣而卽此是神也神又豈外於氣哉故
曰一於氣
愚按神與化皆在首篇太和中皆太虛之第二層也宋子競
臣云首末二篇性與神對則性為體神為用此篇神與化對
則神為體化為用須於無層次中分出層次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耳
徵引 易上傳之四章 神無方而易無體
發明 朱子曰神便是在陰的又忽然在陽在陽的又忽然在陰
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体拘也易說曰
神易雖一事方體雖一義以其不測故言無方以其生生故言
無体然則易近於化
補訓 或以易屬大神屬一語氣不合當是神易皆大而又合一
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傳之文以明神化之非有二也○上文
一於氣之一乃虛活字猶云皆不外於氣此節一是實字謂

神與化大而無外且合一而不測也德謂卽一於氣之一
未是○趙子形元云大而天地鬼神風雷雨露小而名物象
數日用飲食莫非神化所為故曰大神卽化之體化卽神之
用神卽化之微者化卽神之顯者体用一原顯微無間故曰
一
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大全明一作靜
徵引 易上傳之十章 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十一章 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謂之神
補訓 此以神該化也神之明是神神之充塞無間卽是化利用

出入用字只作以字看○虛明無不照鑒乃神之明也體也無
論遠近幽深之處利以出利以入乃神之充塞而無間斷也用
也化豈外於是哉
補注 此與前篇凡氣清則通章之意畧同
愚按虛明照鑒只形容一清字意首篇所謂清通而不可象
所謂太虛為清無礙故神者也執着一物或不得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徵引 易上傳之二章 鼓之舞之以盡神 又云 鼓天下之動者存
乎辭
集解 狀神之言也如曰陰陽不測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要曰神妙萬物曰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無乎不在凡此[illegible]
皆鼓舞之辭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神之狀也
愚按此節大意言神而併及狀神之辭也上二句言神下二句乃言狀神之辭○辭不鼓舞猶後所謂緩辭不足以盡神也狀神之辭亦大概言補注專旨於卦繫辭未是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自由申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然）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補訓鬼神乃神化之一端猶中庸言鬼神為德而及祭祀之鬼神也○往則屈來則伸上言鬼神下分天地人天神地示皆神而人為鬼然三者各有往來屈伸不必拘定天地伸而人屈
愚按玩自注則天神地示來與伸之義多人鬼往與屈之義多歸往即鬼之謂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

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補訓上云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因又推衍其意神為不測要極力形容化為難知要曲為形容○形而上之神化固無象可見然得其辭斯得其彷彿之象矣言神宜用急辭蓋神為不測緩而不急則不足以盡神言化宜用緩辭蓋化為難知急而不緩則不足以體化未易形容若此愈知神化之妙矣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在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六章陰陽合德說卦之七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艮止也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

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撑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發明化有節文故曰推行有漸神無定在故曰合一不測義者宜也於此為宜於彼不宜無定形而有定理者也知者於此理貫穿心中可以待用神之事也以義制用任他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信手應副如利刀快劍相似故曰利用化之事也義字搭在知上又搭在用上此不過大人之事可以思勉力至者德盛即由知義利用而造其極也窮神是窮盡神妙處不思而得故曰知不足道知化則屈伸進退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故曰義利用不足云天之化日月寒暑往來一陰陽之運而已人之化進退存亡得喪一順時消息而已德合陰陽即能順時者也陽健陰順陽動則陰止陰動則陽止充塞無間浩然者也虛明照鑒湛然者也此皆氣之可以得名而得象者若非健順動止之氣何所指以為象非氣之可象何所指以為時此正見神化一於氣而已之意銷礙舍惡亦是化之一事但天道神化無方無體此何足以語之

補訓張子本易以為言知義即精義利用即利用安身之利用德之盛者更進一層此神化就人事言非謂知陰陽神化健順動止亦借用易語而意不同銷礙舍惡皆遺累意謂猶累也累知有化意也

補注天之化也以下不言神者蓋神隱於中化見於外而天人之所以化即所謂神也

集釋蒸鬱者氣之始凝聚者氣之成蒸鬱凝聚氣之粗者浩然湛然氣之清者浩極其大湛極其清

愚按此節大意又以天之神化與人之神化並言也神化一於氣已見首節此又以時字配之○語意云夫氣有陰有陽陰陽之推行有漸即為化陰陽之合一不測即為神天道因知是也其在人也能知義以利用則神化之事可備於身矣然非其至也至於德之盛者能窮神則知義之知不足道能知化則利用之義不足云矣即此可見天有化人亦有化天之化也運諸氣以為流行人之化也順夫時以為變化天非氣人非時則化之名於何有化之實於何施乎考之於古如中庸云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所謂化者皆以其人之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豈非順夫時之謂歟若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而凝聚有形象之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其健順動止有浩然湛然之可言者皆象之可為指

示者耳然則氣之可見者即為象象若非氣指何者為象象之流行者即為時時若非象又指何者為時信乎天之化運諸氣也世人但取釋氏之銷礙入空學者之舍惡趨善以為化此只可為始學道去物累者淺乎言化之義云爾豈可與天道之神化同日而語哉為知化之妙則神不外是而健行合一之理可識矣○首三句言天道之神化其在人也以下六句言人之窮神知化天之化也二句又為下半節之經中庸以下正明順夫時意德合陰陽天地同流則順時之實也氣也者以下明運諸氣意象與時只是發明氣字非有兩意時者非象指何為時二時字以天言與上言人之順時者頗異諸家有與上時字牽合者反雜安頓銷礙入空猶言由有入無即氷消雪化之化言之出於釋氏者也舍惡趨善即變化氣質之化學者所恒言也此特以人之淺乎言化者形容神化之化非為辨聖人學者之深淺與聖學異端之邪正也舊以闢異端為說亦非本意○節首三句易窮神知化節本義採入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徵引易上傳之二章化而裁之謂之變○老子谷神不死發明此言化本於神即後章惟神為能變化之意○变則化变是化之漸化是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人日不覺為變到那全然天涼無一些熱為化变粗化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变為二月矣化微变著也顯微謂顯其微也下云微顯則即中庸微之顯也不死謂造化屈伸古今不息

高注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裁作四時之变以变顯化也皆神之所為故至微至顯昭著而不可揜谷神即虛空之神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也

愚按此通以天之神化言引中庸語雖拘本旨末句微當兼上精與微顯當兼上粗與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

張子經學理窟氣質篇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搖搦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務以自戒

華注誠不可揜在天地與吾人心一而已矣故慎獨所以立神化之本

愚按此節大意即鬼神之不死而勉人以慎獨。鬼神亦神化之義感而遂通即人心之神也○語意云凡物有息則死矣鬼神虛明昭著無一息之停而不死故其屈伸往来之實理顯然而不可揜也人有是心雖寂然不動然感之即通猶之即覺在隱微必衆間而見是人心與鬼神同一不死也故君子雖處幽獨必戒慎恐懼而防維不懈盖恐其或息而遠于天道之神焉耳○此節舊說皆誤惟予友宋子銳臣之說得之宋云此節自重不死字鬼神惟無一息之停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衆間而見是言心之自然原與鬼神同其不死但一息有懈則死矣君子不懈所以求合于鬼神之

神化篇

不死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徵引易乾卦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補訓此節以神化說起而意重在窮神知化○易是言大人有天德而居天位張子只重天德上

集解神化者天道自然之妙非人思勉之所能及故必大而位天德德盛仁熟而化焉然後能窮神知化與天合一

筆注位天德者雖人能而實無異於天之良能也故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致也

補訓大而化與知化之化不同然其理一也化不可為在乎熟窮神知化在乎德盛仁熟其理亦一也上下相形只是一意是不可用力處徐以聽其自至故在熟

張注窮字知字是到頭語不是工夫字而下一熟字正是張子引人塗轍處非空懸一至高之窩使人得假借為絶學之說以荒之也

愚按自此以下十節大意皆明化不可為神不可知之意其引易以証孟子見學之在熟也○語意云孟子言大而化之夫大可以人力為也大而化不可以人力為也在於熟而已

神化 三

不觀易之言窮神知化者乎易言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致之非智力所能致也不至於熟而言化不亦異乎易之所謂哉○首三句孟子大而化之節朱注採入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補訓此皆會孟子大而化聖不可知二句意不測即聖不可知之意○大而化之者非徒大也能不勉而大也如是不已而純乎天德則不測其妙而神矣盖神乃化之所致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耳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徵引易乾卦文言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補訓此言大與聖之分上言神此言聖聖神一也皆化之所為○易云大人先後天而不違所以不違者蓋天者理而已大人惟順理以推行故知其無不合也何違之有雖然能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力而至於不違之地而猶不免於未化耳大而未化僅幾於聖若化則位乎天德而聖矣此大與聖之分也○合即不違得聖之任只是能以聖人為己任不必指伊尹說不害猶云不免易言大人張子以為未化亦是斷章取義位天德只是造到有天德地位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程子語錄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二語如何曰若以大而化之猶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然高不吝不足以言之

補訓此中明大化之義而借論語驕吝以明之

華注不驕者志氣已極深靜然猶有意不吝則過化存神無所留滯全無心矣驕吝字俱要看得細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成性存存本義成性本成之性也

補注無我私意盡去也成性天理渾然也聖位天德與天合德也

發明羅翰曰大是簡生聖人聖是簡熟大人

補訓無我而後成性成性即位天德成性即化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大聖神之義而以論孟易辭發之也玩末句意重在神○大成性猶程子所謂習與性成自然而然若出天性也集解謂後性之本體未是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耳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君子見幾而作又云動而不括本義括結礙也又云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此推論聖神之事借易為說非專釋易雜引易辭錯綜為說亦與易本旨不同

集釋見幾則義明以下進德之事也窮神知化與天為一成德之事也

愚按見幾也動而不括也屈伸順理也皆取變通不滯之義與神化意合皆所謂德也積而至於德之盛則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矣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徵引○易辭見氣有陰陽節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豫定於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補注此與上章同意

補訓上數句乃崇德之事神化乃崇德而外此與易本旨不甚相遠豫與素同意未或致知只是未之或知意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君子知微知彰上傳之五章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補注此又明神化之義○董氏發微曰陰陽不測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故不可助長愚謂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仁之至也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義之盡也微謂神之妙彰謂化之著

補訓所謂神者不可強致其思存其理於心可也所謂化者不可助之使長順以從之可也能存虛明之心以久於至德順變化之宜以達於時中斯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既知其微又知其彰如是不已而能繼其善然後可云成之者性矣○存仁微屬神一邊順義彰屬化一邊繼善成性總承易知微知彰以知幾言繼善成性以陰陽之始生人物言張子借用其語與易本旨不同

愚按神不可致思四句為一層皆所謂善也存虛明六句又為一層所謂成性也存虛明即存神前節云虛明照鑒神之明也順變化即順化前節云變則化由粗入精也補注於存虛明二句外另補神化非是存神而久于至德即仁之至仁

為体故屬之神順化而達乎時中即義之盡義為用故屬之化知微彰而存神順化在大人以下可能繼其善而至於仁至義盡則非聖神不能也成之性一作成人性當以之字為正蓋用易成語而意不同耳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發明良者自然之謂天德良能謂造位天德者自然之能非由致思助長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以明聖人之神也○此不可知與前不可致知皆以人言舊說以聖人不思勉為立心求之之解故華注疑而知之三字為衍文終覺未安大心篇所用有別

是一說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微引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
　補訓承上而言聖神之非二
　集釋孟子所言神化至誠之聖莊子所言虛無怪誕之神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
之為也
　微引易上傳之九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下傳之
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引易見神之能化也○凡天下之動皆神之所為是有以

一之也
　高注神妙萬物故曰一天下之動變化皆神也故知變化之道
則必知神
　張注學至於可與權則知變化之道矣
見易則神其幾矣
　補注此承上章之意而言
　集解易即化也神化合一故見易則神其幾
　補訓幾訓近主知說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
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

以皆吉也
　微引易豫二爻介於石不終日貞吉繫辭下傳之五章子曰知
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本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說卦之二章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易云知幾其神乎所以然者由其於經常之理守之而得
其正以之貫萬事皆能見幾而趨避之寧用終日斷乎其可識
矣幾者雖有其象而未有其形必神乃知之若形則涉於迹而
明顯不待神而知之也易所云吉之先見者蓋能順性命之理
而動則所先見者有吉而無凶也順性命則經無不正而知幾

其神可知已○此依易本文不補凶字經正即順性命之理首
尾見意
　華注神者不測之妙經者一定之理不測即在一定之中恐人
不知神之本乎經淺者入於推測高者墮於虛無故言所謂知
幾其神者亦不過以經正之理無所不貫則覩其合經與否即
知其幾之善惡而吉凶之兆不待終日而可以先見也
　愚按此節大意首四句釋易知幾其神句幾者以下又釋一
幾字與吉之先見句而意則正以見神之不外於經也必以
經正為言者天下事理甚煩而五品經常之道乃其大原主
腦所在於此無疑然後萬事之幾無不可知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微引禮祭義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補訓從知神推到饗帝饗親制禮作樂上見得性與天道即禮樂之本并張子至精之論〇知神從上知神之所為來見易從上知變化來知神之神為神化之神非鬼神之神然其意可通聞即知也非謂聞於人

華注神者合天人貫幽明而一之者也知神則知人本乎天萬物本乎祖總是陰陽合散之理故能誠意交乎而饗帝饗親也見易而後知神明神之不外乎陰陽易也神也即性與天道也

苟不聞之則禮樂從何而起

愚按易神性道其理一也以陰陽變化之用言謂之易以陰陽不測之妙言謂之神以易神自然之理言謂之性與天道實則一而已天神人鬼即此理屈伸往來之寔然禮樂者本此理而列為度數見之聲容者也知神則知陰陽合散無非實理故能來享來格以享鬼神此首句意也知神則知陰陽屈伸無非寔事故能與制立法作禮樂以事鬼神此於首句即見末句意也饗帝饗親中即有制禮作樂意在性與天道皆以天德言與首篇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義同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華注若倉卒之間默度事理便不能盡矣精義入神則本原已徹萬事萬化皆不能外故曰豫之至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精義入神之文以見神之不可不知也狥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微引書旅獒玩物喪志〇禮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〇易順性命見上知幾節

補訓此推言過化存神之義上反下正重下句

李注張子言過化猶言過而不留不滯於物也故忘物累則不狥於物不狥於物則不化於物過化之道也順性命則不喪其心不喪其心則不滅於理存神之方也

集釋性命即天理也狥物喪心即書玩物喪志之謂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狥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々為能存神物々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々為能存神物々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則其所存神妙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々各自有理我

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氷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也文公解經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補注厚重有餘而不知變通之道是有體而無用也熟於應變而無厚重之德是徇物而喪己也故大德者必敦且化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至於性性為能存神則極其仁而敦不足言物物為能過化則極其智而化不足言矣

愚按此節大意蓋以中庸敦化之意合於孟子存神過化之文而皆非其本意教化之化作變化之意過化之化則過而不留之意上下似難合一竊意敦化已備聖人之事矣至於敦之不已而後其性之本然則所存者神妙不測矣神比仁字較深化之盡變而因物付物而無心則所過者化而不留矣此化字亦較上為深蓋大德敦化者大之位過化存神者化之位也補注之說得之但其謂過化之化為變化而疑西山事過弗留之謂為異於張子則稍不細者耳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上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大神又不能知大化矣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本義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

高注有一分私意則己一分未正故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也物各付物妙應而無滯者神也故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皆是人倫日用一循其當然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過則陷於異端而於神化遠矣

愚按上皆存神過化窮神知化分說此節大意則由存神說到知化而以無我補出上一層本領亦如言知幾而本於經正之意也物感中即有天地之化在範圍中即有知字意在故相叠而下○語意云孟子言存神易言知化是皆未易言也必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而所存者神存神然後妙於應物之感而物各付物妙應即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不至過於中道也若過中則溺於空虛淪於寂滅既不能正己之盡而存神又安能範圍而知天地之化乎甚矣無我之要而過中者之未足語此也○存神以心言知化以應事言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而存神存神然後妙於應物而範圍不過範圍句繫連上妙應句物各有理即天地之化物各付物即範圍天地之化而知化亦不外是矣易本言不使天地之過於中道此則謂君子範圍天地之化而不有過於中道蓋因物付物而未嘗厭而弗有遺而弗存也遺而淪於空靜者厭聽塞聰雖事去物并無所謂存神又安能妙應而知化乎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旁行而不流本義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五章百姓日用而不知十一章蓍之德圓而神

補訓易謂聖人委曲旁通以行而不至於流者蓋圓通神妙不倚於一偏也若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此道由其溺於物欲而流也安能如聖人之圓神不倚哉○上正下反圓神貼旁行不倚貼不流

愚按此節大意因言神化而引易以明之也不倚只是圓神意與易仁智並重者微異圓神而不倚於一偏故存神而過化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敎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敎化靜一動也仁敎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上傳之四章神無方而易無體

補訓此一篇之末又錯綜前意而申言之前云精義云經正此合言之謂反經為義經正則義精也前云敎化云仁此合言之謂仁以敎化化行則仁顯也前言敎化謂敎而能化此似言敎摩其化○所謂義者非他也即經正之謂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義精矣所謂仁者非他也即敎化之謂也仁以敎化為深化行則仁顯矣義主動入神則動一靜也仁主靜敎化則靜一動也仁敎化則仁隨变化而無體義入神則義極神妙而無方

蓋神化之妙如此

李注由經正以貫之則知幾如神是義以反經為本也敎摩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是仁以敎化為深也

補注反復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義精精義至於入神由動而之靜也神妙於中故無方敎摩也仁以敎化為深化行則仁顯仁而能敎其化由靜而之動也化行於外故無體

愚按通篇言神化之妙精深微渺至於不可形容至矣盡矣張子慮人之馳心深隱而不知所用力也故於此合言神化而以反經敎化結之見反經敎化事極切近而無方無體之妙由此馴致可見神化非不可致而正未可以易而致耳

動物篇第五
華注此篇明人物之形質無非陰陽之所為明而為秩序幽而
為鬼神藏而為形聲臭味皆是物也
愚按此篇凡十三節節各一義文不相蒙宋子銑臣云大意
見無物不有陰陽而陰陽無不有理欲人即物窮理也○首
節物之初生以下八句朱子入近思錄道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
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
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徵引易乾卦文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義本乎天
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
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
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
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神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
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
來格便是伸
華注明物之生死寄陰陽合散之所為
補訓物有動植之不同動物本諸天而親上以其一呼一吸即
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而親下以其陰陽之一升一降為聚
散之漸凡此者皆氣之為也蓋凡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是
為聚也物生既至盈滿氣日反而游散是為散也其至也謂之
神以其氣之伸也其反也謂之鬼以其氣之歸也凡天下之物
何非鬼神乎○聚散以漸而至故曰漸氣字雙承呼吸升降言
滋息承聚游散承散
李注氣滋息則伸而為神氣游散則歸而為鬼自聚散之漸以
至於大聚大散皆然也
補注動物之呼吸在於一息之間植物之陰陽升降在於一歲
之間故動物有呼吸則生無呼吸則死植物陰陽升降則生不
升降則死史氏管窺曰動物植物各有種類其所由來皆是天
地開物之時二氣交感之所生自此各從其類生生不息而天
地生物之氣未嘗不行其間以植物驗之亦各以種類相傳雖
謂之物自生物可也然從生至死歲一榮枯生於春者必待春
氣應而後生春氣未應彼亦不能以自生也生於夏生於秋生
於冬莫不皆然蓋以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故自是以
來所生之氣感之而後應候而生耳謂植物自相生不有資於
天地之氣可乎動物之始終雖與陰陽升降之候不相應然其
一呼一吸即其所稟陰陽之氣也其壽命之久近亦係其開物
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而已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

魂

華注此與下節明人之生死無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補訓此專言人也魂固是氣魄亦是氣之結成故總言氣
高注張子蓋以精神為魂體骸為魄非謂別有死而不散之物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
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大全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補訓此承上言人之生死而以海水冰漚喻之也
集解人之生死其存其亡亦猶海水之冰漚也冰漚雖不外於海而海不與人之生死雖不外乎太虛而太虛亦何所容心一自然而然也彼佛老者乃謂有神人焉以主之而使之生死多見其入於邪而不得其情也
集釋漚水上泡也
高注才性以氣質言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華注此與首章相發明而又以滯與不滯明動植之分
集解不滯於用得天之動也滯於方得地之靜也
補注有息者謂動物動物自首生故根於天頭向上也不息者謂植物植物自根生故根於地頭向下也息鼻息出入之氣也
沈敘齋曰動物本天陽物也然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則動物中已自有對矣而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植物本地陰物也然陰木疎理而柔陽木縝理而密則植物中已自有對矣而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是無物而無兩也至動植之物其禀氣殊類陽也而氣稟之中自有消長屈伸陽中之陰陽也其賦形異狀陰也而形質之中自有上下內外陰中之陰陽也是豈所謂一者乎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蓋引書皐陶謨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蔡傳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
補訓此專以人言見天序天秩有自然之典禮也借皐陶謨發此意○先後以時言然當其分在內如父兄先而子弟後時也君先臣後分如是耳小大高下是以分言序秩皆自然故云天序天秩五倫即經常之道故云經正
華注知其同出於天而後經正禮行不然其不以經禮為強人者幾希矣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補訓此推明物之相感不相感以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按屈
陽受屬陰性字蕪玑氣
張注物能相感者如雌雄牝牡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育也
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能開花結實傳生種類以此見得陰
陽之理無物無之鬼神之功無往不然有如此者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
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
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補訓此借易以明屈伸相感之意物言屈伸事言相感互見之

也○天下之物必無孤立之理以其有同異屈伸之相感也若
非有同異屈伸終始循環以發明此物則雖有物不成其為物
也事有始有卒乃成其事以其有同異有無之相感也若非同
異有無之相感則不見其事之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矣易
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蓋物必屈伸相感而成其物事必屈
伸相感而成其事此利之所由生也若孤立無感何利之有○
陰陽對待故物無孤立之理有同有異有屈有伸即不孤立也
在物為同異屈伸在事為同異有無屈則無伸則有其理一也
事不成雖物非物此物謂事即中庸不誠無物之意易屈伸相
感以歲功言引來只泛言事物事物成其事物即利之生也

補注同異屈伸即終始也此大學格物窮理之事同異有無即
始卒也此大學修己治人之事
發明孤立皆偏陰偏陽也語錄謂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即無孤
立意非同異屈伸為句終始以發明之為句
集解發明者發見明揚之也事又人身所為者如進退必有時
二者相禪相感而後遂盡否則進而不能退則其進為貪祿退
而不能進則其退為忘世又如同異必以同與異二者相感然
後理當而事成否則同而不能異則其同為隨俗習非異而不
能同則其異為亂常拂理
愚按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所該甚廣以人言之如首員

而足方動作而靜止面陽而背陰無不對待成兩而其中則
有同有異有屈有伸相為終始而後成其為人推之凡物皆
然也即人之一體言之如肘動而臂止臂合而指分皆有對
待相感之妙推之凡物又皆然也此理自天地鬼神日月寒
暑山川人物以及一草一木一枝一節無物不具隨在皆可
體會在人自悟之耳事有始卒所該亦廣集解以進退同異
言之亦舉一以例其餘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
陰陽之正也
性理拾遺張子曰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

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
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雖信又以無形而稱變有形
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當推天地之造草木人莫能
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
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並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
之能乎
補訓此以變異言重下段陰陽之正其分則殊只在獨與共上
補注獨見獨聞若鬼物形象雖小異爲怪非出於疾則妖妄之
說也共見共聞若日食星變雖大異爲祓出陰陽之正非疾與
妄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補訓上節言變異此節言吉祥皆動理也
李注此篇多言鬼神屈伸之事此係言家國昌大之徵者如中
庸言國家興亡禎祥妖孽至誠先知禍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
以爲莫大於賢才之生出乃禎祥之盛者耳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十一章闔戶謂之坤
闢戶謂之乾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
補訓此因上文有息而推言其理剛柔相摩易本言卦之變化
此則借以言陰陽之推遷

李注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乃天地之呼吸耳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
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餓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
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耳
徵引內經素問脉要精微論五藏者中之守也又曰甚飽則夢
予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莊子齊物論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補訓此推言寤夢之理以見夢皆氣之爲也○寤夢所感寤是
帶言專語氣於五藏之變謂氣因五藏之盛衰而變異
集釋形耳目之類寤則知新事於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此

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
李注夢有緣耳目聞見者有無所緣而若有聞見者有係乎吉
凶之兆者然而無所緣者緣之變也吉凶之兆緣已往而驗之
將然者也皆所謂緣舊於習心也飢夢取飽夢與其一端耳
愚按形開志交陽也形閉氣專陰也耳目之知新陽根陰也
夢之緣舊陰根陽也五藏之變亦不外陰陽五行之理故可
取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
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
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耳

徵引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軋也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為
桀跖嚆矢也
補訓此推論聲音之理由於形氣相軋摩而成形氣皆物也自
然有聲故曰物感之良能人聲氣從形出筳簧以人之氣從
筳簧之形出
集解軋相摩擊猶所謂相感也人呼於谷而谷中有響以應之
陽在陰中不得出則奮擊而成雷是兩氣也
高注獻莊子作嚆矢之猛者凡矢發必有聲或曰如今之嚆響
箭蓋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
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補訓此即形聲臭味溫涼動靜皆有五行之別而推及於帝則
以見凡物皆天理所寓也六者不外五行五行不外帝則與周
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旨相符目於色耳於聲鼻於
臭口於味體於溫涼動靜類舉而言之形當以高注五色為是
溫涼猶言寒暑以氣言當兼因時動靜當以人物言亦隨乎四
時如書所云析因夷隩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可見五行之別即
同異之變非五行有同異重在異一邊
集解形有五目為木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聲
有五角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臭有五羶為木焦
為火香為土腥為金朽為水味有五酸為木苦為火甘為土辛
為金鹹為水溫涼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季為
土動靜有五動之始為木終為火靜之始為金終為水動靜之
間為土察始著也
高注形五青紅黑白黃也
愚按集解解聲臭味俱本禮記月令形五則用素問金匱真
言論專言人之形與下頗不倫高注訓形為色亦本之月令
故可從集解解動靜以一時之動靜言補訓引堯典以一歲
之動靜言二說兼之為盡

誠明篇第六

補訓此以誠明名篇因篇首誠明二字也誠明却是爲言性衆本大抵此篇秖重言性上○誠明以下六節言誠處多性者萬物一源以下十四節言盡性而極發性命之旨性於人無不善節並提性命下十二節接善反言性生末三節乃繳出順受意

愚按此篇凡三十六節篇中言性直言性體處少言盡性處多首言誠明中兼言命言至命言窮理言心言氣質之性言帝則言天理皆不外盡性之旨末言順命亦所以盡性也提一學字是盡性之功夫誠莊則學之要和樂則學之道也○性者萬物之一源一節入近思錄道體上達反天理一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一節德不勝氣以下九句莫非天也一節俱入論學湛一氣之本一節纖惡必除一節俱入克治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補訓篇首提出誠明二字見其有良知之妙用

李注誠者天德也誠而明者天德之良知也聞見之知亦知也未能反身而誠則所知者猶自於外故曰小知

華注聞見之知見其偏而不知其全明其流而不知其源故小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補訓此承上文而申言誠明之旨

華注勉而中即爲天人異用思而得即爲天人異知安排造作之用私心推測之知更不待言矣

李注聖人之誠天德也故與天無異用聖人之明天明也故與天無異知在聖者性也在天者天道也無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發明首二句就人性言中二句就天道言末句總言

李注天有正命焉通極於性此其與義合一者也故曰存乎理言非氣數所得干也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故曰存乎聖

補注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故曰動靜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愚按此節大意推言理聖神道與誠之義也玩上下節重在誠上○五句皆以理言未及人功義命合一當以李注爲正蓋張子之論命如命稟同於性天所命者通極於性等語皆於氣數中認取理字義者理之所宜也命者數之一定也義固理命兼理氣而亦當認取理字仁且智夫子與聖矣乎仁智合一存乎聖也兩在故不測動靜合一存乎神也陰陽運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陰陽合一存乎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故曰性與

天道合一存乎誠動靜合一聖人亦有之而此當以天言若
聖不可知之神不當以動靜為說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
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徵引易恆卦彖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禮祭義惟聖人為
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
補訓此以天引起仁人孝子歸重在君子上誠之雖承仁孝說
下然當活看中庸誠之之字有力此只言誠
補注仁人事天不已於仁孝子誠身不已於孝即天之誠也此
君子所以誠之為貴也

愚按此言誠重在不已惟不間斷方是誠若仁孝有已時即
是不誠乃者雖之之詞誠之為貴誠內有不已意在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補訓此明不誠無物之意不重釋中庸張子借以明其理耳
補注誠偽字下皆當讀斷
高注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有終有始矣
若夫偽者實無是物何終始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補訓上節尚言誠明此兼明誠言之以易語証中庸之意窮理

貼明盡性貼誠由即自也
張注在明誠分上窮與盡字然有功夫在誠明分上只是性無
不盡而理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
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
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李注此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也
補注性者我之所得於天即萬物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
惟大人能盡其性而不私於一己故立必與萬物俱立知必周
萬物而知愛必兼萬物而愛成必與萬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

足與立與知與愛與成者則亦無可奈何也○葉氏曰立者禮
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張子之
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
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補訓此承上文能盡其性而申明之○盡性亦當兼己物集解
尚言己性補注尚言人物之性皆失之偏易成能本以作易言
此借言盡性
集解人性皆善由於天德故曰天能然氣或不同不能不賴之

人為則所謂人謀也大人盡性者不待其天性之善而惟勤其人謀之力也故曰二句亦斷章取義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補訓此亦承上文盡性說來形容盡字之妙盡者無餘剩無欠缺全而受之天全而歸之天何得何喪

愚按此節亦如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意人能盡性則全受全歸其生也未嘗於本性之外有私得其死也未嘗於本性之中有缺失也補訓亦此意而微失之巧集解專照首篇立說謂即聚亦吾體散亦吾体之意盡性者明于此理故生不以為得死不以為喪與此章前後言性之旨不合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集解體物之形體也有象可覩有形可執何嘗無有氣也氣必有理寓其間是其體即為性也

愚按此節高注以體為性體二句滾作一層語氣雖合集解照塞吾其體帥吾其性之意為是未嘗無者有之謂也末篇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又曰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當與此參看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撥引易語見前自明誠節

補訓此段言性命之旨氣之昏明以氣質言遇之吉凶以氣數言皆同一氣故下言氣內氣外括出學字正示人以盡性下手處○論性命異名而同實故相通通即此通之彼也

張注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道者天之所統乎物者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理本相通非二物也氣者陰陽所為性之郛郭也命即天道流行賦予萬物道之用也遇乃外至之境無關性分苐但形氣與之相接者也此段須從源頭看下來天道本是至善庶物以為性為命亦皆有善而無惡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故可知矣至於氣亦天所命以為載性之具但出於陰陽所為不無清濁之分故人得之而有昏明之殊抑是形而下者不足以蔽性之本體也遇則出於性之外矣雖有吉凶不足以戕害吾性之所固有但人不知學則理不足以勝氣而性反為所蔽者有之不能素位而行而理反為所戕者有之要之皆同下流濁而病上源非源濁而害流也蓋性常通乎氣之外直上達天德何有於氣命則無時不行乎氣之內常順受為正以此知天人未始相離性命未始不相通而徇欲自私行險徼倖者是皆不知至善之所由來也

愚按此節前八句見氣與遇不足言性命性通氣外以下又
見性命之一理○語意云人皆言性命矣亦知性命之理何
如乎夫性命皆出於天天所性者通極於道蓋無不善也氣
之有明有昏特異之有差耳何足以蔽吾性乎天所命者通
極於性蓋無不正也遇之有吉有凶特偶爾所值耳何足以
戕吾命乎此性命之本然也而人或不免蔽吾性而戕吾命
者特以未之學耳且性與命豈二物乎專言性則性純乎理
而通乎氣之外專言命則命有窮通禍福而行乎氣之中究
其實則氣本無內外可言但因人之有形而分內外焉耳性
與命固無不一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命之外無性也盡
其性然後能至於命性之外亦無命也人奈何不學焉以盡
性命之理哉○以性命對氣與遇則性命皆屬於理而氣與
遇不足言猶末篇所謂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
性遇乃適然焉之意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此性
著之原也故曰性通極於道非氣則理亦無掛搭處而理實
宰乎氣故曰命通極於性通極者理相通而根極之之謂此
性命之本然也既云氣與遇不足道又云通氣外行氣中者
又是以性與命對言性純乎理而命則有窮通得失吉凶禍
福之數也然性通氣外二句不重重在無內外上就性論性
則通乎氣外就命論命則行乎氣中其實氣無內外特假有
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之性不可不知天之命盡其性然後至
於天之命也氣無內外句是下半節主意正見性命合一而
人不可不學以盡性至命舊說但謂張子為中外字自作斡
旋之辭失其旨矣○天所命命通氣外二命字以氣數言不
可作天命謂性之命至於命命字乃以理言而與上自不相
悖蓋人受得天命之性時而氣數之命即存乎其中但所秉
以為言者不同耳宋子鋭臣云修之吉悖之凶此常理也即
天命也或修之未必吉悖之未必凶此遇之適然不足以害
其命之正也須於氣數中認出理字來故下云行乎氣中若
天命謂性之命命在性先不當云通極於性且于遇字亦不
對針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

補訓此見性天之蘊無窮也○陰陽鬼神氣也而理實為主知
性天則吾之性天此理陰陽鬼神亦此理皆屬吾分內事耳只
言其理之一若契理感格是進一層語

集釋性與天即陰陽鬼神之理之氣在吾身者故曰分內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
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
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

不同。問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不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集解。受光上疑有缺文。

張注。此言天性人性之無異。猶冰與水雖有凝釋之分。其實一也。程子有器受日光之喻。張子意謂人之氣質旣有不齊。受光不無小大昏明。然論天日之照納。則何嘗有異哉。卽氣不足以蔽之說也。

愚按此節大意。上四句以天地之性言見天人之性無二。下二句以氣質之性言見氣質不同而理無不同也。上下本自一串。凝卽謂冰。釋卽謂水。無生死。恐舊說俱爲添設。張子以冰水喻天人。本有未稱。又添出生死一層。豈不因病而加之瘧乎 ○ 語意云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蓋凝則爲冰。釋則爲水。本非二物。天之所賦。人之所受。亦非有二理也。人之氣稟所具。雖有淸濁純駁之不同。而性無不同。猶物受日月之光有大小昏明。而上照下納者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我所喪耳。

集釋。明天人之本無二。

補注。天性在人。故天之良能人皆有之。顧一時爲有我之私所喪耳。所以人不可不學。上達反天理。下逹徇人欲者歟。

補訓。論語朱注。與此意同。但此反字。以失而能復言。稍異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之意。見人當存理而遏欲也。大槪亦因言性而及天理。卽謂性。故曰反。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微引易上傳之五章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 詩大雅生民篇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集傳相助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爲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 ○ 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補注。性之總要。蓋合太虛與氣化言之也。爲萬殊之一本也。天命而人受之。有物有則也。爲一本之萬殊也。

補訓。不極二句。反言盡性窮理以下。正言盡性窮理是盡性不變。其則是天命。

高注。造化運行。無一息之停。此謂命。寂然無朕。觸感乃見。此謂

性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則不能同
天地之無心。有心則有憂矣。
愚按此節大意自乃吾則也。以上言盡性然後至命。以下言
盡性至命正以助天比上深一層。補訓謂無心異於有心乎
雖然猶字語氣皆不合。高注得之。性自是理之總名。合兩
者以虛與氣合而為言。首篇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也。
性以人之所具言。而云其幾乃是從上源處說。命以天之所
賦言。而云其受乃是從在人後說。故補注有萬殊一本之語。
不可變者。盡性窮理之造其極。即所謂至乎命者也。天所二
句見性命一理。天不已而不得不命之人。性有感而不得不
通之物。皆自然而然。在天與在人一也。然聖人盡性至命。必
自居於有憂而不敢同於天之無憂者。蓋性命之賦於天。天
所能也。盡性至命以合於天。非天所能也。相天之道存乎我。
故有憂以助化育所不及也。有憂以相天兼盡性盡人物之
性方盡。○宋子𧃍臣云。前後命字多以氣數言。惟此與盡其
性節以理言。似若有不同者。蓋命一而已。人稟此理賦即已
稟此不齊之氣。但言命者或指出上一截言之則為理。或推
出下一截言之則為氣數。猶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而天地之
性存焉。雖氣以言性與即氣以為性。皆不知性也。知其則或
言理或言氣。或言理而忽及氣。或言氣而忽及理。皆有左右
逢源而不相悖者。如孟子立命之命。以理言。莫非命也之命。
以氣言。而朱子以為發其末句未盡之意。皆此意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
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微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諫魏獻子云。願以小人之
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杜註屬足也。厭同饜。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
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
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補訓此言湛一攻取之分。見不可任氣為性也。○湛一攻取皆
串字。湛一者湛然純一也。攻取者攻而取之也。上攻取言欲。下
言性。氣質之性即謂欲也。
華注。氣之湛一即性之本體也。氣之攻取亦性之發用也。然攻
取之性一縱即累其湛一。知德者不以累其心。則雖當攻取之
時而不失湛一之本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高注。心有覺而性無為也。
愚按此節大意以心性釋論語人道之義。亦因言性而及也。
先下該語而後出本文。亦訓釋之一體。論語朱注採入。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

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
成物不失其道
補訓此推言盡性至命之旨以盡性引起至命莫不以下申明
其意此節側重至命上成己成物側重成物上
補注因中庸言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知至於命者亦能至
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其性同也命諸天其命同也我體物未
嘗遺我之性命即物之性命也物體我知其不遺物之性命即
我之性命也物我一體無有間斷故推而至於命然後能成己
成物各盡其道無一毫有我之私也
張注一盡性萬事畢何消又說到至於命蓋在人言之謂之性

自天言之謂之命〻者天理至善之極也猶大學言明德新民
而必要之於止至善非成己成物之外別有至命道理也
愚按體猶備也以我之性命中萬物皆備知人物亦能備我
之性命也無功夫至於命句內有盡性意已物同此性命故
盡性而至於命然後成己成物不失其道矣重在成物正收
應至人物之命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通猶兼也晝夜
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補訓此言生與性之分借告子以為說○引易去知字通字當

作通曉之通不通晝夜之道只是借易語以見其不明理耳○
生死即晝夜之道生死氣也非性也以生為性是不能通晝夜
之道也舊講混道字以晝夜貼生道貼性欠妥
愚按此以生與死對故以晝夜為說與朱注作知覺運動者
異不通晝夜之道猶云不知陰陽之理非謂但通晝夜不通
晝夜之道也人與物等即所謂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人物所
性不同而所為生者無異故云相等李注謂性無生死蓋又
照首篇聚散吾體之旨與此章性字不合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補訓此申言性命之旨孟子易中庸張子雜引以明己意
李注過天地之化者釋老是也溺於空淪於靜自謂見性而實
不足以盡性行險僥倖之小人自謂已能為命而實乃不順命
也既不順命焉能立命哉二者高下雖有間然不能順性命之
理則一耳
高注順帝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失其則則過之
矣日用動靜莫非天地之化也
華注過有吉凶隨其所處各有當盡之道此命無不正也盡其
道雖誅夷賤辱不失為順命不盡其道雖死牖下不免為行險

以俟律

愚按此當與天所性者符參看性無不善通極於道者也善反其初則不以氣蔽之者也命無不正通極於性者也順受其正則不以過戕之者也此節實爲下十日節之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〇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〇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〇氣質陰陽五行所爲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全體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〇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矣〇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於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旣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〇西山眞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乎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乎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明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

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衆子之意

補訓此承上文善反而言性有氣質與天地之分當不拘乎氣質而復乎天地之性也

爭注天地之性非形則無所受形者氣與質之所聚而成也氣質有美惡故性有純雜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存君子能變化氣質則不雜乎氣質而天地之性全矣

愚按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此言氣質之性所由始也○此節孟子性無善無不善也章朱注採入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大雅文王篇亹亹文王集傳亹亹強勉之貌

補訓此申言善反以成性之意首數句言氣質易偏天本數句言當化其偏反其本性未成以下言繼善成性正是善反處善因以亡似有語病○氣質之性固多偏必善反之乃至於成性也人之剛柔緩急其中有才與不才者氣質之偏為之也天道本剛柔緩急參和而不偏人能養其氣復其本然則盡性而合天矣盡性者在易謂之成性當性未成時則善為惡所混而多偏故必亹亹而繼續其善不使間斷斯謂之善矣繼善不已而惡盡去則並不見善是善因以亡故不復曰善而但曰成之者性也成性者所謂天地之性而不倚乎氣質者也○剛與柔對緩與急對用之當則才用之不當則不才重不才邊故換云氣之偏天謂在天之道所以生人者參和者相參而和猶云相雜而適均之意承上剛柔緩急言集釋陰陽相參似覺添出

李注剛柔緩急即氣質之性參和不偏者天地之性也

華注易本以繼善說天命之流行成性說萬物之稟受此以繼善作工夫成性作究竟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

則求焉者也
微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十一章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下傳之十二章能悅諸心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有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華注此言窮理盡性者之能立命

集解吾能盡性而有所得所謂德也吾之心有仁義禮智之理所謂性也吾之身有吉凶禍福死生夭壽之事所謂命也性雖載於氣稟者有不同而本無不善命雖出於氣稟而有定則然天則亦有可回者使不能修德則德不能勝其氣與性將拘於氣稟而不能開命各隨其氣稟而不能回矣是性命皆由於氣也能修德則德能勝其氣稟矣故性能復其初而氣稟不能拘天亦祐有德而氣稟可以反是性命皆由於德矣以上是言理窮理盡性正是修德以下纔着人言性天德者純然至善復其本體與天爲一也命天理者百福駢臻皆天理之所致曰氣稟而得禍福者也氣之不可變獨死生修夭者謂富貴福慶之類雖氣稟所不當有皆可以天理而回之其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成位指爵位即受命之意也與易不同所謂天理也者以下又言天理可以回氣稟得天命之故修德而有天理則德澤及民能使天下各得其所悅而且通如此則歡欣交洽天下必歸之矣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也所乘者勢也如伊周事業世之君而不有天下勢在商周不可回也所遇者時也如孔子時遇衰微之極而無天子薦之故亦不能回天命而有天下此皆變也非常也張子以命爲天理所當得以遇爲一時氣數所遇非理之常也故有命遇之說

補訓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相似張子引來以命爲氣天爲理與本旨異易簡成性張子引來以易簡理得貼大德以成位貼受命易悅心謂心與理會而悅通天下之志以卜筮言張子悅心以悅人心言與通天下之志一例看皆與本旨不

同於語不與謂不以富貴為樂張子引來謂舜禹乃天理馴致
而有之非氣稟之所當然亦非志意所得與氣稟猶言氣數下
乘勢跟氣稟求跟志意
愚按此節首四句性命平舉窮理盡性五句漸側在命上論
死生以下七句端明命天理意性天德者盡性合天之謂命
天理則謂除死生修夭之不可變外富貴福澤皆可以理致
也命皆以氣數言朱注數條亦微異本旨引論語二句死生
有命經應氣不可變二句富貴在天重正應命天理之云故
曰此大德受命易簡成位也所謂天理以下八句正明天理
之實天下之歸即命天理之實也舜禹有天下七句正見德

勝氣所以命天理處如此則命字非有二義上下原自一貫
補訓以命天理言氣稟之偏可變下半節方言氣數故謂上
下當作兩截看而又疑其文義不倫仍是未細看耳〇所棄
所遇集解分貼竊意所棄所遇猶言時勢不同當兼孔子伊
周言之孔子勢來得而時未遇伊周遇繼世之賢而勢不可
反也不言伊周而言繼世之君者錯舉成文耳非氣稟當然
二句正解不與二字乘勢如繼世之君是也即湯武應天順
人亦是求則篡奪之類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
性

補訓此極言性之弘也以風雷形心以心形性總歸重性上
集解無所不至之謂利風雷雖輕清之物有象則猶不免為物
也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聞雷不若心之瞬息之間無所不至
然心猶不失為氣也為見聞所禦則亦有所礙而不能通有所
拒而不能容矣安能如性之無不包哉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張子語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
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
李注程子以為上智下愚自不肯移其義甚精如其肯移也罔
念作狂克念作聖未有不因習而遷者也張子則以為上智下

愚之不移自其習成言之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上智下愚之所以不同亦因言性而
及之也〇此看性字亦不必專主氣質如朱子之說習與性
相遠既甚謂其所習之善惡與其本性甚遠以習字為主高
注以上智純於性下愚純於習為相遠補訓謂習與性皆相
遠俱不合本旨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補訓此言去惡從善之功也上下一反一正纖細也
發明首二句即前章惡盡去則善因以成故合曰善而曰成之
者性意

華注王文緝曰除惡屬行邊察惡屬知邊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集傳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

補訓此引詩而釋之以明性與天地相通也見人不可作聰明以斲喪其性不重文王○所謂性者出於天而為上帝之則也詩云文王能不識不知以順上帝之法則蓋帝則宜順若有思慮知識則私意橫生而喪其帝則矣以是知君子所性與天地同其流但異行而已人當順帝則如文王可也○詩只云知識

張子添思慮二字以見其出於有心之私同流異行重同流上

不識不知就應事接物上言或專主靜非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集傳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易豫卦彖豫之時義大矣哉

補訓此亦引詩而釋之以見天理之重也○以在為察以帝為理與本旨不同左右只是不相離之意因時合宜為時義時義正是當察處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徵引禮樂記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易上傳之一章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補訓此拈出和樂之義以明道非強致首句提起下申其義

集解天地之性指人言即道也非指天地久大道也大以和推久由樂得故和樂為道之端

愚按人稟天地之性萬理渾全無時而息本至久且大也學者能和則從容不迫可竟而大能樂則終始不倦可積而久久大則全乎道之體而天地之性無虧矣故和樂為道之端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徵引禮仲尼燕居禮也者領惡而全好陳注與釋同增美質大意相類

朱子曰只將自己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補訓此提出學字示人以工夫之要也天以氣質之稟於天者言

華注陽明陰濁皆天之氣也善學者扶陽而抑陰以明而勝濁乃所以全天之本然也○此天理邊事必蕩蕩平平光明正大順乎人心人欲邊事必猥瑣齷齪隱僻曖昧拂乎人心故有陽

明陰濁以示惡與好之殊
愚按陽明陰濁猶所謂人心道心者也皆要於大故曰莫非
天陽明勝即道心發見之時陰濁勝即人心滋長之時是二
者人皆有之所以充道心而遏人心者惟恃乎學而已矣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
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補訓此言學必內誠外莊乃能盡其性也上二句反言中二句
正言末二句申上二句之意重盡性上窮理帶言故下言知性
以包窮理
華注性者真實無妄不誠則妄矣性者有物有則不莊非則也

故曰不可謂之盡性
集釋偽慢者客感客形之流弊非性之德也偽則不誠慢則不
莊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徵引禮樂記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補訓此承上文誠莊而言安勉之分不勉而誠則不言而信不
勉而莊則不怒而威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
苟也
徵引詩大雅旱麓篇求福不回集傳回邪也曲禮上篇臨難

毋苟免
補訓前言性係善反不善反命係順受不順受下接善反以明
性此則申命無不正係於順受不順受之言也○生理本直能
順其理而不枉則莫非正命不直其生則不能順其理以回曲
而幸得福以苟且而免於難是倒裝句法
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
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
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倖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十二章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說卦之二章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此承上順理而申言其義引易二語以誠引起誠偽見人
不能皆誠中言誠則利偽則害末言利即順受害即不順受通
作三層看○所謂直與不直者誠偽之分也易云屈與伸相感
而利以生其感以理天道然也易又云情與偽相感而利與
害生雜以心之偽人事然也人能至誠以感則順乎當然之理
而利生矣若偽以感則不循當然之理而害生矣順理者順性
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命無不利也不順理而逆之則其
凶為自取而應得吉為僥倖而不應得徒有害也然則欲順理
以受正命者當有誠而無偽矣○易屈伸相感以感應之理言
情偽相感以卦爻之應言張子借用以屈伸句引起情偽句然

本旨不同下誠僞通承情僞句順性命之理承順理句說吉凶
莫非正所謂利也逆理承不順理句說取凶悖吉所謂害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
之招也

徵引禮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補訓此又承上文而申順受不順受之意引孟子二語虛言其
理下分順受不順受

集釋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若滅絶天理窮
極人欲不正而死豈曰命乎

李注言命而兼言性者順性之理即所以順命也

愚按上三節大意相同生直理順節言順理則吉凶皆正命
不順理則吉凶皆非正屈伸相感節推出誠僞一層意言不
誠者有得禍之理而無獲福之道詞旨加嚴此節人爲之招
直見凶禍之不可免而所謂險倖苟免者亦幾難望矣盖反
覆言之而意愈嚴也補訓仍兼吉其險倖說殊不必

卷之終

大心篇第七

補訓此篇大意盡於首節[illegible]聞梏心之德知[illegible]
外於耳目之外即德性之[illegible]目累心而不務盡心
與聖人盡性正相反成吾[illegible]中人[illegible]已知節意以上皆申
不以見聞梏心句體物體身節言體道則大應大心體物意又
言以天體身則能體物又從成心忘化與時中說到盡性則首
節所以盡性之旨益明又以君子之大大於道明大心體物意
竊天理是喻大於道之意末二節闢釋氏釋氏不能知命盡性
所以不能大心體物

愚按此篇凡十六節通篇一意理致綿密雖文多不相屬而
前後之意實互爲發明前六節大槩皆就知[illegible]言體物體身
以下八節言身能體道則大心能無私則能体道而盡性不
專就知言然知行相輔而進非完分二事也末二節明釋氏
之不能大心而盡性〇首節入近思錄論學釋氏妄意天性
節入辨別異端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
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
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

到物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盡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見聞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亦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個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著此心便騖入虛空裏去了夫子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補訓大其心三句泛言理下以世人引起聖人見聖人能大心體物下引孟子說到天上以合上文大而無外之旨見聞數句又申世人五句意○大其心將心豆展拓令大然下不以見聞梏其心看便明大心體物則無外有未體則有外矣不以見聞梏其心則其心大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則能體物無外矣孟子

盡心知性知天引來重在天上以取大而無外之意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盡心知性者能以無外之心合天心故知天

愚按此節大意見人當大心以體物而見聞之知不足以為知也○語意云性者萬物之一原而具於人之一心心之量本大也人能大其心之量則視天下之物為一體而無所不包苟一物有未体則心為有外而其量不盡矣然心之大不大有故為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而不能盡所以小也聖人窮理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故心大心大而視天下之物無一物非我分內故能体天下之物而無外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正謂心大則性無不盡而與天合德也蓋天大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若大心而盡性而有不能知天者乎所謂世人止於聞見而聖人不以梏其心者蓋見聞之知乃交於物而知知囿於物惟德性所知則不因見聞而萌故能體天下之物而無外也○補註以大心体物與不以聞見梏心分仁智對言竊謂此節大槩皆屬知一邊細玩朱子之說所謂心理流通物我對立者似以語仁而其謂盡心在物中究見其理物理無所遺者皆以言知何得以仁智截分為二意蓋大心體物猶大學補格致傳而云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此四句虛下以世人之狹引起聖人之大正明其實狹即大之反聖人盡性二句即大其心之實視天

下無一物非我即体天下之物之實也盡性內有窮理意宜照下德性所知與中庸盡性盡人物之性者微異無一物非我已有合天意故引孟子以明之孟子本謂盡心由于知性知天此則謂盡其心之量則性無不盡而自能知天意以盡心貼大心知性貼盡性知天貼天下無物非我天大無外三句即承上無物非我而反言以明之耳〇人心之量無所不統而自私自利之人所見不過耳目之前視一身之外已成秦越爲學者見理稍潤則於物我之間亦覺相關處多然所見亦各如其量而止惟聖人天性渾然全体洞徹視天下之物皆我一体近而親遠而民物皆非身外之事故其見之於

大心 四

施爲者旨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實事但張子專爲人之私己而見不廣者發故於親親仁愛之實事未之及而但即所見之大小言之謂此已該仁之意則可謂爲仁智對言則不可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發明此言世人以見聞梏其心者

補訓夫物皆有象也由物之象可以識心若徇象反以喪心所以然者何也知象者超於象外乃謂之心徇象而存象之心亦滯於象而已尚謂之心可乎〇由象識心則不以見聞梏其心徇象喪心則止於聞見之狹知象承識心來存象承徇象來知象者由象而知其理也存象之心心溺於象而昧其理也亦

象而已心亦為象也

高注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者格物致知也徇象喪心者玩物喪志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李注中明不以見聞梏心之意

高注耳目有受受於外也不知耳目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焉

愚按內外以心與物言集釋以心為內耳目為外補訓因之

大心 五

以上內外為耳目與物下內外為心與物皆非是〇語意云夫人莫不有知矣人謂已之有知由耳目有所受於外因物而起也不知耳目有所以受者焉人之有受蓋由心之在內者與在外之物兩相合也物理皆具於心故觸之即動耳人知以心驗物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而不專恃耳目則是不以聞見為知而以德性為知其知豈不過人遠矣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徵引詩小雅小弁篇耳屬於垣○易上傳六爻以言乎遠則不禦本義不禦言無盡○禮樂記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莊子人間世篇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補訓此亦承上文耳目心而申言之以耳目之高遠形心之大○夫耳目未嘗不高遠而心為尤大也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者睹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者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耳目之能有如此若天之不可盡莫大於太虛故人心之知廓之而莫究其極與太虛同其大也人之病在遂於見聞以耳目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之量耳故愚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由於天與天同大而後能然也

集解人之心本於天而生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理本亦無所不包也是為心所從來知之則必自識心之大矣然後能加盡心之功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啟之之要也

華注張子恐人因上文所言遂欲遺耳目而耑務識心使入於佛氏之學故言啟吾知者仍在耳目以資之

李注為性累者其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為心助者多聞多見以畜其德者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耳

徵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

補訓此申言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之意不知以性至知也一氣哉民何知以下申明上意民何知即承不知其知○成吾身者性乃天之賦予神妙不測者也性自有知乃天之功人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之耳目有受以發其智是貪天之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為何如也民果何知哉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交物內外相合而有知乃遂貪天功而自謂己知耳亦不足為知矣

李注推梏於見聞之弊其迷謬必至此

愚按不直曰性而必曰天之神見性中原有感通之妙也不知以性成身猶言不知性具於身非用功語集解謂以性成身為踐其性之本末是因物三句是就自謂因身發智者言之但見物變相感內外相合而知出遂謂己有知而不知內外之所以合者即天之神為之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乎義理只知有義理卻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

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耶只知有義理直把自己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補訓此節變性言道體道即所以盡性也先言道後言人重人體道上○從言之則無物不體切言之則體乎人身道之本來甚大也身而體乎道則其為人也大矣所以然者以道為主而視身猶物故其人以道而大若不能視身猶物而反以私累其身則其人失其大而親乎其卑矣人可不知體道乎○道能物身能字以人言謂人能以道物身也

集解體物體身言道為之體猶中庸所謂體物也體道言以道為體猶易所謂體仁也

張注將體身體道分作兩樣看未免將身與道作二見矣身乃道之軀殼也無此身則道亦無掛搭處故聖人但說修身則道立一語便了即如顏子克己亦只言克去己私耳何嘗直將己身看作無物都要擺脫了至於伊川除却身只是理別是一說蓋謂道理徧滿世間自身以外懸空都是義理似與張子之說不相干涉否

愚按張子物身字徵覺太高朱子亦就其說而解之張注所駁不可不知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補訓此承上體道而推及於天也天者道所從出

集解以天體身則吾身即天矣天之理無所不包故於物必能知之明處之當而體之也何疑之有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補訓此承上文體道而言人當去其成心也忘之有存省工夫在

張注成心未便為不好之心但有意以處之未免執持於形迹之間故曰成心

愚按成心雖非甚不好之心然但云可與進於道則忘之為功尚淺下節曰化曰時中曰聖不可知乃推其至而言之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歟

補訓此承上忘字而申言其意必化方能忘化者因時制宜變化無方之謂○成心何以能忘乎至於能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其私意之謂歟化則何私意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補訓此承上文化字而推其蘊時中即化之實也

集解是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補注此承上章無成心而言

張注存字正對不可知說

華注心存本是好字眼然有意在是初下手工夫非成德地位

先儒謂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然著意把持又非敬即此意也
愚按此聖不可知以聖人之無思無為言與孟子異旨心存
不必私心如程子稱孔子無迹顔子微有迹是也然理欲幾
微之間少有未融即私心猶存顔子微有迹終是三月不違
之後不無少間耳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
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補訓此又申上身而躰道為人大之意○前體物體身以道言
此以道躰物我以人言
集解鳥獸草木之類皆物也故以我視之則我大道者萬物之

主以道體物我則我亦物也聽命於道者也故道大惟道大於
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為大人者惟其以身體道大於道而已矣
若夫不能躰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吝縱妄不免為狂人而已
愚按篇中躰字有二義首節躰物中庸躰物之躰也餘物體
身道躰物我躰物不疑皆此意身而躰道易躰仁之躰也以
天躰身亦此意皆當隨文躰認不必強合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
中耳
李注燭天理者知性也萬象無隱則能躰物矣
華注天理高明人欲則闇蔽故其所見如此

愚按此節雖不言心言性然亦大心盡性之義也燭明也影
間猶言閒處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
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徵引莊子秋水篇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孫綽遊天
台山賦兩夏蟲之疑冰
發明張子既備言大心足以躰物恐學者不察而溺志空虛不
免流入釋氏故此二章為闢釋氏之非吾儒謂天下之物無一
非我故索大心以躰之窮理以盡性也釋氏則謂天下之物無
一非空故遂溺志空虛而不自覺求見性而不知窮理也

補訓釋氏不知有天命之性凡物皆定理而以其心法之空起
滅乎天地是以其見之小因以論大而亦為小以其見之末因
以論本而亦為末於其不能窮者輙舉而謂之幻妄豈非所謂
夏蟲疑冰者歟究其實由於不知天命耳○天命即性也緣因
也
愚按天命皆實理故天地皆實形此吾儒之道也釋氏則以
空寂為心法欲六根妄想皆歸爲有乃即此以援及天地亦
以為宜歸於空及不能然則遂舉而歸之幻妄以為太虛中
不宜有而有之物起滅者謂其以一人之私見生之滅之猶
所謂以意予奪人者也李注以起滅爲心語氣不合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
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
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
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
也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氏謂眼為色
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心經云
無眼耳鼻舌身意楞嚴經云六根成解脫金剛經云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

補訓此承上文不知天命以心法起滅天地而推言之妄意天
性即不知天命不範圍天用即以心法起滅天地反以六根之
微因緣天地遂謂天地日月為幻妄即以小緣大以末緣本謂
之幻妄下文蔽其用於小溺其志於大承六根天地言之塵芥
夢幻又承小大言之是皆不能範圍天用不可謂之窮理盡性
無不知又挽到妄意天性上末四句又推其塵芥夢幻之意層
層說下總是極言釋氏之失較上節為詳盡○易範圍天地之
化化即是用蔽遮蔽所見不全也

李注此條起數語即太和篇所謂畧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
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
幻化若既不知陰陽剛柔仁義三極大中之矩則其語大語小
也皆蔽於詖而陷於淫欲不流遁失中得乎蓋既溺其志於虛
空是過於大也所以塵芥六合既蔽其用於一身是蔽於小也
所以幻妄人世六合無窮也人世無息也謂之塵芥幻妄是不
窮理者也不窮理者由於不知性之所有而昧於天之所以為
天也反自謂盡性而無不知可乎惟不能知性之所有而昧於
天之所以為天故其塵芥六合也則以天地為有窮而性獨無
窮不知性無窮天亦無窮也其幻妄人世也則其明不足以究
所從來故謂天地且幻妄況人世乎不知天人異形同歸於道
天人殊用同出於性天地非幻妄則人世亦非幻妄也蓋六根

之根據流源者乃心欲之末流而一陰一陽乃天理之本體以
人欲之末流疑天理之本體豈非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之過乎

愚按妄意天性謂以私意揣度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正見其
實不知性也吾儒以性為至實性中萬理畢具故能範圍天
地之化其於吾身則以性節情以理制欲隨處盡道以全其
本然之體其於天地萬物則知明處當參贊位育以盡其分
所得為之事皆所謂範圍天用也釋氏以空為心法遂欲遣
棄一切是妄意天性而實不知本天道為用以盡範圍之理
亦焉足與語性哉六根之微以下皆言其不知範圍天用處
即不知性之實也蔽于小跟六根來溺於大跟因緣天地來

語大語小二句處下言其蘊以六合為微塵芥子正所於大而語大之失中也以人世為夢幻泡影正蔽於小而語小之失中也以數語層層推出總不外前節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之意明不能盡與明不能究所從俱言釋氏少窮理之功而不能明此補訓謂明其不能究所從亦未合。

中正篇第八

補訓此篇首言中正貫道而有大與化之分至極其大二句狀上文大化之意次言聖人不思勉學者不能不思勉因歷言學問之事至於致曲誠到能化以應大化意有不知節至末又言教人之事學必由教而入也。

愚按此篇凡五十八節自首至勉蓋未能安也十三節言中正大化之淺深皆血脈貫屬然尚未及工夫不尊德性以下三十二節乃歷言為學之事不尊德性至安去節以尊德去安相屬結到得正至大以感前事豫以下至致曲節或自立言或諸成語則節各一意不必牽聯湊援有不知則有知以下至末十三節又言教人之事教以廣其學也亦節各一義文不相承。〇內仲尼絕四三句意有思也一節俱入近思錄論學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一節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一節俱入克治學者舍理義一節入戒警。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按引公羊傳隱公三年君子大居正。

張子語錄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

學慢

補訓首句中正並言下按正說文以得所止明正字意樂正子只是善信顏子可謂大而未能化是以樂正子形顏子非乎重

愚按此節大意欲學者以中正為進德之地而中正大聖寔一篇之綱宋子銳臣云自首至至於大言中正可克而至大樂正子以下言中正必以學而後至於大○中正雖平提中只帶言中正而不偏於所往然後道可由此而至故曰貫天下之道得正則得止得所止只是得正意蓋以知之所至言非已居其地之謂弘而至於大弘字內有學之功在至於大即貫道之寔也下以樂正顏子明之知欲仁則得正而得所止矣不學則僅為善信而未大學則智仁合一而大矣但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乃已至其地而居之非但知至至之而已也層次淺深諸家多說○篇內中正之義各有淺深此節俱淺看大中至正之極俱深看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嬌而得中然後可大中皆在大之前宜淺看未得中而不居中道不可識知德以大中為極極其大而後中可求中皆在大之後宜深看於此不明則多牽合而不得其說者矣○樂正子顏淵以下孟子善信章朱注採入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本義研猶審也序卦傳下篇窮大者必失其居

張子語錄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

黃氏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意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李注又中立意蓋得正則得所止故可弘而至於大是中道而立而有位可弘者也顏子之學能弘而至於大矣而克己研幾必欲用其中此所以為好學也

補訓學者二句正言無中道四句反言位字承立字來言立則有箇地位矣顏子克己研幾正是要求中道之極下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證之

集解克己指守工夫研幾省察功夫知行並進求道之方也

愚按首句中道以學者言即首節中正之中顏子未得中謂中之極也即後極其大而後中可求之中上言有位下言無地地即位也上言弘下言崇崇即弘也未至聖而不已四語

只是極欲用其極意不已即進也止即未得中之中也未見其止而曰惜之定以貴說爲是語錄所謂不極善則不庭者盡之矣趙子形元云不已與不居亦微異不已以工夫言精進不已也不居以地位言謂不肯以此位自居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歎乎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上傳之十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補訓此承上文言顏子求中之功也極大中至正到極處也

集解博學於文而不能致用則汗漫荒唐約以自持而不能感物則心如槁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也故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蓋其文也切於理約也常惺惺法此其所以知行兩盡本末相須而不偏也

愚按大中至正之極即聖人之事也論語博約分屬知行此于傳曰致用約曰感通又對浮誇與虛寂者言之有知行交互之義宋子銑臣云論語博約夫子所以誘顏子此即指夫子言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成性存存五章陰陽不測之謂神

補訓此承上著信大聖而推言善信美大聖神之義也本孟子語而雜引論語孟子易傳之言以明其意○塞天地謂善量非謂氣天地同流陰陽不測總是不可知之意聖人陰陽合德自不可測

華注此解孟子與朱注畧同但此以形外即屬美爲稍殊耳

愚按志仁無惡成善於身二語孟子朱注採入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補訓此言顏子求中發嘆之意

補注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愚按道性猶爲彌堅故難以識其中而有前後之變張子方言中言正故於此亦側重言之只借論語以明己意耳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耳

徵引禮哀公問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易乾卦初九文言行而未成成性見上節

華注此亦宗上章大能成性之謂聖而言

集解成性即成身也蓋性者所以爲身之理也有內外無彼此

補注成身成性則至於聖人之地矣未至於聖人之地皆行而未成者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補訓此見化之難也
集解大而未化則理與我猶二也故曰未能有其大有者體即
道用即義故必化而後能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
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徵引易乾卦文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集解惟知學以下申上文之意知學即是知德以大中為極勉
即是擇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案注人不知學則是非混淆欲至乘雖說存誠說力行皆為
淺近之詞惟必先知大中為極然後能擇能執也

愚按此節大意亦見中之不可不知也知大中之知淺擇執
則深矣擇執勉也至之則由勉及安矣不息即所謂至之者
也下三句與上意無大異而複言之者蓋上以知與擇執平
舉下半段則歸重知學見其為入德之要旨也趙子彤元云
知學如夫子所謂知之者能勉如所謂好之者○語意云易
言知至至之學者能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所至之地矣
若能擇中庸之理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然而知尤要焉
人惟知向學然後能勉為擇執之功能勉為擇執然後所學
日進而不息地位可期而至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

者必變而後化
案注此以矯字明求中之道
補訓學者若本體已正則不待矯揉而能弘未正必待矯矯而
得中然後可大而化故中庸言致曲有誠者必矯變而後至於
化也○體正句與首節得正則可以弘而至於大同意體者本
體之體上未正必矯下變正言中者以見因正得中耳可大字
兼化在內矯然後大即變則化意故引中庸以結之中庸變則
化謂變化人物此則變謂矯化謂大而化
愚按致曲於誠者謂致其曲以歸於誠即矯未正以得中之
意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補注與上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之意相表裏
集解前言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又言矯而得中然後
可大並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又先大而後中者何哉蓋以中
道而立矯而得中為勉以求中大藥以中道言此所謂中指聖
人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也所謂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
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案注此言大雖幾於中然未能至於化則猶未聖也
補訓伊尹為聖之任大者之任道似之故云亦聖之任非論伊

尹任似優於清和但僅能大而未化故不謂之聖
愚按友人朱子銳臣云孟子曰聖則已是化境止曰任正緣
未大此以為大而未化義異趙子形元云勉而大三字連[illegible]
蓋自然而大則聖矣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
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華注此言必不思不勉方是聖然夷惠之聖猶未得為中也
纂釋異與人不同而乖爭也
愚按此節孟子伯夷聖之清節朱注採入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補注此釋三章不勉不思之意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
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集解不存心則不能致知此重本之論也
華注不尊德性則從事口耳之述豈得謂之道問學乎不致廣
大則學不免於支離破碎故曰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所擇
者或不合乎時宜而不自知故曰失時措之宜
愚按此節大意引中庸而釋之以見德性之宜尊所以明求
中求正之功也不重釋中庸意○立其誠只是一盡字言於
精微者不能誠以盡之也李注作反身而誠添出一層○自

此以下七節以尊德去妄相屬妄去而後德性可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補注心可之可當作所
集釋絕四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豈徒靜虛而已哉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絕四之文而補足其義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
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
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
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補訓此承上文絕四而言意之不可有以該必固我也○雖善

皆意正明意字正已而物正云云是証雖善皆意重有意正物
一邊利之也是心中有所希冀徐氏謂智者利仁之利恐利仁
不宜說壞
補注葉氏曰橫渠先生解絕無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
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
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愚按首四句提出意字正已物正四句借孟子之言明之有
意為善九句正明意之所以為累故聖人以絕四立教始學
成德皆以學者言自初學至成德皆當絕四是聖人教人之
大概具是矣故曰竭兩端之教舊說謂夫子自始學至成德

皆絕四與教字意不合宋子鈍臣云上節絕四專就聖人言
此節兼教人絕四言以始學成德爲端兩端與本音迥別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發明此聖人因物付物之妙絕無意必固我者
華注爲者不預期無意必之妙也止者不留滯無固我之妙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
不相似
補訓此中釋四者見其當絕也四者有其一則心與天地不相
似況皆有乎此張子見道語朱子引入論語注
華注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無意必固我則聖人亦無心矣

補注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中故曰有
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或問
四者相爲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朱子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
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
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蔽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
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補訓此承上文言絕四者心純乎天理也天理一貫即至誠
無妄蔽即蔽夜此理也直養無害用孟子語蔽則害無害則無
蔽

補注天理一貫上章所謂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者也
愚按理欲不容並立天理有一毫間斷即人欲有一毫夾雜
故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蔽下四句一反一正申明其
意私有一則妄而不誠私盡去則直養無害而無不誠也誠
即天理直養無害即無蔽上二句從理純說到無私下四句
從無私說到理純意互相足○末二句無工夫宋子鈍臣云
玩一則字與下節然後字不同蓋此言成德之事下節則入
德之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
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補訓此承上絕四而推言之得所止應首節大字亦應前○意
必固我皆妄也妄去然後得所止而正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
進於大大可兼化下分誠妄妄去則誠計度二句明感通之意
言感通之誠不須計度乃不思而得也感而通兼得止得養在
內
張注妄非必無所感但不由性中出耳由實理中出自無窒礙
昏者見理不明理既素明何待思索
愚按此言學者之事妄去得止俱淺看無所感二句承上妄
字以妄與誠對誠謂不雜於妄也下二句又承感通句以昏
與素對昏則不能感通素則不思而得也蓋無所感以下止

私一妄字作注腳而及感通之義所謂不思而得者對計度之知言非聖人從容中道之謂也○語意云僞妄之心皆足以蔽我而害正必妄心去然後得理之正者而止之得所止然後心得所發可充廣而進於大矣何以謂之妄凡心之無所感而起者皆妄也必感而遂通者乃誠也若計度而知者蔽於物而昏者也必不思而得者乃理之素明而能感通者也以感通之妙而不容妄念之存得止而大何難哉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補訓凡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乃謂之豫欲盡教者之善必精義以研究之尤所當豫也能精研義理至於入神然後欲立而斯能立欲動而斯能和矣豈非事以豫而立哉○立以守言動以行言斯立守之固斯和行之利與本旨不同集解以教民言與上下文意不屬

愚按此節大意引中庸事豫則立爲推以見精義之要也豫者由教而入之謂故曰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者蓋得所教之理也精義入神內該得盡教之善意立和借成語以明已意與三十篇以立民和民言者不同○自此以下雜舉經傳成文皆以明教學之事不專爲訓釋之文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集釋張子以論語四事作兩事說

李注志定則自然有所持守心純則玩物不足役志

補訓不止謂日有所據非一端也游者玩物適情有和順從容之意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補注釋論語之意

補訓必先志學然後可與適道也必強禮然後可與立也必不惑然後可與權也強有力也強禮謂強立於禮不惑即精義入神意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張子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篇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下篇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集義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

發明此言知之而後行之也

愚按此合論語所言博文與孟子所言集義正經者而通論之蓋以此見爲學之有序也語類言之非一舊說皆謂言博約之義補訓因之以集義屬博文於理未確○博文則所知者廣而後能事事合義事事合義而後能正生民之經博文以知言集義以行言皆其在已者正經則兼人已言至於正

經則道之大端充盡而其餘細目皆無不合矣故曰貫天下之道至當篇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數語可與此參看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窒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發明此言不行則亦無從知之也

集解徒致知而不力行以驗之則其所知終不能真且亦不能久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補注釋中庸之意五者謂天下之達道

愚按此節朱注以其等而言與此大同而微有異者朱子或問審辨之矣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智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智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智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智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智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竊意張子之說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而言固善朱子以舜回子路及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為說其理尤精學者不可不知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耳

微引禮表記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云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補注釋表記孔子之言

集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是安仁

補訓責己一身期乎最上論人必兼取其勉為仁方見誘進之意

行之篤者設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發明此釋中庸篤行之意

補訓張子雜引諸書皆借以示意如達德節見當用困勉之功安仁節見不可以安仁律人此節見人當篤行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亦其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補訓達善達不善提起以其悅其改作兩層申其義未說到天下以見達處

高注見人不善如出於己自訟其不能化導也見善必法善在於己矣蓋取諸人以為善也亦必與人共由焉是之謂達

愚按此節大意見善不善之皆皆意也不忘自訟即論語内
自訟之意與人用孟子語玩必以字與朱注作助者微異見
人不善而引之已取人為善而後公之人即此是不分物我
而達之天下意高注以自訟為自訟其不能化導豈專以為
人而後為達耶且止言及人不言自省亦恐未是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如是
補訓此明善人所以為善人○論語名之必可言與善人無惡
張子引來以見善人名為善而實有箸可言善與惡對無惡即
善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
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補訓此承上文言善人而釋不踐不入之意欲仁句總下分說
李注有諸已則善而信矣聖人之室美大聖神是也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從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
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
之道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張子語錄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

仁則見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
有近效日見功
發明惡不仁義也察惡未盡雖善亦粗故惡不仁乃所以成仁
也令不惡不仁是未必盡義既未盡義將陷於不仁而不自覺
故未必盡仁
高注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今之惑
於佛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說其究至於含糊苟且長惡遂非而
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好仁惡不仁而意重在惡不仁邊自
是張子所見非但為訓釋之文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
為甚矣見惡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
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
甚也
補注此釋論語之意蓋好仁惡不仁非篤信好學者不能也故
孔子嘆未見其人
補訓論語云篤信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不過為善人信士在
常人中稍為有志而已不能為好仁惡不仁者必好德如好色
則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惡
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而造聖人之域孔子未

見好德內訟之人必嘆曰已矣乎蓋思之甚而云然也○以好學提起好仁惡不仁皆好學裡面事內自訟便能不使加故合用其語不如是雙承好惡論語好德內自訟上皆有已矣乎

遜其志於仁則得仁遜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徵引書說命下惟學遜志務時敏蔡傳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

補注此釋書惟學遜志務時敏之意

補訓書時敏與遜志分兩意此將時字作虛字帶過而云惟其敏即謂所以遜志者要敏

愚按書遜敏平重此從一務字看出側勢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判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徵引易大畜卦象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集解多識以下皆是解溫故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又是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舊所聞而察來又是解繹舊業而知新言此皆溫故知新之義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博文約禮與溫故知新之義以明學之事也○語意云論語云博文約禮可以弗畔者蓋由文之至等以入禮之至簡博以見道約以體道故可使其不得畔而去也論語又云溫故而知新者由平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則有積業矣故可[illegible]之以知新蓋人之所知有思慮昔所未至而今忽有得者有因舊所見聞而知來者皆溫故知新之義也學者博約兼盡新故相生庶幾知行並進而道在我乎○溫故以下最多雜解謂溫故以下皆博文約禮之類者集釋之說也然約禮屬行知新屬知難以貼合補訓已辨之矣謂多識以下皆解溫故知新者集解之說也又以思昔未至二句分解上二句竊謂多識句係成說繹舊句乃張子所自為說難以下二語為疏解上句之文皆其義句惟集解李注以為溫故知新之義而皆不能無失餘俱以為由博得約之義失之遠矣竊意上三句釋博文約禮下五句自釋溫故知新但取博文又約禮溫故能知新大意相近故合為一節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只就一故字舊業即所識之前言往行也蓋字轉下分二意言之昔未至而今至此始疑而終悟者也如子貢之論境知詩是也緣舊聞以知來此觸類而旁通者也如子夏之悟及禮後是也今之所至所察之來皆謂新也故曰皆溫故知新之義也文義原自明顯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發明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則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

愚按此節大意明不尤人為學之至也不尤意甚細即論語不知不慍易遯世無悶之旨故以為學之至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舉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世有不知而作者穿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補訓此合論語數節而言意重在行上聞斯行好學之徒為一節之旨不行僅愈於不知以見必當行下不知而作又甚言之也傳言傳其所聞而言之舉行舉其所見而行之分聞屬言見屬行下見聞互看總歸於行○舉莫切於知行知行出於聞見如聞而於心不疑則可以傳言之見而於心不殆則可以舉行之中人之德大抵如是也必聞斯行者乃為好學之徒而可貴耳若見而徒識其善未能果於行是知而不行僅愈於不知者耳不知則又下矣世有不知而作者蓋由於穿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故曰我無是也人當求知以為行之地而又必行以踐其知斯為好學者矣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徵引易乾卦文言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補訓此合引論孟之言而斷之以仁

集解問不能問寡雖曰問之然實有以啟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人雖非親受業然質吾之思譯所及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

業注私淑艾並於本言學者此却在教人者身上說與本義不同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教人言仁以本孟子誨不倦仁也而言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補訓此引論語而以顏子互鄉証之須善者類子未見其止不是遽止互鄉雖與其進亦未必能底於成

集釋為山未成一簣類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徵引禮學記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補訓此釋學記之四失欲人知所救也故舉四者以實之

集解為人喪己故失之於慕外之多好高不實故失之於得中之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學若難失於自止此學者當知四失而改之也若為己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密仰高鑽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徵引書洪範有猷有為有守

補訓此見學者當日從事於禮義即論語飽食節意猷以謀事

言為以作事言。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高注：以心求道，如以己知人，人與己二也。彼自立彼，則與道為一矣。

華注：即心即矩，所謂彼自立彼也。程子論孔顏之樂，非樂道，乃得道故樂，與此正相發明。

愚按：此節大意，明勉然者之不能合道也。○語意云：夫道固不可不求矣，然人之勉以求道者，以心求道，猶視道為心外之物，正如以己知人，不能視人猶己，終不若人之自知而自立者為不思而得也。必也聖人之即心即道而與之一者，乃為至乎。○彼字舊說以道言，或以聖人言。補訓又謂彼自立彼，猶言我自立我，皆不免拘泥。竊謂彼字即以人言，以心求道，不能與道為一，猶以己知人，不若人之自知為真也。只大槩會言，不必以彼己字一一與心道比合。趙子彫元云：上知字內有立字意，下立字內有知字意，知明處當互見之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徵引：禮表記：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又云：至道以王，義道以覇，考道以為無失。陳注：蓋考稽之道而審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補注：釋表記之意。

補訓：夫考古人之迹而求其合，以免於罪戾者，是畏罪之人強仁者也。故禮曰考道以為無失，此之謂也。○迹以著者言，考道即考求迹合，無失即免罪戾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補訓：此見學者貴窮理，本中庸率性之謂道，以闢釋氏。

補注：浮圖，釋氏也。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是其一偏之說，不可推而行也。

愚按：舊說多以率字亦作推行之義。竊謂率性可以謂之道，即率性之謂道之變文。儒者窮理而知萬理之皆實，故以率性為道也。不可推而行，亦專言其說之偏而難通，非謂其性之不可推行也。舊亦微誤。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通變之謂事。十一章：著之德圓而神。

補訓：此釋中庸致曲一節，見學者必當致曲也。○致曲不貳，即曲能有誠也。一定之體可見，即形也。文節猶節文，著見即著也。一曲致文，一曲之誠至於文節著見也。餘善謂衆善，對一曲言。兼照謂無不知，即明也。徙於義，即動也。德自通變，即變也。圓神

無滯言化也誠定誠能誠字作爲字看
集解此全與中庸本旨不同姑就此解之不貳誠也隨其姿性
之偏而推之以至於誠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如伯夷
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體象是連而字體象誠定則文節必有
著見於外雖非全體大用然一曲既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
善亦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偏覺彼之義
徙而從之矣誠能徙義則體用兼備故德自通變通變者事變
多端無不能隨時變遷以通之也通變則圓神無滯故謂之化
愚按中庸有誠以全體言此不貳即謂致曲之誠實無二以
下皆就一曲言之徙義方及全體之誠以下皆就全體言之

曰德有定體曰體象誠定似以形爲形體之義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
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
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易無思也無爲也又云問焉而以言其受
命也如響
補注此釋論語之意
補訓此節言聖人竭兩端之教也有不知句引起無不知句聖
人竭兩端是無不知空空是無知論語解無知實以無知言張
子謂無不知則無知過高一層論語解空空屬鄙夫張子屬仲

尼以見無知意下以易引起聖人心有問必竭亦是受命如響意
而其空空即無思無爲也問者隨才分各足只是餘意不重才
分者賦才各有分量
愚按此分三截首四句重空空無知意無思無爲五句重有
問必告意惟其空空所以必竭末二句只帶言之隨才各足
者各因其才質之高下以爲所得之淺深也〇以下皆言教
人者人之事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
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
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總

要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徵引禮學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補訓此言教人之事以子夏之言爲主而以學記合言之也首
二句引起下接先傳後倦爲通節正意洒掃數句見當先者不
可後惟聖人以下見當後者不可先論語孰先傳孰後倦謂不
分本末先後此謂有當先有當後誰以人言此以事言大德即
聖人之德處其極即卒也〇誠以教人之事言之教人者必知
至學之事有難有易併知人之質有美有惡當知誰是可先傳
此者誰是將後倦此者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當先教
之待其長後教之人必倦弊而厭學可見當先者不可後也惟

聖人之於大德渾全有峃即有容故事無論大小莫不處其極
至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總聖人之事妥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
可見當後者不可先也
華注長後教以洒掃應對是不知至學之易而教人之倦也始
學即教以大道是不知至學之難而遽以傳之者誣之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
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補訓此承上所引學記之言而申之惡字不可說壞皆愛能之
人但不及善者○所謂知至學之難易者知入德之事有難易
也所謂知其美惡者知其人之質有美惡也知其人之美惡且

知入德之事之難易教必因其先後故能教人使之入德而有
成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者正以此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徵引易蒙卦彖蒙以養正聖功也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張子語錄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詳見
大易篇蒙無遽亨之理節
李注此以養正聖功為養蒙以正乃聖人之教之功與傳意異
愚按此解蒙字琉語錄似指學者言不專指童蒙聖人盡道
如上文知人知德之類是也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

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徵引禮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
者則大鳴又云當其可之謂時
性理拾遺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
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
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也
補訓雜引學記孟子之言上下兩截意上事由問而答之下深
一步言時雨之化不待問而施○聲藏於鐘無聲而有聲在故
扣之即響聖人之知蘊於心無知而有知在故問之即答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徵引禮學記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
而喻可謂繼志矣
補訓此引學記之言而釋之主教者言
集解言善教者能感動人使我之志學者常繼之則不必多爲
譬說而彼自喻矣臧善也教者之言皆人心之所固有而易以
入焉則不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學記而不盡用其
言
李注志常繼者上也言易入者次之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

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徵引禮學記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陳注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
補訓此又引學記之言而釋之亦重教者言
集解大倫猶言大概大端事者其所生之事而教也如典禮則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若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也
愚按末句而言之云疑志者下有缺文如以字之類大倫宜如集解不必指皮弁以下七事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

並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徵引祭義事父母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書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補訓此又言教者當先意遜志猶為政者之以德化人也借祭義先意承志而言教人與事父母無法論語道之以德主為政者言此借以引起諭人之意諭人端教人志意俱就學者言
先其意之未發而有以遜其志使向於正亦猶運於物外使自化也遜順也

愚按此節以先意遜志為主首二句次論語引起末二句申所以先意遜志之故物猶以上之法制禁令言之與下志意不合竊謂物猶事也道人以德者非俟其事之有失而後正之乃其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有所默運於事物之外而使之自化也遜其志即道以德先其意即運於物外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並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補訓此釋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之意承上文說教人言可也教人者分別仁不仁化不仁為仁即舉錯意不必指定在上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

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補訓此釋中庸之意朱子取入注中
集釋末句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與為謀
補訓此承上教人引論語有教無類二節之文而釋其意也雖類則蠻貊可教不同則黨類難謀極力形容之詞
愚按朱子以類為善惡之殊此以為黨類之類故合二章而為言
人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虞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

達諸天下而後已

補訓此言大人教人以天下為度而舉孟子以實之〇言貨色便說與民同言親長便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豈非以天下為度孟子達之天下原說親長此兼承貨色親長說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徵引易中孚卦彖傳孚乃化邦也本義孚信也〇左傳哀公十六年子西曰勝如卵于翼而長之

補訓孚化喻教者之誠心愛養翼飛喻教者之力為輔助吾道行只是有以及人非謂大行於世

發明言其人未向道者不可棄而不教當視之如子而真誠以感化之如鳥抱卵然其人已向道而為衆所好者不可速施其教當輔翼其行如鳥翼飛然

高注子謂凡卵生者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卵衆家亦指羽族言翼飛引誘之也

至當篇第九

華注此篇專明學之全體大用首十二節明體用之不相離言德言教化言大德言禮器言誠皆體也言福言川流言不器言禮運言樂皆用也仁道有本以下五節專在用上說而體在其內易簡以下至末在體上說而用自該

愚按此篇凡五十四節首十二節言德而有大德小德之分盛德之實未能如玉以下七節言成己及人之德易簡理得以下七節言五達道而及仁義後又專言仁愛人以下六節因上言安土併及樂天遂言德之樂天而及聖之合天有容物以下六節言久大之道與天合德易簡以下五節言屈伸之幾致斯有立以下五節言禮將致用以下四節言德業知崇天也二節言知禮末二節以德之雖言結之總之皆以明德之義也分十段乃明其各段中多節節相生聯貫而下視他篇當自為一體但亦須清脈絡分主客不得一味牽合耳〇內恭敬撙節二節朱子近思錄入教學知崇天也二節入論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徵引禮祭統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樂記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補訓此言人當以德致福也重德不重福以至當根[illegible]得道結首尾雖引祭統樂記之言以明己意非為釋經也○凡事合理至當不易是謂有德百事順利無往不通是謂有福德者福之根基福者德之所致以德致福無往而非百順矣故君子樂得其道而凡事必成於至當也

李注得其道者德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徵引禮樂記德者得也易上傳之六章易簡之善配至德

補訓此承上文道德二字推言之重德故引易歸在德上

集釋至德乾健坤順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

發明易簡當行之理即可循之道也至德即得諸己者配字輕謂循易簡之善而得諸己便是至德與易無異

愚按配字即照易作配乾坤之德說似有著落然諸家多不主此說未詳是否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補訓此承上文德字而釋中庸大德小德之分○神化篇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此與前同意敦貼仁化貼智與本旨不同

集釋仁智之德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也

高注仁智合一既厚且化則小德川而且流矣淵泉川也時出流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補訓此引子夏之言以申大德小德之義○閑者物之閑也器字從閑字生與論語解大異出入可謂或出或入無不可

高注士君子於根本節目大處不出規矩已成大器於其細行如珠走盤不拘一隅而又不器焉是以規矩為方圓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徵引禮樂記德者得也

補訓此又釋德字之義人皆可有所以致勉○人皆有理為性有形為質性以具道質以體道行道有得無難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日新之謂盛德

補訓此又推言德之所以盛也

發明不凝滯於心知之細疑作一句讀即所云存象之心也細便不盛凝滯便不日新正相反

愚按此以過而不有解日新就已成之德言非用功語諸家以不凝滯於心為句雖亦可通但以知之細為察之精未確亦與日新之義不合前大心篇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亦心知連用發明之說為允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
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
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徵引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上傳之四章神無方而易無體
九章可與酬酢
举注人能浩然無害則合德於天地照無偏繫則合明於日月
合德合明則與天地同流而酬酢不倚矣豈不與四時合序與
鬼神合吉凶乎無方體而無我正所謂同流不倚也以上二句
作主不平列

集解應事接物為酬酢不倚者應之皆當無所偏倚如鬼神之
能知吉凶而應對不謬也故曰鬼神合吉凶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文言以明德之盛也前半說後半說平
說順易文串說則張子所見也無方體即天地同流之意無
我即酬酢不倚之意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
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
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耳
徵引禮器禮運禮記二篇名

集解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
補訓此中言大者器小者不器之意禮運禮器借篇名以見義
禮字輕帶下文言器不言運禮器屬大者不泥於小即所以運
也○夫禮記中有以禮器禮運名篇者禮謂之器則藏諸身也
禮謂之運則用無不利也其謂之禮運者語其德之運而無不
達也其謂之禮器者語其器之成也達與成乃體與用之道成
為體而達為用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成而無運不
泥於小者則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信其無矣蓋大者器則
出入小者莫非時中而豈有非禮非義乎子夏所謂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斯之謂歟

發明德不外禮故以禮言禮器禮運雖借用禮經篇名實不專
指書言禮器是踐性而成器於己禮運是達順而運諸天下總
下章可見用無不利未便是用如規矩可以成方圓只是可以
利用
愚按此借禮器禮運以明大德小德體用之分上半節大德
小德並言禮器不泥於小以下歸重大德蓋張子於斯道有
豁然一貫之妙隨舉一義皆見至理如以[illegible]吝釋文化之義
以膺受之行得陰陽象法之理之類所謂隨手拈出頭頭是
道者也但就二篇大義論則拘矣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耳

徵引禮學記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禮運體信以達順

補注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補訓禮云成器則大矣其能修性而非小成者歟禮運則能化矣能達之無不順而樂亦無不至焉耳。器屬大德運屬小德禮字帶言分別處只在器與運修性即復性之謂小成與大反運則化者運行則有變化也樂音洛順則有和樂之意

愚按大與非小成只是一意化與順樂亦只是一意化者運用之熟變化生心故達之事物而無不順也所達者順則隨感而應左右逢原怡然自得於天理之趣矣樂只足順意。大與小成對非孟子所謂大化蓋大而至化有安勉之分若為踐而運為用一時俱到不可以安勉分也舊多誤解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發明此與孟子義别案是素豫吾内之意

補訓此承上文推達順樂至之意行無不慊是達順樂莫大焉是樂至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皆備章以明成德之事亦因上文達順樂至而類及之也。不曰素具而曰有素宜以工夫言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平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措於天下

徵引詩秦風小戎篇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哀公問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陳注愾猶至也

登也

集解人必成德而後及人若未能克治存養使如玉之精則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則本亂矣故不足以平化天下蓋修己以安人為極苟使修己而不能安人則其所謂修者亦粗焉耳德之未成雖妻子亦不可化況至於天下哉

補訓上言德不成不足平天下下又翻入一層見妻子且不安況平於天下平主感平言

愚按此節大意見人必修己而後足以及人也修己不安人

修己漸著若果格致誠正以修己而有不足安人者乎。此與上節不必相聯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集釋不求於人但不願乎外耳正己則純全乎中所以為盛

華注必正己而不願方可不能正己而但言不願亦庸人之固任而已

愚按此節大意釋中庸以見正己之重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補注釋論語之意

補訓。此言為仁之方。在推己及人。仁道有本。己欲卽本也。聖人之才。當兼有位以展其才。

愚按其道卽指博施濟衆言。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徵引。禮表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

補注。釋表記之意。

集解。君子制行以立教。當隨人資性高下而敎之。不可概以己之所能者病人而律之也。不然則民將苦其難而阻於進矣。非所以同乎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補訓。必以物之大同者方為同。當以己則獨異而不同矣。必以物之公是者方為是。當以己則有非而無是矣。

集解。物人也。同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當為者也。然非謂人所同為者己卽為異也。使舉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之異。正所以同乎理。安在其為異哉。故朱子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愚按此節大意。卽人己之公私。以明同異是非之義。所以醒世之以同己為同。我是為是者也。玩上下節。皆言同人之意。當以集解補訓為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徵引。易同人卦彖。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咸卦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集釋。同乎人者。通天下之志也。有人而無己。故無不感。

愚按此節大意。釋咸之象。而本同人之象以言之。亦明同人之德也。首二句提起同人無我卽通志之實。如欲立欲達與聚勿施是也。末句感人心內。仍有通志意在。○語意云。易言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人心未易言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為一者。斯能感人心。若聖人同乎人而無私己之見。是能通天下之志者。豈不足以感人心乎。故和平天下而致時雍風動之化。莫盛於能通志以感人心也。

道遠人則不仁。

發明。制行而不同乎人。此遠人而不仁者也。人乃人我之人。遠卽不同之意。與中庸義異。

愚按此節大意。見道之不可遠人也。玩本文及上節大意。集釋所謂以道為遠而不求所以不仁者非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傳之五章。知幾其神乎。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坤卦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

補訓。人能得易簡之理。則能洞知幾微。知幾然後經常可以得

正經者何也天下之達道五其即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能
前定而不窮事能豫立而不困行之天下何疑阻之有所謂利
用安身之要莫先於此矣○易簡理得知幾屬知經正道行原
行利用安身言其效易簡理得只言至易至簡之理不必深言
乾坤知幾是知其幾微處亦不必言先事見幾利用安身專說
利其施用以安其身也
華注道不外乎經而其動也有幾其理本易簡易簡理得得其
原也得其原故親義序別信之類俱能黙運於幾如言辨則視
無形聽無聲言忠則格君心之非皆不待事理暴著始用挽回
所以能經正

愚按此節大意見經正之要也易簡理得與知幾推經正之
由道前定事豫立不疑所行推經正之效玩上下語脉歸宿
停頓皆注此處○此節亦更端另起與上不聯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後引易序卦傳下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孝經夫孝天
之經也
集解人性視天經爲性外之物故仁義泯而道有不盡必然以
爲性所固有而盡之然後仁義施行道無所失故易傳曰有父
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補訓天經只是上文經正之經出於天故云天經天經之能然
爲仁秩然爲義不必如高注分貼君臣父子禮義可包仁在內
錯卽指置意
愚按此節大意性天經卽是有父子君臣上下仁義行卽是
禮義有所錯引易以証已說也○性是活字然只是以爲性
所固有之意補訓作堯舜性之之性似太深仁義以用言方
與禮義字合李注天經出於仁義之性非此節意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
變
補訓此承上仁義而推言其妙○通者通達無間致養是借用

易需物致養字致字不甚著力猶言得其養也致行之致有力
文以理之燦然見於事物者言靜內斂主乎安動外應主乎變
高注仁通極其性則根於心矣故能致其養而靜以安義致行
其知則充爾之矣故能盡其文而動以變靜以安則止而不遷
動以變則動而不括靜無不遂而動無不利矣
愚按此節仁舉其體義舉其用或以爲有疵然朱子有曰仁
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又曰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正張子之意○仁以內
言靜言故曰養曰靜義以行言用言故曰文曰動仁者吾心
之德通極於性者仁得於心一如其本然之性也仁存則內

得所發而靜有天理之安矣義者制事之宜致行其知者義之克盡足以推行其所知也義得則外盡事物之條理而動有變化之妙矣誠明篇通極於性以本然所具言此通極其性乃功之有成者語同而義異補訓以為相類欠明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補訓上分言仁義此互言之以見其相須而不可偏○義為仁之動而應物者主剛方裁制言偏於義則慈愛之心不足故傷仁仁為體之常言其體有常主惻怛慈愛言過於仁則裁制不足而害於義義為仁之動仁只言體之常語有分辨重仁邊

愚按義言仁之動仁不言義之體而曰體之常者仁統萬善義特其一耳體之常猶言體之主乎內者也○此仁義皆就用言故言仁亦曰過於仁體之常云者對義言之亦所謂以存心處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者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徵引易恒卦大象君子以立不易方

高注君子之恒恒於仁而已

補訓恒卦易方非方所謂事理當然之則未嘗指仁張子以為方即仁不變易即能安也

愚按此節大意引恒卦之象而以安仁究之見仁之重也此

仁宜乎心之德愛之理云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補訓引易以明安仁者之能用愛也易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蓋安于所遇而敦篤其仁故其愛有常心而不變愛有常心則物亦被其常愛而不衰也

華注此仁就愛之理說王文緝曰重常字意常愛本於常心常心全從敦字看出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補訓此承上文敦仁能愛而言其無私也借海以喻仁下以不累於物足其意無潤謂無意於見潤非真無也不累於物只言無私心有心而恩即是私○仁者之愛豈出於私乎大海無意於潤物因人之暍者借其潤而乃見海之有潤猶至仁之無意於施恩因人之不足者求其恩而乃見仁者之有恩蓋仁者樂乎天安乎土隨所居而安一毫不累於物非有所私而市恩也

集釋暍暑而渴也

愚按樂天云句正申明上二句非有二意易樂天屬智安土屬仁此俱以仁言之物物欲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自注世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自注不樂有其身則身安處以見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徵引禮哀公問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補訓此因上文愛人及樂天安土而引哀公問全照禮文不用別解○所達者大即樂天也樂乎天理則上達於天

補注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故曰愛人然後能保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故曰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故曰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故曰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愚按此因上文引易辭樂天安土而及哀公問樂天安土之義以辭之同而類舉之也然自此節以下乃言聖人樂天與天合德不復及仁者用愛之事自是另發一義耳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無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補注與天為一故不怨天治已不暇故不尤人

集注以上達配無怨以下學配無尤與論語解異

愚按此節大意論語不怨不尤之意而以樂天治已分配言之意只以樂天與上下文相屬補注以上達謂大達於天下學謂愛人之事殊不必蓋此與下節雖亦借用易樂天而意各有主與前專明用愛者固不同也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耳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遂知來物下傳之五章利用安身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乾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大象君子以自強不息

補訓此承上文樂天而言聖人成德之事○人若不能知來物則不足以利乎用不通晝夜之道則未足以樂乎天聖人務成其德不以私欲累其身故乾乾自強不息所以成其為天德與天無間而樂之也○易知來物以筮言此泛言知方來事物之理也知來物只是精義通晝夜之道則於人世吉凶禍福之道皆看得透徹而無所惑故能樂天以利用引起樂天利用而後樂天也聖人正是能樂天者

愚按上四句反起下四句正承聖人以下雖不言知來物通晝夜然乾乾自強內當無所不包成之於天則能樂天矣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盡所以為能也能不病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補訓君子於仁聖之德為之不厭以之誨人亦不倦然且自謂不能盡所以為能也凡人小能不過乎人故與人爭見其能

且以己之能病人之能若能之大者則與天地合其德自不見
其能故自謂不能也○無不能而自謂不能是正意能不過人
反言以形之末二句又雖正意爭則必病亦驕吝相因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聖仁章見與天合德之盛亦因上文
成之於天而及之也○聖人自謂不能非故爲自謙之詞也
大與天同實不自見其能耳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滑諸物故大人有
所不與
補訓君子之道大而通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滑雜
於事物之細故大人有所不與知然其與天地合德固不以此
加損也○滑諸物猶說以混於物欲言愚意只是錯雜而見諸
瑣屑之物聖人豈一一求其知故云不與大人即聖人對天言
聖人對夫婦言大人文法小異耳
愚按此節大意因上文言聖人自謂不能而引中庸夫婦之
愚節以見聖人有所不能不與也意以明聖人不重道之大
意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
徵引書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
補訓此因上文夫婦之智與聖人不同而推言其義
集解天之聰明性也必稟是性而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此
匹夫匹婦本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氣拘物蔽而不能盡聖
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
李注天聰明之盡故曰亶
愚按聰明以心言非以耳目言得之於天故曰天之聰明亦
本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說命惟天聰明來盡者至極
之義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
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曲成萬物而不遺
補訓大人者有以容納乎物未嘗絕去乎物有以仁愛乎物未
嘗偏徇乎物此如天之道然蓋天無心成化一本乎理以直養
萬物者也聖人代天而理物於物皆曲成而不害其爲直斯亦
如天之養物而盡其道矣○此言有位之大人也
集解去物容物之反徇物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天道之皆然
也天以直養下正申其爲天道之意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愚按此節大意言大人之法天以理物也無去無徇即是直
養曲成而不害其直無去無徇言盡道盡天之道也補訓
欲以曲成頂無去不害其直頂無徇玩不害其直即上直養
之直不宜偏承無徇○此以下又另起以無去無徇與可久

可大二意相錯言之皆所以盡天地之道而肖之也此與清為異物節同意志大節與金和三節同意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華注此釋易辭而總歸之於志

補訓才大以建事業氣定以養德性富有有之多日新日〻新也

清為異物和為狗物

補訓此言清和之偏亦申無去物無狗物之意大人則德備清和者也

李注此隘與不恭之道君子所以不由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下傳之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此引易文而釋之以申可久可大之意不過不流肖天地以易而張子以己意為之說兼用孟子金聲玉振智之事聖之事以相參似暗照孔子說故不拘易本文○易言與天地相肖而必云不過不流試觀之於聖人聖人之德如金以和之於始玉以節之於終則不至於過甚矣聖人有知以運之而正以一之則不至於流失矣此其為可久可大之道也道所以可久可大者以其肖天地而與天地不異也否與天地不相似則其違道也遠矣聖人不過不流豈其違道而與天地不相似乎○孟子金聲玉振金以宣之欲其和也玉以振之欲其節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有始有終有金和玉節之意故不過知以運之而貞以一之故旁行而不流雖異也易本從乾之易知說到可久從坤之簡能說到可大可久所以肖天可大所以肖地然不分亦可

發明和之以金運之以智所以可大節之以玉貞之以一所以可久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補注此承上道所以可久可大而言也

補訓何謂久久者一之至純不息而久也何謂大大者兼之至富統括而大也此為言聖人不兼天地

集釋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徵引祝聊義無而不劌義也陳注劌傷也○易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補訓此又專申大字之意雖引易論語聘義易詞以明之非尚
釋易○大則兼直方直而不絞方而不斷故不待學習而自無
不利
高注絞急切也常情直多絞方多斷惟大則自不絞不斷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
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本
義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
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

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悅諸心者心與
理合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五章知幾其神
乎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
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李注平易者險之反簡約者阻之對以險阻遇險阻則不能知
險阻而亦無以處此險阻也易簡理得則險阻不難於知而處
之矣平日則以悅諸心臨變則以研諸慮研慮而知幾則雖遇
險阻在前以屈為伸而處之裕如也
集解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此解所以能知險阻之
意

補訓易能知險簡能知阻者以處事言易簡貼悅心知險阻貼
研慮與本義悅心屬乾研慮屬坤不同悅心主自然說研慮有
研審之功因研慮以知幾知幾故能以屈為伸也有屈必有伸
常存屈意自能伸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傳而釋之從易簡看出知幾屈伸不專
主釋易也○易乾坤易簡本言聖人之德知險阻悅心研慮
本義意已備此無大異但於知險阻中看出知幾屈伸意則
張子所獨見耳○此又更端從易簡言及屈伸不必與上聯
宋子銳臣云屈伸相感天道有自然之理內外交養學亦有
屈伸自然之機此易所云屈伸之義也張子以屈為伸頗類

老氏知雄守雌柔能勝剛之說或因易尺蠖之屈二語而為
此言歟君子固無爭心然有時為朝廷正紀綱為萬世正學
術必有毅然不可屈之氣又如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
只是不與較量耳非以此為勝人之術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補訓此承上以屈為伸而引論語無爭之言以明之
高注彼直而伸則我曲而屈不可爭也不爭智矣若曲在彼則
直在我吾不伸而伸不必爭也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
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

焉。
補訓此承上文無爭屈伸之意而言上三句截住下申上意知
幾於屈伸之感即能盡屈伸之道也交伸於不爭之地即無所
不伸也精義入神即是幾之盡旋順利是因精義帶利用意
愚按上三句虛下以君子無所爭與精義入神指其實而申
明之天下之事不過一屈一伸自然相感而已人必無所不
容然後盡屈伸之消盡屈伸之道者不求伸也至於虛之至
而我見胥化則亦無所不伸矣無不伸者不終屈也至虛純
無不容較深盡其道者其惟君子乎君子無所爭者知屈伸
相感之幾而已知幾者不求伸也至於義之精而入於神伸
固伸屈亦無非伸是交伸於不爭之地矣交伸者不終屈也
精義入神祇知幾較深究之無爭即無不容之實知幾而至
於精義入神即至虛之實無二意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天下何思何慮
華注屈伸之變即陰陽二氣之循環明之則順時而行無所不
利何思慮之有明字要看得深
愚按此節大意以屈伸實何思何慮之言但借易為說非常
釋易○陰而天道之陰陽顯而人事之進退內而理欲之消
長外而物我之交接無非屈伸之變故明此足以盡何思何
慮之道須看得精深廣大方得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耳
華注此即兵道以明屈伸非論兵也
補注老子曰柔能制剛柔屈也勝伸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補訓此又起一意與上不聯蓋於篇將終而提敬字以為要道
也敬兼體用心不放有立也事不苟有為也
集解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李注君子莊敬日強有為之本也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礼不行
徵引左傳僖公十二年內史過曰礼國之幹也敬礼之輿也不
敬則禮不行
補訓此承上敬字而言敬以行礼也然張子尤重在礼上上言
敬引起行礼耳
集解敬以心言礼以文言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徵引礼曲礼上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礼
補訓曲礼云君子內存恭敬之心外有撙節退讓之文以發明
礼之用示天下後世其心大公而澤及人可謂仁之至也愛道
之極也明礼可不愚哉○仁主於愛仁即是愛之道仁之至即

為愛道之極

愚按此節大意釋曲礼以明礼之重也舊說明礼以已之盡礼言於仁之至愛道之極難合補訓得之張子倡道國中以禮立教宜其所見如此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補訓此與上節一意上正言此反言明禮為仁之至則有以倡人弘道成教矣○明禮則為仁之至若已不能勉以明礼則人無由而倡之道無由而弘之教無油而成之矣所以君子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礼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微引書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蔡傳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禮樂記樂則安安則久

補訓此承上禮字而言行礼必直與和交盡也○行礼者非徇而已也人能直以無私則其心清有私而撓曲則其心昏可見直為行礼之本也又須以和順從容為貴和斯行之無不利因和而樂斯行之無不安如是以行礼則礼明於天下後世矣○撓曲也與直反昏與清反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可知其利樂承和言

補注直者禮之體和樂者禮之用

高注利則行之順安則得之固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微引易乾九三爻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下傳之九章二多譽四多懼又云三多凶五多功

補訓此以下言德業又是一意致用屬業進德屬德故乾乾總言德業不重釋易只見君子當進德修業○君子進德居業之功不可不知也將致用以居業者見幾不可或緩不見幾則不能致用也思為善以進德者徙義不可不精不徙義則不能進德也此君子所以立於多凶多懼之地乾乾以求進德居業終日至夕因時而惕不敢怠懈於趨時也○本義知至屬進德知終屬居業張子以幾屬致用義屬進德分貼與易不同此九三爻多凶為正多懼帶言以其相類耳

發明多凶多懼即居上易驕在下易憂之地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微引易艮卦彖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下傳之九章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補訓此因上文精義趨時而推言之引艮彖以明其義語氣至

著見截時物前定又倚以明艮象光明即照不亂意言動靜光
明無曖昧也
高注時物謂當幾之物
愚按上三句推動靜不失所以光明之故由於義之精下二
句又推精義所以能光明之故因其時物之前定光明與不
亂意同玩有德篇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數語可見○語意
云易言動靜不失其時言其義之極精也義極則自然光明
而著見矣夫義豈取辦一時惟其當時之物皆前定而不撓
故動靜光明而不亂乎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至當

微引易上傳之十一章吉凶生大業
補訓此承上文業字引易大傳以見業之出於不得已上正下
反語氣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
補注當凶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為吉轉害為利則大業
生矣說苑所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是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天下何思何慮
補訓此承上文而言大業之生不過行所無事也
集釋事之至也因其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微引易上傳之七章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
地而業廣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補訓此合下節引易知崇禮卑而明其意與上不甚聯○易云
知崇又云崇效天蓋言知崇如天也形而上之道也知何以崇
能如易所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其知崇矣○知崇如天不
囿於形象之間故云形而上通晝夜而知則無不知故崇
發明通晝夜而知謂知動靜循環之理吉凶利害消長之道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
位而易行

至當

微引易上傳之七章又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
補訓知崇如天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禮成其性雖知之非已
有也故由知及而循禮以至於成性天下之道義皆出於其中
亦如天地之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也○上節言知崇此
節言禮卑從知說到禮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原無知禮而言
也知禮成性今作崇禮卑而言而此節重在禮易云門故此言
出由門而出也天地位而易行借以相形不重
愚按知及之禮以行之則所行無非道義故曰道義出易成
性言其本然之性存存乃全其性之本然此成性即存存意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十章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補訓上文言德可謂詳盡矣。於篇末發出德難言之意。見德雖言之。而不盡也。此是通篇結語。○首句提起孟子二語。易二語總明言之難。末仍以知德結之。

高注。道非真得於己。雖以言語形容。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則知之至矣。故孟子於辭命浩然。皆難言也。易謂不言而信。亦以德行在乎默識。不假言辭。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見辭之不易也。非真知德能通於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補訓此承上文德之難言而推所以不輕言之義。

華注此釋中庸闇然的然之意。

發明不言而信。有乎德行。君子所以修於隱。未少有得。而徙尚口說。小人所以著於外也。

愚按此節大意合華冉二注始備。

作者篇第十

發明此篇論帝王以及賢大夫。皆達而在上。其道行之事。三十篇論孔子以及門人。皆窮而在下。其道明之事。

愚按此篇凡二十一節。前十三節論古帝王之事。有分論有合論。周有八士以下八節。論春秋列國君卿大夫之事。有褒有譏。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張子語録。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補訓舉七人以實孔子之言也。論語本無可指。作是去而隱。張子以七聖實之。自為一解。○制為法度。興起王業。大槩渾說。若謂黃帝非王。禹湯方是興王。太拘。以述對作。本孔子述而不作語。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

君及其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庠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度其始

徵引書皋陶謨在知人在安民又云惟帝其難之禹與凶衆而天下咸服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補訓此承上文堯舜而言其待四凶之事○處置其事之意舜居攝二十八載四罪事最在後在居攝爲舜之始而四罪非居攝第一事也

高注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厭之君三苗也君德則於人無不容臣德則於分有不敢也

華注既云未彰未厭雖舜爲臣而未可去若其既彰既厭雖堯爲君而亦必去須看得活

繇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徵引書大禹謨稽於衆舍己從人仲虺之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詩大雅思齊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集傳雖事之無所前聞者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於善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與此同而本又證一語曰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集解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高注不聞亦式致之於己不諫亦入虛之至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與

徵引書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孔氏曰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補訓此於群聖之中崇言舜也因書序言別生分類與孟子言明物察倫相近故合言之

李注自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以至於貴賤上下士農工賈鰥寡惸獨暨鳥獸草木魚鱉皆所謂別生分類也

愚按別生分類孔氏但以姓族言之張子之意似謂凡五倫常變之殊道事物經權之異用皆所以別其生分其類也故以爲明物察倫之義書序帝即謂舜故張子取孟子所以稱舜者釋之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補訓此舉舜之愛弟而深贊之也

集解過化謂事過即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與人爲善謂取其愛兄之意也隱惡謂沒其殺己之惡也所覺者先不逆詐億不信也此四句舉經傳成文皆以解象憂喜舜亦憂喜之意

李注即與象同憂喜一氣而閒笑其焉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
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補訓此補足上文之旨指出問察及行所無事不藏不宿數句
其實只一意行無事過化總承不藏二句只結憂喜過化上
文已有此又從行所無事者出當串說下○舜之好問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以及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順理而
行所無事也故所過者化也而於象不藏怒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
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
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書仲虺之誥成湯
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湯誥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補訓此言舜湯之事武是帶言故下明舜湯不及武明庶物段
不復粘孝執中立賢不復粘武首四句意本輕引起下文耳○
子事父爲順湯武放伐其君爲逆精義致用言義已精而致之
於用有慚德不敢赦是所意欲赦則有慚德欲赦又不敢所以
雖致其中天下有道道是道德之道言天下但求有道德之人
而用之
高注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以瞽瞍爲父一以桀紂爲君其不
幸均矣明物察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虞帝
所以不可及也湯放桀而有慚德欲赦桀則畏上帝執中之難
如是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在人在已又何間焉所以立賢
無方也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
愚按明庶物以下雖不粘孝武然言物倫則孝在其中言執
中則武在其中上下未嘗不相照也天下有道句諸家之說
不同愚謂此言天下但有一道而已不必在已不必不在人
也在人在已即以道言人已不問即商書用人惟已意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
吾見也
大全饒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補訓此言湯與周公之事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周公繼志述事
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集釋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令天下莫非上
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補訓此又專言湯事不蔽不赦本一時事張子以為不赦後方
不蔽又以帝臣兼善惡與本旨異
愚按書湯誥本文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
簡在上帝之心論語少變其文則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以有罪弗赦說然論語不蔽謂已不敢蔽此又以為
善惡皆不可掩蔽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化所以顯於天
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耳
徵引詩大雅緜之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集傳生起也○晉陶潛聖
賢群輔錄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
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益親非胥附
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
輝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補訓此言文王賴四友之助也博物志謂閎夭太顛南宮适散
宜生為四友依詩本文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是四樣臣非四人
而閎夭四人在其中文王之生是蹶生之生張子或不作興起
解
集釋縻繫猶言繫也非文王之有心有聖德自繫人之心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摩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
與
徵引易姤卦九五爻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本義瓜陰物之
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
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

補訓此備易以形文王也○文王之事紂與易理有合焉易云
以杞包瓜乃文王當日事紂之道也杞木上也瓜下也以杞包
瓜是摩於下而防其自中潰潰則文王變民而不使之畔亂亦猶
是也亦當日文王所以供臣職而盡人謀者如是後來天命乃
聽其自至豈有圖度之私與○紂不可謂之下下當指民文王
摩下安民以服事殷不使背叛是摩下以防中潰也瓜潰自內
而外故曰中文王含晦章美而天眷命之是有隕自天也有隕
自天如俗云從天而墜
愚按文人趙子彬元云下專以民言亦未盡當兼愛民御侯
言蓋文王為西伯率所屬之國以事紂即摩下以防中潰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型文王當寔契天德而萬邦信說
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
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集傳上天之事無聲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
邦作而信之矣皇矣篇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集傳夏革未詳○易上傳之十二章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補訓此承上言文王而為引詩以明之上言儀型文王當寔契
天德下言文王默順帝則寔只一意正惟與當字相應寔契則

無逆故云神而明之其人當指文王不指儀型文王者詩不長夏以革諺謂不長後大而變革張子以革為革殷命長夏字不知作何解或長有中夏之意歟不大聲色與照字看即無聲臭也黙順帝則即實契天德天下自歸即萬邦信悅

集解此本大雅文王詩而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而難求文王能全天道者也正惟取法文王自當實契天道而萬邦信悅矣不必遠求也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儀型而可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言不同不革命而者中國言不有心作為以求革命而有天下也此本大雅皇矣詩而言

彙注引皇矣之詩正文王默契天德而天下歸之實則儀型文王即當實契天德而萬邦信悅可知矣

愚按此儀型文王與天道篇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同意○語意云文王之事詩書言之矣文王之詩曰上天之事無有聲臭可象是天德如此也天德當法而無聲臭則雖見必也儀型文王之為人自當有以默合乎天德而萬邦亦從而信悅之矣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默契天德者當存文王之謂也夫文王之為人何如乎即皇矣之詩稱之則夫不大著聲色以為政不革殷命而有天下但黙順上帝之則循理而行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之實契天德而萬邦信悅如此則儀型文王者不我可知哉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智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固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徵引書大禹謨敬修其可[illegible]願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

補訓此見人當盡其才以勉為善也○才猶力也未能固是修己博濟安百姓是及人可願欲之事與人已言是知雙承孔子堯舜有願有欲者人所能窮其願欲而使之無憾者人所不能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補注釋論語之意

彙注富多也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補注釋論語之意其以譎為婉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也

管政之詳馭法者求其人而已蘇因管仲遂併擯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補訓此釋論語齊魯之變一節意○變環也馭猶用也車駕馬謂之馭馭法亦是以人馭此法周禮多用馭字管仲云云見彙

太公立法不善管仲經營伯業壞其法耳
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亦先王之道道由法立法由道成非其
人三家是也舊則人亡而法存舊則人法兩亡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
命耶
徵引史記孔子世家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
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
李注言天限其智也
愚按此節大意即孟子之文以論晏子也上下文皆論列各
國大夫此當以晏子為主仲尼亦命非本意〇此節孟子朱

注採入
山案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徵引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智者三作虛器縱逆祀
祀爰居三不智也
補訓此取國語之語廣論語不智之義
補注采與節同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之
病與

徵引禮仲尼燕居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補注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猶衆人
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其禮樂不興是子
產不學之效歟
愚按此節大意合論語禮記之言以論子產上四語皆謂子
產之善於治民末乃就其不足處言之諸家以首尾作一意
中二句作一意解不害二字似涉牽强語氣亦重複無序〇
上教字淺看見使民義亦是子產之教禮樂句深看見子產
雖能教而不能興禮樂也如此與禮記不能教之言正未嘗
相妨蓋此言禮樂不興即禮所謂不能教耳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
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補訓此釋孟子論孟獻子之言見五人意中無獻子之家舜常
交富貴者非借其勢則利其財張子資勢利有本人情而言
愚按此節孟子朱注採入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
社稷之臣也
補注釋論語孔子之言蓋顓臾既在魯地方七百里之中則是
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在內守官之臣亦是其所屬乃魯在
外奉事社稷之臣也

補訓論語朱注邦域社稷愚二意張子是串稱社稷上加事字
君爲社稷之主事社稷即事君

作者卷之終

三十篇第十一

補訓雜引成語附以己意其中得失相忘讀者辨之

愚按此篇凡三十三節前二十二節論孔子之事後十一節論顏子子路孟子仲弓之事此間首四節大意相聯餘俱節各一義〇內困之進人也五句朱子採入近思錄論學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微引禮學記強立而不返〇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張子語錄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窮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如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〇又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華注此釋志學篇意

補訓孔子云三十而立又云立於禮張子合言以三十之立爲器於禮也不惑重精義上知命已是至命至之而通達無間自言只曰知耳中庸盡人物之性此說耳順只是人物之理無不窮盡故舉入心通天德自然聖人亦自然與天合德如中庸所

謂誠者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也此與論語朱注不盡同
李注器於禮者禮與性成强立者守禮不返
愚按張子盡性與窮理一例看盡人物之性亦多言窮盡人
物之理大心篇首節及此皆然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
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補訓此與上合為一意上節敘此節論也
李注聖學變化而自能各其所至氣候分明故以化而知裁
愚按易繫化而裁之謂之變謂天地之氣化無有間歇因其
氣之變而裁之若者為一年若者為一時耳聖人一理渾然

至誠無息亦如天道之化而自裁之為十年一變故曰化而
知裁裁者裁化之意也上由十五至七十則非止以七十為
化境舊説多未明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
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
公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補訓此又申首節之意但自五十以下言窮理盡性然後至
於命見孔子之知命由於窮理盡性也盡人物之性理無不明
然後耳順而與天地參蓋天地間道理無不通徹可以參天地

也意必固我皆私與矩相背無意必固我然後天地之化皆範
圍統攝聖人之心即心即矩故從心不踰矩也孔子只説到七
十止張子補出老而安於死不復夢周公以見自序所學之時
已是衰甚之年也
愚按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意必固我而即心即矩即首
節與天同德意故曰範圍天地之化以不夢周公為不踰矩
之事者張子以吾衰為孔子七十時所言故即此以見不踰
矩之實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
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微引禮運此順之至也
補訓此接上文從心一段而申明之○欲不踰矩欲字即從心
所欲之欲夢見周公乃行道之本志老而知道之不可行遂不
復夢正是所欲不踰矩處於此並見得不願乎外而順之至順
即順受其正之順安死即順受曰吾衰者自知其衰而安之也
○從心不踰矩其義無窮連不夢周公説於不夢周公看得深
於不踰反看得淺張子於此似失之強合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
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
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

雖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徵引易下傳之七章困德之辨也明夷卦象內文明而外柔順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詩商頌長
發篇聖敬日躋
發明此言困能進人
補訓不知變計指不學言此是困而不學一路人而喻即孟子
徵色發聲而後喻之喻謂不待困心衡慮而先自曉喻以向學
乃賢者之常也此是不處困一路人一困猶不變一不由困而
自喻兩路相形引起處困之進德下即舜孔推之賢者準優於

舜孔然自有不遇困之賢人其為德最能辨其感動最神速因
疢疾而生智慧是德之能辨處亦是感之神速處下學於困因
困而用下學之功蒙難謂處困也躋升也
李注張子以困而學之為遇困而能修治之義故其說如此
補注人處困之時則能豁悟通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興起故為
感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也孔子厄於陳蔡無上下
之交是困於外也葉氏曰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
侈之徵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
速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末二句引以証上人不知而天獨知

之意非以莫知為處困也補訓疑張子以莫知作處困看非
是孔子終身不遇是困補註專言厄陳蔡亦拘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
從周禮故公旦法壞憂宗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總周而王則其
損益可知矣
徵引書大禹謨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補訓論語所云立道綏動同於舜當日之從欲風動乃存神而
過化也仲尼因生於周從周之禮故公旦法壞於魯仲尼憂宗
中不忘為東周之意所以遵王制也使其得位總周而王則其
所損益必大有可觀可知矣以至於立道綏動存神過化何難

哉首數句極言孔子功化之盛中言孔子從周以遵王制末
總周損益應轉立道綏動神化意以首段為主下乃推原其故
愚按此節大意雖引論語以明孔子功化之盛也損益可知
雖見不能從周畢竟重從周意從欲風動言過化而存神在
其中李注有欲斯從為神有風斯動為化分配未確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
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
之也
補訓此亦解論語以忘反二字貼滔滔莫不然而皆是如何變
易即誰以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正排無道方易所以然者

蓋以道本不遠於人一變易即合道且聖人仁愛天下不肯謂
天下不可易而遂棄之也
愚按引道不遠人似言聖人之道本為人所易從見易天下
之非雖舊說以無道可轉有道為不遠未合○聖人之仁二
語論語朱注採入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秉
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
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令召我者而豈徒
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徵引書說命中惟事事蔡傳事其事也

三十六

李注以夫子為欲祿仕未知是否
補訓此雖引以明己意先事先難事事也後得後獲得食也吾
得而食只是不可食人之食與對景公語異仲尼年少人不知
為聖人為委吏為乘田所以為貧而仕得以食人之食及其道
尊德備人皆知為聖人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為貧而仕不可
復得及有公山佛肸之召知非徒然必有所事事而又堅執以
拒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豈其可哉再節重末段
所以發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意而究之不應者知其終無可
事固不計食也豈徒乃公山章語匏瓜乃佛肸章語錯綜用之
亦取大意相似

愚按前五句虛仲尼以下舉其實而言之歸重末四語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
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
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集釋解先進章而意不同○不願乎外不待外之備也
補訓此進字着力須以儀文分先後不待儀文之備而自勉於
禮樂者其進先待其備而至於禮樂者其進後貧賤泛言自謂
野人而必為不待文備也據此則文指禮物說非揖讓進反之
儀
李注解先進後進為急於行緩於行之意劉向所謂進小不備

三十七

而就大不備則不備莫甚焉與此意同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補注釋論語吾不試故藝
李注不如今說因不見用而多習於藝者為善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
矣
補訓伏羲時河出圖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文明
之瑞也瑞不至知夫子之文章終已也本謂道止而不行張子
取應文明之瑞歎云文章亦借夫子之文章成語云然
愚按此節大意解鳳鳥不至章論語朱注採入

嘗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視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補訓此釋史闕文一節其說大異以闕為闕失文為禮文史為視史掌禮者○視史所任之儀章器數即禮之文禮文闕失仲尼能正是猶力所可及也不以仲尼正之譬如有馬不教人乘習令亡須有馬句乘習教演之意

李注有馬而未調良必求人以閑習之喻禮文闕失當以人考正之夫子言我猶能知視史殘闕之文蓋據約之詞也

愚按此以吾猶及三字專屬史之闕文作正意今亡矣夫專屬有馬句作喻意也舊說皆以舉近者而言約也為句則約為簡易之意李注以舉近者而言為據約也為句則約為蓋約之意李注為優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為夫子自衛反魯一審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補訓此合論語師摯之始自衛反魯太師適齊三章而言依朱注解師摯在官之始即夫子反魯正樂之時其時樂盛洋洋盈耳張子以為失次而徒有盈耳之聲其說異自衛反魯以下朱子採入適齊章注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踧踖進翼如自注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自注栗而稱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曰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補注此總述鄉黨孔子之事而釋之也

愚按不忘向君朱注亦採入而不甚然其說與與兼在廟朝如作兩解皆與今說異惟所謂紓君敬者則朱子用之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補注此釋鄉黨上如揖下如授之義

愚按朱子語錄駁此說謂升堂即納圭君前故執圭時言下堂不得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補訓粟即財也多寡之間酌之以義則財用不苟

愚按此節大意解論語合記二事之意朱子採入注中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耳不為已甚也如是

欲引詩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補訓此以見南子應佛肸召為主而引詩及孟子之言以明之○言聖人於物無所畔援雖佛肸南子求見若誠亦可見之即孟子所云仲尼不為已甚之意不為已甚正我出無畔援意

高注聖人於物固無離畔以絕人亦不樂援以狗世

愚按此無畔援蓋謂無適莫之成心與詩傳異首句提起推
佛肸三句一氣讀末斷一句
子欲居九夷不見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
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補訓此以居九夷爲主而以言忠信三句釋何陋之意中國
無所適中國何嘗不陋但依言忠信行篤敬又何患九夷之陋
愚按朱子或問云程子謂所居卽化者聖人之事也張子謂
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因猶不回也
補訓此辭孔子答微生畝語常辭栖栖不專指依君此少異

補注不回者往而不返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
者以其知變化也
補訓此重聖人因人爲敎
補注如答顔淵仲弓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
下與其所失而告之益可見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擇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
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補注此以孟子釋論語富不可求之意
補訓不擇卑以求富二句貼吾亦爲之然得乃有命二句貼如

不可求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二句原是兩意故張子亦分
看
愚按求之有可致之道亦與朱注所謂不可妄求者異
發人以德喩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乃方能至命未達之
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徵引禮檀弓上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
華注此釋罕言意喩於義者常多不忍以小人待人也
補注喩於義者喩人以義而勸之使然也
顔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

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繳貳之於後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子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補注怒人之不善不使加乎其身所謂不遷怒也愧己之未善
不繳貳之於後所謂不貳過也
李注此以不遷爲不伸何謂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傳以解論語皆孔子所以稱顔子者也
顔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補訓此以顔子明論語隱居行義之意隱卽隱居之隱行卽行

義之行未見即為隱未成未能行若作德行未成說便與周語
未見人不合
李注蓋言顏子方隱居以求志而未嘗行義以達道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與聖者同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龍德而隱者也又云遯世無悶不見是
而無悶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
補訓此引論語用行舍藏之言而以易及中庸釋之○用行舍
藏並言意重舍藏下文乃舍藏一邊語中庸遯世之語與文言
相似故連引之與聖者同故云惟我與爾有是夫

發明龍德能見能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補訓龍能變化聖人之修到極至處方與龍同其變化故為龍
德顏子之進從吾見其進來上言顏子有龍德此言顏子所以
至於龍德由其好學○顏子似未到聖修之極而云有龍德者
因用行舍藏而見用則行舍則藏何異神龍之變化
愚按此節大意因上文言龍德而論顏子之好學也上龍德
而隱專以行藏一事言蓋顏子所已能此龍德兼聖人之全
體大用言蓋孔子之事而顏子所欲至者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

者矣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補訓此釋回非助我之意○言顏子若有疑問則吾得以感而
通也故而於或異或同之故無不達是能助我而回不然也孔
子非真望其助姑訓助字之義如此
故鄭聲遠佞人顏淵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
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
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徵引易繫辭上傳之一章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補訓此明顏淵問為邦章意而意重下截○禮樂法度顏子素

明不必一一教之惟告之以損益三代耳如治曆明時顏子能
辨數代之曆夫子但告之以行夏時而顏子即了然於胸中矣
法即禮樂法度
愚按此即所謂言必因人為變化者也法立能守數語論語
朱注採入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
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邦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
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
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補訓君子疾沒世至恥之言有道當見舉天下無道以下言無

遯當隱也雖引論孟中間不拘本文或指末二句當總應見隱
二意細玩惟我與爾與惟聖句聯下當屬含藏
華注君子以用世為心不得已然後藏若懷居獨善者非聖賢
之本心也懷居與論語義異
愚按此節大意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見孔子所以獨
許顏子之故不專為釋隱見也觀上數節皆論顏子可見〇
此與前用行節意大同但彼重藏意此重行意微有別顏子
之行無可見孔子則其榜樣也獨許顏回二語補訓欲屬含
藏愚謂二段一氣貫下意實雙承言之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

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補訓此釋各言爾志章樂善則好義樂進則心虛樂天則無私
李注此讀共敝之而無憾為句共字不斷
愚按樂進進字似亦本吾見其進來內外綴上意言之車馬
衣裘物之在外者也善勞德之在內者也孔子老安少懷外
盡其事而物無不公內盡其誠而善勞無不備蓋合二賢之
所長而用之也故曰合內外而成其仁補注以老少朋友為
外安信懷之理為內未安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
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封盛德莫能是

而已焉
微引易噬嗑象利用獄豐大象君子以折獄致刑蒙卦初六爻
利用刑人
補訓此明片言折獄之意〇禮樂是大端文章是飾治具者重
然諾以無宿諾言然之諾之謂許人也重之則不失信
華注為政者必能盡禮樂文章之化則立道綏動無訟之可折
矣子路之德未及此也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
潛見之不同
微引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〇史記第二序信

命世之宏才注索隱云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
補訓顏子從師進德無所表著為潛孟子命世乃以一世之豪
傑自命有擔荷世道之意故為見孟子雖未大行然言之於當
時之君欲見之行即是修業
愚按此節大意論顏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命世即孟子所
謂必有名世者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
祀終必取之言大者爲主人所不棄也
補訓此釋子謂仲弓節意〇騂謂純色角又周正以祀山川神
所必享〇子謂犁牛之子無全純又謂不為郊社大祀所取而

用於山川為災祲小祀其說異大節立而人不棄亦與不拘世
類之意不同大者立則小者或有不純即上無全純意

三十

有德篇第十二

華注此篇諄諄於言動處事親處世之道是天德之實下有
司篇則言居官臨政之道是王道之全也

愚按此篇凡三十八節節各一義意不相屬（）內言有數節
入近思錄論學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高注有德有言能有其所當有也志仁無惡能無其所當無也

華注從焉能為有焉能為無來

愚按此節大意以孔子有德無惡貫子張能為有無之語疑
張子看焉能為有無亦與朱注別也

有德　之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
皆取人之弊也

微引禮曲禮上行修言道禮之質也陳注言道言合於道也曲
禮又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朱子曰取
於人者為人所取法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
即其事也曲禮又云禮不妄說人陳注說音悅

補訓連引曲禮以明教人者當為人取法不可以枉道引取乎
人也○曲徇乎人強以施教即引取人之意引謂誘之來

華注往教欲人善妄悅欲人喜雖邪正不同而皆有弊

愚按華注往教妄說並言玩上四句當以往教為去妄說亦

指教者而言如曲說以阿人之類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補訓此明孟子大人言行不必信果之意而以論語之硜硜必信必果形之信其小者信以該果

愚按孟子言大人不必信果孔子言小人必信必果語意反正相足故合論之志正深遠對硜硜言志於義則正精於義則深遠矣有淺深

辭取達意則止多或反害也

補訓此明辭達而已矣之意務多之害恐其文煩則掩意飾僞則不誠

君子寧言之不類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狗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舉之他皆放此

補訓此以論語信近於義節聯上章知和而禮節而言之也規規猶拘拘可賤與可宗反約信致恭相因皆有和意而必合義必守禮必求可親是以禮節之也兩章文相屬謂章次相聯不相蒙謂各為一章前文義有未盡則下章發明皆提挈之在一處以互見也

補注寧言之不類猶言寧言之不復也寧身被困辱猶言寧近耻辱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無所宗也此三者能知和而以禮節之益張子合二章而言也

愚按此以知和而和通之信近章乃書之一義非謂其正旨盡於是也因此而謂張子之書皆逐節相聯則必有附會拘牽之病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微引書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蔡傳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

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蔡仲之命為善不同同歸於治

補訓此釋咸有一德之言德主天下之善以萬殊言善原天下之一以一本言善歸於治無不善以雜之故王心一言必主乎德皆有關係故王言大

尚注凡所謂德不過主於善而已蓋善得於己則謂之德也凡所謂善原於一理而已蓋順理則吉故謂之善也主於善故王心一發於德故王言大

愚按德善一也主於內為心一發於口為言善心云善言云德者互見之文耳李注以言頂主善心頂克一未確尚書

大全。問德無常師四句。朱子曰。横渠說最好。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耳。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須協於克一。是乃為善。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又曰。一者。善之原也。若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於克一。如言皆是也。蓋辭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於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也。朱子有取張子之說如此。竊意。一者萬理之一本者也。書言協者。參萬理以會一理之約。此言原者。本一理以究萬理之歸。皆以人之求善者言。言異而意一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瞬息間斷。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補注。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

集釋。言動一身也。宵晝一日也。瞬息一刻也。學者當書此言於坐隅作理功夫也。

補訓。教以古人教人之規條言。法即禮法之法。晝主動作。故有為。為以事言。宵主靜思。故有得。得以理言。養存皆以心言。養以天理養吾心也。存存天理於吾心也。六句一層進一層。言動是大段工夫。晝夜則密矣。息瞬則尤密。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耳。

徵引。緇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高注。道民以言。使之務德。禁民以行。使不為非。皆不大責望於愚者之事也。以言謂以言語告語之。以行以行事禁止之也。

葉注。惟愚故不可不導。不可不禁。惟愚故禁導之外。亦無深望焉。

愚按。此節大意。言君子敎民之道。而引禮以證之。非為釋禮也。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補訓。以孔子不言夏殷之禮見君子無徵則不言也。從周是帶言。無徵而言。取人之不信。乃啟詐妄之道也。人不信而習為

自我被之耳孔子於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復言周禮足
徵則從乎周以此觀之君子於無徵而人不信者不肯言也
補注穀梁傳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意蓋如此
愚按放詐妄謂無徵而言之流弊恐以輕言開詐妄之端耳
補訓之說似太曲
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補訓此以巧言令色足恭解便辟善柔便佞取其大意相近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徵引禮樂記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又云樂
勝則流禮勝則離

有德　三

朱子曰樂記言減是退讓撙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
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爲文盈是舒
暢發越快滿的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
拾向裏故以反爲文
補注此皆孔子之言而張子各以類配之也
補訓孔子云節禮樂節之者使其不偏不至於樂勝而流禮勝
而離且能於禮則進而不消有威儀以爲文於樂則反而不放
有節奏以爲文也
集釋節若不文不使過中乃所以爲文也
李注節字從禮樂而於相勝處說正與有子所謂知和而和不

以禮節之者意極相貫
愚按禮以需分而彼此之情不通則離矣故進以爲文而意
文必倚樂以合情而和樂之意無節則流矣故反以爲文焉
節制必藏一進一反雖不同節其過則一也
驕樂佚遊宴樂宴安
補訓此釋驕樂宴樂之義
集釋宮室無度衣服無節佚遊也耽於酒食安於怠惰宴安也
言讒則小知譖以是知譖潤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李注達於性與天道不當小與讒言混則不如響是借揲蓍以

有德　三

明天人感通之理言之應非誠其言也以其心之誠也蓋因之
心先不誠矣豈能達於性與天道哉
補訓卜即揲蓍易云以卜筮者尙其占卜筮是通用字
愚按此節大意明安心之不足以合天也集解以性道卽貼
卜筮說則此節專爲揲蓍發取義太淺華注乃爲該括然
以達猶默契也 宋子銳臣云易言指卦爻之詞此則以爲
問卦之詞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補訓此合論語恭而無禮君子篤於親二節以大學知所先後
之語冠之見人當知所先也 人之道當知所先後先有禮則

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矣先篤親不遺則興仁不偷民化而歸厚矣用曾子民德歸厚之語以括興仁不偷二句也張子此等串合似失之鑿

愚按此節論語朱註採入而不甚然其說蓋合二節爲一章不如各爲一章之爲愈也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朱子曰象是未成形之意法是一成已定之物

補訓此張了易理爛熟於膚受節看出陰陽象法之理也以象屬陽法屬陰方覩而有其象爲陽覩行而呈其形爲陰膚受易於行陽動而陰隨之稱象法而法必效之也君子重夫剛者斷印論語所言明也蘇江謂膚受不行爲陽行爲陰象生句似無安頓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補訓此釋寡尤悔之意○由其不以言得罪於人故人不歸罪

高注歸罪者人以罪歸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補注釋論語之意或疑恕己二字卽朱子所以訓范忠宣者若易之曰能恕人以仁己也則庶乎其得之矣

高注恕己仁人者推己以及物也

李注此以無怨爲無怨於人之義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補訓論語敬而無失以處己言恭而有禮以與人言張子通作人說○與人接而當宜竟說事上皆當恭而有禮以禮貌言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徵引禮祭統孝者畜也順於親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備者百順之名也

補注引祭統所以爲聚百順以事親者引孟子所以爲聚百順以事君者

集釋此以畜訓聚與孟子不同

李注孝道一有不備則非所以事親矣忠道亦然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徵引禮祭義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補訓中正篇云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與此節參看如其志之如何不待其意之發而先其意以承其志此諭親於道者當然也能辨志公意私之異然後能教人亦先其意而遜其志耳○如推所食以與人父之志

心不待其意之發而先語所與是謂先意而承志
愚按此節大意見志意公私之宜辨也引禁義成語以起教
人以教人為主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集釋釋論語游於藝之意
補訓令人每日所學者謂之功課分義或是此類涉如涉水過
如過路皆照游字立言
集解不有不存者心不為彼所累也若切切偏好而不舍反為
吾性累矣如程明道以謝上蔡誦史文為玩物喪志是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補注釋孟子以道殉身以身殉道之意
補訓此以隨字替殉字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安土敦乎仁本義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
不仁
補注此釋易安土二字之義
李注安土與懷居相似而不同安土則不懷居懷居則不安土
矣有為無為猶言有故無故也
華注當遷而遷不當遷而不遷皆安土也不然有所繫戀固懷
有所歆羨亦懷耳

補訓重遷者懷舊居輕遷者懷新居
愚按重遷輕遷皆以居止言而安仁意在言外有過不改有
為而重遷者也執德不固無為而輕遷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
道也
補訓此釋賈原壤老而不死之義不率教是不率父兄之教
賊生謂賊害其生理
高注無循述不率由舊章而恣意妄為也不安死不以死為安
而欲偷生也
集釋因老而並言幼與長也

縱驕樂則佚欲無宴樂則不能從義
補注此孔子所謂損者也
補訓前云驕樂佚遊宴樂安此又進一層佚遊則縱佚欲宴
安則不能從於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徵引詩大雅抑之篇不僭不賊鮮不為則集傳僭差賊害也[illegible]
風雄雉篇不忮不求集傳忮害求貪也
補注此以詩釋詩學者以意推之可也
補訓不差於事不害於理屬庭已言不以人有而忮不以己無
而求屬與人言張子合言之不僭即不求之謂不賊即不忮之

謂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徵引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

補訓義從粗處說到細處仁從微處說到大處皆須推擴而至於充滿方不可勝用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充無穿窬章意見仁義之宜極其量也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華注此借驕吝兩字而通之於自養另為一節發明薄則吝厚則驕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斯得之矣

愚按才謂力之所及等謂分之所宜

罪已則無尤

補注與上歸罪為尤罪已為悔章意同

集釋能罪已則有自修之實故人不得而尤之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華注取困辱則雖不至困辱亦可憂也忘榮利則無紛擾之念何樂如之

愚按此節大意論憂樂之在我而不在外也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集釋此釋好勇疾貧章

李注此以亂字著疾貧疾不仁者說為迷謬之義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高注鄭有軒曰以出爾反爾為理所以儆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得反為理所以教受擠侮者也

補注擠排陷也

克己行法為賢樂己可法為聖聖與賢遠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為避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悔避地者不懷居以害仁避色者遠恥於將形避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潔濟達之殊也避世避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遠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補訓首數句虛說引起避世者以下至姝也分賢者次者所避不同末避世以下又言聖人雖避世避地迹類隱者而心定不同也克己復禮行法俟命皆有工夫故為賢若聖則樂乎己而可為人法差分別也依乎中庸引中庸語以言盡避一世也不

懷居以害仁用論語懷居及易安土敦仁之意安土敦仁懷居
則不能安土故害仁以其心係於私也遠耻於將形者意有不
著將形於色而遠去以遠耻免害於禍辱者言之不著禍辱隨
之早去以免害淹是以意避世避地聖人亦與賢者大者同然
聖人憂違樂行之意存於中則與避世避地一意隱避者有異
憂樂於中照易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看盖從龍德而隱推
出
高注避世避地清而遠至於微色發散而後去濁而淹矣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賢者避世章以明聖賢心迹之不盡
同也克己行法四語言聖賢所造有安勉之分避世者六語

借論語之言以明之大概言賢者克己行法之事憂樂於中
則所謂樂已可法者也避世避地之同正述相近之實憂樂
於中之異正心有差之實故仍以述近心殊結之述與心前
虛冒後實指無二義補注以前為克己行法樂已可法之述
後為避世避言之述強分未是○此以賢者其次看得有優
劣與朱注所引程子之說不同故言聖人避世避地之同而
不及言色豈以聖人不待耻辱將至而後避與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道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
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徵引禮表記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

亂也
補訓以表記之言証孟子之意
高注雖進易退而位有序自不至踰尊踰戚矣故曰相表裏人
君用賢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當如表記之言庶幾出處之
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
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徵引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
士信慤而後求智能焉士不信慤而又多智能譬之其豺狼也
不可以身邇也

補訓此節語本荀子以弓馬喻士也○勁謂力大良謂善走弓
不調而徒挽強矢必亂發馬不服而奔遠騁行必泛駕士以誠
慤為本智能為用不慤而多能以說詐之心逞狡悍之技其究
等於豺狼何可近也
集解調者木心正而脉理直制作如法也服者不蹄齧易控御
也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
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
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易乾卦文言同聲相應○魏王

蔣易劍畧云命呂者律
發明象數而應無心也律呂之變則有為矣王弼所謂乃語教
音清濁高下之變豈谷神之謂乎
補訓六律六呂之変作祭之事陽唱陰和律以統呂是命呂者
乃律也命呂者律正應上報以律呂之変見谷之應数非如是
愚按此節大意見谷神之應聲乃實理之自然非如律呂之
変猶出人為也似為語神怪之迹者發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徵引易履卦象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革卦九五爻大人虎変
其文炳也本義虎大人之象変謂希革而毛毨也

有德

三

集解虎変其文炳故借以狀光明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以易言履帝位而不疚與中庸行前定則不
疚相類故合而論之又以革卦大人虎変狀光明之義補注
専主釋中庸未確〇行前定而不疚者以其行事光明無暗
蔽之私也光明如大人之虎変夫何疚之有光明正推所以
不疚之實虎変正是光明之義
書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患民難喻
徵引書洪範言曰從從作乂蔡傳從者順也乂者條理也
補訓言為人從則能作乂所以然者其名正則其言易知而人
易從故聖人不患為政難但患民之難以家喻戶曉耳民喻而

為政又何難乎此書所以云作乂也蓋張子以從為人從作乂
照為治看而又以名正為言從之實是張子所見如此
愚按此節大意以名正為言從作乂之實以書為主補注謂
引洪範釋論語之意未是〇書從謂順理惟從故發為德音
而有倫有要是作乂也張子之說異名正謂所以為名者無
不正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之類是也人易從即民之喻為
政即作乂之實言人易從則為政不難可知末二語反跌以
足其意耳

有德

三

有司篇第十三

補訓。此以有司名篇。不專主有司。大約皆言在上之事。

愚按此篇凡九節。亦節各一義。文不相屬。內道千乘之國節入近思錄治體。

有司。政之經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集釋此篇先有司舉賢才章

集解論賢否舉賢才之事也。言先當正其已在位者之有司。然後舉賢才而續用之也。

愚按此以先有司舉賢才二句合併言之。政之綱紀猶言政之要務。見有司之重也。正者。訓飭之意。猶教之也。諸家多以正之為指經紀。然孔子原言有司。豈應忘抑有司專言正經紀耶。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補注釋孔子為政以德之意。

集解為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亦勞苦而不得寧。蓋德者。治人之具。以簡御煩之道也。

高注不如衆星拱則不附。不如居其所則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補注釋孔子告康子患盜之語。

李注此本孟子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之意。以解此章。雖未必文意。然亦一義也。

愚按朱子語類。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必不面斥之如此。據此則張子解不欲字不如朱注言不貪欲之為善。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要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補訓。此將論語先勞不倦。滾作一團說。身倡先之也。不惜其勞。勞之也。益之不倦無倦也。

愚按朱子語類。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倡。又更不要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據此則朱子看張子之說與注無大異。然玩張子說勞字。終與注異。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徵引。禮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補訓。此明征討伐三字之義。○周制鄰有弒逆不請而討。是縣

想之詞
集釋討者征不庭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以臣正君故不言討
書曰伐桀伐紂存萬世君臣之戒者也
補注孟子謂敵國不相征然湯云十一征若非賜鈇鉞得專征
伐則湯之時征討之名尚未定也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
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補訓此釋孟子國中二句之義與常解無異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
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從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徵引易節卦彖君子以制數度
補訓此釋論語道千乘節之義畧敬事而信句可疑○如是指
節用二句張子蓋以此為存諸心同於楊氏之說也禮樂刑政
卽法凡制有數之多寡故云數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補注國家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補訓富貪大小以國言治以紀綱無不立人民無不安言察以
利害無不明政事無不理言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
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徵引禮表記報者天下之利也陳注報以交際往來言
補注釋表記之意
補訓張子解報字非陳氏交際往來之說宜主報德言有德而
善崇此與故勸無德而不善不崇此與故沮勸善沮不善有益
于天下故為天下之利如是斯為治平之世矣君子欲天下皆
以善而崇報故利之
愚按率德而致三句推所以為利之故私已四句正解利字
言小人特以陪起君子耳○率德而致言必循德方能致此
報也

大易篇第十四

補訓此篇論易可與程朱傳義相發明大易二節以易較諸子之說所以闢異端一物三才以下十二節雜引易語而訓以己意潔靜節引禮記之言以其言易附入易中也天下之理得以下十七節專論乾坤至柔三節由乾而及坤造化之功以下十節明說卦一陷溺以下十七節又雜言易義推之為義節專明一字故居末

愚按此篇凡六十三節程子之說易以理朱子之說易以數張子亦以理說易而與程子又有不同者參而考之義固各有當也讀者不得執一以廢一〇首節入近思錄辨別異端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集解理氣不相離故大易不言有無老莊之類乃言有生於無則是以道為虛無隔理氣而為二矣何其陋哉

愚按此節大意明易之異於諸子也易不言有無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諸子言有無如老子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此只以易與老莊諸子分別如晉人好以易及老莊並言故以此正之諸家或並及釋氏空無與狗生執有之謬竊謂此又是一義不必牽及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十二章又云探賾索隱

補訓易中所言天地陰陽及人之情偽雖極於至隱深至繁賾而皆有至理其言可取而不可惡也若諸子馳騁說辭窮其高極其幽無所不至而知德者厭其言之怪誕而不足信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乃為貴耳〇厭惡字相形可厭使不可取不可惡使可取知德猶言知道即君子也

高注皆實理故不可得而惡

愚按此節大意同上篇上節言有無似指老氏意多此節馳騁說辭似指莊列意多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徵引易說卦之二章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集注王文錄同一物即一理也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於其中陰陽剛柔仁義分言之有三才之別合言之總此一陰一陽之理而已

張注氣之輕清者屬乎天如寒暑之類是也質之凝重者屬乎地如山川是也合天地之氣質而成性屬乎人仁義是也三者

一而已矣氣質之說雖自張程始發明之實具之於易陰陽是
氣剛柔是質聖人言下本自明白漢唐以下諸儒特未之察耳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說卦立天之道六句見其止是一理而
分之則有三也〇陰陽剛柔仁義本一物也以其氣而屬之
天以其質而屬之地以其德而屬之人實則一而已矣非太
極分爲兩儀之謂補訓謂一理即太極但不必指定尚介騎
墻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
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微引易下傳之九章雜物撰德辨是與非繫辭傳本義繫辭謂
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
補注易卦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勿用曰君子吉
小人否皆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小謂陰大謂陽也
發明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
福皆緣道義而有故曰爲君子謀
張注易雖爲卜筮而設然聖人繫辭直是敎人以決疑趍避通
志成務故論吉凶而不論禍福今人必以徵驗求卜筮是專爲
禍福起見豈足以言易哉爲禍福一定之說者術家小數非知
易者也
愚按此節大意總論大易示人之理〇語意云易之爲書但

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每卦中所以具其一卦之理者雖
爻有陰小陽大之不同及至聖人繫辭於爻下必諭之以君
子之義也易豈爲小人謀哉爲君子謀兼補注所擧易辭
發明所擧易義其理乃備此句爲繫下中明之撰德於卦者
一卦中具有一卦之理也此句雖下言爻正以明卦以每卦
各有六爻也繫辭案接其爻說專指六爻之小象言每爻必
諭以君子之義故曰易爲君子謀也舊說皆以卦爻平擧或
分兩層皆未合〇明薛世易論附伸張子之意甚暢其畧曰
夫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
果不爲小人謀乎曰此所謂不謀之謀欲使天下後世之背
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夫拔茅征吉户庭無咎謀出處也揚
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
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
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
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
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如此其於小人也
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龍承
之豶豶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
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
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敎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

也小人勿用小人弗克否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夫其獨復之道然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徵引易說卦傳二章已見一物三才節上傳之十一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補訓此一物即指太極太極中具有乾坤之道是兩體也象之

初成尚未成形即上文氣也法之呈效其形可見即上文質也性所由立即上文德也乾坤兩也合之爲太極故太極一物而兩體成象效法易分言乾坤此合言乾坤不同

集釋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也剛仁與乾陽之道柔義與坤陰之道

愚按此節大意釋說卦兼三才而兩之之義而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明之也此所謂太極亦不專以理言皆與一物兩体氣也意恭者一物指太極而兼天地人兩体指乾坤而兼陰陽剛柔仁義分之則一才各有兩体合之則三極只是一物而陰陽剛柔仁義各具乾坤之兩体也三才節見天

地人只是一理此見天地人各有兩體三才節一物指陰陽言三才同是陰陽之理此一物指太極言陰陽本於一理語意各有所主李注謂申一物三才節之意竊謂俱釋說卦二章之言但上節明立天之道六句此則明三才兩之之義固未可合一耳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本義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下傳之一章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高注陰陽剛柔仁義者乾坤之道也趨時應變者易也本立者三才之体具趨時者三才之用行

張注天道之發育萬物只是以陰陽作材料地道之成遂萬物只是以剛柔爲設施人道之云爲萬事只是以仁義作本領雖時會遷移亘古及今千變萬化無有窮盡要不外此而已苟非此則無本不立將何藉以趨時應變乎

愚按此節大意釋上傳十二章之旨也本義言畫後之易張子之意則不專指卦畫竊謂有陰陽而生萬變畫前之易然也有奇耦而成爻象已畫之易亦然也兼之乃備其旨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

之動三極之道也
微引易上傳之二章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十二章變而通之以盡利說卦之二章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上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明其義○性命之理總承陰陽剛柔仁義言六爻盡利而動是六爻之動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是三極之道
愚按易六爻之動以卦爻之變動言三極之道謂卦中自具天地人之理也諸說于此節多將盡利順理看作有力字似以人之用易者言與易本旨不同竊意利如孟子以利為本之利盡利而動猶言順其自然而動非利害之利蓋易卦以陰陽立体而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以成六爻之位皆盡利以變動所以然者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因時盡變不拘一体六爻之動由此道而已亦以卦爻言不以人之用易言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微引易下傳之四章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本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補訓易下傳四章張子分疏其義陰体陽事先言其理下分兩邊說○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此理之常也二君共一民所令不一一民事二君則無所從上與下皆為小人之道以其與理悖也一君而体二民無不徧二民而宗一君有常尊上與下皆為君子之道以其與理合也卦体大概如此然吉凶不盡在是也
畢注天下之理陽為主而陰輔之則吉主不可分分則爭戰國南北朝是也輔不可二二則不忠馮道之類是也故曰小人一君体二民是一統之象二民宗一君是歸仁之象故曰君子不特天下大勢如此一國一家一事一物之理皆然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微引易上傳之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本義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十一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
集解吉凶悔吝以辭言變化剛柔以變言四象各有兩反覆相因悔吝似一物也故又特言其由贏生吝由不足生悔亦兩而已愚案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吉者大獲為贏凶者破敗

為不足然則陰陽之理何所不体而天下何物不有兩哉
補訓易四句皆言象故為易之四象贏有餘也與盈同兩不外
陰陽即前兩體之兩
愚按此節大意蓋以吉凶四句貫十一章四象之文與本義
不同悔吝二句又明悔吝所以分為兩之義也○以贏貼吝
以不足貼悔者由吉來而生吝由凶來而生悔也贏不足仍
不外吉凶之義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
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又云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九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下
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上傳之十一章備物致用十章
遂知來物
集解易之辭皆至理也故尚辭則言無所苟易之變老陽變為
少陰老陰變為少陽者一時而已尚變則仕止久速辭受取予
皆當乎時故動必精合於義理也卦之象何用不具故尚象則
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之辭吉凶有定也故尚占則謀必知
來然四者實自然而然神之所為也非知其為神之所為則以
易理為出於人為我亦或容心於其間其孰能言動法謀之當

當哉
集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象占是也如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辭也亢龍有悔龍戰於野變也離為網罟益為耒耜象也潛
龍勿用飛龍利見占也尚存心於此也
補訓象以制器故言法制作之法度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傳十章之文而推原之語易辭以明之
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
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
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非天下之至
精其孰能與於此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傳又云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
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
傳又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本義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補訓此雖引上傳十章之辭而以已意貫之以釋其義○易之
辭足以待天下之問而皆之惟其理之至精也若非天下之至

精則其辭不足以待天下之問矣易足以通曉天下人之志而決其疑惟其理之至深也若不深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矣揲蓍求卦者通其揲之變遂成天地奇耦老少之文極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天下卦爻之象而且依研幾以成天下之務也若非通變極其數則其文不足以成物其象不足以制器其幾亦不足以成務矣易能周知無隱而兼体不遺於天下之故惟其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若非周知兼体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且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矣

集解至精辭之精密無所不具也深理之玄微無所不包也辭足以待天下之問則其理足以通天下之志矣二意不甚相遠

變揲蓍之變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為一變通變總三揲而手之策也極究察也數七八九六也文謂陰陽老少之畫非通變則陰陽老少之文不成何以成物象謂卦爻動靜之象非極數則卦爻動靜之象不明何以制器無文象以成物制器則是其幾之不辨不足以成務矣成務即成物制器也通天下之故即是待問通志成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承上神字說

愚按易傳分辭變象占至精節言辭占極深即至精者為之至變節言象變研幾即至變者為之而以至神總承張子義大同

顯道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著蓍龜之用也

微引易上傳之九章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十一章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補注釋易顯道神德行之意

發明藏往以下章明[illegible]故觀之是謂令日吉凶既明從新從往言一邊未將前日[illegible]故事盡掩藏消弭了

補訓易只用蓍龜帶言易[illegible]蓍亦如此

愚按易道以吉凶之理昭德行以民生趨避之行言謂易能顯之神之也張子道與德行即以易而言之

顯

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寔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祐神

微引易下傳之十一章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上傳之十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下傳之十二章人謀鬼謀

補訓上釋顯道神德行二句此又申明之並釋可與酬酢二句俱是用易釋易○寔會猶云默與萬化乃天下萬事之變化不齊者

集解危懼則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大抵能危懼以終始其事

其要得無咎易辭所顯之道而已易無思無為也寂然不動而
萬化之感自然能與會然道而莫測其所以為之者不為神乎
可與酬酢謂易可以之應對乎人鬼謀吉凶也鬼神主吉凶以
示人而不能使之趨避易能曲盡以示人故可以祐助鬼謀之
所不及
愚按上節言示人吉凶此則謂吉凶非有一定當危惧以得
无咎上節言知來藏往此則謂往來萬變之不齊易能於寂
然不動之中一一與契而示之幾皆較前深一層下二語通
承道行舊說或以酬酢承顯道祐神承神德行未確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
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微引孔仲尼閒居篇有開必先○易上傳之十章神以知來知
以藏往五章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十二章舉而措之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補訓易示人吉凶凡事物皆開曉於幾兆之先是能知未來也
患之已見者為故明於患而有以消弭之是往者得以藏也易
本是包藏之藏此作掩藏之藏極數知來之謂占謂究極其揲
蓍之數以知來所以占也通變之謂事謂通其變占則趨凶則
避而事業以之出也二句合看極數知來可以前知前知其變
之如何而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此又合措
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句來說事字道術二字要着眼不是尚
計利害為趨避自有善全之道術法也本道而善其用謂之道
術
集解以弭字解藏故字解往言人之舊所習行者不知患而安
為易則能明其患以示人而消弭之故曰藏往與易本旨不同
愚按此節大意解上傳十章知來藏往而以五章極數知來
二語明之也措民之謂事業又借說一事字意只以知來藏
往為主補訓謂並釋極數知來二句尚未審○上四句知來
藏往平舉下五句又從知來言及通變前知即知來之意有
道術以通之則藏往之理存乎其中矣以語之相近故舉以
相證也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微引禮經解潔靜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賊其為人也潔靜精微
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補訓此張子引禮之言易者而明其義以不累其迹訓潔靜精
微以知足訓不賊蓋滯於象數之迹則不潔靜亦不精微潔靜
精微者圓融神妙自然不累於迹過求高遠反害道知足者理
明而止故不賊
李注易者精實待虛存体應用如明鏡然物來畢照而本無物
也雖窮乎天地鬼神之奧而近在日用民行之間故惟不累於

迹而知足者為淡於其道記所謂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此耳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微引易乾卦乾元亨利貞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八章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下傳之十二章說諸心研諸慮一
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此引易語以釋元亨利貞四字
高注以乾之四德言學也
華注四句俱在心學上說只是理得於心加以天下二字有兼
收統貫之義故曰元就其會通而言曰亨就其悅心而言曰利
就其一而言曰貞

愚按會而通言會合而貫通也若作嘉之會以禮言與上
下句未合悅猶易之言和所謂和順於道德者也一者一之
也亦與所謂貞夫一者微異蓋學之序始於有得而漸至會
通能悅諸心則圓融協於一則成故以此為元亨利貞始終
之義與易之言仁義禮智者亦不必作一說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
母萬物
微引易乾卦彖乾元亨利貞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老子
贊玄篇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書泰誓上惟天地萬
物父母

發明元者物之始貞者物之終亨利在終始之際元上有貞是
迎之不見首貞下起元是隨之不見尾天下無一物不本此四
德者非父母而何
愚按此節大意明元亨利貞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義也
○四德循環非有終始可分乾元資始之云特推萬物所由
本而言之此推本二字之義上下兩層分意也然四德循環
方能父母萬物此然後二字之義上下兩層合意也二說相
須其義始備○推本而言正明乾元資始之辭彖以元亨利
貞並言而傳但言大哉乾元蓋因言萬物資始故推其本而
言耳上節明四德此並及資始之詞下節專言資始資生此

三節相承之序也舊說多未了然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
坤
微引易乾卦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卦彖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
補注釋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意
發明乾備四德缺一非乾彖因明資始故止以元配乾坤資生
為乾之偶故以元配坤
李注乾始萬物而元尤始之始也坤雖代乾有終然順天時行
始則皆始矣故曰乾元又曰坤元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徵引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一動見上節

補注釋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之意○董氏發微曰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制事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利不徇乎私故曰義公天下之利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信也即貞也故曰信一天下之動

愚按本義於嘉之會則云嘉美之會也於嘉會足以合禮則曰嘉其所會朱子又謂會為會聚辯集之意言三千三百許多嘉美一時間湊到此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玩張子語意似以行禮時相會接處言與嘉其所會意同與嘉美之會則異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徵引易乾卦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上傳之八章擬議以成其變化

集解此解乾卦彖傳而非其本旨

集釋六爻擬議如乾初爻則為潛龍二為見龍五為飛龍上九為亢龍此擬議而位之也

發明各正性命是各得其所以當然之理旁通只是乾德流貫六爻之內意太和即資始之理也性不失太和故利且貞貞下復起元若始如此終不如此何以為利貞而元亨亦息矣各正保合易俱指萬物言張子則正性命指六爻不失太和指乾德蓋非乾德則六爻不能正性命非六爻正性命則乾德利貞亦不可見

愚按此以六爻之各正處見乾德之流通以乾德為至蓋乾之六爻本乾元之德而分見者也聖人畫卦繫爻所以擬議而位置之者或潛或見或飛或躍一爻一義各正其性命以自全故乾德之周流於六爻中者有以不失其太和資始之理而利且貞焉以成其終也○易本以乾道變化各正保合為天道之利貞而以首出庶物二語為聖人之利貞各正保合皆就萬物已成形後不相妨害處言張子雖與易異旨然各正亦以六爻成象不相假借者言之意異而理同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徵引易乾卦九二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補釋此與下數節承上文六爻而明其義此言九二爻

集解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旨不同止即龍德正中也

有德行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求龍德之正中也欲其守之
忽焉前後則未見其止矣
愚按此節以下言九二九五以孔顏爲說當與中正篇首十
節參看蓋朱子言六龍各有爲說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
位言張子看六龍有一層進一層之義皆兼德位言然以顏
子爲大人孔子爲聖人顏子爲見龍而不安孔子爲飛龍也
宋子誠臣云忽焉前後卽中正篇所謂中道不可識者也
三十篇顏子龍德而隱者也以位言龍德聖修之極也以德
言大抵張子看乾卦六爻皆作此解而其意尤重在德耳
此篇明九二爻以德言復以庸言庸行節中之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
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
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旣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徵引易乾九二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云見龍在田時舍
也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重剛而不中本
義重剛謂陽爻陽位九四爻或躍在淵无咎文言或之者疑之
也九五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
云聖人作而萬物覩上六爻亢龍有悔文言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補訓上篇言二爻此言三四五上爻乾三四爻位過中重剛
與二爻不同二之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三四之事雖以大人之
盛德處三四亦有不安故須外趨時而變化其用內以進德修
業正其性命之理三之行事四之自試皆趨變化也三四皆言
進德修業內正性命也危以心言也然庸字言疑以或之者疑之
也疑字言時不得舍是見德之意不能見德則不見德可耳
何以致其艱而必欲見之以其與二不同不得舍藏故必艱
於見德也九五大人化矣曰化故云天德位成性聖文言位
字本以君位言張子以位爲刊天德地位天德位則成性自然
而聖人矣亢龍以爻之位畫爲言至於極而亢也若聖人處此

則不失其正何至於亢
李注九二有中正之德益大人也然猶爲時舍如顏子之居陋
巷則修其庸言庸行以及三四以剛居重卦之位而不中危疑
之地也正性命趨變化非庸言庸行所能盡故乾乾以修其德
而又難於見德是其爲大人同而時之舍不舍不同也周公伊
尹之位是已九五雖曰大人而化而達於天德以成性矣德與
時位參會堯舜其人也以時則有亢聖人處之則無亢自堯舜
湯武以至周公孔子之所處皆是也
愚按易重剛本言九三以過中重剛大概兼三四言之其危
其疑艱於見德連看惟其所處之地當趨變化正性命而不

得。守其常。故必危。疑自惕。艱難以見其德。蓋時不得舍故也。
時不得舍。猶言時不得藏。利見二句見大人不足盡之故。又
曰聖人不重利見。作睹意。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徵引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補訓此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意。易本謂大人在位。如飛龍之在天。而人皆利見之。張子謂聖人德極於天。大人望之而不可及。與本旨不同。○用其中至於極。不待勉而自中。有其大至於極。不待為而自大。中如字。不依中庸作去聲讀。絕塵奔之速。而其塵不可見也。大人之望聖人。聖人如絕塵而奔。其高峻極於天。而大人不可階而升也。乾之六爻位不同。而處之因以不同。非人品有高下。張子分大人聖人。似有隔礙。

補注聖人指九五而言。大人指九二。

愚按此以絕塵而奔峻極於天為飛龍在天之辭。而以九二大人相形言之。此大人自以九二言。非利見之大人也。上篇九五大人化矣。意自明明。○篇內論九五者凡五。此節論九五爻辭。後至健篇中此節之意。皆以德言。乾之九五節。並明彖傳大人造也。文言位乎天德之意。成性節以九二明九五大而得易簡節中成性節之意。皆重在德。○宋子銳臣云。此大人即指顏子。故引莊子語顏子之言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徵引易乾卦九五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彖傳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本義造猶作也。九五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本義天德即天位。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彖傳首出庶物。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尚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補訓此亦明九五之意。乃大人二句見九五大人是言德。若夫以下辨其非言位。與易本旨不同。○彖傳大人造也。文言位乎天德。張子合作一處云大人造位天德。謂大人造於位天德。成性而躋於聖。即上成性聖矣之意。受天之命首出庶物。以君位言。大人所性不在乎是。故易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主德言也。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主德造其極言也。

愚按位天德連讀。造者至於是之謂也。使言造而位天德者。至其極之謂也。高注位乃造聖人之德。非語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

明於是者竊恐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
體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
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徵引易乾九二象傳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文言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又云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文
言君子進德修業
補訓此釋文言二爻以申顏氏求龍德正中之意○是守承庸
言庸行乾乾進德借三爻言二爻
高注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德施普者卽此庸言庸
行之德及於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卽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

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爲達權之聖人安知
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乾乾進德未敢以守
經之道自安而止之也
華注此言大人必造到聖人而後爲至也庸行庸言之謹信亦
既足以表見于天下矣而非達權通變則所謂守之非化之者
尚不能無毫釐之差顏子所以不肯止也
愚按方体之常似以卓爾時言蓋對高堅前後無方体者言
也然只是守非是化故不安於是而自止補訓卽以瞻前忽
後爲不以方体而安所止之解未確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

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蓋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
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徵引易乾卦彖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補注此釋乾彖傳大明終始以下二節之義
彝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所謂精義所謂與時消息智之事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所謂時措所謂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聖
之事也乾道變化以下乃言其德之成就如此也
補訓消息猶言進退君子能與時消息順性命之理身体天德

而誠爲以行之又能精義入神時措咸宜保合太和而不失行
健而利且貞蓋孟子集大成始終聖智之事與此相合故引之與
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卽易大明數句之意精義時
措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卽易乾道變化數句之意
愚按前四句爲一段與時句屬知順性命三句屬行此釋易
大明終始兩句精義時措三句爲一段精義時措知行對言
保合利貞合承上句此釋易乾道變化兩句終始聖智又承
上二段知行意而引孟子以證之易本義大明四句言聖人
之元亨乾道四句言天道之利貞而不相蒙依蔡子則下四
句亦以君子言君子体乾道之變化以御事使各正其性

命。故能保合太和而利且貞也。此節各家之說不同以與
時消息貼乾道變化順性命貼各正性命者兼稱與補注之
說也。以終始聖智貼大明終始者補注與高注之說也。其說
皆雜而無序以大明終始時乘六龍貼精義時措爲始條理
智之事以保合太和健利且貞爲終條理聖之事者李注也
以與時消息四句貼始條理智之事以精義四句貼終條理
聖之事者補訓也。其說亦分屬未確竊意與時消息即大明
終始六位時成之意也。從終始看出消息從時成看出與時
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即時乘六龍以御天之意也。從六
龍與天看出性命天德從乘與御看出順躬誠行精義時措

即變化各正之意也。從乾道變化看出精義從各正性命看
出時措與時消息知也至於知之至而義精矣順性命躬天
德行也至於行之熟而時措咸宜矣知者始條理之智也行
者終條理之聖也保合利貞者大成之集也如此方於節次
分貼處皆合又補訓謂此節承上節顏子思處其極而言有
會於易道以易証之竊謂篇內皆釋易此亦究衆易義而德
舉其辭蓋釋書之一體耳上節顏子思處其極說二五文言
此自明彖傳亦難相承爲說也

成性則齊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
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

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徵引易乾卦九二文言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五文言。
飛龍在天上治也。本義君上以治下文言又云飛龍在天。乃位
乎天德彖傳大人造也。
補訓此節中明九五而以九二相形非並論二五也。○成性句。
直以九五說起前云大人造位天德成性齊聖此合言之謂成
性則齊聖而位乎天德矣德與位上字乃實指君位言。
華注九二非特其位之未尊也大人而未至於聖人則德猶未
至於天故曰非上治九五非特其位之已極也大人即聖人則
德已位乎天故不曰位乎天位而曰位乎天德。

李注此解上治上字爲最上無以復加之意不指位言。
愚按易每卦以下三畫爲內卦九二居內卦上下畫之中。故
曰內卦之中此節大旨重德補訓欲重位言玩起句不及位
則重德爲允。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
爲。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
位乎天地之中矣乾卦九二文言見龍在田時舍也九五象傳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文言乃位乎天德
補訓此亦以九二形九五中上文德與位皆造之意也○大而

得易簡之理二句總言以引起九二九五成位以君位言
華注九二當成位而不受命九五雖已受命成位而聖遣天德
則富貴之位又不足言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
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不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九二文見龍在田
文言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補訓此明初九文言憂樂二句之意而以九二相形非並論初
二也樂則行之至求於外截住故善世二句虛說若潛而未見
至末應上意爲己即求志未暇及人即無求於外

華注樂行憂違即用舍行藏也初九是憂則違之者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徵引易乾初九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坤六三
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
補注釋文言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之意
補訓君子以成德爲其行德既成而能自信則不疑其所行而
日見於外可也易有行而未成一轉以足勿用意此則未及
愚按易成德爲行二句泛言其理下潛之爲言也四句方言
初九此亦但釋首二句意非謂初九如此也成德者道德行
者功業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維日行且加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
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徵引易乾九三文言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初四文或躍在
淵无咎九四文言上下无常非爲邪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
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補訓此兼釋九三九四文言之義修辭立誠易本非說周公
借周公以見其必勉如是方可居業而有終上字從居字生出
九四以陽之居陰位故取象於在淵四當進退未定之時極進
有咎全不進亦有咎不忘於躍而不遽躍乃可免咎

發明終其義終進德修業之義也
愚按上四句言進修之功下六句言仕進之時而仕進之時
仍是終其進修之義也易九四進德修業以已然者言欲及
時謂及時而仕此不忘於躍亦重在仕終義云者德成而仕
乃進修者當然之義九四之不忘於躍非有干進之邪心亦
欲廣其德大其業以終其進修之義而已集解以爲行其義
也之義李注以爲進退之義補訓以爲欲進之義皆於終字
少來歷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
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乾九五爻飛龍在天。

李注。聖人之於道純亦不已而從容中道所謂至健而易也易故愈不可測。險莫險如此矣。聖人之於道安土敦仁而一理泛應。所謂至順而簡也簡故愈不可到阻莫阻於此矣此仲尼所以不可階而升也。

李注。此以險阻為聖德高堅之象亦借言耳。

補訓。意重下截。見仲尼即飛龍在天也。健順險阻是引起語。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乾九五爻之義也。與前聖人用中之樞節意同。上五句。借繫辭以明聖人同天之實。不重繫辭。下三句。以論語猶天與易飛龍在天相陪言之。見其理之一。亦不以易與論語平重。○易本言聖人具乾坤之德。若能知天下之險阻。此則言聖人健順之德至險阻也。不可階二句。提承險阻。補訓以不可階而升。貼險。不可勉而至。貼阻。似未確。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徵引。易坤卦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

補注。釋坤卦文言。

高注。坤者地之所以為地也。積大成勢。故坤元體雖柔順。而生物發用處則動而剛也。

愚按。積大勢成。即中庸博厚二字。指地之大体而言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知猶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以為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以為簡而能成物。

補訓。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之義。重在易簡二字。上而不及詳知大始能成物。

高注。[illegible]中菴曰。無体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故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施。隨物成就。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愚按。此節蓋以無体貼易。感速貼知。不煩貼簡。施普貼能也。

知字或作盡字。主宰辭。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徵引。易坤卦彖。先迷後得。彖傳。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補注。釋坤卦彖辭。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意。

集解。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分。非所能辨也。必迷惑而不知所從。故失道。失道者行不中事機也。居乎後而順聽乎陽。則倡之者陽。識得所恃以為安矣。故為得其常而有利。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徵引易說卦之五章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
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本義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
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說卦又云離也者明也又云坤者地也萬
物皆致養焉又云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又云艮東北之卦
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補訓此即說卦而少變其文以明其義〇易言帝此言造化之
功即帝之所主宰也易言出乎震此言發乎動動震也發即出
也易言齊乎巽此言畢達乎順順巽也畢達即齊也易言相見
乎離此言形諸明形見爲離明也易言致役乎坤此言養諸容
載坤能容載萬物皆致養焉易言說言乎兌此言遂乎悅潤說
故遂也易言戰乎乾此言勝乎健健乾也周戰而勝也易言勞
乎坎此言不匱乎勞其勞爲無盡也易言成言乎艮此言終始
乎止止艮也有始有終故成也

發明發乎動者萬物萌芽發露也時爲春畢達乎順時爲春夏
之交形諸明者物形既盛明白相見也時爲夏養諸容載時爲
夏秋之交遂乎悅潤者物各遂其充足之性故說也時爲秋勝
乎健者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然陽氣無
間可息故勝也時爲秋冬之交不匱乎勞萬物歸藏於內而休
息也時爲冬終始乎止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時
爲冬春之交

愚按易言勞者慰勞休息之義張子意似少異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悅柔之體

徵引易說卦之七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
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華注此以卦之性情明其剛柔

補訓乾純陽震坎艮皆一陽之卦爲剛坤純陰巽離兌皆一陰
之卦爲柔剛言象柔言体大槩之詞無深意

愚按此節諸家多照乾坤六子分剛柔然動作陷沒止息皆
有果決自主之義與健俱爲剛附麗欣悅深入皆有俯從順
人之義與順俱爲柔蓋以八卦之性情分剛柔也但以陽卦
陰卦爲說恐失之淺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
過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
躁人之象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
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
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補訓說卦巽爲木節張子釋其意有畧之者以其可不用解也
〇一陰萌於下二陽滋於上下象其根上象其枝幹木之義取
此繩直如匠之繩墨純柔順以直物而能達也髮爲陰乃血之

餘二陽在上一陰在下陽勝於上故爲寡髮陽勝於上又即爲
廣顙易本言躁卦此言躁人之象謂躁亦是以人事言也
集解巽漸也萌於下漸長於上爲木之象也巽順也以繩直物
順而無礙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爲巧工人性之巧且能順木
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從也仍則隨所適而皆能從之由
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爲木又因
而廣其象爲長爲高與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爲風爲入因
而廣其象爲臭寡髮廣顙皆上盛陽也蓋陰血盛者髮多陽氣
盛者髮少陽体勝者額闊陰体勝者額狹也爲躁者變之極爲
震震爲決躁也故曰其究爲躁卦髮額以人之体言躁亦以人
之性言故曰人之象
華注卦中所配之物亦約畧其象而已非有一定不易之條理
然亦可見卦爻之象於天下之物無所不包故聖人畫八卦而
天下之象數包括無遺固不特說卦傳所舉之物而已
愚按卦之取象或以象或以義如木其象也繩直工白則其
義也長高又因木之象而取義也臭又因風之象而取義也
寡髮廣顙又即人而取其象以配之也躁則取其象之變以
爲義也皆不外象與義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坎爲水爲血卦爲赤
補註此釋坎爲水節爲血諸二句餘詳郛之坎爲水血亦
水也故坎爲血卦周流於人之身而勤勞不息血之象也其字
從血言血色赤也
愚按此勞字與勞乎坎作休息慰勞之義者不同當不讀乎
勞疑亦此解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離爲火節爲乾卦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本義乾音干
補註此釋離爲火節乾卦科上槁二句躁當作燥
發明節齋蔡氏曰火熯燥故爲乾卦離中虛故於木爲科上槁
附來附麗之義指木言火燥之義指乾言
愚按易舊說科空也木中空而上枯槁也諸家則訓科爲鳥
巢之窠槁爲巢上之槁枝以明且躁爲解科上槁句竊謂數
節中皆句爲之解此節不應果爲乾卦而尚解科上槁發明
照舊說似理長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
補注釋說卦艮爲山節通或寡難通而行之皆或寡
高注爲小石者剛在坤上爲徑路者二陰開於下一陽阻於上
故曰通或寡若震二陰在上前無阻之者則爲大途矣

李注雜入寡通皆止之義
愚按艮之為山固也然一陽在外則堅故為石剛在坤上則地上之石堅而難入者故為小石也二陰開於下故為通一陽阻於上則行者寡矣故為徑路也須理會艮之所以雜入寡通處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兌為澤節為毀折為附決
補訓釋說卦兌為澤節○徐氏曰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
高注外附上柔皆指一陰而言
補訓二陽在內本實而一陰附於外陽必決而去之物成從兌金秋令者出物到成實結果處則枝葉凋落故其上之柔者必毀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坤為地節為文為衆
補注釋說卦坤為地節
高注畫多為衆色上相雜故文虛容為載廣故衆

乾為大赤六正色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徵引說卦之十一章乾為天節為寒為冰為大赤
補注釋說卦乾為天節○胡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
高注大赤純陽之正色陽極而陰生故曰健極而寒甚
愚按乾卦後天位在西北為冬故為寒寒甚則凝而成冰矣健極即乾之性與冰之体而合言之也若云陽極陰生似不應即說到寒甚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旉皆蕃鮮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震為雷節為旉為蒼筤竹為萑葦其究為健為蕃鮮
補注釋說卦震為雷節
高注萑實荻也葦蘆蘆也蒼深青色筤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旉花蒂下連而上分者
發明三者皆下本實而上幹虛取震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之象
補訓皆蕃鮮言上三者皆蕃盛而鮮美易本分言此合言之震為春令不特取物象而於時亦當蕃鮮
愚按色必言青者東方之色也引本文而無釋語與前數節異意以皆蕃鮮句逆化易辭以為之解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徵引易坎卦本義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離卦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体陰而用陽也
補注釋坎離二卦之名義程子曰凡陽在中者為陷之象陰在

中者爲麗之象
愚按一者陽也即坎之中一畫離之上下二畫也參兩爲陽
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與此互相發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益
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徵引易艮卦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
而止也大象其道光明本義艮体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
於艮亦以煇光言之
補注釋艮卦体及彖象
補訓一陽止於上更無可去故其勢止陽者見於外則光明借

中庸語以証之
高注陰陽得位其分自安而止
華注上下之分定斯治道光明矣
愚按其勢止之義兼高注補訓二說乃備華注以治道言之
尤爲說易學者宜具此識
蒙無違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徵引易蒙卦彖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本義九二以可亨之道
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
張子語錄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
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時亨也蒙無違亨之理以

九二循〻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
皆二之義教者但只有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是以亨行時中
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
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補注釋蒙卦彖辭之意
補訓借論語循〻善誘以見發蒙之善本義以亨行稍與此
異
愚按此言時中之事玩語錄是謂以時而引之中道以使之
通也舊皆以時中屬九二未是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
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徵引易豫卦六二爻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以中正也本義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
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
凡事之幾微下傳之五章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集釋此解豫之六二
集解九四陽也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業的足
以動人故人多累而六二爻位皆陰則異於四爲無所累而挺
然特立者矣故其介如石知幾而正

補訓疾速也從不終日看出豫之九四為衆陰所附二以陰居陰獨不為四所動脫然無累雖其体險而柔順然在中而能安靜故能早知幾而得其正也象出周公象傳出孔子此云仲尼亦大概之詞

愚按首二句提起下申明之以陰居陰無累於四正見其介如石而以正自守也在中而靜即無累於四之實何俟終日即疾之意知幾又以繫辭見幾而作足正之義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徵引易坎卦彖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本義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

張子語錄與此同而其後又益數語曰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廻避所以心通

補注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之意

補訓維心亨故行有尚以故字映出維字口氣外雖積險外以境言對心看不疑貼心亨往貼行功貼尚凡遇險而心內惶惑最害事處之泰然心自光亨可有功矣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徵引易中孚卦本義孚信也彖傳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補訓上巽以施之下說以承之是釋說而巽句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是釋孚乃化邦句感化以邦之人言出猶言起語必有感化者出焉集解出於義理非語氣下訓孚字之意孚從爪從子以爪覆蓋卵乳之象有必生之理故取信意

愚按此節大意辯中孚彖詞而又以字義申明卦德也○易說上下交孚指君與本國臣民化邦指天下之人此以化邦為化本國之人則下宜以臣言字書鳥之孚卵皆如其期按曰孚鳥抱子恒以爪反覆其卵故從爪從子雖上言卦德下明字義然孚之必生與感之必化其意一耳○宋子饌臣丞晉之爪即上巽施之也子之卵即下說承之也玩一蓋字實生下相承一意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徵引易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

補注釋无妄彖辭

補訓上動字以物言下動字以雷言雷以實理而動物以實理而生皆无妄也物因雷動而生是雷與之以无妄也

愚按物指草木昆虫之類雷者行天之令以動物者也不曰天而曰雷者天命流行無所不在而雷之發蟄藏振萌芽尤

爲最禘是物之不妄者皆雷與之也不妄者本乎實理而不差妄之謂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徵引見復卦彖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上傳之十二章化而裁之謂之変十章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恒卦彖終則有始也

補訓此釋復卦彖詞反復其道之語而帶出入無疾言之易出入無疾言在已之一出一入皆無疾病張子不以人言作反復其道一倒看言入而反出而後皆以道而无咎也

集解反往也靜也終也復來也動也始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解所以言反復之意言始終循環流行而無窮此天地自然之化也人則指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動靜相因固未有終而不始反而不復者故復卦詞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出即復入即反也

愚按此宜分三段首用句提起終則有始三句申明此意以上皆明反復其道深其反也以下皆明出入无疾終即反始即復也終始之化無窮所謂反復者裁之自人耳其實則周無休息也深幾以下重無疾意蓋又以反復自然之妙理言之深而無形者其反之無疾也幾而有兆者其復之無疾也故言反復而又曰出入無疾也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徵引易益卦彖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下傳之七章益長裕而不設

補訓此釋九卦中益長裕而不設一語長裕不設者漸長而至充裕不必設意爲之也寔下遷善改過功夫則有益若有心求益無實功則爲不誠之益豈能益乎以實則長裕不誠則爲設猶孟子云助長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徵引易井卦九三爻井渫不食爲我心惻本義渫不停汙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本義行道之人皆以爲惻

補注釋井卦九三爻辭

發明井清渫而不食如人有才智而不見用勉強設施致行道之人皆爲心惻蓋惻賢者不遇而天下不蒙其福也然而卒不見售明王之難遇如此

卒汙史記以屈原當之亦足發明其意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闢而目暗耳闔受於陽也

微引易上傳之十一章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
補訓此辭易闔户闢户而推及於人之寤寐也〇闔户靜而寐
闢户動而達寐者藏密無洩漏之意達者通達無壅滯之意闔
户為陰闢户為陽人之形開而目有所睹耳有所聞受乾陽之
氣而然也
李注形開而目睹耳聞此人身闢户之象也
愚按天地一氣流行時而靜斂如户斯闔屬乎陰而謂之坤
時而動發如户斯闢屬乎陽而謂之乾冬春晝夜皆是也動
物篇以人之息言之此以人之寤寐言之義皆精妙可相參
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
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
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
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
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
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
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微引易上傳之三章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下傳之一章聖人之
情見乎辭又云變通者趨時者也上傳之十二章變而通之以
盡利說卦之二章將以順性命之理上傳之二章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下傳之十二章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
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章吉凶者貞勝者也否
卦六二爻大人否亨本義大人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也姤九
五爻有隕自天大過上六爻過涉滅頂凶无咎本義蓋殺身成
仁之事損六五爻益六二爻皆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損
本義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
可知泰卦上六爻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補訓此節言辭由於情易之情異不可徒泥其辭也首二句揔
說指之以趨時至以利言者也言當變動者也然爻有攻取至
以情遷者也言不可輕於任情之動也能深存二句揔收上二

段言當趨避者也又有義命至之類言不使人趨避者也末以
三者情異揔收通節〇凡易之辭各指其所往乃聖人之情所
由見也下接指所之說指之以趨時變而盡其利順性命之理
臻於三極之道也人能從其所指則不至陷於凶悔而果能趨
時盡利矣此正易所謂以利言者也可見人當變動以趨時盡
利然爻有攻取愛惡之本情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
變者乃易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不可不慎於所動也能深存聖
人繫辭所命則變動情動二者之動可見矣二者之動皆言趨
避之方又有義之當安命之已定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
不使人趨避一以正理勝之而不顧其凶吉如大人否亨之類

皆說得一定不使人趨避但當順受也合吉之三者之情異學者不可不察也繫辭所命即上文指所之之辭

華注此章論繫辭之義詳悉蓋聖人繫辭之義有三一是敎人趨吉以避凶猶云如是則吉如是則凶是凶可反而吉吉可變而凶所謂變動以利言也一是直指爻象之吉凶因其吉而吉之因其凶而凶之乃不可變者爲卦爻之本情如是也學者玩其占亦可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情形是二者皆賴人事爲轉移有不得諉於命者然亦有吉凶亨否一順乎天不勞趨避正恐一趨避焉反爲私意但當守正以聽之合前二者是有三條繫辭之法學易者不可不察

集解大人否亨必身否而後道亨也有隕自天休命自天而降也過涉滅頂凶死咎殺身成仁於義無咎也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義所得當不能違也城復于隍其命當亂不可逃也

愚按易變動以利言謂揲蓍之初陰陽老少之象未定而蓍策之變動乃推出趨避之利以示人也吉凶以情遷謂求卦之後吉凶消息之情旣具而易辭隨之以遷徙也意不甚遠張子看作兩義非本旨又其命亂也易本以命令言政昏而否乃至也張子作氣數之命亦與本旨異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微引易下傳之一章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本義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卦之外

華注事有吉凶人未明也審乎爻象而可決矣是爻象可以明吉凶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爻象動乎內二語亦先疏其義而後舉其文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微引易上傳之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一章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補注即天道篇富有廣大日新悠久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釋富有日新之義以天道言與天道篇言聖人者稍異朱子採此入本義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補訓此大槪言易理非釋成語集釋作衍顯仁藏用說不合

華注幽明以陰陽之對待者言推盪以陰陽之流行者言即兩故化一故神之意○惟推盪故有聚散而幽明之象因之

愚按背衍多以象與神言易如言象可見神不可見而曰見此者謂之見易言聚散出入形不形之分而曰能指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皆是此旨蓋象之聚而顯者陽之謂即明也氣之散而隱者陰之謂即幽也隱而幽顯而明於聚散之

象見之而或聚或散推盪不窮者無非自然之妙理蓋神之
所為莫知其然而然也知此則易之理可識矣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
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微引易上傳之二章变化者進退之象也
補注釋大傳變化進退之象也之意
華注变化是言物象進退是言陰陽變化之著如草木之春榮
秋枯進退之理其所以榮枯者也所以榮枯者默運潛孚人不
能見故觀其象可以知其理焉
愚按易变化以卦爻之变言進退以造化人事之消長言張
子所謂變化者以氣之流行而有迹者言進退則陰陽消長
之不可見者也陰陽消長亦氣也與变化對則無形故曰進
退之理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彖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微引易上傳之三章憂悔吝者存乎介又云悔吝者言乎其小
疵也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
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補訓釋憂悔吝句〇悔未至於吉而猶有小疵吝未至於凶而
已有小疵欲觀易彖之小疵釋憂悔吝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
微釋存乎介志靜猶云靜志也

華注悔吝未至大都每忽而不知惟天下之靜者乃有以燭其
微而慎其幾焉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補訓此當明往字之義已往或不可挽方往尚有可圖不可概
以為往而忽之
尚注如否泰之往已往也諸卦之攸往將往也

大易卷之終

樂器篇第十五

補訓首節釋樂記之文因有樂[illegible]篇首言樂次言[illegible]樂章樂章詩也以下遂言詩至[illegible]詩也君子所貴[illegible]偶及論語荀造德以下至篇末皆言[illegible]相半不盡可從

愚按此篇凡三十七節內釋詩者二十五章釋書者七章多用序說與朱蔡傳注有迥不同者當以張子之意自存一家之言舊多雜入朱蔡語恐未合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徵引禮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陳注相拊鼓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節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樂記又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陳注初舞時發揚蹈地而猛厲所以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張子經學理窟禮樂篇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

李注此張子會合樂記之語以為說

集解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舒徐相則節奏象樂使之從容舒徐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所以趣舞者之節奏使之訊疾蹈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已行正之意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武鷹揚以直正爾之心也

補訓相雅並言下只言雅重在雅上詩亦有雅又因雅字及之○樂記治亂訊疾迥論樂不干周召太公事發揚蹈厲方言太公張子周召之治太公之志是想像言之詩亦有雅謂大雅小雅又借以明雅訓正之意

愚按集解解訊疾與蹈厲一例與陳注異似合張子四字連用之意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自注[illegible]）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自注[illegible]）酌周公沒嗣王以武王之功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自注[illegible]）

徵引詩周頌維清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武集傳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酌集傳此亦頌武王之詩酌即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禮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陳注象是文王之舞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

張子理窟禮樂篇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總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

爾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
言告武大成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補訓此明象武大武酌三詩之義○象武或只云象維清者周頌維清緝熙一節是也大武者周頌於皇武王一節是也酌者周頌於鑠王師一節是也酌亦須武王之詩不及周公或亦用以祀周公歟
補注內則二十而冠舞大夏此云舞大武未詳孰是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徵引毛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集釋此節論語興觀群怨章
補訓遺多識句以其易明也觀謂因詩而觀見自已得失張子云觀人之志稍異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徵引禮孔子閒居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陳注至極盛而無以復加也
李注此釋禮所謂五至之義也
集解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既見得懇至得其理之情狀而無所疑必可以名其情狀覩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後能見之行事而有体禮者体也覩陳貫照各得其所故曰禮亦至
愚按此與上章皆釋他書之言及詩者也○象者得其情狀猶云意也名猶言也心中有此意必可言之而為詩也以意與言對高注發明實作形象之象名字之名故但以雎鳩之類為說太泥有此言方可見之行事而有體故以為禮亦至以言與行對止以詩之善者言華注欲兼刺惡亦誤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詩大雅生民篇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集傳相助也

補注此引大雅誕后稷之穡二句而贊其功用之大也上以贊天地引起舉后稷以實之○天地之道即謂化育相助稼穡即是贊化育之一端此節以詩為主

禮緣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徵引詩衛風碩人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集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補訓此釋論語所引素以為絢之詩而併及繪事後素之語○

質謂本來實有者稱即文質相稱物字無文質或文居質之後
或質居文之後但求其稱不可執定先後以為常下文是言文
先質後者而以他人形起莊姜上之素飾以素也下之素其本
地也末言設色之工於材之黃白者繪以青赤先質後文也材
之赤黑者絢以粉素先文後質也
愚按子夏所云乃逸詩非碩人也張子因二語偶同而以莊
姜為言亦是別解其意以素為絢意如唐人詩所謂却嫌脂
粉汙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者也素絢之素謂質素對文言
繪素之素謂本質無文質言故曰義之所施各異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

謂欲及時者與
徵引詩周頌閔予小子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大雅文王篇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易乾卦九四文言上下無常非為邪也君
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葉注以易釋詩
李注古注謂庭直也文王上以事天下以治民以直道無私枉
也在察也文王能察知天意順而行之也張子遂以上下無邪
為陟降庭止之義時時進修為察帝則而順之以周旋也
補訓陟降庭止本言武王若見文王於在庭張子却是合大雅
在帝左右皆文王升降於帝庭即易之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

德修業欲及時也之意文王之陟降而在帝左右正所謂欲及
時而進修者歟天理不離身即在帝左右上言陟降庭止下言
在帝左右一意合說非分易四語為兩截
愚按陟降庭止依李注其說始通以易上下釋詩陟降以易
非邪釋詩庭字以詩在帝左右實庭止之事而以易進修及
時釋之也然李注分作兩截尚襲陳潛室舊說竊意易四語
連舉似難分屬上下張子既合二詩為言當如補訓一意說
為當○語意云詩言文王陟降庭止者其即易上下無常非
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之義歟蓋文王之陟而上降而
下皆以直而無邪者欲其德業之及時而無怠也即詩言文

王陟降而云在帝左右則察天理而不離豈非所謂進修欲
及時者歟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
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徵引詩召南江有汜之卒章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
嘯也歌集傳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后嫡被后
妃夫人之化乃悔而迎之媵見江水而起興○易坤卦彖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
補注此以易卦彖辭釋詩江有沱之意

補訓江沱之媵宜以類行而不得行似不能無怨因其[illegible]
私心故能無怨嫡宜以類行以媵備數因不能絕其私心故不
能以之備數然卒能自悔得坤道安貞之吉乃與類行而終有
慶故謂之嘯也歟
集釋媵從嫁之女也類即媵也
發明易朋本即指類言張子則以朋為自己比況其君之私意
愚按嘯者悔極之發歌者共處而相歡也故以易之有慶釋
之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
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徵引詩周南卷耳篇詩序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
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首章采采卷耳不盈
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二章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
金罍維以不永懷三章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
以不永傷末章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小雅
斯干篇惟酒食是議
補訓此釋卷耳詩用小序之說○首章毛傳思君子官賢人置
周之列位二章鄭箋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燕饗之
禮與之飲食以勞之此枲耳即卷耳可煑為茹采枲耳議酒食
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此釋首二句又思酌使臣之勞推

及求賢審官乃釋周行及二三節王季文王之心不是過深貧
后妃之賢能兼翁相夫
集釋采采卷耳酌以金罍兕觥酌者以為酌臣馬之瘏僕之痡
者以為君求賢審官之勞故王季文王之心亦不是過
愚按此以采枲耳四句釋詩采采卷耳二語以酌使臣句釋
詩酌以金罍兕觥求賢審官未詳所指集釋謂指馬瘏僕痡
以張子語氣按之詩詞節次似為甚合然下卷耳節又以云
何吁為臣之怨苦吁嗟玩張子語意蓋以二三節之一二句
皆謂君之求賢審官二三節之不永懷永傷及末節之云何
吁矣皆謂臣之不致怨若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
瀆之以拜非善教愛明能取足於民哉
徵引詩召南甘棠篇首章勿翦勿伐二章勿翦勿敗卒章勿翦
勿拜集傳拜屈也
張子經學理窟自道篇家中有孔子真當欲置於左右對而坐
又不可拜而瞻視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
遺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補注此言甘棠三章之意
集釋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則謂去伐也瀆之以拜拜敬之
也不可拜者恐瀆之也

補訓寖漸也善教寖明即傳所云布文王之政
箋注所謂得民心者故云善教
愚按集傳謂召伯既去之後愛及其樹而反復言之張子則
謂教愈明而教愈至三章有淺深非一時事也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徵引詩召南殷其雷篇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補訓釋殷其雷三章詩振振言其係信厚張子則謂勸勉其信
厚也末疊言歸哉序其思君子之情望其歸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
嗟嘆婦人能此則陰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徵引詩已見采枲耳節
補訓卷耳即枲耳一詩再言之
發明小飲酌以金罍也大飲酌以兕觥也云何吁矣乃怨苦嗟
嘆也陰詖私謁蠱君心而專寵者也專寵必害政者也
李注此詩之義以為后妃為使臣作者朱子辨之詳矣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徵引詩小雅都人士篇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禮內則縚縱笄
總注縱黑繒韜髮者以縱韜髮作髻
補訓此解綢直如髮句以綢為韜韜所以容髮韜之直順其髮
愚按詩義綢密也密而直加其本然之貌言其髮之善也張

子則以綢為縚以髮為紒紒同髻縚髮為髻而外韜以縱此
外無餘飾以是為貧也韜者冒而藏之之義所以為韜者即
縱也

蓼蕭寔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鐵不入而
美名可保也
徵引詩小雅蓼彼蕭斯我心寫兮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集傳譽善聲
也處安樂也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故歌此詩小雅裳裳
者華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詞
補訓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是從上句我心寫兮來讒鐵不
入而美名可保是說譽處之意或以處為保其有常歟
愚按此節大意因二詩詞同而合釋之也詩本天子美諸侯
此則自諸侯言之故曰君曰已乃詩詞之對面耳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徵引詩商頌那篇烈祖篇末皆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集傳
將奉也
補訓朱傳以將為奉謂奉祭張子以將為助謂降福
愚按此節大意釋顧予烝嘗二句不論何篇亦合釋二詩之
文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徵引詩小雅常棣篇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集傳鄂然外見之貌

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竝兄弟之樂歟
補注釋詩小雅常棣之意與朱傳亦異
集解此以不字實看初疑當作物
愚按兄弟相見難以言初作物似優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譽之至也
徵引詩唐風采苓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爲集
傳旃之也此刺聽讒言之詩人言未可遽信姑舍置之而無遽
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補注釋詩采苓篇
發明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無遽然遽舍之又曰人之爲言

胡得爲謂於人言當求其何所得也與朱註異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
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
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
矣
徵引詩邶風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二章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三
章赫如渥赭公言錫爵集傳賢者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
其言若自譽而實自嘲也王風君子揚揚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二章左執翿右招我由敖集傳此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
以自樂其家人嘆美之由從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

補注釋邶風簡兮之意
補訓簡略也於事脫略渾然無所畏難也簡之甚則不恭焉此
歎句送言簡下方接出賢者以見不恭而爲簡大簡之譏太即
甚也甚則不恭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言其善御
之強曰有力如虎以此人而仕於伶官所以譏其簡而不恭也
君子揚揚言君子左手執笙簧右手招我從東房以共聽左手
執翿羽右手招我由敖以共觀只是安貧賤以自樂不復言其
材武無簡略不恭之意故謂簡詩與之異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爲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
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徵引詩豳風破斧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集傳皇匡也將大也
補注釋豳風破斧之意四國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
四國之人也
補訓詩作以破斧缺斨爲甚勞張子謂四國無能爲易於敗滅
徒令我破缺斧斨而已是軍士稱快語匡即所以安也愛人從
哀我字看出來字從將字看出愛人之至即哀人之將變文耳
伐柯言王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徵引詩豳風伐柯篇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集傳比得見周公之易○書金縢篇上啟金縢之書得周公代

武王之説王執書以泣曰惟朕小子其新逆遂傳新當作親
補訓釋豳風伐柯取人以身倍中庸語言當以身迎周公其終成王見周公身代武王之書乃曰予小子其親逆即加禮以身之證也。
高注此指成王而言其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不遠者取人以身也書新逆謂迎周公以歸也。
李注伐柯詩箋成王既得風雷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徵引詩豳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朱傳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補訓釋詩九罭九罭之大網得大魚可得王加禮命於周公而賜之袞繡則可致周公之歸大人謂周公也。
集釋張子以衣冠為礼命之大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徵引詩豳風狼跋篇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二章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易咸卦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補訓此釋狼跋與朱傳意合周公能感人乃詩言外意。
高注狼跋之詩言周公遭流言之变而安肆自得赤舄几几然德音不瑕而不失其聖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徵引詩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補訓釋小雅甫田之詩朱傳與張子説同
李注此十千以所取之數言故謂一成周頌十千以耦耕之夫言又有終三十里之文故謂一同也此以都鄙井里之制言周頌以鄉遂溝洫之制言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爾耳
徵引詩大雅生民篇上帝不寧集傳不寧〻也○史記五帝本紀帝嚳號高辛氏。
李注古説不以后稷為嚳之子但言其母配高辛氏帝耳張子謂后稷生當堯舜中年則高辛之帝已沒生后稷者高辛氏之子孫耳而詩言履帝武又言上帝不寧者蒙其先號而稱詩箋亦言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礼故禋祀上帝於郊禖也二王謂高陽氏高辛氏也。
補訓詩上帝謂天言后稷生之易是天欲寧安姜嫄也張子以帝為高辛氏子孫只是疑案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在堯時則高辛氏子孫必有爵位猶周之二王後詩人因其為帝裔謂之為帝張子謂高辛子孫因后稷生之異而竊疑不寧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詩上帝不寧之語也○生民篇孔疏云大

戴記帝嚳篇帝嚳四妃上妃曰姜嫄生后稷鄭氏信讖緯命
歷序云帝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
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之世妃謂其為後世子孫
之妃也據此則張子今用鄭說於帝字頗費解而衆子所言
二王者抑又難為之解也姑存李注補訓以俟考焉
唐棣枝類棣枝隨節而合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
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
宜合義主在遠若耳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
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撥引見前節不釋〻節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
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
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氏瑞節曰張子誤
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
詩也
補訓此釋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棣有刺唐棣亦有刺相類隨
枝猶之屈曲而開花屈者不伸也曲者不直也偏者偏於一邊
反者又反而就於正如偏於左又反於右偏於右又反於左是
左右相矯有左有右因得全体均正不見其偏〻以喻管蔡之
失道流言於國助武庚為亂反以喻周公之誅殛管蔡其云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蓋言豈不思兄弟之愛乎但以權宜合義
主在遠者耳權宜合義是因舊說與上章可與權合看常棣為
燕兄弟之樂歌亦非出於文王以今詩為文王作此一章為周
公制作時序已情而加之殊不然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亦
未必為此
高注主在遠謂為社稷長遠慮也
日出而陰非自西日迎而合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
雨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撥引詩曲風蝃蝀篇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二章朝隮于西崇朝
其雨集傳此刺淫奔之詩在東者暮虹也方雨而虹見則其雨

終朝而止矣
集解詩以刺淫奔張子解之為婚姻
高注此以自西者為陽倡陰和為婚姻得禮之喻自東者陽倡
而陰不和為婚姻失道之喻也
集釋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
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
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以張氏之言觀之則蝃蝀
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今乃以崇朝其雨辭為雨之候非
其情矣喻婚姻之得禮亦不然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
子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得禮之

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歟鶴鳴魚潛畏幷聞之不滅者歟
徵引易中孚九二爻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傳之八章辭之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詩小
雅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集傳鶴鳴而聲
聞言誠之不可揜也在淵而在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補注此引易大傳之辭明詩小雅鶴鳴魚潛之意也
補訓於子和見其善而有應於魚潛取避鶴意故以為畏聲聞
之不滅鶴鳴一也而有善不善見言不可不慎
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鷙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
也
徵引詩秦風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集傳鷙
音聿疾飛貌晨風鸇也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歟彼晨風則歸於
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
補注釋秦風晨風之意
補訓鸇為鷙擊之鳥時得退依深林而止以形君子不得退而
休息之意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
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徵引詩小雅漸漸之石篇末章有豕白蹢烝涉波矣集傳將帥
出征不堪勞苦而作此詩蹢蹄烝衆也○易睽卦上九見豕負
塗
補訓釋有豕白蹢二語而舉其篇名言之朱子引此數語入詩
傳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補訓中庸三重本謂禮度文張子以為言動行又配以論語所
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可謂之動出辭氣可謂之言正顏色與
行難以貼合
補注動容貌與議禮皆動也正顏色與制度皆行也出辭氣與
考文皆言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補注苟當作耇
徵引書君奭篇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言召公去則
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召誥
篇其丕能誠於小民蔡傳誠和也無逸篇用咸和萬民
補訓釋君奭篇添出誠和一層以見民和而有和氣之應乃致
鳳鳴
集解此以下皆解書無[illegible]而造成也謂召公也
九疇次序民彝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
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將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

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徵引書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蔡傳洪大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皇君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所取正焉者也

華注此節彷序卦意釋九疇之序

補訓民所資以生莫先於五材故首五行爲天下必先正己正己修身也故繼五事正己然後治邦而行政故次八政政不以時舉則無憑而昏亂故次以五紀五紀既明然後時措必求其得中故次以建皇極皇大也極中也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變故次以三德之用行權則必有所疑故次以稽疑卜筮之法稽疑必求可徵故次以庶徵庶徵必徵之福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以嚮勸終焉以嚮蕪威威亦使之知所向也末二句專明五六五爲九數之中故皇極處之以其中也行權則取其過於中而合義六數過中故三德處六

補注皇極二字自漢孔安國訓爲大中故張子言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殊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當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愈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陳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乘周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致之人因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徵引禮喪服小記親親尊尊長長陳近親親謂父母尊尊謂祖及高曾祖也○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傳俊大也堯之大德平均章明也此言堯能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

勲者也。皋陶謨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蔡傳惇叙九族則親〻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近而可推也遠者在此道也身修齊治而天下平矣

補訓此雖引禮記中庸孟子之言而以釋書爲主以親〻尊〻親〻尊賢義雖各旋提起然而親均至不疑所以釋親親尊尊之義若尊賢之等至必然所以釋親〻尊賢之義此段爲重以之引起書言見得堯之尊賢先其親也堯明俊德至次序而及總以明堯事皋陶之語是借証未言大學訓克明俊德不如孔註

李注此條大意以親〻爲主言以尊賢權衡於親親之間有家之常也而以尊賢權衡於親〻之間則實爲治之要務

集解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爲親再從三從者爲疏矣如均爲從伯叔父親尊之者均者也然伯兄而叔第伯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有親者其隆殺之禮固無所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爲急明如明〻揚側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〻字同上義勵勉也翼敬也邇謂九族之賢者此者張子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著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舉其全体大用而言正己而物正則用賢行政之類固自包在其中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爲不可易矣張子反以大學爲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誤乎

愚按張子語意云禮言親〻尊〻明九族之親與尊異也中庸又曰親親尊賢明親〻之與尊賢又異也是其義雖各施然自有並行而不悖者以尊與親言之親均則尊其尊如祖父母與父母同親而祖爲尊〻均則親其親如伯叔父母同尊而伯叔親於從伯叔則尊之親之爲可矣若親均尊又均則於中以齒爲先如均爲伯叔父而伯爲齒之尊此其施於有親者雖異而無可疑也然第以親論之耳若以尊賢言之尊賢之有等殺或爲大賢或爲小賢則於尊親之隆殺又必兩相權衡爲使賢者無失其爲賢親者無失其爲親而後可行也故大德大賢迥出於尊親之外者無論矣若親疎之賢既均則親〻尤要爲孟子嘗以急於親之賢者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而後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而無疑矣書不嘗言之乎昔者堯明揚大德之人於九族而九族睦章顯大德之人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此急親賢之實也皋陶亦以惇叙九族之人庶幾明揚其勉敬者爲邇可遠之道正謂九族勉敬之人當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也大學以明俊德爲堯之自明其德不若孔安國注尚書作明揚大德之人爲愈矣然則親〻可不急乎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徵引書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蔡傳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三宅並俊有賢者乎洪範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

補注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及洪範俊民用微之意

集解書本旨義民猶言賢者張子以爲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材大德也官能則居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於賢者必不能舉而用之故俊民用微

高注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也牧謂常伯牧民之長也官卿準牧

愚按此因二書皆言民故合而釋之以義民爲安分之良民而已未知謀面作何解也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徵引書益稷篇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五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

補訓書五言無善不善說張子謂五言乃作樂所用之語爲歌詠五德之言是言必由於仁義禮智信之五德而後可入樂章與書治忽不甚合

愚按此節大意解書所釋五言者亦不如蔡傳之說愈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徵引書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蔡傳蔽斷昆後習重也占卜之法不待重也

補注釋書大禹謨之意

李注此以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爲未卜而預斷其必然之辭故其說卜不習吉如此

華注以習爲煩瀆之意既吉矣而復瀆神則習其吉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徵引書洪範卜五占用二衍忒蔡傳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華注釋書衍忒

補訓以衍同愆字看衍忒未分是於事之愆忒不能分曉慮其致悔吝而防之故決之以卜筮

愚按朱子亦有一說云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

徵與張子意同然於經文意理句法皆有未安蔡傳爲是

王禘篇第十六

補訓首節從禮說起以下雜引禮制間及論語左傳之言亦関乎禮制者也春秋一段苗而不秀一節無所屬故綴於末

愚按此篇凡二十三節所論祫禘烝嘗之制有考據未深者餘亦多有出入當分別讀之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為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微引禮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陳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王制又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陳注祫合也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不祫也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南方諸侯夏來朝故闕禘西方諸侯秋來朝故闕嘗四方皆然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此章先儒皆以為夏殷之制周更時祭之名以禘專為大祭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音剔疏云肆獻祼是祫之大祭饋食是禘之次祭

張子經學理窟祭祀篇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文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群廟秋祭嘗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李注張子此條皆仍注疏舊說而以諸侯缺一祭為不禘也夏商時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并祫為五享周人改禘為大祭則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并禘祫為六享矣夏商諸侯廢時祭之禘只四祭周之諸侯廢大祭之禘又缺時祭之一亦只四享也王制云諸侯礿特禘一特一祫義應以一特一祫為句而注疏以禘一為讀其下云特一祫言諸侯於夏祭一禘之時則廢其祭特行一祫之禮而已張子據此以為諸侯不禘之証

愚按此節大意論禘祫四祭皆以夏商與周制互明而援以見不王不禘之意首三句即周之不禘知夏商之缺一祭為不禘也至周六句承上缺一祭之意而知周之諸侯亦四祭也夏商諸侯以下又申首段意○周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之歲缺一祭者為不禘明矣則知者推論之詞此諸侯以夏商時言故下言至周以別之歲缺一祭即槩括禴則不禘四

句意非謂有成文諸侯不禘下仍當稱嘗缺一祭意此諸侯以周時言蓋周之諸侯既缺一祭又不敢禘為四享無疑也夏特一祫以下見夏商未嘗有禘猶周之制王制欲明夏商四時祭名乃謂礿則不禘實何嘗有禘哉舊說或不知諸侯缺一祭句原以夏商諸侯言又疑張子不知時禘大禘之異故於此章意旨多未清晰又據理窟所云則張子非不知一特一祫之為句此特因舊注而未及改耳○禮祫則不禘之文因時缺一祭耳非定缺禘也張子直以為缺禘未確祫禘祫嘗祫烝之文只以合祭而謂之祫周則三年大祫之祫亦非與禘嘗烝各為一祭周祀六享亦稱祫禘與時祭言非一歲之祭也張子此節謂宗廟歲六享下節謂夏商歲五享諸侯亦四皆緣舊說而誤但以張子之意論之周之諸侯因四享夏商春礿秋嘗冬烝又夏之祫亦當四享也舊謂夏商三享更誤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耳

徵引禮祭統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陳注此夏殷之祀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亦特牲

春禘而秋嘗陳注禘讀為禴王制春曰礿語詳首節禘注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〻於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〻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

李注王制禘為夏祭而祭義郊特牲又有春禘之文春秋禘亦多在春故曰於夏周為春夏嘗秋祭三代同之而曰於夏商為秋冬無考交舉者每對舉禘嘗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古人禘嘗對舉之義也○祭統所云乃夏商之制故以二氣對舉張子則兼周禘言之其實周禘在四時之外如中庸禘嘗之義亦大祭時祭兼舉不以二氣對互為言也祫禘之期經無明文漢光武時張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〻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按此則夏商時禘周大禘嘗在夏又按祭義郊特牲春禘之文陳注謂禘當讀禴春秋兩書禘一閔公二年夏五月一僖公八年秋七月於夏時則一春一夏然亦常禘非周禘也張子春禘之說未知果何所據○作記者如中庸祭統皆是不專指祭統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

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缺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自注礿以物薄而猶當從盛）諸侯礿犆。（自注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缺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禴。禴則不嘗。

徵引。禮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陳注。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將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大傳不王不禘。王制天子犆礿一段。俱見首節。○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又

大宗伯六享見首節。

黃氏瑞節曰。禘祫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往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飫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祧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植礿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祫嘗祫烝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群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礿犆。秋之嘗祫。冬之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犆或一祫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釋王制說也。○犆音特。礿禴通。

禴訓。祭法享嘗乃止。嘗者秋祭。乃時祭之一。舉一以例三也。享似是虛字。言但享時祭耳。張子以享為禘。而以嘗配之。周禮追享朝享。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閒祀。後鄭又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張子似以追享朝享多端。而禘為其一。與二鄭之說並不同。據張子之意。蓋謂禮所謂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之享。禘亦享之一耳。嘗以配享。亦是對舉秋冬而言。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故以嘗配言。對舉秋冬。以配夏也。夏商歲五享。禘列四時祭中。併大祫而為五。周改禘為禴。則祠禴嘗烝。併祫禘而為六。諸侯不禘。又歲於四時闕一祭。僅有四祭。王制天子特礿祫禘祫嘗祫烝。是惟礿特祭各廟之主。禘嘗烝皆合祭群廟之主。張子謂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分禘祫為二。而不知祫禘即於禘祀用祫也。是時祫非三年大祫。是時禘亦非五年大禘。不王不禘。又見於此者。謂有祫而無禘也。下文云嘗烝且祫無疑者。謂行嘗烝之祭者。兼行祫。不似禘之特一祫也。但頭緒愈多。

不見分曉末云周制缺一時之祭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不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也

愚按此節大意合前二節之意而申言之首七句先言禘爲享之一次方言嘗爲秋冬之祭故以配享次方言禘之爲享當在夏故上文言秋冬嘗嘗補足以見其義即二氣對舉節之意也夏商天子以下言諸侯不禘又缺一祭即首節周制四享之意也王制所謂以下言夏商天子禘祫並行諸侯有祫無禘以合於不王不禘之說亦首節首三句及夏特二祫之意也末段因夏商之制有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之文而設言以明周制歲缺一祭當云之名義只是餘意然亦不外首節之意○細玩張子之意蓋謂夏商禘祫因祭故記者多禘嘗並舉而諸侯則當缺時禘不用如周不王不禘之說周則不王不禘而亦當歲缺一祭如夏商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之文故但四享觀其所云夏商以禘爲時祭則張子非不知時祫大祫之分也特謂夏商諸侯併時禘亦不得用耳觀其所云天子享六諸侯亦四又非不知嘗祫烝祫之即於嘗烝用祫也特謂夏禘雖不行亦當行一祫耳舊說於此多所疑駁得無亦有考據未深之失乎

庶子不祭祖 自注不止言王考而已 明其宗也 自注明宗當祭也 不祭禰 自注以父爲祖之統 甚者故祭此也 又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自注以厭尊也

不以祭其故 夕另此條

撤引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者不繼祖與禰故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陳注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明其宗有所在也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不祭禰者庶子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祀也上猶得立禰廟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

張子經學理窟宗法篇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又云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又云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補訓此條喪小記之文而注其中已見大意

集釋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也

王禘 三三

恩按陳注以不祭祖爲庶子之爲適士者不祭禰爲庶子之非適士者張子之說又異喪服小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陳注云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嫡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至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

祖者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也此段疏大小宗甚明附錄於此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族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

王禘 三四

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自述見曾子問[illegible]

徵引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氏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爲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祭法天子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陳注以尊祭卑故曰下祭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注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焉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陳注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

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

發明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各釋首句父之庶祖之庶皆就庶子自已言殤則已之子也已子爲父之孫當祔已之禰廟以不祭禰故不祭之無後則已之兄弟也凡弟爲祖之孫當祔祖廟以不祭祖故亦不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三句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庶孫是已爲祖之庶孫又當別立小宗者祭其子之殤子之殤乃已之孫也若已非庶孫則已子之殤在已爲適孫在父爲適曾孫在祖爲適玄孫已當下祭固不待言若祖父在則有祖父下祭已亦不必自祭之矣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與凡殤非適兩適子俱指殤者言如皆

適子適孫之謂不指主祀適子言
補訓父庶祖庶究竟只是一人並對父言子對祖言孫文法如
是祖庶字又是接上文祖之庶說來凡祭殤者惟適子謂適子
爲殤當特祭非適不當特祭惟從祖祔食以補上文不祭殤之
意見殤自有所祭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則前所云無後者無
兄弟伯叔之無後者爲是上文言不祭殤與無後殤當從祖祔
食不及無後者末又補言如祖廟在小宗家則祭殤與無後者
如在大宗亦從祖祔食
高注世數親服五世之數也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
也

愚按此節大意觧鄭注以釋礼文不祭殤與無後之義與上
節皆以明庶子之礼發明以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以下各釋首句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以下三句
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於文義甚明後則未及詳竊謂
此據礼天子下祭殤五五句又釋鄭注凡所祭殤者句殤與
無後至末又釋鄭注無後者謂昆弟諸父句而帶殤與無後
並言又以曾子問補足其意謂昆弟諸父之殤與無後者宗
子大功內親則祔祭於大宗之家小宗大功內親則祔祭於
小宗之家也〇總分六段首句爲經第二三段所釋正觧首
句之意第四五六段所釋又補殤與無後自有所祭之義也

〇檀弓上長殤中殤下殤陳注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
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
未三月不爲殤張子殤未足語世數二語言殤非隔於世數
之遠而不得祭特以己不祭禰而不祭也無後皆無伯叔兄
弟己不祭祖亦無曾祖言無後者成人備世數似當祭又以
己不祭祖而不祭也末殤與無後之殤承上仍以庶殤言若
適殤則固己特立廟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
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
並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

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
之自注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
微引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
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陳注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
祖始爵者也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
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庿
皇考庿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庿曰考廟王考庿皇考廟適
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庿陳注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
皇考曾祖顯考高祖祖考始祖也遠廟爲祧言三昭三穆之當

遞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周藏於文武之廟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陳注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爲干者自下干上之義
張子經學理窟周禮篇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宗法篇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廟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考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

補注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之意

補訓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殷已有七廟故張子言之周有百世不毀之祖謂后稷也三昭三穆之中高曾祖禰爲四親廟文武爲二世室此從後世言之若周初無二世室時何爲七廟故劉歆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其說優也唐孔穎達作禮記疏

愚按王制天子諸侯大夫太祖之廟皆謂始祖也祭法王與諸侯祭至祖考大夫止至皇考陳注謂祖考始祖皇考曾祖也與王制不同大傳言干祫方及高祖亦同於祭法者也張子之意則據祭法以明王制而言商周之不同故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與不遷之太祖廟祖考祭法陳注謂始祖此謂高祖之父也合四親廟爲五遠廟則高祖之曾祖及祖見在祧廟與曾祖以前之祧主一世一遷者爲昭穆二祧也止有二祧而無不遷之始祖故曰無不遷之太祖廟其說與祭法陳注祧主藏東西夾室者不同大夫無不遷之祖此祭法與大傳之說也張子則據此以通之王制謂大夫之曾祖謂之祖考而通稱則曰太祖故王制亦云並太祖而三非如天子諸侯以始祖爲太祖也其說與朱子禘祫義言大夫有太祖廟者亦不同要之首段言殷以上天子之制也天子如此諸侯以下無不遷之祖可知至周以下至干祫之皆謂周制也天子諸侯有不遷之祖而大夫則無之雖借祭法明王制意只以釋王制爲主故未及孔氏之注蓋孔注王制但大概謂之周制而不辨殷周之不同故曰粗及之而不詳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

或於室，於祊也。
微引。程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孔疏。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明日繹祭。出廟門外。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注。筵席之几。所憑以為安者。祝於室。出於祊。未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
張子經學理窟。祭祀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發明。疑左右几。是疑同異几。夫婦同几。是止設一几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祭統。設同几。句。於室於祊。帶言之。○二說並存。意主前說。玩理窟所云自見。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微引。禮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禮運。祀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
補訓。人皆知祭百神。所以報百神之功。而不知乃以百神之有功。而報上天之德耳。百神各有其功。而莫非天之為。故以事天者推而事鬼神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祭祀之精意也。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則事天尊祖。是殆先王制祀祀祖矣。並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事天矣。並分天職。以宣化者。而祭之。是又不僅報享之常。而已。故此以為事理之極至。言其義更深且遠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微引。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杜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謚。竊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嬀汭。武王遂賜胡公滿為嬀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謚。因以為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誤解。
補訓。生當指所生之地言。左傳為謚因以為族。連讀。張子截斷至為謚止。故朱子疑謚字當作氏。以尊卑言。天子尊。諸侯卑。以上下言。諸侯為上。大夫為下。天子因生以賜諸侯之姓。是尊者統其上。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大夫之族。是卑者統其下。

愚按此節大意。蓋在傳姓族之義也。○補註駁朱子之說。羅以謚為氏。與上文請謚與族不相應。然以實考之。則以謚為族。如宋戴氏之類是已。因字為謚。則未之前聞。且公問族而仲對以氏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正上下相合。何乃疑其不相應乎。杜注句法。亦未妥。朱子之說。自不可易。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補注。此、承、上。章。而。言。

補訓。只可命諸侯。不可編賜大夫。故云難以命於下之人。上節是合天子諸侯大夫言。未明言下之人。此節補足其意。故用亦字。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蓋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徵引。禮玉藻篇。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陳注。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南門。國門也。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

補訓解。玉藻。南門本謂國門。張子疑其為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也。論語注。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發明。諸侯下作一句。藏朔之處。即太廟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徵引。禮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陳注。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此尊祖之義。作龜用也。用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卜郊卜牲也。

補訓釋。郊特牲。張子即尊祖親考之義。而見其有次序。

集解。謂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先祖而後禰。次序之宜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徵引。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子夏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

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傳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閽寺之屬。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禮喪服小記。庶子不以杖即位。陳注。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補訓釋。儀禮意在衆臣貴臣之分。衆臣不與貴臣同。庶子不與適子同。故疑衆臣不以杖即位。其義與衆子不得執杖進阼階同也。儀禮注。辨公士士字為衍。與此不同。

高注。公之士。為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為公之貴臣。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為卿大夫之衆臣。

愚按儀禮。公士大夫連讀之。衆臣揔承張子公士與大夫之。

衆訂作衍衛湜傳公卿大夫迎尸室老士總承張子公與卿
大夫與室老士作三層讀故義異末二句又明傳不以杖即
位之義

遂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
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行辟除未有位於王朝
故謂之官師而已
徵引禮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陳氏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
士為一官之長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
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注受職受職事受服受
祭衣服為上士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

補注此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義
集解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命諸侯之
命卿也命卿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與天子之上士同其
爵
補訓三命方受命天子之朝遂士已受三命也若一命受職再
命受服者疑為官長自行辟除尚未有位於王朝故但謂之官
師而已公卿為官長百僚之長也師亦訓長乃一官之長耳辟
徵辟也除者除舊用新令只作選用意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
所謂達官之長皆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

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
可知
徵引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禮檀
弓下篇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補訓此與上節相聯仍辨達士官師意達官之長必達士而上
官師庶士可稱達官不可稱達官之長周禮孔疏云小事無長
官可諮自專行事專達猶專行也張子謂自達於君與舊說異
禮達官謂名達於上張子謂凡得自達諸官之長也專達之達
與達官之達本不同張子看作一樣
補注張子蓋以達官為官師達官之長為達士也

賜官使臣其屬也（自注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徵引周禮春官大宗伯九儀之命六命賜官
補訓此因上言三命而及之也周禮鄭康成注賜官者使得自
置其臣治家邑張子謂使臣其屬意與鄭同
發明賜官惟卿大夫有之臣其屬即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
焉
徵引禮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
毀教於宗室公宮祖廟也
補訓解見前義

集解祖廟未毀謂五廟之內與公同祖者其祖廟猶未遷毀也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則為有服之屬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在謙讓而已

補訓論語注下乃射畢眾耦皆下飲又是勝者揖不勝者升堂取觶立飲也此云下堂受飲是下飲作一事看其爭也君子謂雖若有爭而以揖讓為主不失為君子此云爭為謙讓亦是別解

恩按此節大意解下而飲二句之義也朱注據儀禮大射之文此則因文立訓而已故吾纂解必以考亭為不易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徵引儀禮鄉射禮射不主皮

補訓此釋鄉射禮文射不主皮以明論語之意

集解侯即今所謂縣箭革又棲皮於中以為的名之曰鵠鵠鳥之小而飛最疾者取其難中中之為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耳故曰中鵠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徵引禮曲禮上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檀弓上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雜記上如何不淑陳注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

補訓檀弓三者本謂不足弔張子以為特致傷於死者而不弔生者以合於傷而不弔之說非本旨異別也

高注畏威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桎梏者也厭如立巖墻之下而死溺徒涉而死

恩按死者可傷尤甚故特致哀以別於弔生之禮且死非其道於生者之前難於措詞故不當弔當作而辱

博依著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李注樂音岳

徵引禮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陳注詩人比興之詞多依托於物理不能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以驗其實於詩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極為繁雜無以盡識其制於禮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書舜典歌永言聲依永注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故曰聲依永○易節卦象君子以制數度

補注釋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之意

補訓著依永而歌樂之是以詩為樂章非從言詩著於依永而

歌以樂之也雜若於制數服近之文是以習字與雜字以制數
服近辭服字服近二字或只是用切近之意謂之文則不僅爲
弁衣裳諸物此說似可不如陳氏明暢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
秋乎
補訓大要謂大指之緊要處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作春秋之意也○大要猶云大槩總
一書之大義而言之也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一部春秋從何
處說起張子引孟子此語標加大要二字見得天子之事一
語是孟子讀書能得其要處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發明爲一說總是欲人及時勉學也
補訓後生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即是苗而不秀故係爲一
說

乾稱篇第十七

補注西銘爲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而其
篇名猶在也與首太和篇多互相發明者當合而觀之
李注東銘本曰砭愚西銘本曰訂頑程子改之蓋愚則不智頑
則不仁觀其所謂不明[illegible]誣而卒之以不智則所以砭其愚者
切矣所謂濟惡不才而本之於悖德害仁則所以訂其頑者至
矣西銘爲此篇之首實正蒙一書之樞要故自可狀者有章以
下統論神化性命人鬼死生皆括全書之意以申西銘之義其
以東銘終篇乃初學之門也故益物必誠及修己厚重二章貫
以見進學之本於誠而其要在於持己改過以起東銘之指

愚按此篇凡十七節與首篇相發明亦當照太虛三層意蓋
言虛言性即太虛之本體也言神言感言善應即絪緼相盪
之大用也言原始反終形潰反原即散亦吾體之正意也言
有無虛實言內外言屈伸動靜始終皆不外虛神性感之理
或言天之性或言人之性或言性而兼及命或言神而並及
化與道與易皆不外三層之義其闢異端也首篇但斥其有
無之見此併及其輪迴之說蓋以人性爲空寂既於太虛之
上二層未能深知以人死爲輪廻更於太虛之第三層未嘗
窺見其弊相因而皆與吾儒相反故不可不辨也○內浮屠
明鬼一節近思錄入辨別異端東銘一節入論學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自注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發明首二句見天地間無有非氣所謂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也氣之性即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氣本之虛而有相感之妙是虛而神也天下無物非氣莫不有神莫不有性非鬼神為之體謂之何哉張子自注云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蒙韜本附在此章下而性理大全附在次章下義不相屬今從羅本

葉注曰有曰象即物也曰氣即陰陽也氣之性虛而神即二氣之良能所以能屈而能伸者故曰與物體物不遺

愚按此節大意見萬物之不能外乎氣與性也○首三句只以一氣字分析層折言之即首篇所謂散殊可象所謂濁則礙礙則形者也氣之性本虛謂本乎太虛即首篇所謂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者也而神謂氣之流行者神妙不測即首篇所謂無形故神也此句以第一層與第二層帯言下言神與性蓋以第一層二層並舉也舊說皆未分明固有者自然而然也有此氣即具此性與神如人生而性者然故曰固有也體物引成語以証之鬼神即性與神物即氣之有象者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微引易說卦之一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傳之五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此承上文神與性推言之見人當窮神知化也神明不測即變化無窮非兩件物事至誠即不息性盡即命行窮神即知化非兩項功夫同窮神言知化末句反言又以知化兼窮神

南注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復於無妄而已

愚按性與命對則命者性之流行神與化對則化者神之發用而性即神之体命即化之原也故性盡而神可窮命行而化可知細分之性為第一層其神妙不測而流行變化者皆在第二層內不如上節一神字盡以性之妙用流行則曰神神之流行不息則曰命命之推行以漸則曰化耳○首二句以理言至誠者天之性不息者天之命此尚未及人人能至誠以下乃以人言集釋集解皆未清晰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補訓此推言性通有無以見二氏不能盡性也上四句引起飲食男女皆無對見當通為一物以盡性莊老浮屠正是不能為一者豈能盡性關二氏之虛無當重有無是一邊有無皆性

以有無該虛實眞理卽謂性○無不雜有虛不雜實貫通爲一
者性也能貫通爲一爲盡性若不能通爲一非盡性者也如飲
食男女皆性所寓是烏可厭其有而滅去之然則有與無固皆
性也宜貫爲一物是豈無對待可以偏廢者哉莊老與浮屠專
尚虛無爲無對之說乂矣果能暢然於性之眞理乎
發明太虛無形至靜無感所謂無與虛也其聚其散有識有知
所謂有與實也無卽性之本体淵源而有卽性之客形客感所
謂通爲一物也無必對有虛必對實故曰是豈無對
愚按此卽首篇知虛空卽氣節意所以辨虛無之謬也下至
虛之實節意與此同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
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又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
幾矣
補訓此見人能盡性知天則與天無異也上言天與人物異下
言人可幾天兩截語氣分明○夫人之性卽天之性也天包載
萬物於其內氣之所感涵其所性不過乾坤陰陽二端之循環
而已無內外之合亦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之蕞然而小者異
矣人之形雖蕞然而性天非蕞然能盡性知天大公無我不爲
蕞然所起見則幾於天矣人可不求盡性知天哉○所感卽太
和篇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感○以氣言性寓其小者在性上

所感所性總不越陰陽乾坤二端乾坤者健順之性陰陽者交
感之氣也二端非言其分言其循環無間之意內外耳目照人
物說爲是有內有外方言合天孰爲外孰爲內有耳目方爲聞
見所引取天無耳目則無聞見有何引取人物便有己物之內
外耳目之引取蕞然言其小也
愚按所感言其用所性言其體亦以太虛之第一層與第二
層對舉也下言性感言虛神皆放此
有無一○內外合○自[illegible]聖[illegible]庸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
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
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

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
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徵引易咸卦彖曰咸感也象曰君子以虛受人
李注人心之所自來內外本合此性之德也其爲蕞然起見者
因耳目之引取而以聞見爲心耳弘於性而不繫於見聞則能
以虛受人而無所不感矣然非聖人之意之也以萬物同出於
一之故天地萬物之大原也一物兩体而自相感故所生萬物
亦無須臾之不感物之性卽天之道也
補訓人心之所自來心該性在內有形爲物無形爲理理寓於
物故一內而已外而物以己感物故合聖人不專以聞見爲心

則庶而無所不感感而即合猶易所云咸感虛受之意也天性即上文所感所性之性天地生萬物本易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愚按此節大意明聖人內外感通之故也通節皆重內外合意首三句言人心本內外合一聖人以下言聖人能合內外萬物本一五句明感即合也之意而推本於萬物本一也天性三句即天道以明人天地生萬物四句言人性即天道以應人心所自來意提之皆見感而能合之義也 ○ 語意云夫人皆有心亦知心之所自來乎凡有形而為物無形而為理通為一物物散於外理具於內內外合一者此人心之所自來庸聖同之者也但庸人梏於聞見之小而失之聖人則渾然一理無所不具不專以聞見為心故其應事接物亦不專以聞見為用其無所不感而有觸即應者以其不梏於聞見而虛也故感於物而即合也猶易所謂咸也所以感而即合者以萬物之情異而理本一故吾心之一理能合萬物之異惟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所用其合而又何感之可言乎此合內外所以為聖人之能事也夫人心之所自來本於天天体至大而其所性亦不過乾坤陰陽二端而已二端循環故有感其理本一故能合此天道之感而即通者然也天地以之生萬物物亦各得天地之理以為心所受於天者雖有大小之不同而皆無須臾之頃不與物相感是所謂性者即政道而天與人物皆內外合者也又可不思人心所自來而合內外以求合於天哉 ○ 有無一內外合即上所謂有無虛實通為一物之性也故曰人心所自來感即合與上內外合二合字微別內外以心與物對萬物皆備於我故曰合性之本然者也感以物言合者一以貫之之意聖人之心也天性以下只申明首三句意所受不同兼人物言而重在庸聖之不同無須臾不感亦兼人物言而重在人之無不感蓋天道無為而就其用處言之則乾坤陰陽之流行為四德為五行人物生生千變萬化皆無須臾不感者也人性亦無為而就其用處言之則為四德為五常為百行以及萬事萬物之各有一理亦無須臾不與物相感此即性中自然之能所謂人心所自來者也然惟聖人物各付物一以貫之與天道之有感無應者一而已故曰感即合也曰天性又曰天道者太虛之性合於乾坤陰陽之氣而謂之天道實則一也 ○ 宋子銳臣云二端故有感所謂兩故化也本一故能合所謂一故神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自注在天在以心其實一也）惟屈伸動靜始終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微引易說卦之六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補訓此承上文性感而言泛論理不著人○感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感者其性之神妙所為乎性者其感之本体所在乎性屈與伸動與靜終與始之相感而能一也故即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也感則能通通萬物即謂之道感必有体〻萬物即謂之性其究一而已矣○感而能一即妙萬物之神也感通萬物是天道流行處感萬物不離性是性能体萬物

愚按天之太虛無形變化客形與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以性為体感為用者也故自注云然集釋謂性天感人分屬未合屈伸動靜始終皆以兩相感者也其屈而能伸〻而又屈與夫動靜始終之能一者神也神即道〻即性但所由之名異耳其在天者兩在不測而為神無物不有而為道体物不遺而為性也其在人者有感必通而為神萬物皆備而為道体事無不在而為性也皆兼天人言之為盡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華注實本於虛故不固而流行無滯動本於靜故不窮而推遷無已虛靜者天地之性定動者性之感在人亦然

集解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定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形滯於方虛而能定則有其理無其形也理無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也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不窮則往且來固時是也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性感之理也虛與靜俱貼性實與動俱貼感而性感皆兼天人言之補注以虛實動靜照首篇太虛客形至靜客感分貼天人未確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性理拾遺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語錄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補訓此言性與氣命與遇之分上提起下申其說

發明天地之性原不離氣質故曰通極於無自天畀之為命自人得之為性原無二理故曰命稟同於性

張注性者至善而已命則有吉有凶學問所以變化氣質苟有未變當咎氣不當咎性也福善禍淫理之常也有反是者非天命之逆施乃境遇之適然君子亦安之而已矣

愚按此與至誠天性節皆極精粹與程朱大同然所云無者亦本太虛無形言之與無極太極之理終覺小異宋子銳臣云通極於無猶首節氣之性本虛之處高注謂通極猶究極

未合又云張子言造化之氣多於氣字中論性言之如言節
太和是也言人身之氣多於氣字上標性字或貶倒氣字如
誠明篇氣質之性及此篇是也在天無不寔之理在人有不
寔之心此與程朱甚合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
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理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
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
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注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体之不二）自其
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

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
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
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
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
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
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
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
本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鬼之

歸也大過象君子以獨立不懼○詩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
集傳相與陷於死亡○書益稷在治忽集傳忽治之反也舜典
惟精惟一○太史公報任安書臧獲婢妾猶能引決風俗通云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官爲奴獲者
逃亡獲得爲婢
補訓此節深闢釋氏也有原有委極其透快前云不知鬼不知
人不知天不知道可見浮屠全無所知自其說熾傳以下言其
流弊儒者爲所引取是一層達之天下人人是一層英才間氣
至千五百年是一層乃其害之大者末言闢之難其人張子其
欲自任歟○大學是學之大者容猶得也恬習安於所習也世

儒宗尚之言卽上指爲大道者因謂乃英才間氣者爲其說也
聖人可不修而至謂立地成佛也大道可不學而知謂不立語
言文字但取頓悟也稽考也
發明氣有聚散氣散爲鬼非旣散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也佛氏
以覺爲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爲鬼重復受生輪廻循轉遂
指爲苦海求免是不知鬼也氣聚爲人日用事物莫非寔理佛
氏指四大爲假合是不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氷凝
釋雖異爲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所以然者蓋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孔孟所謂天本謂道之從出
而佛氏直認太虛爲道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是以一切

人事盡為墮落下學工夫盡可遺棄此其所以不知天與人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
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
無不之矣張子之意是謂變為有變為無今佛氏即以變為輪
廻此所以不知鬼也天德者誠也陰陽晝夜之定理通乎晝夜
而知知天德也能知天德則知聖人所以範圍天地之化知鬼
神不過屈伸之理死生天人處之一矣今佛氏不知死生之故
直謂得道可免輪廻謂之悟道可乎蓋聖人以天為道所從出
以道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窮理盡性然後可以至命下學
然後可以上達佛氏謂太虛即道故謂一切有為皆是幻化其

為吾道之賊豈可勝數
李注以其有鬼神生死之可畏懼也則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
人著信矣以其有超悟屍解之可欲羨也則英才間氣亦翕然
被驅矣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在世則害治在身則亂德上不能
反經以息邪慝下不能明道以覺沉迷遂至千有餘年盡為一
論惟獨立不懼則不至於怖死生惡禍福惟精一自信則不至
於溺耳目崇世儒惟有大過人之才故能卓然以聖人之道為
己任有學以稽其弊而是非可明有禮以防其偽而得失可辨
矣
集解惑字疑無心有識謂人也間氣謂間有之氣雖得之賢才

也建安葉氏采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
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歆羨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
說何所謂輪廻
愚按此篇首五句明釋氏不知鬼以輪廻為說次五句明其
不知天人以崇虛為說孔孟二句明所以不知天人之故惑
者二句明所以不知鬼之故大學八句由崇虛意說到輪廻
而見其不知道自其說以下言惑人之易而為害之久也至
鬼神無形也而釋氏偏以為有人性至寔也而釋氏偏以為
無其與吾儒直如冰炭之不相入惟以人性為無也故舍人
而取天惟以鬼神為有也故惧輪廻而求得道種種流弊皆

自此出儒者誦法周孔為風俗人心倡率而反惑於異說不
洵可歎乎○舍人取天者以人生為妄欲一切歸於空虛也
知天德即皆為所謂本天道為用下節所謂知晝夜陰陽而
一性命者也聖人於此理兼体不累鬼神則此理之妙用而
已懼死生轉流而欲得道以免則是道其所道而非天德之
道也得道云者道即指太虛欲虛空寂靜如槁木死灰不生
不滅即謂之得道與長生之說有別補訓謂延保不散之氣
以免輪廻未是極論要歸要當讀平聲與下節發本要歸同
謂極論其要歸也補訓謂極至之論要妙之歸亦非是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

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遮蔽而不有違而兆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覩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舍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微引釋氏金剛經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爲眞雖眞亦妄彌陀經五濁惡世蔭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莊子宥坐篇今學曾未如肬贅注疣贅結肉也○易上傳之四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又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李注申上條之意○大學當先知天德天德者誠而已矣誠之中萬理具備至曠而不可蔽也釋氏亦語實際疑與夫誠相似矣而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疣贅欲厭棄之不暇雖使其果誠也而已惡明矣况誠明相爲体用既無明所謂誠者又安在乎因明致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故致學而可以成聖因誠致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故得天而未始遺人曲成而不遺旁行而不流周物而不過此則天人合一儒者之學也彼語實際雖與誠相似然既惡明而殊其歸則亦非誠而與我異其本矣本末既異是非固不可同詖淫邪遁之詞知言者展卷立辨而已吾儒所謂天德者性命也欲知性命知聖人知鬼神必先通乎晝夜陰陽之道而知晝夜陰陽者易也易即天道也浮屠徒知体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則語寂滅者與徇生執有均耳安能盡道其閒兼体而不累乎誠者物之終始鬼神者誠之不可掩者也舍易而言誠舍誠而言鬼神非誣妄而何哉

補訓釋氏語實際至惡明者也爲一段言釋氏之語實際類知道之所謂誠然誠而惡明不能不能明亦不能誠矣儒者至不過者也爲一段言儒者誠明天人兼盡如此彼語雖似是至有之爲一段竝論儒是而釋非大率知晝夜至末爲一段先正後反言釋氏不知晝夜陰陽之道爲不知易不知易則不能免累彼談鬼神爲妄而未能心解於實際也○致誠之致至也致學之致推致其功也不遺與不流違言不遺恐是不違之誤流遁失守四句錯擧孟子詖淫邪遁四字而以失守窮大推行致曲實之直但也眞際即實際談鬼神即受生輪廻之說

愚按此節自敎上有之句截分二段看皆申上節意蓋上節不知天人是一意不知鬼不知道是一意此上段即上節以

人生為幻妄舍人取天之意蓋申不知人不知天之義也下段即上節當知天德數句之意蓋申不知鬼不知道之義也然以語定際起以未能辯真際結以下截申明上截正非截然分說○節首定際天德俱虛後語定際宜若知天德矣其語到定際却謂一切皆空不知天德之誠不離於晝夜陰陽而已晝夜陰陽氣化之定即易之道也知此則性命即此理之本天而流行者也聖人即知此理而無体不累者也鬼神則所謂二氣之良能者也語太虛而遺氣則亦為知天德不知天德又烏能語定際哉大意即首節略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意○要歸之要乎挍謂始之所以發其本終之所以要其歸者也補訓作去穀譔晝夜陰陽所該者廣如近而吾身之語默動息外而事物之應接交感無非晝夜陰陽之定理所在即易之道也聖人知之而因物盡道故脫然而無累釋氏不知而欲廢棄一切反為其所役矣故曰欲免累而未由補訓辭晝夜陰陽尚以死生為言謂釋氏欲生而不死亦未是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欲引易上傳之四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本義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補訓此因上文輪迴之說而引易及孔子之言以見輪廻之妄也直者直告之也

李注謂非拒其問也言能知生則能知死矣正所以直告之也

愚按首篇云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物不能不散為太虛即此節之義疏蓋太虛之第三層也與程朱所言不異玩下節形潰反原可見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欲引易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体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十一章一闔一闢謂之變十二章推而行之謂之通五章又云生生之謂易

補訓此節以道字為主而兼及神與易体不偏滯二句提起下分物則偏滯道則無体言雖引易辭皆無体之意無体則道也神也易也皆在乎是矣○叓即道而推之道與神與易非有二也易曰神無方易無体蓋謂体之不偏滯者乃可謂無方無体凡偏滯於晝夜陰陽而不相通者物也若道則兼体而無偏滯之累也以其兼体故易有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變化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蓋仍其推行有漸語之故曰道有

其變化不測語之故曰神自其生生不窮語之故曰易其實則
為一物指其事而異其名耳分之為三可也統之為道可也○
無方所無定体如晝夜陰陽循環變化是也若晝只為晝夜只
為夜則偏滯而不能無方体矣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字甚活
有循環之義不測亦謂變化不測通乎晝夜作通變之通與易
稍異

張注無方故無物不包無体故無微不入動則在陽靜則在陰
故曰無体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不守其常故曰無累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
況諸谷以此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

補訓此言天德之神也前之神者以其神妙不測也可求則不
神矣

高注應者屈伸相感之無窮況譬也老子所謂谷神不死況天
之虛而應也

愚按虛即太虛無形之本体体也善應即絪緼相盪之氣化
用也由第一節及第二節重在神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
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
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
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
成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游魂為變○禮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為螢
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為蛤

補訓此承上文虛而善應謂之神而極推陰陽合散之理因以
明生死變化之義也無窮無數總歸湛一即所謂太虛為之体
也陰陽之氣四句大說以陰陽言承上起下之詞形聚為物二
句以一物言○夫太虛之理主宰乎氣而為氣之体氣有陰陽
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之也亦無窮其氣散見而無數故
神之應之也亦無數雖應之無窮其實只是湛然雖應之無數
其實只是一而已矣湛一者太虛之理本如是也夫陰陽之所
以感且散者未易窺也陰陽之氣本一散見則有萬殊人莫知
其一也合則混然萬殊歸於一人不見其殊也此陰陽之變也
以一物言之方其形聚則合為一物及其形潰則反原蓋形潰
反原則魂散而復歸於陰陽之氣易所謂游魂為變此之謂歟
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而為文耳非如螢雀之化指其有前後
身而為變之說也彼輪廻受生之說不亦妄哉○太虛之理至
神妙故下言神神即太虛之善應處陰陽屈伸相感無窮對下
散說則相感主其合時言散則萬殊合則混然無迹形聚為物
承散說陰陽之氣散為萬物而物皆得陰陽之氣聚為形也形

濆灰原承合說形潰散則反歸其原復合於太虛也此二句不可以聚承合潰承散說易游魂為變對聚散存亡為文謂聚變為散存变為亡也

集解散散見成物也非消散也無窮直言無時不然也無數橫言無物不有也反原者謂其理復還於天地也程子曰萬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反之氣以為造化哉況既反之氣既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其造化者自生氣如海水潮至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也或問朱子人死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召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

愚按太虛体也神即太虛之用也其用隨氣所感而善應体則湛然而至一亦以第一層第二層並舉也至形潰反原並及第三層矣蓋相感無窮以氣之流行言其散無數以氣之生物言其實則湛然而一仍然太虛之本体而已散則萬殊承上散無數一即下混然意與上一謂太虛者不同合則混然承上感無窮殊即上萬殊意此見萬殊即其混一混一即其萬殊而陰陽之氣皆神之所為非貴人以當知也形聚為物又承散則萬殊形潰反原又承合則混然通節只此二意反原者以下不過因反原而辨游魂為变之義耳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徵引易益卦彖曰進無疆下傳之七章夫益長裕而不設本義益但充長而不造作〇詩小雅天保篇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補訓此與上文不辨蓋以學問之語雜附之提一誠字示人見得誠能益於己益於人而借易以明其義

華注益物自益皆必以誠漸而進之而勿助長乃其道也施之妄瀆等之教也學不勤作輟之學也故皆不能益

愚按益六三有乎中行謂心存誠信而所行合中也九五有乎惠心謂上有誠信以惠下之心也易原有誠意但張子非為釋易乃借易以明誠之足為益耳大易篤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誠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與此互相發〇上以誠正明長裕意下以妄與不勤反明不設意誠則自不用設不誠則妄與不勤之弊生矣反正相足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徵引易乾卦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〇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

補訓此引論語不重章貫通其意示人以切己之功也

集釋不固之固此以為固滯之固

李注學則不固蓋重則疑於固知學則其德日進而不固矣厚重而進於學忠信而取善改過皆交養互發之道也

愚按論語本作四事此以重與學分看與下共作五事而其意揔以見五者之相須而不可缺也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徵引禮衷公問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張子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篇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爲無傷

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

華注首篇及此篇多論神化之事而以此章終之見君子窮神達化之功不外乎言動身心之地正示人着實用功處

李注言動之戲者有心之過也乃自以爲出於無心而欲人之不己疑曰吾聊爲戲耳而不知戒其出汝者是之謂長傲言動之過者無心之失也乃自以爲當然而欲人之己從曰吾誠欲如此耳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是之謂遂非凡此者皆不能忌省檢察之過故曰不智莫甚焉

補注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之說謂此篇大指不越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揜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惡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於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其誨人之意深矣

愚按歸咎猶云任過出於思作於謀即是出於心即是出汝者謂非己心即是歸咎於戲即是不知戒非心非誠即是失於思即是不出汝謂己當然即是自誣爲誠即是不知歸咎雖言之重而詞之複意則只此兩層

乾稱卷之終